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郑振铎全集

第十六卷

书信



花山文艺出版社

第十六卷说明

本卷收目前所能收集到的作者全部书信，及主编《文学旬刊》(后改周刊）时的“编辑通讯”。

书信包括已成书的《郑振铎书简》(一九八四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初版）和《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一九九二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初版)，收作者致刘哲民、张寿镛、徐森玉、赵景深等友人信函五百余封。此外，本卷还收入了一些上述二书以外的一些致程俊英夫妇、周叔弢先生的信函若干，以及作者写给其家人的家书数封。

“编辑通讯——答读者”收集作者于二十年代（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年）在《文学旬刊》(后改周刊）上，以通讯形式回答郭沫若、王任叔（巴人）及其他读者的文章十余篇。为便于现在的读者阅读，特将各有关来函附于文后，以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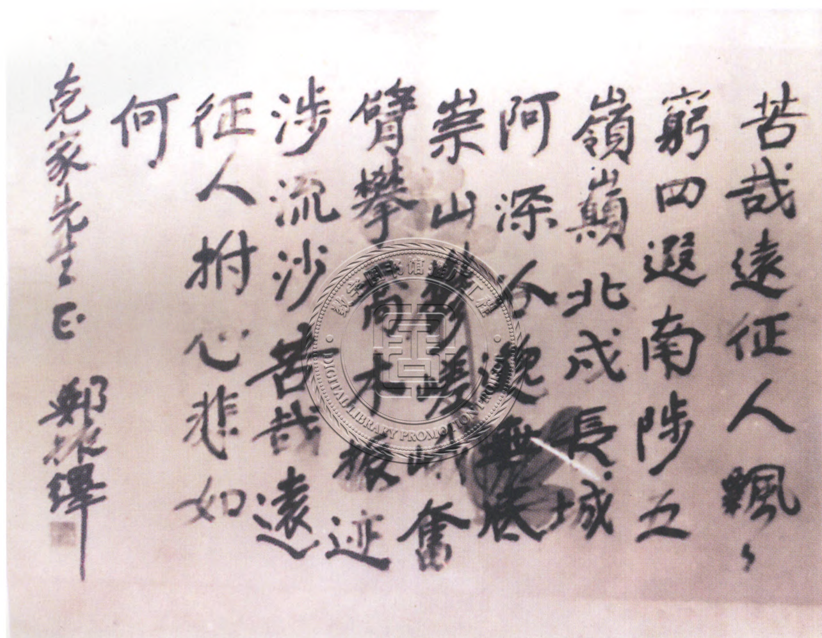


1957年5月，郑振铎视察敦煌石窟时，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左一为所长常书鸿，右四郑振铎。

毛主席接見全國民間文学工作者大会全体代表合影 1958.7.16. 於北京



1958年7月16日毛主席接见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合影（前排右六起：阳翰笙、郑振铎、老舍、周扬、聂荣臻、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毛泽东、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肖三）



郑振铎为臧克家题诗墨迹



郑振铎（左）与常书鸿（中）在敦煌莫高窟

目　　录

致友人信

致张寿镛（咏霓）……………………（共269通）（3）
　一九四〇年……………………………（140通）（4）
　一九四一年……………………………（129通）（128）
致赵景深（旭初）…………………………（8通）（194）
致张元济……………………………………（3通）（199）
致唐弢……………………………………（共45通）（202）
致夏鼐……………………………………（共18通）（223）
致郭宝钧　夏鼐　苏秉琦……………………（1通）（237）
致顾廷龙……………………………………（1通）（239）
致徐鸿宝……………………………………（3通）（241）
致徐鸿宝　唐弢……………………………（1通）（246）
致刘哲民…………………………………（共182通）（247）
　一九四七年……………………………（13通）（248）
　一九四八年……………………………（2通）（256）

一九四九年 …………………………………… (15 通) (257)
一九五〇年 …………………………………… (17 通) (272)
一九五一年 …………………………………… (48 通) (288)
一九五二年 …………………………………… (45 通) (331)
一九五三年 …………………………………… (15 通) (400)
一九五四年 …………………………………… (8 通) (414)
一九五五年 …………………………………… (1 通) (423)
一九五六年 …………………………………… (6 通) (423)
一九五七年 …………………………………… (11 通) (428)
一九五八年 …………………………………… (1 通) (438)
致刘哲民 唐弢 …………………………………… (2 通) (440)
致徐文堉 …………………………………… (13 通) (442)
(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
致梁思永 …………………………………… (2 通) (457)
致梁思永 夏鼐 (作铭) …………………………………… (2 通) (461)
致郭若愚 …………………………………… (1 通) (463)
致周叔弢 …………………………………… (1 通) (465)
致夏景凡 …………………………………… (2 通) (466)
致程俊英、张耀翔夫妇 …………………………………… (5 通) (468)

家　　书

给高君箴 (作者之妻) …………………………………… (2 通) (475)
给郑尔康 (作者之子) …………………………………… (7 通) (478)

编辑通讯——答读者

答许澄远 …………………………………… (483)
附许澄远函 …………………………………… (484)
答孙祖基 …………………………………… (485)

附孙祖基函 …………………………………………………… (486)
答薛鸿猷 ……………………………………………………… (487)
附薛鸿猷函 …………………………………………………… (488)
答郑重民 ……………………………………………………… (489)
附郑重民函 …………………………………………………… (490)
答敷德 ………………………………………………………… (491)
附敷德函 ……………………………………………………… (491)
答汝卓 ………………………………………………………… (493)
附汝卓函 ……………………………………………………… (494)
答王任叔（巴人） …………………………………………… (496)
附王任叔函 …………………………………………………… (497)
答张厌如 ……………………………………………………… (499)
附张厌如函 …………………………………………………… (500)
致郭沫若 ……………………………………………………… (502)
答刘政同 ……………………………………………………… (503)
附刘政同函 …………………………………………………… (504)
答郭沫若 ……………………………………………………… (505)
附郭沫若函 …………………………………………………… (508)
附成仿吾函 …………………………………………………… (513)
附梁俊青函 …………………………………………………… (514)
答曹谦 ………………………………………………………… (516)
附曹谦函 ……………………………………………………… (517)

致友人信

致张寿镛（咏霓）

张寿镛，号咏霓（1887—1945），浙江鄞县人。教育家，藏书家，财政经济家。曾任北洋政府浙江省财政厅长，淞沪道尹，国民政府财政部政务次长，江苏省财政厅长。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圣约翰大学学生开会，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在图书馆门前升起中国国旗。校长卜济舫（美国人）将中国国旗卸下，并掷地践踏，学生愤而抗争，集体宣誓离校。张咏霓时任光华大学校长，毅然接纳圣约翰离校学生全部入学。“八·一三”淞沪抗战，光华大学校舍全毁于敌火，张咏霓一方面设法将大学及附中转入租界，使弦歌不绝；一方面与何炳松、郑振铎、张菊生、徐森玉、张凤举等为国家抢救古代典籍。生平著作甚丰，编纂、校订有《四明丛书》、《约园杂著》、《史诗初稿》、《约园演讲集》、《史学大纲》、《诸子大纲》、《乡谚征古》、《游蜀情》等。藏书达四万余册，全部由其家属捐献给国家。

一九四〇年

咏霓先生：

久未见，至以为念！前途[①] 有二电来，敬钞奉，阅后付丙可也。顷写《劫中得书记》一文，附奉一册，敬请指正。专此，匆候

著祺

振铎拜上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日

附：朱家骅陈立夫来电抄件[②]

何张夏郑[③] 先生均鉴歌电敬悉关心文献无任钦佩现正遵嘱筹商进行谨此奉复弟朱家骅叩

张何夏郑六先生大鉴歌电奉悉诸先生关心文献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语重心长钦佩无既惟值此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至沪尤属困难如由沪上热心文化有力人士共同发起一会筹募款项先行搜访以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当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

---

① “前途”，指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

② 朱家骅，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兼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陈立夫，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

③ 何，何炳松，上海暨南大学校长。张，一是张寿镛，上海光华大学校长；二是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三是张凤举，考古学家，版本收藏家。夏，不详。郑，郑振铎，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以为如何谨此奉复仁候明教弟朱家骅陈立夫同叩

咏霓先生：

前函拜悉。蒋慰堂先生[1] 已有来信，说，款已嘱拨，惟尚未到。但阴历年内必须付出各书店清人集款三千余元，玉海堂书款一万七千元，又零星书款三千元，铁琴铜剑楼款五千元。何先生及某意，拟向暨大先行借款二三百元应付，俟渝款拨来后，即行归还。是否可行，乞即示知，以便照办，清人集细目，明后日可奉上，乞鉴定。又办事细则已拟就，现送菊老一阅，明后日即可送上，请先生阅定，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一九四〇年）二月三日

咏霓先生：

昨奉上一函，想已收到。盼复。〔复函请送愚园路（近赫德路）庙弄四十四号敝寓〕如同意由暨大垫款，则若干款项于明日即须付出也。兹奉上办事细则一份，乞裁酌，并请签注意见，如同意，盼署名纸后。菊老如（已）阅过，来信云："办事规例十条已读过，甚周密。命名只对内不对外，自无可无不可也。弟前声明不与于办事之列，故未能遵命署名于上。"传新书店送来《王震泽集》（索价百元），《古越书》（索价六十元）。菊老意，《古越书》系辑合之本，可不购。不知尊见如何？乞示。兹将该二书首数册奉上。请鉴定。清人集目录并奉上。菊老意：（一）

① 蒋慰堂，名复聪。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后为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

全集零种，（二）诗文选钞均可缓购，某极同意。惟谓：（三）铅印本，（四）洪杨乱后人之著述，（五）非初印，（六）非极著名之诗集均可从缓，则敝意略有不同。盖铅印本不能再印，及今不收，后来搜集更难，洪杨乱后人乏著述，有关近代史料，且其板经此劫后，存者极少；又如每书必择初印本，则失去者必多。诗集似可不必大量收藏，然不著名人之诗，亦每每有用。好在价目不大，不妨广收。敝见如此，尚乞指示。专此，顺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①] 二月四日

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

一、本会设办事处一所，以干事一人书记一人至二人组织之，办理图书点查、登记、编目、及装藏事宜。

二、凡购买图书每部价格在五十元以上者，须委员全体签字通过。

三、各委员购买图书，无论价格多少，均须先行开单知照办事处查核登记，以避重复，再由办事处以书面通知各委员征求同意。

四、办事处应每二星期将所购各项图书开列清单及价格送交各委员存查。

五、重要之宋元板及抄校本图书在决定购买之前，应分别延请或

① 作者当时用民国纪年。民国二十九年即公元 1940 年，以下类似处不再加注。

送请各委员鉴定。

六、各委员需要抽查或检阅某项图书时，办事处应于详细登簿后送去，收回时并应即行销号。

七、购得之重要图书，于登记、点查、编目后，即应由委员一人或二人负责督同办事处人员装箱封存寄藏于慎密保管库房中，每箱均应详列图书清单一纸。

咏霓先生：

昨已与铁琴铜剑楼瞿凤起君详谈过，经过容面述。《王震泽集》已以九十元购下。玉海堂书昨付定洋三千元。潘博山先生云：邓氏群碧楼书已由孙伯渊与平贾合购，价约四万五千至五万元。(因小费甚多) 其望甚奢。闻欲售十万元左右。当缓缓图之。(抄校本在二百种以上，实为大观)《兴化县志》(万历刊本) 昨已送还，立为平贾所夺，殊可痛心！兹奉上传新送来书六种，其中嘉靖里口本《袖珍方》，极佳，如去书牌，可冒充元刊。徐贾云：最低价一百六十元，今午或明晨须解决。乞速示知可购否？以便付款。《本草乘雅》惜不全，然实亦罕见书也。敝意《袖珍方》不可放手，不知先生以为如何？专此，顺颂

著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二月六日

"清人集"首册，明晨可奉上。

咏霓先生：

兹奉上中国书店交来之清人集头本三包，乞审定去取。大部分皆先生所选定者，一部分为某意可留者。其余各肆之书，当分

批送上，以免混淆不清。又张聪玉处之抄校本及《史钺》等头本，如已阅毕，乞即交来手带下为荷！朱先生亦有电致何先生[①]，所言与致先生电同。特以奉闻。办事处颇急于成立，不知法租界有房子可找否？乞便中介绍一二处，单幢房及公寓三间者均可。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二月十三日

咏霓先生：

示悉。各书均已收到不误，勿念！关于价格及取舍，已悉遵来示办理矣。《金石例》及《诗谱》二书，张君如不欲减售，是否不购，乞示。慰堂先生有信来，亦主多购清人集及近代史料。好在此种书所费无多，似不妨尽量多购。不知尊意如何？《史钺》似可不购，惟《六朝人集》甚罕见，且可与在北平所购之嘉靖本《唐百家诗》相配，故甚欲留之。(《唐百家诗》系托赵万里先生购下）嘉靖本书，每本原不过十元左右，惟近来书价，比较昂贵，普通之书或不及十元一本，罕见者便大为不同。似不必拘泥此价也。且我辈目的在得书，稍纵即逝，“好书”仍将北去，似与初衷相背。万历板《兴化县志》前已失之，（我辈一放手，立为平贾夺去）前车可鉴。不能不慎重办理。徐积余先生现仍藏有批校本书数十箱，正在设法商购。(此事甚秘，恐为平贾所知。）徐先生似不能不出让。故须立与之接洽。已托中国书店郭君办此事。俟有消息，当即奉告。现在得书不多，事务清闲，办事处原

---

① 朱先生为朱家骅，何先生为何炳松。

无需要。惟将来点查书籍，装箱，写目，均非专人，且非专室办理不可。暨大方面职员，未必可靠。此事以慎密为主。故不能假手彼辈。曾与何先生细商。何先生主张为办事慎妥起见，似必须有一大间办事处与一二办事人员也。关于人员方面，原拟借用商务中人，惟商务方面不赞成。不知先生有可靠之人员可调用否？乞便中示知。公家款项，自以节省为上策。惟为办事的慎重与便利计，似亦不能过于节省也。兹又奉上来青阁及文汇书店送来清人集之首本二包，乞鉴定。前送上中国书店之清人集三包，如已阅毕，乞即交下为荷。专此，顺颂

著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咏霓先生：

兹着人取回前交阅之清人集，请即交其带下为荷！传新书店之清人集，多而且杂，费了数日之力，已清理就绪。兹奉上，乞鉴定。又树人书店送来《仁宗大事档案》，索三百元（二十册），又《海左地图》（二十幅）索一百元；兹将菊生先生来示奉上，请参酌办理。敝意“大事档案”并非无用之史料，还以二百，虽似昂，而实则在望其能有“好书”续来也。此人专走常熟一带，常有好抄本书携沪，均为平贾所得。故此次拟以高价购之，俾其后所得书不致“漏失”。不知高见以为如何？乞示。图章俟何先生将款分存各银行毕，即奉还。专此，顺颂

著安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咏霓先生：

昨晴湖先生奉上各书想均已收到。胡氏各书，均是如此初印者；虽名目不生僻，然其估价均甚高。即无元版在内，此价亦不贵也。像《温集》，市价约可值二三十元。平均每本至少可值二元至五元。可见整批购买，较零购必廉也。前日在来青阁见到薛应旗《宪章录》一部，绝佳，索价五百元，即取二册回，（其首册已送出）今日又去取得首册，兹奉上，请鉴阅。（凡十册；但原为二十册；并订之痕迹尚在。）此书绝罕见，所见都为不全者。此是天一阁旧藏，初印干净，虽为万历初年刊，实极可贵。此类史料书，为四库所斥者（见四库存目），我辈必须收下。先生以为然否？（史料书不可与寻常集部相提并论。）来青阁肆主杨君，人极诚笃，我与之交易二十余年，向来不大讨虚价。此书恐非三百五十至四百元不可。今日商谈，彼只肯打九折。但想来尚可稍减。斯类古籍，实正是我辈所应访购者。故不可轻轻放过。即议价未妥，亦必不任其外售也。彼肆中又有元、明版书若干种，新由苏州寄到。已选下若干，嘱其送头本来。俟送到，当即奉上，请鉴阅。杨君云：近有一批书，可成交，近八十箱。当嘱以不可散售，要全部留下。款可先付若干。惟彼云：无目录，但俟阅定后，当详细告知。何先生极主购整批书。此亦一机会也。我辈访购，必须先有见到新出书籍之机会，然后方可选择其精者。现已逐渐可使江南一带所出古书，必须先经我辈阅过，然后再售。然做到此地步，所费时力，已是不少矣。一二月后必可办到全部好书不致漏失，且使平贾问津无从也。而所需款实亦不多。专此，顺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咏霓先生：

兹由何先生交来图章一颗，特请郭先生面奉。郭先生事，已谈妥。关于报酬方面，请先生与之面洽。玉海堂款尚余一万四未付。俟何先生开出支票后，当再请先生盖章，以便付款提书。顷得赵万里先生来函，天津李木斋书，已以四十万元售与伪方（北平），此大可伤心事也！附闻。下星期内，何日有暇，乞示，拟在敝宅茶叙。专此，匆颂

近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又，拟托嘉业堂施先生刻书约四册，不知能代为介绍接洽否？

咏霓先生：

顷由中国书店送来书数种；《初白庵诗评》等三种，拟自购；我搜藏“诗文评”已有十数年，故颇想留下《初白庵》等书。余数种，兹奉上，乞鉴定。价格若干并请批示。《唐六典》（残）似为“四库底本”，《敬业堂集》价尚合理，批注亦费力甚多；《孟子丛说》虽残而极佳，似均可留。昨有陈仲鱼细批《郡斋读书志》一书，为平贾所夺，殊不快。（书绝佳）已设法向之转索。如得到，当即送上鉴阅。又，玉海堂书尚有余款一万四千元未付

(已付定洋三千元)，兹由何先生开支票一纸；兹奉上，请先生加盖一章即付下，以便明午会同潘博山先生交款取书。专此，顺颂著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郭先生事，想可决定；已与何先生谈及亦甚赞同。觉园三楼借用事，慰堂已由（有）复电来，云：已转电香港叶先生转借矣。

咏霓先生：

前日送下各书，均已收到无误，乞勿念！清人集俟全书送齐后，当将先生所选者另行取出奉上。玉海堂刘氏书款已于前日交去，当即将书取来，计共二十二包；现暂存敝处，俟办事处成立后，即移庋。下星期内可约期至敝寓茶叙并看各书，本星期，因凤举先生有事，不能来也。群碧楼书，已约好菊老，于本星期日至孙贾处阅定。详情当续告。兹奉上《辛斋存稿》一部，似甚佳，乞酌定。赵万里先生拟代购元刻《乐府诗集》一部，兹将赵函及菊老函，附奉，乞酌复。敝意此类书似不应任出（其）流出国外也。天津李木斋书已全部为伪方所得，为之一叹！惜无法救之矣！中国书店金君送来“书目”一册，内有元刊本四种，明刊数十种，最低价六千元（原索八千；连坊贾，中人佣钱在内），似较购之书肆者为廉。可否购下，乞示！平贾辈又将南下一批。书价日贵，而我们购书者，往往出价不及彼辈，好书仍将不免漏去，不胜焦急之至！宋本《石林诗话》为光华附近某西书肆之物，索价三千，竟已登《字林报》求售，欲售美金二百元。闻先生已阅过。昨日我亦阅过。确是好书。菊老亦阅过，还以五百

元，彼不肯售。如为敌方或美国人所得，未免可惜！能设法一救否？闻彼尚有《直讲李先生集》（李觏）亦为宋板。觏集仅有元板，如发见宋板，大是奇事也。慰堂先生一电附奉，请一阅。专此，匆候

著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三月一日

咏霓先生：

兹送上来青阁书四种，文汇书局书七种，皆先生所选定者。如有不合者，乞退还，以便转退各肆。尚有他书，俟送来后再奉上。许文肃及曾惠敏二集，先生如不欲留，敝处亦欲购之。上星期日（三日）下午，曾偕同菊老到孙贾处阅群碧楼书，俟菊老将“书目”圈定后，当再奉上请先生鉴定也。

专此，顺候

著安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三月五日

又上次奉上之“书目”一册，如已阅毕，乞见还，以便再与何张二先生一阅。

紫石泉山房文集　五本　十元

曾惠敏公集　八本　五元

研六室文钞　四本　十二元

许文肃公遗稿　十本　十五元

以上四种　来青阁

共肆拾贰元　八折实叁拾叁元陆角

太乙丹集	六册	二十元
壮悔堂集	六册	二元八角
古微堂集	六册	二元
逊学斋集	十二册	七元
存研楼集	八册	六元
笃素堂集	二十册	十五元
好云楼集	八册	十二元

以上文汇，共码洋陆拾肆元伍角，七折共实洋肆拾伍元壹角伍分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郭先生可请其于明后日起，先到敝处办公，如何？因许多书均暂存敝处也，法宝处房间最好能商借二间，一作临时书库，一作办公室，似比较可以谨慎些。中国书店昨又送来张氏适园（聪玉）书一批，亦皆为松江韩家旧藏者，虽非上乘，但亦有可留者；已暂于书目作符记。请先生鉴定后赐复。敝意《阴符经》等数种，确为崇祯钞本，甚佳，似可留也。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三月六日

咏霓先生：

兹附奉“群碧目”三册，又孙贾新抄书目一册，乞选定。敝

意所欲购者已在书目上作符记（○或○○）。菊老亦有意见，兹并附上。敝意《国朝典故》似可先取来细阅；果刻本不同，则似不妨购之也。其他普通书，亦请先生选定。俟选定后，当托潘博山先生与孙贾议价也。（所选一百余种）其他尚有善本若干，则为叶葵初、潘博山二位已选去，故未加符记。最近拟寄平二千元，（交赵万里先生；可径寄支票给他。因他有友人来沪，可将伪钞给他，而将此支票至沪取款也。）何先生已开支票，请加盖图章，又明后日拟先付中国书店六千元书之定洋二千元，俟办事处借定后，再持余款取全书来。明晨见到何先生时，当再请其开支票一张，请先生盖章也。细估此批书价六千元，确不为昂；其中善本、罕见本，盖不止一百种以上也（细阅后，尚可发现一部分）。专此，顺请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三月七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查氏文钞》等四种，并菊老函一，乞酌定，示知。敝意《杨文敏集》及《春秋属辞》均佳，惜价较昂耳。《查氏文钞》亦可购，价四十元，未免离奇。《玉笥集》则拟退还；以中国书店经手之六千元某氏书中，亦有此书也。此数书皆平贾王浡馥得之沪上而转售者，故价均高。下星期内，盼能一聚。俟约定一日后，即通知先生。六千元之书，拟先付定洋二千元，已由何先生开支票，乞加盖图章，俟办事处房间借妥后，即可付余款取书来清理。专此，顺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三月九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留书日札》样本二册（共十二册，极罕见，要价二百六十元，可还一百六十元），翟云升稿本《隶样》二册（共十六册，价四百元，似太贵），《画家姓氏录》二册（共十六册，价八十元）；前一种为传新书局送来者；后二种为中国书店送来者。顷过传新，知彼在一二日内可得法院拍卖书一批，共一百二十箱，内丛书甚多，据云：拟售三千余元。约计每箱不过三十余元耳。即全为“局刻”，亦不贵也。且“丛书”中亦有甚贵重者。敝意似可以三千至三千三四百元之价全部购下，即清人集，亦可退还若干，以此中已有不少也。箱子装书可用，故颇以为“廉”。兹将“书目”奉上。不知尊见如何？盼能于明日得复，且将“书目”赐还。以彼明日要回音也。群碧楼书，重要者在抄校本；据潘博山云：彼等要价在五万元以上（所选者约一百余种）。今午与孙贾等接洽过，彼云：只要售出本钱，尽可多选些，普通书亦可包括在内。善本书不肯批价，以所批之价太离奇，且不欲拆售也。兹将“普通”书价目单附上，乞酌定。现所最急者为办事处，以许多书须送去堆藏或装箱也，不知法宝馆方面已接洽定局否？至念，至念!！本星期四下午四时左右拟约先生及何张诸位在敝宅茶叙。先生如无他事，务恳一到，因有许多事要细谈也。办事细则已印出，兹奉上一份存查。菊老一信并附上。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

咏霓先生：

昨谈至畅！中国书店金君经手之杭州胡氏书，共价六千元，前已开支票二千元，（此款尚未取去，当连余款同交去，取书）兹又由何先生开支票二张，一为三千六百元，一为四百元。（此四百元据金君言，系他们之佣金；如此批书佣金仅为四百元，倒还在情理中。）又办事处零购零用款拟先支五十元，亦已由何先生开出支票一张。兹将支票三张一并奉上，请加盖印章交下为感！今晨树仁书店送来《四库全书》（十册）一部，《皇明名臣碑铭》（八册）一部，均甚佳。索价共一千元，乞鉴定。《水经注》已有“珍本”本；或可不购，（然甚佳！）四库本《皇明名臣碑铭》，则似应购之也。先生以为如何？（抄极旧）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

咏霓先生：

前送上二书，（计四册）想均已收到，鉴定后乞示复。（支票三张已收到无误）杭州胡氏书款六千元（计支票三张，一为二千元，一为三千六百元，一为四百元）已交郭晴湖先生带去；今昨二日，均在该宅查点各书；其中佳本甚多，出于意外。俟全部送齐后，当将佳本逐批送上请鉴阅也。邓氏书，菊老不肯出一主张，兹将来信二封附上，阅后，乞即掷还。究竟应如何办法，乞示！或精选一批上品，次等者皆不要，嘱其逐书开价再商亦可。

兹奉上秘书二种，一为季沧苇所辑《全唐诗》誊清本，凡一百五十八册（原缺二册），即群碧楼中物，昨向其索取一阅者。（共送来十册）一为季辑《唐诗》之底本，系刘晦之物，托李紫东索来一阅者。（共送来一函，五册）前书孙贾欲索万金；后书，李贾传达刘晦之意，欲索八千金，后书今晨送至菊老府上看过。菊老意，至多不过值三千金（如系完全无缺者），此价恐刘氏决不会出售也。不过匆匆一阅，聊快眼福耳。二书相较，底本较誊清本高出多矣！故誊清本决可不收。底本如能削价，敝意大可取也。以其中剪贴之本，佳品不少，实集唐人集之大成！可作为重辑全唐诗之基础。（我本有此愿）如有力，敝处颇欲自留之也。惜书生本色，百无所有，徒有望梅止渴耳。其中，如王勃诗，即全采取嘉靖本五十《唐人小集》（想此五十集必全收在内），此“小集”，江建霞曾翻刻过，目之为南宋书棚本。实则，嘉靖本耳。菊老云：尚有宋刻本在内。此书不仅足发清廷窃取李氏书之覆，且实足以匡正《全唐诗》妄改妄删之谬不鲜也。今日数次翻阅，爱不忍释。想先生亦必深喜之也。惜明晨二贾即来取书。阅后，乞即交来手带下为感！专此，顺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

咏霓先生：

整理杭州胡氏书（即以六千元购得者）尚未毕。无意中发现“善本”不少。虽其中《仁斋直旨》为明板，非元刊，又其他元板三种，均不甚佳（尚初印）。然中多丁丙、许增校本，且有数种稿本，极难得。其他清人集等均极初印。俟逐步清理后，当分

批送上请鉴阅。（此批书仔细估计，价在万金以上，如零购，尚不止此数。）现正会同郭先生在分别甲乙，并在目录上详注版本及作者。此项工作，极为麻烦，甚盼法宝馆房屋能即日成功，便可移出一部分普通书出来，以便清理善本。此事务恳先生帮助！兹奉上《水经注》八本，《皇明名臣碑铭》六本，连前送上之四本，二书均已全。经数次与树仁商洽，先还以四百元，增至五百元，尚不肯售。最后乃增至五百二十元购定，尚不能算贵也（比六折低）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人疵议。盖我辈所购者，决不至浪费公款一丝一毫；书之好坏，价之高低，知者自必甚明了也！一方面固以节俭为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虽为时不久，而麻烦已极多。想先生亦必有同感也。然实甘之如饴！盖此本为我辈应尽之责也。昨午在来青阁见到弘光刊《雪窦寺志略》一册（弘光刊，最罕见），及《寓山志》二册，立即购之归，恐稍一踌躇，便将为平贾所夺也。议价数小时，终以五十八元得之。自诧为甚廉。立送菊老处，请鉴阅。菊老来示兹附上。彼意还三十元，但实已以五十八元得之。如此价公家不要，我亦拟自行购下。近日书价，大非前比，然实尚未大涨。如还价过于峻刻，必将漏失许多重要文物。且有许多书，非立付现款，便将瞬即失去，抱憾无穷。故有时不能不当机立断也。前二书可暂藏先生处；雪窦及寓山二志，乞阅后即交下，以便登记。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日

咏霓先生：

昨示拜悉。书太多，与僧人杂居，似不便。不知彼等何时迁出？俟迁出后再将办事处移入，如何？惟盼能将一部分书移庋于先生处，一则取阅较便；再则，亦可较为谨慎。乞示！以便搬运。昨树仁书店送翁文恭校本书三种（共索价五百元，似太贵，至多值二百元左右），菊老主不收，我无意见。不知先生以为如何？似甚佳。如公家不收，不知先生欲留下否？我向不收抄校本书，且价昂，故不能留也。姑奉上，请鉴阅。近来书价之昂，确与菊老有同感。然市价确如是。中国书店最可靠，价亦最廉，而较之二三十年前，则亦大可惊愕。敝处有同（治）、光（绪）及民国初书目数种，均注明"价目"，持以与今日市价较之，则如今之视"三代以上"人物也。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咏霓先生：

孙贾昨曾将群碧目中各书，注明价格送来，当即转送菊老审定。今晨得菊老一函，兹附上。（请并菊老前一函阅后，一并掷还为感）惟并未将"书目"附来。俟送来后，当再送先生阅定。"涉园目"已传录一过，谨奉还。谢谢！来青阁送来书若干种，兹奉上十册（计九种），乞鉴定。瞿凤起先生顷来敝寓云：前途已允以四千元成交；惟中有《金石录》四册（翁松禅校），早已

售去，误列此目，拟易以他书。敝意，可允之。（似须由售主来一声明为妥）约定明午点书。其目录一册，乞即先交来手带下；用毕，即奉上，不误。郭晴湖先生之薪金，拟送四十或五十元，乞先生示知，以便照办。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金石书目”拟今日下午点收后，即可奉上。送上各书，留存先生处数日，自不妨。可不必急急见还也，翁文恭批归集等三书，树仁书店昨来云：前途坚索三百二十元，不肯再让价。先生如以为此价可购，当嘱其将全书送上。否则，请将各首册还之，敝意：《诚斋易传》及归集最佳。或可选购。最好，请鉴定是否翁氏亲笔；如非亲笔，则不足重矣！晴湖先生酬报，决定致送五十元。兹由何先生开出支票一纸（计四千元整），为宗氏书款，乞加盖图章；于下午点收无误后，当即将此款面交给瞿凤起先生也。为公家购书，确较私人为不易。我为自己购书，如为我所喜者，每不吝重值；但为公家购书，则反议价至酷。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近虽忙迫，然亦甘之如饴也。专此，顺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咏霓先生：

树仁顷已将《归集》等全书送来，兹奉上，乞鉴阅。关江西袁氏书事，已与何先生谈过；由中国书店负责，且由他们出收据，决无危险，故已签好支票一张计三千元（拟付三千元，不必付五千元）。兹附上，请加盖印章后，即交来人带下为荷！因下午一时许，中国书店中人即来取票也。其书目，即可设法取来。专此，匆候

近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咏霓先生：

昨晚拟就致蒋慰堂先生函一件，请改削，当誊清发出。瞿凤起先生有书一批，前日在铁琴铜剑楼阅过，确均甚佳。兹将书单奉上，各书首册，俟送来后即奉上，请鉴阅。彼拟再加数种，凑齐二十种，共售二千元，敝意不妨允之，盖此为首批交易，不宜过分压抑，其实书价亦殊相当。敝意以《营造法式》为最佳，可谓压卷之作之一也。赵斐云先生由平寄来神器谱一册，价一百五十元，最为佳妙，兹奉上，乞一阅。致蒋函中，所云《牛首山志》、《中山集》及《宝日堂志》等，均已取得，兹奉上，乞鉴定。敝意《牛首山志》及《宝日堂志》万不可放手；以有关文献甚大也！《河东盐法》以八元得之。此类书似亦可收。先生以为如何？汉文渊昨送来万历彩色板《奕薮》六册，坚索百元，似极佳，可留。乞酌定。又有洪迈刻《文选》，亦索百元，则较廉。二者拟以一百八十元合购。可否？宗氏金石书目已嘱其在每页上盖印为凭。《金石录》一书，已易他书五种，计共二百二十六

(?) 种，较原来数目，多出五种。俟其交还后，即奉上。(已由晴湖誊清一份在敝处) 袁氏书正在接洽中，有宋本白文五经(《左传》在内，最罕见，各家目皆无之)，黄跋《夷坚志》(二部)，元本《白云集》，劳校《滹南遗老集》等十种，总计近一千种书。价约在五万以上。俟取得"书目"后再商决。惟此批书价值远在邓氏群碧书以上，似必须肯其成功也。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咏霓先生：

法院拍卖之李氏书，已由传新书店购成；四月一日付款取书。共一百二十箱，拟暂时寄存法租界暨大图书馆。(已清理出一室，专藏这一批书) 一切费用 (连车力) 在内，共三千八百元 (内字画值二百元)。兹由何先生开出支票，奉上，乞即加盖图章交下，以便于下午交去。"书目"并附奉；阅后，乞即交下，以便查点各书。此批书甚廉。其中尚有明板白绵纸书在内，查点时当提出。旅行箱已购二只，尚不敷用，仅《玉海》已装一箱。似尚须再购二只。北平赵先生寄来《神器谱》一册，价一百五十元，绝为精妙。兹奉上，乞鉴阅。又铁琴铜剑楼书，共二十种，已商妥二千元，中有洪武本《元史》及《营造法式》，最佳。《法式》，兹奉上数册，乞鉴定。("爱日精庐书目"著录) 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

咏霓先生：

瞿氏书二十种，昨已与凤起先生面商，以二千元购之。各书均已送来，兹奉上十一种（十七册）乞鉴阅。《元史》为洪武本，有补板，然亦有极初印者在内。此外，以《渑水燕谈录》、《龙门凝道记》、《滕王阁集》为最佳。元板数种，虽不甚佳，亦可留。好在瞿氏交易，此仅“发端”。已与凤起先生约定，将来如欲售何书，必不交坊贾经手，而先送敝处。当可陆续获得不少也。袁氏书，闻“善本”甚多，书目尚未取得，“定洋”三千元，亦暂存中国书店，未付去。近来平贾来者益众，如文禄堂、邃雅斋、修文堂等均已来此。闻来薰阁等不日亦将到，彼等之意何居乎？恐必在嘉业堂书上作计算。又袁氏书出售事，如为其所知，亦必将千方百计求之，其价必将大昂。乞千万秘之。嘉业堂事，乞便中与施君一谈。日来甚为焦急，恐平贾辈有异图，盖彼等不独神通广大，抑且资力雄厚也。如上海藏家之“书”，我们失收，实在对不住“国家”也。正多方设法，阻其进行。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四月二日

李氏拍卖书，已购下。今日或明日可送至法宝馆。（瞿目附上）

咏霓先生：

兹附上支票二纸，一“二千元”，交瞿氏；一“三千元”，为办事处零购之用。乞于加盖图章后交还为感！（致何先生一函，附上。阅后，乞见还。）顷传新主人来，交阅“法院”收条，李氏书已购妥；惟书存栈房中，须下星期一二始可运出。好在本星期内，可赶办已购各书盖印及装箱事；“善本”书，现有者可装四大箱（旅行箱），已托何先生与马爵士商议，寄存汇丰，比较的稳妥。瞿凤起先生介绍宗湘文（即礼白）氏书四种，元刊本《中峰和尚广录》及《宝鸡县志》等均少见，原索六百元，经与瞿先生详商，大约五百元可购得。兹奉上各书首册（共五册），乞鉴阅。袁氏书（袁名思亮，湘潭人，号伯揆，与菊翁相熟，新近故世。不知先生知之否？）大约明后日可将“书目”交来。这批书大可注意。决不让平贾得之。嘉业堂书甚可危。乞便中进行。至瞿氏书，则平贾想望甚殷。然凤起先生对我再四声明，绝不他售，当必不再有问题也。赵斐云先生昨有函来，说诵芬氏之元刊元代《乐府诗集》已以一千八百元购妥，不日即可寄来。又致慰堂函，已抄好。乞签字。又“图章”二颗已刻好。兹奉上样张一纸。此为暗号，不可令外人知也。“样张”请存备查。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四月二日

咏霓先生：

来示并支票二纸，均已收到无误，勿念！袁氏书事，务恳勿与任何人谈起。盖以平贾在此者甚众，恐其闻风而起，价必大昂

也。蒋函已托何先生以妥慎方法寄去矣。昨日附奉之致何先生一函，乞检出交还，以便归“档”为荷。（我致先生各函，不知有存留否？如均存，亦拟一同编号归“档”。）群碧楼书已与潘博山先生及孙伯渊数次商谈，略有眉目。彼已开业详帐。兹附上。其中注明“寒目”者，即指“寒瘦目”；“六·七一”者，即为“寒瘦目”卷六之第七十一页。甚便检查。兹并将“寒目”三册附上，以备便中检阅。平贾王晋卿辈已来，欲辇书而北。其价诚奇昂惊人。全购大可不必。已细加剔除，共选存五十种；目内有红色双圈者皆是。请先生再详为鉴定。目上别有一蓝圈者，（凡十二种）皆价值最昂者。合计五十种，似已尽此批书之精华矣。（博山先生亦云然）共计码洋共二万五千余元。如还以五折，共约一万二千余元。以一万二千余元，保存此五十种精华，亦可对得住国家。（约二百余元一种，尚说得过去。）如超过此数，则未免过奢矣。尚拟续“商”再定。乞先生指示一切为盼！树仁书店主人，昨今二日均来过敝处。先生所自购之翁批三书（《归集》等），如愿以三百二十元留下者，乞示知，当嘱其前至贵处取款，或由敝处转交亦可。乞便中示知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四月三日

稿本唐诗	寒　目 六·七一	钱谦益底本季振宜 续补成书汪士钟旧藏	一百五十八册
旧五代史	寒　目 六·六	邵二云抄孔荭谷校吴焯瑛跋 黄小松印章钰跋邓跋	
			十四册　三千五百元

书名	寒目	版本	册数	价	见
贾太傅新书	寒 目 二·九	正德本谦枚堂旧藏何孟春编	四册	二百元	见三
鬼谷子	寒 目 六·二七	秦刻本劳季言手校并跋章钰跋邓跋	三册	三百元	
玉峰志	寒 目 五·十一	佳日堂吴云甫写本邓跋	二册	二百元	
芦浦笔记	寒 目 七·十二	旧抄本邓邦述渡吴牧庵陈仲鱼校跋	二册	二百元	见一
鹿门诗集	寒 目 五·二七	张充之写王苍虬邓跋	一册	二百元	见一
春秋分记	寒 目 六·三	明抄本，孙渊如严可均批校并跋	十七册	二千元	见三
履斋遗稿	寒 目 五·三五	劳季言写本方功惠旧藏	一册	四百元	见二
玉音问答	寒 目 五·二二	宋荦手写本	一册	一百元	见二
中吴纪闻	寒 目 七·六	汲古阁本邓邦述渡四家批校	四册	二百元	见二
黄谷谠谈	寒 目 七·十八	旧抄本邓跋翰林院官印	二册	三百元	见一
南烬纪闻北狩见闻录	寒 目 七·二	骆开甫写校并跋沈桐高印	一册	二百元	见〇
漫叟拾遗	寒 目 二·二六	明蓝印本毛古愚旧藏	一册	二百元	见三
嵇康集	寒 目 五·二七	明抄黄荛圃副本并题签吴匏庵校平江黄氏长乐梁氏印邓跋	一册	二百元	见三

三体唐诗	寒　目 六·六八	高士奇刻本何义门 手批并跋邓、章一跋	六册	五百元	见三
二薇亭诗	寒　目 五·三三	鲍以文手写校 并跋四库底本	二册	三百元	
孟东野诗集	寒　目 二·二九	弘治黑口本邓跋 白棉纸	四册	八百元	
浪仙集	寒　目 六·三六	明初奉新刻本叶子寅 张绍仁校黄荛圃邓跋	二册	三千元	
迎銮三纪	寒　目 五·二六	宋荦手写本 邓跋	一册	二百元	见三
桃溪百咏鲸背集	寒　目 五·三六	鲍以文手写并跋	一册	三百元	见一
松雨轩集	寒　目 五·三四	劳巽卿手写本	四册	七百元	
梧溪集	寒　目 六·五二	蒋西圃手抄顾千里 鲍以文叶廷甲合校千里年谱录佳品	六册	三千五百元	
鉴戒录	寒　目 六·三一	鲍以文细校宋并跋劳校 吴昌绶邓邦述跋	三册	二千元	
续世说	寒　目 五·二一	明抄本黄荛圃跋 汪士钟旧藏	六册	八百元	见三
维祯录	寒　目 五·二五	明抄本四库底本 玉雨堂旧藏	一册	一百元	
东京梦华录	寒　目 六·十八	半村人家抄本 常秋崖校跋邓跋	一册	一百六十元	
困学纪闻	寒　目 六·三十	雍正徐鹍录何义门校批 明刻本吴北溟萧山人	四册	二百元	

书名	寒目	版本	册数	价格
墨庄漫录	寒目 六·三二	明刻本鲍以文依高瑞本校于柳堂塘寓室	一册	二百元 见一
三唐人集	寒目 六·六六	汲刻本何义门批校并跋汪士钟旧藏傅沅叔章钰邓跋	八册	六百元
冯咸甫集	寒目 五·三六	明抄本谦牧堂旧藏云间冯大受撰邓跋	二册	一百元
吴梦窗词	寒目 五·三八	康熙张女士并学象手抄本并跋倪承茂跋邓跋	四册	四百元
钩矶文集	寒目 六·四二	杨雪苍钞校并跋	四册	二百元 见二
眉山先生集	寒目 五·三二	吴绣谷手写并跋吴昌绶邓跋	二册	七百元
揭希韦诗	寒目 一·二一	汪士钟景元钞本开花纸	一册	二百元
国朝典故	寒目 五·八	明红格抄本有批白棉纸	十九册	二千元
宗玄先生集	寒目 六·三五	明蓝格抄本钱遵王校毛晋父子印席玉照印汪士钟印邓跋	一册	一千元
鲍明远集	寒目 六·三三	明刻本莫友芝校宋本	二册	一百六十元
弘秀集	寒目 七·三五	汲刻本邓校跋陆贻典校跋	四册	四百元
李遐叔文集	寒目 六·三六	旧抄本劳季言细批邓跋	四册	五百元

书名	寒目	版本	册数	价格	备注
平定交南录	寒 目 五·八	明蓝格抄本白棉纸 四库底本	一册	一百二十元	
后村居士集	寒 目 六·四八	旧抄本 陈兰邻校本	二四册	四百元	
淮南子	寒 目 六·二九	明刻本 孔荭谷钱献之校	四册	八百元	
续谈助	寒 目 五·十八	张芙川依宋精抄本 开花纸	三册	三百元	
刘宾客集	寒 目 七·二三	旧抄校本	八册	二百元	
二俊集	寒 目 七·二十	明刻本徐乃昌校宋 并跋邓跋	四册	一百元	见二
李长吉诗集	寒 目 七·二三	明刻本章钰题 邓邦述校宋并跋	四册	六十元	见二
唐摭言	寒 目 七·十六	旧抄本吴尺凫印邓校四库底本 竹垞诗龛等印	二册	二百元	见一
三朝政要	寒 目 七·一	旧抄依元本校 邓跋	四册	一百二十元	见二
所安遗集	寒 目 四·三五	旧抄本	一册	四十元	见三
正音切韵复古编	寒 目 四·一	旧抄本 何梦华旧藏	一册	五十元	
樵云独唱	寒 目 七·二九	旧抄本 邓校并跋	一册	一百元	见二
樵云独唱	寒 目 七·二八	旧抄本有校 四库底本	一册	一百元	
湛渊集 兴观集 山邨遗稿	寒 目 四·三二	旧抄本	一册	七十元	

玉台新咏	寒　目 二·三四	明赵氏小宛堂刻本 白棉纸	二册	一百五十元	
述古堂书目	寒　目 四·十一	旧抄本邓跋	一册	七十元	
鹤林玉露	寒　目 七·十五	明仿宋本邓批校 并跋增抄二十六页	八册	四百元	
元次山集	寒　目 七·二二	碧鲜斋精抄本 邓校并跋	一册	一百元	
钜鹿东观集	寒　目 五·三十	翁拭又张抄本 并跋邓跋	一册	二百元	见一
存复斋集	寒　目 六·五五	旧抄本宋宾王校 并跋	八册	三百元	
春秋繁露	寒　目 七·一	明刻本孔荭谷校 邓跋并校	四册	三百元	
历代宅京记	寒　目 七·八	旧抄本钱大昕跋 邓校并跋	八册	二百元	见三
明季稗史	寒　目 四·六	旧抄本	八册	一百元	
傅忠肃公集	寒　目 四·二四	旧抄本徐时栋跋 傅沅叔校跋	一册	六十元	
家世旧闻	寒　目 五·二三	明穴砚斋抄本 邓跋三则	一册	四百元	
国史经籍志	寒　目 四·十	旧抄本	三册	五十元	
来鹤草堂稿（即吕敬夫诗）	寒　目 六·五五	旧抄本劳季言校 并跋吴昌绶邓跋	二册	三百元	
佩玉斋类稿	寒　目 四·三六	旧抄本邓校并跋	四册	一百元	

玉壶清话	寒 目 七·十七	萃古斋钱氏抄本校 邓校并跋	一册	一百五十元	
梁溪漫志	寒 目 五·十七	四古堂吴瓯亭抄本 并跋邓跋	二册	二百元	
金石录	寒 目 六·二十	旧抄本 吴云甫校并补写八页	四册	一百元	
斜川集	寒 目 五·三一	钞本刘燕庭旧藏 刘跋	二册	一百元	见一
声律太平总类	寒 目 五·二十	明抄本	一册	二十元	
韩诗外传	寒 目 六·一	通津草堂本邓跋 秦敦甫校 石研斋印白绵纸	四册	三百元	
徐骑省文集	寒 目 五·二九	萃古阁钱氏抄本 盛伯羲印	四册	二百元	
归震川未刻集	寒 目 四·三九	明抄本吴以淳 并批校跋邓跋	六册	八百元	见二
文渊阁书目	寒 目 四·十	宋漫堂抄本	一册	八十元	
紫桃轩杂缀	寒 目 四·十七	旧精抄本	一册	三十元	
吴都文粹	寒 目 七·三六	旧抄本钱大昕读过 王鸣韶印邓校跋	四册	二百元	
别史念一种	寒 目 五·一	明穴砚斋抄本	二十一册	二百四十元	
邵氏闻见后录	寒 目 七·十八	旧抄本邓校跋	四册	八十元	
唐三僧诗	七·五 七·廿四二	汲刻本 邓氏校宋	十二册	三百元	
桐江集	寒 目 六·四九	精抄本录鲍录饮校 邓跋	八册	二百元	

敬业堂　寒　目　六·五七　原刻本翁方纲手批题衣李芝陵藏　十册　三百元

注解八义集　寒　目　二·三十　清初刻校本邓校跋莫友芝藏印并校　四册　一百元

培林堂书目　寒　目　四·十二　旧抄本　三册　五十元

元草堂诗馀　寒　目　七·三七　精抄本翁氏飞鸿馆印大兴朱氏印邓校跋　一册　一百元

楞严经　寒　目　四·二十　旧抄本胡志章校朱笔评点有跋　五册　十六元

孝慈堂书目　寒　目　四·十二　旧抄本　一册　二十元

投笔集　寒　目　四·四四　观海抄本朱墨批邓跋　二册　四十元

栟榈先生集　寒　目　四·二六　蒋西圃本雅庭钞校跋汪士钟旧藏　四册　三百元

咏怀堂诗　寒　目　七·二九　群碧楼抄校本

周官录田考　寒　目　六·二　孔荭谷校钞本　一册　一百二十元

穆参军集　寒　目　四·二一　旧抄本杨雪沧藏印　一册　四十元　见二

五色线　寒　目　四·十五　旧抄本有批校邓跋严豹人校　一册　四十元　见二

安岳吟稿附无为子小集　寒　目　四·二一　旧抄本杨雪沧印邓跋　一册　一百二十元　见二

菰中随笔　寒　目　四·十八　旧抄本邓校跋　四册　一百元

陵阳集　寒　目　六·四七　旧抄本艺风堂校跋　邓跋知不足斋抄本　二册　二百元

绛云楼书目　寒　目　四·十一　旧抄本盛昱藏印　邓渡陈少华批　一册　二百六十元　见一

群英珠玉　寒　目　四·四九　旧抄本　谦牧堂朱彝尊旧藏　一册　一百二十元　见二

大涤洞天记　寒　目　五·二六　明蓝格抄本四库底本　校经堂藏印　二册　一百元　见一

草堂诗馀　寒　目　三·三四　嘉靖本白棉纸　四册　一百二十元

砚史　寒　目　五·十六　汲古阁抄本　毛绥福印　一册　一百元

乐府古题要解　寒　目　七·三九　嘉靖单刻本　邓校并跋五则　一册　一百二十元　见二

三朝北盟会编　寒　目　六·九　小山堂赵氏抄校本　四当斋施复高章钰印　三十二册　六百元

苍雪庵日钞十一种　寒　目　五·二四　明抄本，竹纸　曹溶藏印莫友芝印并题　二册　二百元

两宋名贤小集　寒　目　四·二八　旧抄本邓校　李麓山旧藏　二十四册　五百元

锦绣万花谷前后集　寒　目　三·十九　嘉靖本白棉纸　二十册　一百五十元

张文潜文集　寒　目　三·二二　明郝梁刻本　白棉纸　二册　二百元　见二

南丰曾先生文粹　寒　目　三·二三　嘉靖本邓批　白棉纸　二册　二百元

汉书 欠列传二十四至四十三卷　寒　目　六·五　明监本惠栋批校　项子京藏　四十八册　一千元

丹渊集　寒　目　六·四五　明刻本庐抱经校　徐柳泉藏印　四册　五百元

唐人万首绝句　寒　目　三·三三　嘉靖本白棉纸　抄配一册五七言　二十册　二百五十元

唐文粹　寒　目　三·三二　嘉靖本白棉纸　十六册　一百四十元

事类赋　寒　目　三·十八　明覆宋本　白棉纸　十六册　六十元

黄帝内经　寒　目　三·十二　明顾刻本白棉纸　十册　四百元

柳河东集　寒　目　三·二二　济美堂本白棉纸　二十册　二百五十元

四书　寒　目　二·一　明经厂本白棉纸　二十册　一百二十元

李杜诗　寒　目　六·三四　明嘉靖本白棉纸　曹彬侯手校明人批　八册　一百元

四书辑释　寒　目　一·一　元本明印　白棉纸　二十册　二百二十元

唐诗纪事配二册　寒　目　三·三三　嘉靖本棉纸　三十六册　一百五十元

楞严会解　寒　目　一·七　元本　十册　三百元

金史　寒　目　三·五　嘉靖本白棉纸　郭频迦跋　二十四册　六十元

宋文鉴　寒　目　三·三二　嘉靖本白棉纸　抄录目　二十册　一百六十元

郭乐府诗集　寒　目　七·三二　元本抄配目录　邓批校跋　四十册　一千二百元

元文类　寒　目　三·三二　嘉靖晋藩本绵纸　邓校题　二十册　一百二十元

礼部韵略　寒　目　一·一　元本　十册　三百元

韩昌黎集　寒　目　二·二七　明东雅堂本　邓题白棉纸　三十二册　一百二十元

文选　寒　目　三·三一　嘉靖晋藩本　白棉纸　二十册　一百六十元

艺文类聚　寒　目　三·十七　嘉靖本白棉纸　三十册　一百二十元

孔子家语　寒　目　二·八　明刻本有批　二册　三十元

正续通鉴纲目　寒　目　四·三　明刊钱湘灵批并跋　竹纸　一百八十册　三千元

独学庐初稿　寒　目　六·五九　原刻本石琢堂自批王芑孙批并跋　章邓跋　四册　一百六十元

书名	寒目	版本	册数	价格
北史	寒　目 二·三	监本沈君度批校	三十册	二百元
南史	寒　目 二·四	监本有批	二十册	四十元
锦绣谷万花谷前后集	寒　目 三·十九	嘉靖本 白棉纸	四十册	一百五十元
年刻陆宣公集	寒　目 二·二八	年刻开花纸	八册	一百元
申斋文集	寒　目 六·四九	星凤阁旧抄鲍以文 细校本并跋题衣	六册	一千六百元
辽筹	寒　目 二·七	明刻本熊廷弼撰 抄配补图禁书	二册	三百六十元
江月松风集	寒　目 六·五一	旧精抄本 顾嗣立宋宾王合校	一册	六百元
王建诗集	寒　目 六·三九	冯以苍手校本并跋 谦牧堂季振宜印邓校并跋	一册	一千二百元
天下同文集	寒　目 一·二一	毛子晋景元钞本开花纸汲古阁等印 嘉簃阴旧藏邓述	二册	三千五百元
雪庵字要	寒　目 五·十三	明抄本白棉纸 黄荛圃跋汲旧藏	一册	一千六百元
棠湖诗稿	寒　目 一·十	汲古阁依宋精抄本 平江黄氏士礼居印邓跋	一册	一千二百元
琴川志	寒　目 六·十七	汲刻本邓跋 孙二酉校跋并补写十页	四册	一千二百元
乾道临安志	寒　目 六·十五	旧抄本开花纸邓跋 钱泰吉批校姚元之旧藏	二册	三百元

元次山集	寒 目 七·二一	正德黑口大字本 常狄崖校跋邓跋	四册	四百元
芳兰轩集	寒 目 五·三三	鲍以文手抄校本 四库底本邓跋	一册	三百元
文苑英华	寒 目 五·三七	明蓝格抄本白棉纸 文甫藏印	一百二十册	三千六百元
老学庵笔记	寒 目 五·十七	明穴砚斋抄本	三册	一千元
杜工部集	寒 目 一·七	清初依宋精抄本 白皮纸	十六册	二千元
大雅集	寒 目 六·六五	精抄本劳巽卿校	八册	四百元
辽史拾遗	寒 目 四·一	厉氏稿本吴菟牀跋 杨复吉跋盛昱旧藏	四册	四百元
砚北杂录	寒 目 六·三二	黄叔琳稿本并批 四库底本卢绍弓手校	四册	六百元
齐民要术	寒 目 五·十二	明精抄本白棉纸 邓校跋	四册	一千五百元
水经注笺	寒 目 六·十八	明刻本 何义门批校本	二十册	二千元
句曲外史	寒 目 六·五十	小山堂抄校本竹纸 厉樊榭批校本	九册	七百元
丁鹤年集		明初刻本	一册	三百元
二俊集		明庆元徐刻本	八册	二百六十元
皇清职贡图		殿本初印竹纸	八册	二百四十元
西晋文纪		明本竹纸印	十册	一百二十元
元曲选		明本带图竹纸 初印	一百册	三百五十元

书名	版本	册数	价格
明朝小史	清初刊本禁书	二册	三百元
读史汉翘	康熙本 陈仲鱼读印	二册	六十元
明太祖实录	明内抄本 存一至七卷	一册	一百元
初唐诗纪	明刻本何义门批校 莫常印存十六至卅卷	五册	二百元
韩诗外传	明刻本 沈大成批校并题	一册	一百四十元
茅山志	元刻本 存十·十一·二卷	一册	一百元
通鉴纲目	宋刻大字本 麻纸	二册	四百元
象棋图	抄本 邓校并跋	一册	二十元
幸存录	旧抄本	一册	十五元
从军亡随笔	旧抄本	一册	十五元
清三家诗选	清初精刻本 朱墨批	三册	三十元
栟榈文集	道光精刻本 邓批并跋	四册	三十元
温飞卿集 即金荃集	汲刻本陈南浦校 宋章式之跋	一册	八十元 见三
玉楮诗集	旧抄本 月汀藏印	一册	二十元
圣祖庭训格言	旧抄	二册	
纳书楹选韵字	王良常写本	五册	二百元
傅忠肃文集	群碧楼抄并校	一册	

书名	版本	册数	价格
埤雅	明刻本 龚孝拱校	二册	一百元
清循吏传	旧抄本	二册	十五元
汉武帝内外传	疑仙传汲刻本续仙传	四册	六十元
嘉庆选单	旧抄稿本 由四年至五年	一册	六十元
金石录目	旧抄本	一册	三十元
四溟山人诗家直记	万历刻本 白棉纸	五册	一百元
玉斗人集	旧抄本	二册	三十元
四库简明书目	群碧楼家抄本 并跋	十册	一百元
曾文贞诗	沈氏万卷楼 抄本	一册	八十元
史记正义	旧抄批校本　存	一册	五十元
历代古钱拓本		六十四册	一百六十元
李日华全集	明刻本竹纸	六册	一百五十元
洛阳伽蓝记	明刻本竹纸	一册	十元
唐七家诗	汲古阁本白棉纸	六册	三百元
中州集	汲本吴省兰渡 冯宝远批	五册	二百元
建文朝野杂记	明本竹纸	六册	一百五十元
诗词杂俎	汲本竹纸	十册	四十元
词苑英华	汲本竹纸	七册	五十元
抄录全唐诗	会稽笑竹手录 方氏旧藏	十四册	一百元
新唐诗	宋刻本残存	一册	五十元
唐诗纪事	汲本竹纸	二十四册	八十元

书名	版本	册数	价格
豫章遗文	乾隆精刻本 竹纸初印	四册	六十元
六臣文选	冰玉堂本白棉纸	二十八册	一百十五元
道学统宗源渊问对	元本	三册	二百元
唐四家诗	席刻本有批	四册	四十元
松陵集	汲本竹纸	四册	五十元
陶渊明集	万历刻本 棉纸	四册	四十元
韩诗外传	明刻木邓批	二册	八元
南唐书	沈氏活字本 渊雅堂藏印	四册	三十元
南渡录	旧抄本 合南烬纪闻	一册	八元　见二
简斋集	福建刻本 邓批	四册	六元
艾室文钞	稿本 雷飞鹏	五册	五十元
李君虞诗集	席刻本双沤居批	一册	六元
官韵考异	吴省卿稿本	三册	二百元
西清砚谱残	内府抄本开花纸	一册	二百元
清三家诗	旧抄本金德瑛批	三册	五十元
唐人万首绝句选	邵廷杰批 清刻本白纸	四册	五十元
建康实录	张刊批本	八册	八十元
崇古文诀残	元巾箱本	四册	一百元
唐五家集	席刻本罗文纸	四册	一百元
冯钝吟集	汲古阁本邓批	二册	六十元
支遁文集	旧抄本张廷济印	一册	十元

唐四家诗集	汲古阁本初印 莫绳荪印	四册	一百二十元
新安程氏统宗世谱	明抄本白棉纸	五册	二百元
斜川诗集	国初活字本邓批跋	四册	六十元
唐音戊签	明本吴遇宾批	二十四册	三百元
钱注杜诗	原刻本初印邓批	十册	三十元
钱注杜诗	原刻本有批	八册	四十元
杜集评林	董约夫批底本	十二册	一百五十元
太平寰宇记	万历本有批白纸 附大清一统志表	三十六册	六十元
施注苏诗	原刻本邓批	十二册	三十元
水经注释	赵一清刻白纸 杨雪沧跋邓校	十六册	一百五十元
说文解字	孙刻赵贞明批并跋	六册	一百元
金石例	乾隆本有批 耿贤举批	四册	四十元
困学纪闻	汪刻原本开花纸 胡墨庄手批	六册	六百元
弱水集	原刻本	八册	八十元
王荆公诗笺注	初印本	六册	八十元
读书敏求记	赵刻原本	二册	四十元
古文约选		十册	一百元
顾华阳集	明本	三册	一百元
碧云集	毛刻白纸	二册	四十元
贾长江集	毛刻竹纸	一册	三十元
贾长江集	毛刻竹纸	二册	三十元
唐诗拾遗	明刻	六册	八十元
古诗纪	明刻	二十册	一百二十元

亦有生斋全集		三十六册	一百元
罗鄂州小集	开花纸	二册	一百二十元
莆田集	开花纸	八册	一百二十元
一切经音义	东洋本	五十册	一百二十元
类篇	抄首本开花纸	十四册	五十元
五七言诗抄	翁刻本白纸	十四册	六十元
今诗箧衍集		四册	四十元
灵芬馆全集	四库以后本（少见）	六册	一百元
列朝诗集	原本	四十册	一百二十元
述学	汪氏原本白纸	一册	四十元
隶续	汪刻本	二册	三十元
仓颉篇	孙刻原本	一册	二十元
爱日精庐藏书志	活字本	十册	四十元
尔雅正义	榜纸初印	八册	四十元
隶辨	项刻本初印	八册	六十元
日知录	黄刻初印有批	十六册	五十元
郭乐府诗集	汲古阁初印本	十二册	一百二十元
初有学集	康熙本初印	十二册	一百六十元
黄庭内外经	明红印本	一册	四十元
李义山集	毛刻王文潞批本	一册	四十元
韩柳年谱	马刻初印本	二册	三十元
玉篇	张刻初印本	三册	六十元
摄山志	殿本	四册	八十元
铁纲珊瑚	朱刻本	八册	六十元
国语	黄刻本白纸	四册	四十元
字类	马刻白纸	二册	四十元
复古编	乾隆本赵弱侯批	二册	二十五元

三礼图	开花纸初印	四册	八十元
十经文字通正书	文章大吉楼刊	四册	一百元
吴郡志	白纸仿宋本	十六册	六十元
荀子	世德堂本	六册	六十元
列子	世德堂本	二册	三十元
初学记	安刻欠首尾二册	八册	六十元
笠泽丛书	开花纸	二册	一百元
昌黎诗集	开花纸秀野草堂刊	二册	一百元
楚辞	山带阁	四册	四十元
公羊传	汪刻本开花纸	十二册	一百二十元
水经	项刻竹纸	二十册	四十元
宝刻类篇	原本	八册	三十元
人物志	明本	二册	二十元
六朝文洁	开花纸	二册	四十元
全唐诗	殿本初印	一百二十册	二百元
绵津山人诗集	初印本	七册	六十元
苕溪渔隐丛话	初印本	八册	六十元
中晚唐诗	明刊小字本	九册	一百二十元
牧斋集	明刊本	二十四册	一百四十元
笔筹	明刊本	一册	五十元
晏子春秋	吴刊本	二册	三十元
韩非子	吴刊初印本白纸	四册	六十元
曝书亭全集（附笛馀小稿）	原刻初印	十二册	一百二十元
杜工部诗集注	朱墨批校到底	十二册	五十元
双溪集	康熙本	六册	五十元
鸡肋集（附校记）	活字本 赵时相跋	三册	四十元

乾道临安志	王荫嘉题	一册	十五元
敬亭集	念祖堂本	六册	三十元
憺园文集	康熙初印本	八册	八十元
元丰类稿	渊雅堂印管礼耕 过渡何义门批	十六册	二百元
茅八家存韩柳欧曾四家	王惕甫批本	七册	三十元
梅村全集	顺治本	二十册	八十元
栟榈文集	道光万竹园本	四册	三十元
南宋文范	道光活字本	三十六册	一百六十元
赖古堂诗集	原刻本	一册	三十元
积书岩宋诗钞		八册	四十元
国语国策	黄刻本	八册	一百元
石湖居士诗集	爱汝堂精刊	八册	五十元
周恭肃公集	明川上草堂本	四册	八十元
清秘阁全集	精刻本	八册	四十元
戴东原集	原刻本初印	二册	三十元
涌潼小品	明本竹纸	八册	七十元
唐律疏义（附洗冤录）		十册	五十元
荀子	谢刊有批	四册	三十元
高江村全集	原本	八册	五十元
楚辞	黎氏刻本	三册	
周易精义	黎刊	三册	
广韵	黎刊	二册	
天台山志	黎刊	一册	
尔雅	黎刊	一册	
老子	黎刊	一册	
玉篇	黎刊	二册	

论语集解	黎刊	二册	
姓解	黎刊	一册	
韵镜	黎刊	一册	
尚书释音	黎刊	一册	
汉书食货志	黎刊	一册	
荀子	黎刊	六册	一百二十元
诗人玉屑	明板	十册	五十元
国语	黄刊本	四册	五十元
守山阁丛书	原本竹纸	一百六十册	五百元

咏霓先生：

传新书一百余箱已车至法宝馆。我因家中有事，一时不能到该处。乞即派一听差到法宝馆照料一下为感！匆此，专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四月四日

咏霓先生：

光华附中事，何先生已与关系方面通过电话；我昨日遇到某君，亦曾谈过；大致可无多大问题。兹奉上中国书店送来之《三子口义》一部，系嘉靖原刊本。似甚佳。索价一百四十元。乞鉴阅。又万历版《平播全书》一部，（来青阁书）极罕见，（虽《畿辅丛书》中有之，然原刊从未见过）初望甚奢，欲售八百元，又云：可售二千元。从知《畿辅》中已刊过，乃突跌价至三百余元。经商妥：以三百二十元成交。是否可购，仍乞决定。盖此类“史料”书，价格飞腾，似不能以其为万历竹纸本而忽视之也。顷潘博山先生偕孙贾伯渊过敝寓，细谈群碧书事。孙贾云：文禄

堂王晋卿已出价五万五千元。如我们可以此数成交者，彼极愿售予我们，决不售予平贾。盖彼本系与我们商谈，且亦极不愿平贾辇之北去也。是否实情不可知。然态度尚诚恳。彼云：今日要确定回音，如我们不能出到五万五千元（善本及普通书均在内）者，则只好售予平贾矣。盖平贾每日均至孙贾处数次，催办此事，势已不能再延矣，云云。可否之处，尚乞主持，决定。何先生与我均无异议。尚盼即复数行为感！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四月七日

咏霓先生：

孙伯渊支票五万五千元，已由何先生开出，请加盖图章赐还为荷。杭贾某来沪，携来数书，为选明刊《世说新语》及《石门诗存》二种，价共一百二十元。《石门诗存》为稿本，未刊，似尤可贵。又平贾孙实君送来《桂洲奏议》及《名山藏》各一册；《名山藏》共一零五卷，四十册，索四百五十元；《桂洲奏议》索八十元，似不全，尚未详查也。从中国书店遇叶贾，得《元史译文证补》一部；书极平常，然郑叔问一跋甚佳，故以十四元得之。并奉上，乞鉴阅。又前奉上之头本，如已阅毕，乞便中交下。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四月八日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各书均已照收无误，乞勿念！《龙门子凝道记》当于最近期内影钞一部奉上。所有虫蛀应修各书，自当遵嘱剔出，不予装箱。昨日下午，由孙贾送来群碧楼各书（已运沪之一部分），业已点收无误。（计共三千一百余册）其中有《菰中随笔》等二书已售予叶葵初，《初学记》残本一部，尚未觅得，将来应如何处理，正在与孙贾交涉中。在此三千一百余册中，佳本缤纷，应接不暇。非先生力为主持购下，必将追憾无已也！兹奉上点收之全单一份；或分批送阅，或从中抽阅，均请通知，以便送书。尚有"普通书"（中亦有元刊本数种及内聚珍等）十倍于此数者，尚在苏州；孙贾即赴苏包扎寄来，闻孙贾云：全数近四万册。（此数似不大可靠；然有书目可点查。）大抵三万册以上之数必可有。如此，则平均计算，每册不过一元以上，二元以下也。非先生主张"普通本"亦应兼收者，则又将失之交臂矣。款已全数交与孙贾。（因支票系记名者，且系一张，不便分割）彼甚可靠，必无问题。《十六国春秋》余书，兹奉上。支票两张，附奉。乞加盖图章后掷下。附上赵斐云兄来函一件。又致何先生函一件。阅后，乞见还存档。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四月十一日

咏霓先生：

兹又奉上群碧楼书，《世美堂未刻稿》等善本二十种，计二十五册，乞察收，鉴阅。晴湖先生等刻在敝寓装杭州胡氏书，因敝处堆积太多，无法措置，故非先装出一批不可。大约有五六日可将普通书装毕。然后再到法宝馆装李氏书。敝意李氏书，提出善本若干种后，亦可装大木箱为宜。以可腾出书箱来装群碧普通书。此项普通书较李氏书多出三倍以上。将来由苏寄到后，恐须分藏法宝馆及敝处。现在每装一箱，必于箱盖里面，粘一书目，并另立一簿，详载每箱书名及册数，由我签字为凭。昨所装一箱，共装书七百九十余册。平均每一大箱约可装七百册以上。大约暂时三十大箱可以敷用。但如装群碧书，恐非再做二三十只不可。惟恐无地可堆积空箱耳。"善本书"编目装箱，较费手续，以每书均须我亲自动笔写目，详载板本及内容也。北平赵斐云先生处款五千元，已汇去，计共在平可取伪币五千三百十九元余。(由敦泰永银号汇去) 此多出之三百余元，亦意外之收入也。如由银行汇，则似不至有此项"升水"，且尚需汇费若干。赵先生寄来之《孟姜宝卷》兹附奉。我收藏宝卷甚多，明刊者亦有不少。故拟自留。然其价殊昂，尚未能决定。来青阁前次送来之南丰类稿等，不知已鉴阅毕否？应否购下，或由先生自购，乞示，以便转告。兹又有汉文渊送来明刊书数种，其中白云楼集最佳，惜价太贵，菊先生已阅过，其中数种已退回。我所编《中国版画史》样本已印出，兹附奉一册，请指正。先生所藏方瑞生墨海，拟请借印数幅，不知能见允否？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咏霓先生：

邓书二批，共四十种，想均已鉴阅完毕。明晨当再奉上二十种。全部“善本”在三百种以上。一月以内，当可陆续送上。来青阁曾购得西泠印社底货八十余捆；我知道这消息，立赴该肆，费数小时之力，细细拣选，计得《萧山丛书》等十余种。兹奉上抄本《萧山丛书》一部（索三百元），又抄本《海甸野史》一部（索八十元），乞鉴阅。来青阁前送之《南丰类稿》等三书，乞决定一下。又汉文渊各书，可购否？并乞便中示知！连日整理杭州胡氏书，并即加装箱，弄得筋疲力尽。计“丙”类书已装好四箱，大约尚可再装二箱。此六箱书，不知能先行送藏某处否？“乙”类书约计可装二大箱。“甲”类书约计可装一二旅行箱。此批书装毕，便当着手装玉海堂书及群碧楼书了。“丙”类为“普通”书；“乙”类为万历以后明刊本及康熙、乾隆间之善本书。（包括普通之抄校本；殿版初印本；内聚珍丛书；汲古阁所刊书，及罕见初印之清人集等）；“甲”类书为宋、元刊本，明刊之善本，及抄校善本。如此分类，未知妥善否？乞示！前日奉上之“版画史样本”，一本，乞指正。方瑞生《墨海》一书，不知能便中检出借用否？光华附中事，想已无问题。甚念，甚念！彼辈似有整个计划。但如应付得法，必可无问题。否则，难免“节外生枝”。复旦、大夏闻均甚感狼狈。惟敝校尚可相安。亦以对付得法相见以诚之故也。赵斐云先生来函云：又有《神器谱或问》（抄本），《杜诗笺》（抄本），《河东盐法录》及来集之《外书》等寄来。俟收到后，即当奉上请鉴阅也。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

咏霓先生：

昨示及书三包均奉悉。兹又奉上邓书《春秋分纪》等书二十种，乞鉴阅。星期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当至先生处面谈一切。闻刘晦之书有全部出让意。平贾王晋卿在此，必有所图。殊为焦急！袁伯夔书，中国书店一时无从进行。正托人设法。否则，恐亦将为平贾所得也。（刘晦之书闻索价六十万元。有宋本七八十种。）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

咏霓先生：

昨两示并书及“档案”二包，均已收到。“档案”及敦煌写本均已还原主矣。兹奉上《杜诗笺》全书一包，又北平修绠堂来书二包，乞鉴阅。修绠堂书原系寄沪售给满铁者。特设法先行扣下拣选。明晨或后日晨，乞即见还为荷！敝意可购者已以○为记；请先生指示，或再选若干。施韵秋君不知今日先生能与之见面否？盼他能于今夜或明晨来敝寓一谈。因有要事待商也。张芹伯处善本，恐平贾有攘夺意，故不能不与之细谈。又昨午至孙贾处阅书，计黄跋及宋、元、明版书凡七十一种，皆张璁玉物，非芹伯者。其细目，明晨当可取得。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咏霓先生：

昨午在中国书店得万历本《河防一览》八册（价四十元），甚为得意！又得《诗古微》一部（价十八元？未商定）。兹奉上"首册"各一本，乞鉴阅。又从修绠堂打包书中（原拟寄平者）抽取《盟鸥堂集》三册（虽残，极佳；中多征倭史料，故虽价昂至四十元，亦收之）。《南汉春秋》四册，兹亦奉上，请阅定。修绠堂孙君今晨来敝寓，下午即赴宁。所送各书，其价已开出（约可打九折，正在商）。兹奉上，阅后，乞掷还。又瞿氏又交来书十五种，均佳；《毛诗注疏》尤为上品。（宋板）价共二千四百二十元。但可以二千元成交。（正在商，瞿君尚有难色）兹先将帐单奉上，各书待后补奉。陶兰泉氏书款四千元，其支票已由何先生开来，兹附上，乞查收，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铁琴铜剑楼书十八册（计十三种），乞检收、鉴阅。尚有蜀本《宋书》（元、明补）及《茶经》尚在装修，故未能一并奉上。共估价洋二千四百二十元，今晨，凤起先生来敝寓，经与细商，已允以二千元成交。其中《毛诗注疏》及《宋书》均佳。至《春秋经传集解》原亦作宋刊，但凤起明言，实为明翻

本。可见其诚笃！昨曾送数书至菊老处，兹已得复，附奉，乞于阅后即掷还。修绠堂各书曾抽出数种，请菊老鉴定。菊老来函所云：《辍耕录》陶兰泉曾摹刻小字本，实则，此即兰泉摹刻底本也。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咏霓先生：

连续三日下午，会同晴湖先生，督视孙贾点交邓氏普通书，至昨日下午四时许，已全部点交完毕。约共二万册左右（未计算）。不在底帐中之书，约有十余捆。其余皆与底帐相符。中约阙二三种，在查询中。普通书中亦有“善本”在。如元刊《唐文粹》及《本草》均甚佳。内聚珍各种亦佳。“内聚珍”曾据陶目细对，所阙者不及六十种，如合以杭州胡氏书所有者，则所阙者不及五十余种，甚易配全也。汲古书亦可设法配齐。此二大类颇可珍视也。至孙贾所云“四万册”，实妄言也，殊为不快！昨在中国，得“内聚珍”《吏部则例》，凡六十九卷，二十二册，极罕见，价一百六十元。盖不在“聚珍版丛书”中者。兹奉上数册，乞鉴阅。又北平修文堂孙贾实君寄来明蓝校抄本《说郛》（嘉靖钞）全部，凡一百卷，十套，六十四册，极佳，本为陶氏物，索一千元，约八百元可成交。似亦不甚昂。此亦张氏校印本所据者。（商务出版）张校本中多误字阙文，赖此补正者甚多，故亦甚可重视也。兹先奉上一套。乞阅定。瞿氏书以宋板《毛诗》为最佳，次为《宋书》，及《左传》，余皆“凑数”者耳。有此数种，二千之数，已不为昂也。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咏霓先生：

上午奉上书一包及一函，想已收到。顷汉文渊又送来《大明一统志》等三书，似均尚佳。兹奉上，乞鉴阅。《一统志》最多不过三百元，《十七史详节》似可还价二百元；至《左克明乐府》恐至多不过值七八十元至百元也。尚乞裁决。致蒋函已拟就，兹奉上，乞改正后交还，以便再行誊清发出。瞿书款二千元，何先生已开出支票一纸，兹附奉，乞盖章；又支票领取证一纸，并乞盖章，以便转交何先生。专此，顺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咏霓先生：

奉上支票二纸及致何先生函一件，函阅后，乞即见还，以便归档。支票盖章后，亦乞交下为荷。修文堂孙贾在苏、常一带收书不少。《周益公大全集》为知圣道斋钞本，彭元瑞校，共三十二厚册，似极佳。又《杜律颇解》，极罕见，为吕晚村旧藏，似亦佳。周集以十元一册得之，似尚不昂。乞指示。彼尚有《皇明宪实》等史料书，不日亦可交来。《春秋大全》首册稍破，可修补，余皆完整，价约一百余元。又《说郛》亦以八百元成交，似不能算贵。兹先付彼三千元，实无问题。彼辈可代我们在各地收

书，究竟方便得多，且易得好书也。兹共奉上修文堂书六种，共十一册，乞鉴阅。施君昨已来过，谈得甚久。张芹伯书索美金三万，姑置之，俟得其“目”后再进行，先生以为如何？施君当于明日起至敝处编目。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四月三十日

（《新唐书略》为天一阁旧藏，共十六册）

又，罗振常送到先生处之天一阁书，请万勿退还之。殊可宝也。

咏霓先生：

昨示及支票二纸均奉悉。孙贾支票一纸，已于今晨交去。《华延年室题跋》二册，兹附还，因敝处亦有之也。传书兹又奉上四种，二十四册，乞鉴阅。中国书店又交来《诗经图谱》一部，计十二册，绘画甚佳，是“美术”品，非仅“著作”也。初索价甚昂，经数日之接洽，大约可以八百元收之。如嫌过昂，则还之可也。惟彼辈拟携甯售之某奸，故甚踌躇，不欲放手。乞鉴阅并裁决。罗子经处所藏之天一阁书，皆其秘藏，不欲轻售者。几乎每种皆难得之物。乞留意是荷！孙贾伯渊昨又交来张璁玉托售之书单一批，共七十余种，书已约略看过，均不坏，而价极昂。其有黄跋之九种，尚不甚居奇。惜不肯拆售耳。除去不必要及重复之五种外，乞再加汰除，然后与之议价。闻均为张氏之原价，孙贾仅居间，成后，欲加若干佣金。其间，如金刊本《地理新书》等均张芹伯孤本。阅后，乞将原单见还。欲提阅何书，当即嘱其送上，书价目究竟太大；不知能以三四十万间解决否？嘉

业堂善张芹伯本书当可得到；其中明初刊本一千八百余种，实奇秘之宝藏也。出三十万左右，或可成交。刘晦之书，价更离奇。拟还购其中精华，不过十万八万左右。大约，除瞿氏书外，有八十万左右，便可网罗江南诸大家矣。但均须待款有确实着落时，始可加紧进行。现时只能姑事接洽耳。不必急急也。苏州方面，闻许博明及吴瞿庵二家所遗之书，均有出售意。故平贾辈又纷纷赴苏矣。孙贾伯渊及中国书店亦均于今晨去苏。将来不知"鹿死谁手"。然好书必可为我辈所得也。袁氏书大约再有半月，便可解决。此皆现时力量所能及者。想来蒋君方面必可续有接济。否则，一至夏秋间，便将艰于周转矣。晴湖先生迄未到敝处办公。有一函来，云，赴苏祭扫。不知在光华附中方面，是否亦用此理由告假？一二日内，甚盼能面谈一次。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一日

晴湖先生顷有电话来，云：已由苏回，明天可来此办公。

咏霓先生：

前昨二函并送下各书均已收到。傅氏明季稗史佳者至多。惟不能全部同时得到，仅能分批零星购之耳。《甲申朝市小记》，较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所著录者，多出"第四""第五"两编，又第三编多出四卷，（计共多出二十卷，通行钞本及《痛史》本皆仅为第一二编及第三编之前四卷）可见其佳妙。此类史料书，不仅应传钞，实应流布人间也。俟集合数十种后，当汇为一丛书，与商务一商，设法刊行。先生以为如何？《络纬吟》等书，索价诚昂。然近来，万历本之书，往往有较嘉、隆乃至正德刊本

为更趋时者；尤以罕见之“集”部为然。但当如尊意还价，暂行搁置亦可。然诸“史料书”则万不可放手！《诗经图谱》请即暂藏先生处。此书不易录副，以无好绘手也；诚不如付之石印。当与商务一商之。中国书店又送来傅氏书一批，除《郡斋读书志》及《清白士集》暂留敝处外，余均奉上，乞鉴阅。敝意《馘闯》、《剿闯》二书为最好；《野获编》如与刻本有不同处，亦可留。余皆中等物也。《贰臣传》排印本仅十二卷，此则为二十卷也。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三日

经昨日之大风波外，恐书价又将大昂，采购更觉为难矣。

咏霓先生：

顷奉手示并书二包，均已收悉。傅氏书尚有不少；俟其续出时，当陆续得之。惟中经数手，未免出价要较昂些。且十分好之书，以及旧抄旧校之本，均尚在观望，一时不肯捐出。兹奉上叶贾送来之《相臣传》（四十八册）（索价至少三百六十元），《后汉书补逸》（蔡子民校，可留。已还价七十元），《鹖冠子》（索价八十元）及《翰苑集》（索价一百元）。乞鉴阅。敝意《鹖冠子》及《翰苑集》须斟酌再还价，或可不购。至《相臣传》及《后汉书补逸》，一因其罕见，一重其为蔡校，似均应留下。不知先生以为如何？施君顷送来刘晦之书目十二册，想先生已约略阅过。其书太杂乱，且宋刊与“新译”杂陈，仅取其量多，不计其质之好坏，实无大藏书家之风度。当以半月之力，另钞出一目，“眉目”或可较为清朗。似应选购，不必统收也。不知尊意以为如何？专

此，顺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四日

咏霓先生：

昨示并书四包均已收到。各书价格，当遵嘱与叶贾一商。昨日见叶贾时，曾与之商《相臣传》事，其价已可减让至三百二十元。先生所示各书均甚佳，蟫隐庐各种尤好，价亦甚中平。不知便中能将《御倭条例》等数种交下一阅否？惟汪刻《文选》较为习见，价亦较昂。请暂缓付款，俟斟酌后再行决定，如何？款一千元，当即请何先生开出支票后奉上。修绠堂由平寄来书十四种，（共十九册）兹奉上，乞鉴阅。其中钞校本似皆极佳。均去岁冬天在沪得去者。《皇极篇》亦甚罕见。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五月六日

咏霓先生：

晨间奉上一函及书一包想均已收到。支票一张（一千元），已由何先生开出，兹奉上。又应付中国书店傅氏书洋一千五百元（先付，未结算），又《诗经图谱》八百元，共二千三百元支票一张，乞于加盖图章后交下。传新书店顷送来周越然所藏《永乐大典》二册，“李”字一册（原信如此），尤佳，似不可放手。然每册索价至一千二百元，似太昂。如欲留，恐至少非一千元一册

(或更要加些)不办。兹将该书二册奉上,请鉴阅,并请即赐还。因约定今日下午四时左右要来取还也。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六日

咏霓先生:

昨示及《御倭军制》等三种,均已收到,各书均极可爱;《春雨楼集》恐未曾石印,则诚是孤本也。《御倭军制》拟抄存一份。先生如欲抄者,乞示知,以便并行办理。《皇极篇》全书尚未寄到;俟到时,即奉上。法宝馆处函,昨已由晴湖先生处理矣。蒋函第二号,今晨已托何先生寄出。昨日“赵同璧”名之支票一张,系误行夹入;盖并非购书之款也。好在并无问题,多盖一章亦无妨。北平来薰阁主人陈济川昨送来澹生堂抄本《乐全先生集》(十四册)及《流芳录》(四册),均甚佳,兹奉上,乞鉴阅。价尚未商妥。此人与张凤举先生及我均甚熟悉;尚有燕赵人之侠气,颇可信托。彼欲代我们向北平各小肆收书,敝意似可托之。盖彼于各肆均可任意搬取,颇省我辈访求之劳;如果不需要者,亦随时可退还之。彼即将赴平,欲携去五千元。敝意此款必可无问题。先生如赞同,当即请何先生开支票。关于嘉业堂事,因关系重大,亦已嘱其暂时不必进行矣。专此,顺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七日

咏霓先生：

昨奉手示并书数包，均已收悉。交陈济川之支票一纸，已由何先生开出，兹附上，乞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为荷！汉文渊林贾又送来明清板书六七种，除所谓宋本《说文五音韵谱》系明板染色冒充，立即退还外，余六种，兹奉上，乞鉴阅。所开价均甚荒唐。（前者此人以正德本《十七史详节》求售，索价亦极高，仅以二百元得之，合仅“四折”不到也。）其中似以《救荒本草》为最佳，惜不全。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八日

赵万里先生来函云：有数书已寄出；俟寄到，即奉上，请鉴阅。

咏霓先生：

平贾辈近渐以其底货运沪求售，其中尽有佳品。亦有一部分是新收者。彼辈在山西、山东及湖北收得好书不少，河北境内尤多。王晋卿（文禄堂）昨寄来周宪王《牡丹诗图》及《太古遗音》等书九册，皆明初彩绘本。《牡丹诗》及《太音〔古〕遗音》皆有宣德刊本，然皆不附图。此附彩绘，似尤可贵。实是美术品，可作为明初绘画观。惜作者无名耳。王贾索值至五千元，可谓昂矣！闻为徐梧生旧藏。尚有他物，俟收到后，当奉上。前日在来青阁得《山堂考索》（正德本，甚罕见），共四集，二十二册，吴荣光旧藏，实价三百元；又得永乐内府刊本《历代名臣奏议》一百五十册（仅寄样本数册来，余书在苏，未寄到），价四百元。（尚是明代原装，不加装修。）此书极难得。（邵亭目已云

然）故立取其首二册回。兹并奉上，乞鉴阅。周越然兄处《永乐大典》二册，已以二千三百元成交。（附送《齐云山史》一部）兹由何先生开好支票一张，乞于加盖图章后即交下为感！专此，顺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咏霓先生：

昨示并书一包及支票（二千三百元）一张，均已收到。“支票”当即交给传新主人矣。来青阁送来之《山堂考索》及《历代名臣奏议》，其价均已商之再三，似不易再予减削。无已，或将《考索》退回，而留下《历代奏议》，如何？乞裁酌。盖《奏议》篇页甚巨，实不易再得也。前示所云：稗海本《东观奏记》，兹从敝藏中检出奉上。乞便中一校。至《江淮异人录》则稗海无之。《函海》及《道藏》均有此书，而以《道藏》为最完全。不知能借到一校否？所需录副各书，正在着人钞录。俟钞就，当即奉上。《牡丹诗》等二书，拟还价四折（即二千元），不知可否？当遵嘱与何先生一商。文禄堂王贾昨又寄来书十二包，大半皆徐梧生旧藏，亦有甚佳者。据其来函云：零购七折，“全购”当可再行减削。敝意，可选购若干，而还以对折。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其中，似以《石渠宝籍续编》为最佳，《诗义矜式》及《存复斋集》次之。又前付来薰阁陈济川之支票（五千元），因图章模糊，退回。乞再补盖一章为感！陈贾约定于正午时来取。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咏霓先生：

顷由何先生交来慰堂先生一函，当即拟复一函，兹并原函奉上，请阅后（去函乞改正）交下，以便誊清寄发。北平赵先生寄来三书，皆先已购妥者；均极佳！兹奉上数册，乞鉴阅。如需阅全书，乞示知，当补奉。又中国书店交来嘉靖刊《常熟县志》，为翁氏旧藏，绝为佳妙。北平图书馆所藏者仅残存“六、七”两卷，此为全书，尤罕见。不能不与美人一争。索价五百元，当可削减。又中国书店云：有《大清会典》三百余部，为内政部旧藏，被日人运沪拍卖，约万元可得。我们似可借款给中国购之，而取得数十部为报酬。（此书市价每部约二三百元）慰堂正要此书，可立寄二部去；不费“分文”也。先生以为如何？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

咏霓先生：

昨示并书一包均收到。致慰堂函已誊清，因关于“会典”事，似须加入，故补写一段。先生如认为无问题者，乞即签名交下，以便再送何先生签名后，即行寄发。“经济”如有确切办法，刘、张诸家便可积极进行商谈。否则，即商谈亦无益。故甚盼我们第二号函，能早日得复音也。今日所送三书，皆赵先生寄来

者。《乐府诗集》重其为元刻元印，且傅校极多。《南枢志》凡六函，四十八册，兹补奉五函，乞察收、鉴阅。此书传本极罕见，仅千顷目中有之，凡一百九十余卷？此仅得其半。虽残本，亦至足珍。盖天壤间恐不至有“全书”也。嘉靖《常熟志》万不可放手。前万历《兴化志》，一脱手便追悔不及，不能再得。然彼书北平图书馆尚有之，此书则实国内孤本也。阅肆二十载，自信于坊贾情伪，知之甚谂。我辈决不至受其欺诈，亦不至浪费浪购。惟在情理中之“利润”，则不能不任彼辈沾之。盖商人重利，不利何商。但过分之索诈，则断断不能许之耳。于“公平”“不欺”之间，我辈可信为十分慎审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支票（五千元）一纸，乞于加盖图章后赐下。赵万里先生昨来一函，可见其为我们得书之苦辛，阅后亦乞见还。《太古遗音》及《牡丹诗图》等二书，经送何先生看后，他觉得二千元之款太昂。经面商后，拟以百元一册之价购之。（即九百元）如王贾不愿售，则退还之可也。先生以为如何？张璁玉氏之书已从孙贾处取回，改由中国书店送来，其价必可大削。盖孙贾利心过重，平空加价不少。中国则甚为稳健、公平也。除取若干佣金外，决不会妄行加价也。书俟送来，即送上，请鉴阅。其中“好书”确有不少。（前单所列不重要之书皆已抽去，改换善本补入）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咏霓先生：

今晨北平修文堂孙贾交来明抄本袁褰撰之《皇明宪实》八册，旧抄本《皇祐新乐？全书》八十卷（《四库》著录者仅为“图记三卷”），均绝佳。已送菊老处。俟取来，即奉上。有王贾者交来《两汉诏令》三册，尚佳，相传为宋板，恐仍是元、明间之物。索四百元。又有《唐大诏令集》二十册（不全），彼甚重视，明晨即讨回音。（索五百元）《适园丛书》中有此书，不知能检出借下一对校否？（以其要取回，故拟在此一对，明晨还他书，以便削价。）又有《饮膳正要》二册，索一百元，乃新抄本，且缺页缺图甚多，绝不足重，拟决定退回。姑并《两汉诏令》一同奉上，乞鉴阅。张璁玉藏“善本”，已送来九十余种，其中佳者绝多，而中下驷亦有之。拟于下午清理一过后再行奉上。储箱处已商妥：借法宝馆下层一大间，约可容一百余大箱；今日即可运储一部分，亦一快事也。各书已保火险十五万元，费三百余元，尚不为贵。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

咏霓先生：

昨托晴湖先生送上《皇明宪实》（袁褰撰）八册及《圣宋皇祐广乐图记》首册，乞鉴阅。《皇明宪实》确佳，惜索价太昂

(索一千元)，正在商议中。《圣宋皇祐广乐图记》作伪之迹太显明，所盖各家藏印，无一不假，钱竹汀跋亦伪。各序均系挖改者，全“目”亦伪。然作伪者恐不会为近五六十年中人物。细审各序，恐是明人作。俟全书寄到后，当再详细校阅一过。如非郑世子《乐律全书》，或陈氏《乐书》之残帙拼合者，当亦是一奇书，一要籍也。我们如能恢复其本来面目，亦一大快事也。先生来示所云：以万元购经、史要籍，全不成问题。现所缺者，是足以压卷之若干宋板。刘晦之之宋板书九种，如能以五万元得之，便可以很成格局矣。惟闻罗子经将赴大连一行，将来接洽恐不便耳。王荫嘉君有书单数张交来；曾去看书，大体皆好。张绍仁校之《汉魏丛书》最为重要，得此，无异得宋元及旧抄本数十部。王氏初愿甚奢，欲索二万元以上，经来青阁杨君居中商洽，约六千数百元可以成交。兹附上“目录”一份，请先生阅定赐复。敝意他书皆可放手，惟张校《汉魏丛书》及延祐刊《书集传》万不可放手。《汉魏》一书，关于古代文化尤为重大也。专此，匆叩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

顷得杨君电话，云：王君至少须七千元始可成交。乞裁酌!

咏霓先生：

昨来青阁杨君来电话，说王荫嘉所藏书，至少须七千元。我以相差仅数百元，不愿失之，即商之何先生，允以七千元成交。兹奉上支票一纸（柒仟元），乞于加盖图章后掷还，以便于明日下午交书时付款。慰堂先生顷来一函，兹附奉，乞一阅 。来函所云书单，并未附来，故不知渝地所需为何书。俟书单到后，方

可代为配购。王贾晋卿昨送来宋板书二部，一为《友林乙稿》(一册) 索三千五百元，一望即知其为伪书，已退还之；一为袁枢《通鉴记事本末》(首册)，的是宋板无疑，索六千五百元，拟俟全书送齐后再细细审定。(兹附奉此书首册) 又来青阁藏有宋板《礼记》一部，实是宋板之“甲”，全无毛病，兹附上“书影”(即彼所影印者) 二函，乞鉴阅。索八千元，当尚可让减若干。乞指示。又昨得明万历刊《皇明职方地图》一册 (残存下卷)，虽为残书，然极可贵，已以五十元得之。先生以为如何？专此，匆叩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咏霓先生：

慰堂先生顷又来一函，兹奉上，乞一阅。“书单”已寄来，俟配齐，即陆续寄去。王荫嘉氏书，今日一时许即可送来。俟点交完毕后，当陆续奉上，请鉴阅。晴湖先生云：法宝馆楼下之一室，又生变化。范成法师云：欲举办孤儿院，不能出借，请先生便中与之一谈，乞其暂缓举办。同时，拟致函誉虎先生，请他维持。兹附上致菊老及誉虎先生函各一，如无问题，当即于下午发出。菊生因商务事赴港，外闻皆不知，乞秘之！铁琴铜剑楼瞿凤起君昨又交来书单一批，计码约四千余元，大约三千元似可成交。兹附上，乞鉴定。他欲先行支取二千元，以应急需，似可允之。乞裁决，以便请何先生开支票。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致慰堂一函，乞于阅后见还。观邮局致中央图书馆函，似大批古书仍不能寄渝也。

咏霓先生：

修文堂孙贾昨送来明初刊《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二十册，似甚佳，各家书目皆未著录，其中缺页，恐亦无从抄配。自《大元一统志》遗佚后，官刊“地志”恐将以此为最早者矣。故我甚重视之。索八百元。孙贾云：此为北平之价。至少须七百二十元可售。乞裁定。又上海书林朱君昨送来孔荭谷抄校本《洪适盘洲集》十册，似亦不坏。乞鉴阅。（索价二百四十元，约二百元可得）王荫嘉处之书，正在清理中。当嘱施君另抄一目，以备先生按目提书。其劳氏校之《尚书故实》一册，则始终云：遍寻不获，未知是否实情。前送上之《诗经图谱》，忘著者姓氏，乞便中示知为荷。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又，前送上来青阁之三书，《义山集》等，如先生决定留下，不知能付款否？因彼催促甚急也。

咏霓先生：

文录堂王贾送来陈寿祺稿本《三代化范》二函，（此陶氏物也）甚佳，索二百四十元，尚在情理中。又修文堂孙贾代向北平配来“内聚珍”若干种；其中以《八旬盛典》为最罕见。兹并附

奉，乞鉴阅。又富晋书社送来嘉靖本《山东通志》等数种，尚佳，并奉上，乞裁定。（其中黄刊三种及《水东日记》似可不购。）前日送上之书一包，不知已审阅毕否？王贾之《太古遗音》及《牡丹谱》等二种（九册）坚持非二千元不售；而据何先生意，每册百元已是勉强。不知先生意如何？敝意，如能减让至一千五百元左右，似可留。先生有意自购否？我实在无力，否则亦思留之也。来青阁送来之《李义山集》等书，先生欲留之否？乞示！陶氏书四箱，闻已寄到。请嘱其送到法宝馆，因何先生欲提阅《何文定集》也。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富晋及孙贾书目阅后乞见还）

一　富晋书五种　八册

二　王贾书一种　二函

三　孙贾书一种　一函（共四函，兹送上一函）

咏霓先生：

连日费许多工夫在选择刘晦之善本书，大约以宋、元本为主；以“书目”明日便须取去，故不能不尽快写完。可有一厚册，留备参考。其中残本过多。惟提出另售之九种宋本（目附）及黄跋最为精妙。其“精华”殆全在此。得此，余可不必问矣。李紫东昨为此事，来谈过；据云：至少须五万五千元。刘氏全部索价四十万（地方志尚不在内），然得此九种，似尤胜于得其全部也。俟菊老回，当再详商。先生前函所云《法藏碎金录》，系王荫嘉书中物，故不必退还。罗君曾托施君交来书数种。已退还

数种，兹将留下之数种并原单，奉上，乞鉴阅。又叶贾铭三亦交来书数种，并奉上。裁定后，恳即示知。前日奉上之瞿氏书单，如已阅毕，盼即检出交下。支票二纸奉上。（附致何先生函，阅后，乞交还，又孙贾书单七纸）乞加于盖印章后交下。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又汪刻《文选》，可购，请代付款。晴湖先生云：有宁波某氏书，价一千元，亦请代为接洽。

咏霓先生：

文禄堂王晋卿昨午来谈甚久；彼即将回平，恐在此未必有所得。彼所送书，除《玉山名胜集》、《玄对》、《朱子年谱》及《河南二先生集》四书已遵先生来示付款外，《春秋集传》等均已退还。（《徐北郭集》疑系旧纸新钞，亦已退去）尚有《存复斋集》（原价六百元）及《石渠宝笈续编》（原价一千二百元）似均甚佳，尚未解决。“续编”彼欲以对折计算（即六百元），《存复斋集》则欲以六折计算（即三百六十元），又《太古遗音》及《牡丹谱》等二书，彼云：最低价为一千五百元，不能再少。均乞裁示。以便付款。又传新书店徐贾前持杭州杨氏所藏《紫光阁功臣像》二幅求售，索价至每轴一千元，虽以价昂不拟购，然实不欲退还之，盖以彼欲销“洋庄”也。兹奉上“说明”“照片”及原画二幅，乞鉴定。昨徐贾来，云，此画二幅，并附上之“书目”（共一百二十一种）中书，欲合售二千二百元。细阅“书目”可取者约有二分之一。究竟应如何还价；或“书”与“画”分二起

谈如何？均乞指示。昨日奉上之书单均乞便中交下。又昨函忘附刘晦之“九种书”单，兹附上。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咏霓先生：

昨午交下之陶氏书四箱，经略略点阅，觉得均不坏，价亦尚廉。其中有《雍大记》一函，最佳。即此一书，照今日市价，可值五百元左右。余如《容台集》、《宋学士集》等均罕见。闻尚有不全零本若干堆存贵处，当嘱晴湖先生略加清理，作一目录，盖残本亦甚有用也。传新书店介绍之杭州杨氏书及紫光阁功臣像二幅，经与何先生商定，以一千九百元成交。兹奉上支票一纸，(一千九百元）请于加盖图章后交还为荷。《寒支集》余书，兹附奉。此书我曾于富晋得一部，毁于“一·二八”之役，阅此，殊感凄怆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咏霓先生：

顷奉二函（内支票一纸）并书一包，敬悉一切。《二十四史》等俟阅毕即奉还；此批书尚不贵，可购也。北平修绠堂孙贾又寄来书一批，除重复者已立即退去后（《罗整庵集》是否重复，未查)，余书兹均奉上，乞鉴阅。敝意史料书若《明初伏莽志》、

《鸿猷录》等，价虽昂，亦应留之；其他“版本”书则应大加斟酌矣。不知尊意以为如何？闻北平邃雅斋因收书不易，已将“存”书均加价八成。（赵君来函云云）可见近来书价之日涨！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六月一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致何先生函一通并支票一纸（五千元），请于加盖印章后并何先生函一同交下为荷，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六月一日

咏霓先生：

昨交下之修绠堂书二包及来示均收到。先生对于此批书单，去取之间，至为慎重，且意见大致相同，极佩！《宋人小集》等全书，当去函该店索寄。该店之折扣，大抵九折或八折，以《易经识馀》一书如打八折，则为一百四十四元，不及一百四十元也。诸肆皆有恶习，某家还何折扣，彼等便将书价如何开法。（做“买卖”者决不肯吃亏的）记得有一笑话：北平易某惯例还价极低，如开一百元，必还以一二十元。于是各肆开价，如值一百元者，必开价一千二百余元。我曾见其“书单”，曾为之大吃一惊。此亦可见估人之善于“揣摩”人意也。此单中各书，先生

认为可退，而敝意似尚可留者，有《舒梓溪文钞》、《建文朝野三编》及《开元占经》三书。如价可削（内容尚佳），当留之也。先生以为如何？至大德本《唐书》及《晋书载记》当待菊老归时解决。全校《水经注》及陈刻《廿四史》兹附还。富晋各书，《山东通志》（八百元）以七折解决；弘治本《纲目兵法》（七十元）以六折解决。（即四十二元）如此，似均尚平平。《水东日记》索四百元，实太昂，即打了六折，还是二百四十元，故收否仍未能决定。乞裁决！《全芳备祖》无一不假，实新钞本也，算钞工纸价，不过一百余元耳。如能以一百元至一百五十元收之，则作为校勘之底本亦佳，否则，当退还。黄刻《三传》，因价昂，已退还之矣。修文堂孙贾之《大明天文分野之书》（二十八册），据北平来函，非七百元不售；本欲退还，因其罕见，尚踌躇不决。乞指示！“内聚珍”各种，加入孙贾交来者外，所缺者不过二十余种，当即可配全，亦一快事也。赵万里先生寄来俞大猷校辑之《续武经总要》四册，天一阁旧藏，人间恐无第二本。得之大喜！先生当有同感！俞氏书之获得，或即征“倭”得。胜之先声也！惟价昂至三百五十元，未免有些憾惜。孙贾又交来明抄本书数种，兹将首册及“书单”附上，乞鉴阅。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六月三日

又附上《元儒学案》钞本二册，不知有用否？

咏霓先生：

昨示并书，敬悉一切。菊老已回，顷有函来，嘱往一谈，并云：玉虎先生有一函交法宝馆董事会。当于今日下午或明日下

午，即往菊老处面谈。详情容后奉告。平贾东来阁托修文堂转送来一批书；兹奉上，乞鉴阅。又平贾孔某在苏州得万历刊本（北监本）《十三经》全部，甚佳！且有人以宋本校过。惜校者无大名耳。此书似可购，以其为基本书也。初索八百元，后乃落至六百元。兹奉上二册，可购否？乞裁决！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六月五日

咏霓先生：

昨示及书二包均收到。“光华纪念册”二本亦已拜领，谢谢！已以一册转送何先生矣。在辛苦艰难之中，奋斗缔造，有大成功，乃是一伟大之事业也！敬祝光华不朽！鄞某氏书十种以千元得之，价甚相当。其中康熙、雍正刊各“方志”，尤廉；据坊贾云：此种方志，每部至少可值百元也。兹附上支票一纸（一千元），即付此款。各书请暂时留存先生处。又瞿凤起君处之书二十种，原索四千四百余元，经中国书店郭君之估价并再三与之相商，已允减至三千元。除前已付二千元外，尚有一千元，兹亦请何先生开好支票一纸（一千元），乞加盖图章，又修绠堂第一批书，计二千元，修文堂之《大明天文分野书》七百元，“内聚珍”十六种共六百四十二元，计共一千三百四十二元，此二批款，亦已由何先生开出支票二纸，兹并附上，乞于加盖图章后交还。孙贾伯渊介绍宗氏明板书及抄校本共六十六种（目附），前已阅过十余种（有红笔记者），迄未解决。兹欲全售，共二千元。较之平贾所开价，实可谓廉甚！其中虽有若干种重复，然无多大关系。此批书可与陶氏书“相得益彰”。何先生与敝见相同，均主

购下。不知先生以为如何？现下存款若干，今晨已面询何先生，据云：约存八万元不到。故以后购书不能不慎重。想来必可续有款到。何先生甚主购大批书。敝意则以为：普通书可不必零购，比较特别而罕见之书则似有留下之必要；故零购亦不可废也。总之，以得书为主。先生以为如何？抄本之《元儒学案》，价十五元。上海书林送来书十余种，为选下四种，兹奉上，乞鉴阅。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六月六日

致何先生函兹附上，阅后乞见还。

咏霓先生：

来示奉悉。某君之书十种，何以已以一千元成交而忽取消前议？“方志”数种，价实甚廉。不知是否前途反悔？乞便中示知。支票一纸（二千元）先生忘却盖章，兹特附上，特再加盖一章后交下为荷。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六月六日

咏霓先生：

前日晤菊老，交来叶先生一函（致关、费、钱及范成者），已转致范成。大约法宝馆可望成功；如关先生暂时不办孤儿院，或不借法宝馆为教室者，此事便可成功。晤关先生时恳一提及。

陈乃乾君交来宋人写经五册（一本函），兹奉上，乞鉴阅。后有沈子培跋。最低价要三百六十元，似是真品，宋人写经较之唐人写者尤为罕见。虽无甚文献价值，但亦一“佛藏”目录中之要籍也。又北平通学斋孙殿起君送来谭献校《一切经音义》四册，索二百元，并乞阅定。《元儒学案》款十五元，已代付。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六月九日

咏霓先生：

经数日之力，已草就致慰堂先生第三函，乞削正后交还，以便再送何先生阅定发出。专此，顺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六月十二日

咏霓先生：

今晨来示敬悉。致蒋函已交何先生阅定矣。阅后，即可誊清发出。兹奉上传新及王贾送来来书一包。王贾之价，大是荒唐。应加痛削。宁可不购退还，俾彼等不至“居为奇货”也。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富晋书社送来书籍二批，第一批初选暂留二十二种；第二批初选留下十二种，乞鉴阅。阅定后，乞赐示！该肆所开书价均甚大。有的可还以六折，有的还不值对折，均乞裁决。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咏霓先生：

法国继荷、比而屈膝，世界形势恐将大变。然对中国恐亦未必有害。兹奉上支票一张（五千元），已由何先生盖章，乞即加盖一章交下为荷。施韵秋君送来一函，并蟫隐庐书单一纸，其价均尚合理，且均尚有用，似可全留。乞酌定示知。中国书店亦送来罗氏书数种，价均极昂。敝意《登科录》当留之，以其有关“史事”甚钜也。余皆不妨退还。先生以为如何？万有送来“丛书”数种，尚可留，兹亦送上，乞阅定。（以上书二批，共十六册）又陈乃乾君介绍顾栋高《万卷楼集》一部，兹亦奉上。此书从未刻过，自去冬即议价，至今方商妥，以五百元成交。先生以为如何？彼在去岁，所望乃在千金左右也。敝意此类未刊稿，关系甚大，似不宜放弃也。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咏霓先生：

此次致慰堂先生函，因极冗长，且附有书目，故钞了好几天。兹附上，乞签字后交下，以便再送何先生签字发出。传新书店送来之《尚书日记》及《春秋标题》，经商谈，已减至六十五元。（较先生所给价为廉）兹将全书送上（发票一纸附），便中乞付款，以便转付徐贾。数日前苏州严贾来沪，带来“首本”数百种，为选留数十种，均尚佳，且大部分为史料及有用书。俟将“目录”及各书清理完毕后即奉上，请鉴阅。（由来青阁经手）近来所得书，以史料为主，究竟有实用，且已甚有成绩。殊感高兴！赵先生从北平寄来《今史》一部，极佳。明日当奉上。敝意明代版本书，如蒋处款未续来，只好以购宗氏书（二千元）为限，余皆暂不问津，专力购置“史料”及“应用”书。先生以为如何？乞指示！平贾董会卿（邃雅斋）在沪时，曾谈及：有好书甚多。今晨已将该目寄来。（乞用另纸批注，因该目须寄还该贾也。）兹附奉，请留阅。我已于该目上加圈；双圈者尤佳，皆着意于史料书，敝意此目中他书皆极昂，惟此类书，价虽昂，却不能不收。若《岭南文献》、《岭南焚馀》、《大明一统名胜志》、《三朝宝训》、《抚津疏草》等，尤不能不收。董贾索价素高，然若《皇明鸿猷录》，索价二百元（修绠堂索三百元），似尚在情理中也。俟先生决定后，当即嘱其寄书来细阅。见此目后，颇觉北肆中好书确尚有不少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兹奉上：

邓氏书　春秋繁露　　四册

王氏书　（一）张绍仁校本春秋繁露一册（甚佳，曾略校，大半与《大典》合）

（二）元板本书集传　　六册（佳）

（三）嘉靖本法藏碎金五册（惜有抄配）

（四）宣德本周易参同契发挥三册（惜有抄配）共书五种　　十九册

咏霓先生：

昨日附下之五元已收解，当转帐，乞勿念，叶贾铭三交来书数种，兹奉上，乞鉴阅。宋人小集数种，似为振绮堂所自辑，他处似皆无之。李拔可先生曾介绍费子贻君来谈，交来书目一册，约共一百余箱，内明本有一千七百余册，抄校本有一千二百余册，余皆清人著作，有实用价值者。索六七万金之谱，曾交来青阁估价，据云：约值三万金左右。然杨君所估之价，似较低。亦尝询之陈乃乾诸君，据云：约可值四万左右。兹将"书目"附上，请细阅后见还。又北平来薰阁陈济川君新自平来，亦开来书单一纸，兹并奉上，乞再加选剔。（已以蓝笔加单圈及双圈）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从苏州严贾处购下之书第一批共二包（《脉望》一书，暂留敝处），乞鉴阅！此系从数百种中选得者；以其除二三种外，价均尚廉，故作主留下。（因严贾急欲归去）此中，如有公家不必留者，敝处可自行购下。又王贾送来书数十种，为选留十六种（十七册），兹并附奉，乞便中再加选剔为荷。匆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咏霓先生：

晨示拜悉。叶贾支票一纸，暂存，俟其来取时再付。昨款五元，尚余一角四分，（共四元八角六分）兹附还。蒋款如无继，势非结束不可，但蒋君前函及此次函，均有续筹之说，故可望仍有若干汇来。如能照第二号报告所提议者，则可有七八十万之谱；但至少二三十万想必可有也。故此时宜谨慎的使用余款，但可不必停顿。宗氏书（二千元），购买已不成问题，惟因敝处积书已多，实在无地可容，故嘱其暂缓送来耳。刘晦之他书可不购，其宋板九种，则必当购之。菊老亦以为须购，惟嫌价昂。然此价实尚在情理中。若其全部藏书索四十万元，则诚昂也。或托人与晦之商量，先付定洋一二万元。俟款续到，即可付清。据韵秋云：此事由罗子经经手，连旧抄本《圣济方》一部（开花纸抄，绝佳，怡府旧藏，索六千元），其价共五万六千元。想来一

时不会有人要，不妨缓缓商之。若经李紫东手，则此九种书，至少须五万五千也。近来正嘱郭、施二君在编“善本”目。翻检所得，已甚可观。不仅可对得住良心，且在实际上，亦可对付任何人也。以不到二十万元之款，而所收者有如此之“质”与“量”(板本书不少，善本目可有二册以上）诚可谓为“煞费苦心”者矣！敝意，如款续来者不多，则除刘书九种外，应集中力量，购：(一）四库未收及存目之书；(二）丛书；(三）清儒稿本及著作；(四）宋、元、明板之较廉者；(五）史料书。若蒋款续来之数在五十万以上，则可设法进行嘉业，适园所藏；并多购方志矣。不知先生以为如何？敝意，以万元购“丛书”，二万元购“史料”，三四万元购清儒著作（此等书现极昂)，已甚可观；且以现在之余力，尚可应付有余也，关于“丛书”部分，敝意拟先将近五十年来之刊行者，全部购齐。嘉业、适园、徐氏、玉海堂、董氏、陶氏、（罗、瞿二氏所印者已购齐）缪氏及“安徽”“四明”诸丛书，均不难收齐，且亦极为有用。次则，可收乾、嘉及明代之“丛书”矣。惟“道藏”及正续“大藏经”亦必须先收。“史料”书则现在所收者已不少。张尧伦君有太平天国及鸦片战争一百六七十种，初索二千一百元，商酌再三，约可以一千七百元得之，诚“近代史”料一巨观也。(彼搜集已近十年）总之，我辈收书，不重外表，不重古董，亦不在饰架壮观，惟以实用及保存文化为主。持此宗旨，想来决不会有人说闲话也。且有几部书或疑为古董，实则，自有其重要价值，决非古董也。如有百万之谱，则所收书，则可较北平图书馆为更可观。盖北平图书馆宋、元板本书过于残零，而以后所收书亦嫌过于无计划，太觉零碎也。(观其善本目便知之。）我辈之工作，完全为国家、民族之文化着想，无私嗜，无偏心，故可得好书不少，且眼光较为远大，亦不局促于一门一部，故所得能兼“广大”与“精微”。但

望此宏愿能实现也。（观蒋函，似必可实现）此愿如能在炮火中实现，则保存民族文化之功力，较黎洲、子晋、遵王、荛圃更大矣！近半年来所做者不过预备工夫而已。大抵平、沪一带各重要货色，皆可网罗一空。（以北平而言，几家大肆，若修绠、修文、文禄、邃雅、来薰等皆已尽其所有，开列书目寄来。）将来所应注意者，彼辈新收之书耳。大抵经我辈如此一收罗，重要之书，流落国外者可减至最低度；甚至可以做到：非经我辈鉴定认为不收，可任其出国外，余皆可设法截留。盖贾人重利，以此法禁其外流，较之禁令似尤为有实效也。然此半年来，心力已交瘁；所费时间尤多。先生所费心于此者亦已极多。但觉此事于国有利，故尚可敢言“劳”也。匆匆，不尽所欲言；蒋函附上。阅后，乞见还？以便归档。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咏霓先生：

赵万里先生昨从北平来此，已晤谈，甚为畅洽！赵先生为我们尽力极多，似应在数日内宴请他一次。不知先生以为如何？来薰阁所开之书单，其价确有极昂者，但其中亦有较他肆为廉者。当分别还价，且须俟其“首本”寄到后再商定。张尧伦君之太平天国史料等一百五十余种，已由何先生开好支票一纸，（一千七百元）乞于加盖图章后交还，以便持款取书。朱骝先[①] 先生有一电来，兹奉上，乞一阅。阅后，乞即见还，以便转给菊老诸位

---

① 朱骝先，即朱家骅。

阅看。此款如到，则我辈购书计划当重行支配。此事关系甚大，似须仔细议一次。先生何时有暇，乞决定一时间茶叙。或于茶叙后，再找赵先生来吃饭，如何？我给先生之长商函，能便中带下，以便与先生之函，同时摘要提出讨论。何先生云：他亦极赞同先生之意见也。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七月一日

咏霓先生：

赵斐云兄支票二千元，已由何先生开出，请于加盖印章后交还，以便专付为荷！斐云携来代购书不少，多极罕见之品。俟清理后，当陆续奉上，请鉴阅。费氏书经李拔可先生居间，已商谈妥当，计价三万元，由费氏加添元刊本《沧浪吟》及《李长吉集》二种；当于下星期一请何先生开好支票，于星期二取书付款。此批书实在不贵；中多清儒实用书；得之，尤足补前购各批书之不足也。专此，顺颂

暑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

咏霓先生：

何先生昨日交来一函并支票一张，兹奉上，乞酌定。朱先生等所拟办之月刊，大约名《中国学报》，规模甚大。先生如赐鸿文，深所盼祷也。费氏书下午可去点收。中午时，可将支票取

得，交上请先生盖章也。专此，匆候
暑祺

振铎

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咏霓先生：

今晨支票一张，已交何先生收，兹将何先生补具之函奉上。阅后，请并前函一同交下为荷。费氏款三万元，共开支票二张，一为一万元，一为二万元，请加盖图章后交还。今日下午，即须偕晴湖先生前往点书。大约明日可以点毕，即付款。赵万里兄续寄之书，兹奉上六种，皆绝佳之“史料”书也。先生鉴阅后，乞便中交还，以便编目。专此，顺颂
暑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一、钟氏四种　六册一函中有《倭奴遗事》最佳。
二、中庸集解　一册一函元刊本，纸背有元代物价。
三、吕氏实政录　十册一函
四、今史　九册有范景文印，极佳。
五、金双岩西台封事两河封事等　四册一函
六、抚郧疏稿　二册一函
共计六种三十二册

咏霓先生：

赵斐云先生所购各书想已阅毕。方瑞生《墨海》正在拍照制

版；下星期可以奉还，乞勿念！顷由何先生转来朱先生一电，兹奉上，乞批注意见。电码不明者甚多，最重要者为“善本”运美存放事。此事似可照办，惟手续上极为麻烦，非由美使馆与中央接洽妥善后，用使馆名义运出，始可稳妥无患。否则，恐不免有留难之处，邮寄尤为不妥也。所谓“善本”，似当以批校本，稿本及宋、元本，明刊精本为限。如此，则数量不至过多，运费可省，且亦可不至引起注意也。尚乞先生批示为荷。（其实，存沪实可无忧。北平图书馆之书，亦均存沪也）专此，匆候
暑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

费氏书已点收并运存法宝馆矣。

咏霓先生：

昨上一函，并附朱电，想已收到。先生批注后，乞即交下，以尚须送菊老阅复也。致慰堂函已誊清，请签字后交还，再转何先生签字寄发。（寄发方法甚稳妥，可不经寻常收信员手，亦不经检查，故可放心。）施韵秋君为嘉业事已谈过数次。想彼亦已与先生接洽过矣。有成交可能，问题实在价格方面。至价格若干，实须致细估计一下才能决定。连日因招生事甚忙；本星期内当偕赵斐云兄至先生寓畅谈。不知星期三四下午何时有暇？乞示知，以便转约赵兄。专此，匆候
暑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咏霓先生：

何先生拟就致朱先生电稿一通，请指正后，即行交还，以便明晨再送菊老处阅定，即可拍发。专此，匆候

暑祺

振铎启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咏霓先生：

前日谈甚畅。兹奉上支票一纸（二千元），乞于加盖印章后即行交还为感！昨由陈乃乾君经手，购得平湖葛氏书数种，均尚佳。（欲奋之者大有人在，甚怪！此事将来可面谈。）作留作“烬余”之纪念物也。近日购书以刘、张二家之“目”为标准，凡在“目”中者皆摒弃不收，先生云：欲开单访购、此正其时！暇时，乞随时开单见示，以便留意采购。（惟不可为估人所知，知则价必大昂矣！）专此，匆候

暑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咏霓先生：

昨谈甚快！今晨晤何先生，知由马爵士处拨付之款（十万）已可照付；大约明后日即可存入银行；又，教部借款，亦即可归

还。如此，本星期内，刘晦之宋本九种，便可解决矣。兹拟就“今后购书之目标”及“今后经费分配计划”二纸，乞先生指正、增删后提出讨论为荷。已与何先生提起，准定在下星期一二下午四五时在敝寓茶叙。俟约定菊老诸位后，当再约先生也。专此，匆候

暑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今后购书之目标：

一、“四库”著录各书之乾隆以前刊本，抄校本，及乾嘉以来与“四库”本不同之抄校本；

二、“四库”存目各书；

三、“四库”未收书；

甲、乾隆以前著述，

乙、乾隆以后著述，

四、禁书目录所著录各书；

五、前代及近代丛书；

六、清末以来之报章，杂志；

○已购各书，尽快编分类书目备查；

○未备各书，开单（分缓急二项）采购；

○尽快在一年以内设法多购（一）至（四）类各书；

○在半年以内设法全购（五）类各书，多购（六）类各书。

今后经费分配计划

一、刘晦之藏宋本九种约五万五千元；

二、刘晦之藏其他重要宋元本及抄校本，约五万元；
三、嘉业堂善本书一部分，约二十万元；
四、张芹伯藏宋元本及明刊善本、抄校本，约三十万元；
五、张葱玉藏宋元本及明刊本，抄校本，约四万元；
六、徐积馀藏抄校本，约三万元；
七、平、沪各肆善本，约五万元；
八、零购，每月约五千至一万元，一年共约十万元；
九、新书，约二万元；
十、临时费、办公费约一万元（包括薪金、木箱、纸张及其他购置零用）。（以每月八九百元计，一年共约一万元。）（现存，约四万元，续到八十万，相差一万左右，有伸缩余地。）

咏霓先生：

兹奉上何先生一函及支票二张，送款簿一册，阅后，乞即交还，以便转交何先生。支票上乞不必盖章。教部及朱君借款均已归还；何先生致先生函即火之可也。专此，顺候
暑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八月一日

咏霓先生：

近来新书价格飞涨，商务出版者，竟有加价至一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者。例如，《夷门广牍》原价三十五元，现售价为九十六元，几增至三倍。《四部丛刊》市价在千元以上。白纸者，有人出一千二百元，尚无购处。此类书，如遇廉者，似拟购下，不知先生以为如何？顷有上海书林王贾介绍某家有黄纸《四部丛

刊》一部，又同文《廿四史》一部，共价一千二百元。《廿四史》我们已有不少部，拟以三百元代价，让售给何先生。如此，则《四部丛刊》合价九百元，尚不为昂。（连琉璃橱四只在内）兹附上支票（五千元）一纸，请加盖印章，以便支用，为荷！刘晦之所藏宋版九种，经与李贾紫东，王贾浡馥细谈数次，可以五万三千元成交。较前价五万五千元已减少二千元，似即可购下，以免“夜长梦多”。不知先生意见如何？乞指示！如荷同意，乞即示知。以便请何先生开支票，当可于本星期日书款两交也。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八月二日

咏霓先生：

刘晦之所售宋版书等九种，昨方由银行库中赎出，已点收，尚少马令《南唐书》一种（明抄，黄校），据王贾云：即日可觅出送来。现扣留开花纸抄本《圣济总录》一部在此。（十六函）如“马”书不送来，《圣济》亦不还之。此数书经细细翻阅，实为国宝。其中《中兴馆阁录》、《吴郡图经续志》及《新定续志》皆著录于《百宋一廛赋》中；《五臣文选》为海内孤本；《广韵》为菊老旧藏；《礼记》为袁克文旧藏；《弘秀集》为书棚本，疑为天禄琳琅中物（未查）；《史记》虽为元刊本，然“牌记”俱全，绝佳。（明有元代年号，不知刘目何以误为宋本。殆未翻检全书欤?）陆游《南唐书》为顾千里、黄荛圃合校，有顾跋一，黄跋三。置之善本甲库中，此数书皆可谓“甲”中之“甲”者！地志二种，尤为今存地志中之最古刊本。为价五万三千，虽昂，实亦

值得也。先生"计划"及书单，如已拟就，即可开一次谈话会，并传观此一批书。会后，拟托菊老将此数书先行存库。先生以为如何？嘉业堂善本目四册（宋元目及抄校本、稿本目不在内），经一月余之慎重考虑与研究，曾检出第一批拟购入之书若干种。(在目上以○○为记）前日曾送至菊老处；顷得复示，兹附上；阅后，乞即见还，以便再送何先生一阅。菊老似矜惜"经济"力太过，殆未知我辈与嘉业主人交涉之经过。开会时，当可详为解释。此类书多半为"史料"及集部孤本、罕见本，我辈不收，欲得之者大有人在。保存文献之意义，便在与某方争此类"文献"也。专此，匆颂

暑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八月七日

附嘉业目四册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原谈之刘晦之宋本等书九种，(《中兴馆阁录》及《续录》作一种计算；马、陆《南唐书》亦作一种计算）并无《圣济总录》在内。此次王、李二贾来谈，亦欲并将《圣济总录》合售；费了许多口舌，才分开计算。李贾紫东原谈九种须五万五千元，《圣济总录》在外，且须先谈"总录"事。现在"总录"如以三千元得之，则共计五万六千元。施君亦曾来谈，至少亦须此数也。俟马令《南唐书》送来后，当再付三千元以购"总录"也。"总录"我辈如不要，据赵斐云兄云，北平图书馆亦欲收之。此书凡十六套，一百六十册，较道光刊本多出二卷半（道光本缺二卷半)；足供校勘之处亦多。收之，亦甚值得，各书托菊老存

“库”事，当面谈决定。想无问题。张芹伯书，已暗示过，可以三十万购之，至今尚无复音。可见其估价之高。闻刘某到处借《适园藏书志》，其意何居乎!？恐亦有动芹伯所藏之书之意。此人甚可恶！嘉业书满铁原出四十五万，彼来此，乃加价至六十万。平空腾贵了不少。殊不可测！文化汉奸，实可怕之至！去年曾有一日人来此，作“文化调查”，结果，无一藏书家愿与之见面者。彼只好废然而返。今换了刘某来，已见到不少人，必大有所得矣。“物腐而后虫生”；如果无内奸，外患必不至之烈！言念及此，痛愤无已！嘉业堂所藏以稿本及明刊本为精华。如能照先生所示，分批出售，自是计之上者。惟恐其不愿如此。敝意，以全得为目的；共计若干万元；上海部分作若干万元；南浔部分作若干万元。然后，再将上海部分分为两批。首批取其最精者，次批，尽上海部分之所有。俟战事平定后，再取南浔部分。如此，出款可不至甚多，而书主亦可接近。先生以为如何？约期会谈事，俟菊老复示后，当再奉约。专此，匆候

暑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八月八日

《书目答问》中物，除清儒著作多未备外，余约略可备齐。

敝意为中央图书馆购书，应务其远者，大者，不能以小规模之普通图书馆为满足。对于中文部分，至少须有五六百万册，始可应有尽有，细大不捐。（若伦敦博物院之例）且不仅求备，亦应求精。盖国家图书馆原有保存国宝之义务与责任也。我辈工作，方在创始。将来续款到齐时，不妨放大眼光，多购奇书、罕见书。我辈与敌争文化遗物之目的，原亦在此。至《书目答问》中物，

如购齐，价亦不多。尽可有。余力从事于此保存工作也。近来古书益罕，益昂。将来之患，不在于缺款购书，恐将在于无书可购也。我之工作，近全在邀致书贾们为我辈收书；俾好书不漏失，此项工作已有相当成绩。然已费九牛二虎之力矣！我辈收书，固不 可浪费；然亦不宜过刻。盖刻则将无书可见矣。现在情形仍如过去，我辈不收之书，欲收之者大有人在。此一点似须注意及之。

振铎又启

咏霓先生：

兹奉上支票二张，一为购《正续大藏经》等者，一为购《圣济总录》者，乞加盖印章后交还为感！何先生又有“支票领取证”一张，亦乞于加盖印章后交下。菊老一函，前日曾奉上。如能检出，亦恳交下。菊老既染恙足软，不能出来，我们下星期当一谈，如何？时间约在下午五时，如何？（下星期三下午可否？如无暇，星期四或五均可。乞示知。）《书目答问》已细细阅过，曾将已购书，就忆及者略加符记，大约已备十之七以上。配齐，当非难事。敝意，近二三十年来新版书大有可观；虽未必后来居上，然亦往往有要籍。近见余锡嘉之《四库辨证》八册，即绝佳，纠正“四库提要”处极多。此类书将来亦必日罕，似可多购也。专此，匆候

暑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八月十日

致何先生函附上，阅后乞见还。

咏霓先生：

前日来示奉悉；支票二张，又支票领取证一张，均已收到无误。曾以数日之力，检阅《书目答问》，将我辈已购之书，就所忆及者作一符记（○）。所缺何种，大抵一望可知（所缺之书，当尚有已购得者，因总目未编就，未能细为标出）以后加以补充，当不难齐备。惟清儒重要著述，其难得过于明板，价亦极昂。像宋翔凤《浮溪精舍丛书》（此书已购得，在费氏目中）全数不过十余册，而市价在四五百元左右。沈钦韩《幼学堂集》现所缺之《墨庄遗书》、《景紫堂全书》等皆不易购得。而单刊之清儒著述，若包世荣之《诗礼徵文》，苗夔之《毛书韵订》，宋绵初之《韩诗内传徵》，赵绍祖之《新旧唐书互证》，丁宗济之《逸周书管笺》等，亦均有可遇而不可求之势。然此类要籍，却又以备齐为上策。盖皆读书者不可少之书也。假以时日，或当不难购得。我近来于编辑“善本目”外，并以余力从事于“征访目”之抄录。大抵以《四库标注》、《邵亭书目》，《四库存目》及《贩书偶记》（此书甚佳，专收未入《四库》之书）为主，先行剪贴成为一“总目”，并就见闻所及，加以补充；然后在此总目上，随时将已购之书注明。如此，则所缺何书，应购何书，亦可一目了然。“史部”正将编贴齐全。“经”“子”“集”尚未暇及也。是否有当，尚乞指示。此似较以“答问”为据者，范围放大不小。而在国家图书馆之地位上，亦似以放大眼光广搜群籍为宜也。此项工作，对于自己亦甚有益处。每多一次翻检，于板本、目录之学问便可增进不少。如能以我辈现有之财力，为国家建立一比较完备之图书馆，则于后来之学者至为有利，其功能与劳绩似有过于自行著书立说也。昨晚陈乃乾君过寓，谈及邓实风雨楼藏书，有出让之意。此君在辛亥前后，编刊《国粹学报》，国粹丛书等，所得遗民著作最多。所藏之书，可补充我辈前购各批书之不备者

不少。抄本一部分尤佳。全部书籍共七百五十余部，九千余册。（兹将全目奉上，闻尚有目外之书不少）今晨曾略加检阅，将明刊本之重要者钞出，约有六十余种；其中《国朝典汇》（一百册），《广西名胜志》（六册）及《两浙海防类考》（十册）三书，最为难得可贵；仅此三书，市价已约在三千元以上。抄本一百四十余种，如每种以五十元计，亦可达六七千元。其他清人著述，若严氏《四录堂汇稿》，徐芳《悬榻编》，纽琇《临野堂文集》，陈氏《左海》，《毛西河全集》，贺氏《田间遗书》，市价均甚昂。若零星补购，为费不资。丛书部分，亦有一百十余种，可补，充我辈未备者在六十种以上。（现已购丛书三百数十种。）细计之，其款亦巨。此批书，据陈君云：去夏平贾曾出价二万元，而邓氏尚不欲售。今年书价飞涨。邓氏愿以三万五千元，全部出脱。请先生斟酌情形，决定可否购下？如我辈决购，然后再与议价。敝意：大约在三万元以内，购之，尚不吃亏。最多似不能超过三万元也。先生以为如何？乞详加指示为荷。待决定购买后，我当择一时间前往阅书。（如出三万元，则每册平均约三元余，每部平均约四十余元）近从孙贾伯渊处得宋刊本祝穆《方舆胜览》一部（惜首册抄配），共四套，二十四册，价为五百六十元（索八百元，以七折得之），似尚不昂也。专此，顺颂

暑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八月十二日

附奉“风雨楼书目”一份，《书目答问》四册。（乞勿在“风雨楼目”上作符号，因尚须还之，如作符号，彼等便易侦知何书为我辈所亟需也。）

咏霓先生：

　　顷得慰堂一函，兹奉上；乞阅后见还。风雨楼邓氏藏书，决定以三万一千五百元成交，虽似较昂，然佳本不多（少）尚为值得。海日楼沈氏书目，曾交来一阅；彼愿分售，大合我辈之愿。盖整批购买，究竟重复太多，不如选购之省费而适合需要也。昨以四百元，购得元刊本方是《闲居小稿》等三种，（内一种为四库底本，一种为弘治本《孟东野集》，均佳）尚不为昂。俟再行选出若干种后，当将钞成之“善本目”及选购单奉上，请先生指教也。专此，匆颂

暑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本星期五下午四时，乞至敝寓茶叙。又菊生前日病甚危，现已痊愈矣。知念，特奉闻。

咏霓先生：

　　兹奉上风雨楼书款支票一张（计三万一千五百元），乞即于加盖印章交下。又附致何先生函及致慰堂函各一，阅后（致蒋函乞加改削）并乞见还。专此，匆颂

暑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咏霓先生：

　　昨由中国书店郭君介绍，沈寐叟海日楼藏书可拆售；兹选取

宋、元、明刊本七十余种（内有明抄本多种；宋、明刊本有许多为天一阁物），价七千元；实为我辈遂心如愿之事也。价实尚廉，兹附上致何先生函及支票各一件，支票乞于加盖印章后，即行交下为荷；致何先生函，亦乞归还，以便归档。专此，匆候

著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前日谈甚畅，惟有一事忘记提及，即请先生鉴阅刘晦之宋板书事；以后当逐渐送上，请鉴阅也。

咏霓先生：

兹奉上致何先生函一件，（阅后，乞见还归档）又支票一纸，乞加盖印章。《袁文荣集》，已由邃雅斋将全书送来；兹奉上（发票并附）惟缺首册，敝处未觅得，不知是否先生已取去？乞示知。如未取，当于觅得后补奉。又风雨楼书中，有《句章徵文录》一种，甚佳；先生传钞后，敝处亦拟传钞一部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八月三十日

何时有暇？拟面谈一次

咏霓先生：

《袁文荣集》支票一纸（一百五十元）已收到，并转交董君矣。“铜器”一批，原为中央研究院购买，因该处无款，慰堂先

生来函，由我辈购入。故此款亦应记入我辈帐中。连日忙于为平贾辈结帐；大约彼等之“存”货，可选得近三百种，款约在二万元左右，与“预算”恰相等。其中所得，以邃雅斋之书为最好，惟价实甚昂。《宋人集》为“四库”底本，馆臣涂抹甚多，实舍不得放弃，经再三商议，乃以六百元成交。以此数得之，似尚值得也。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咏霓先生：

昨上一函，想已达览。近二日正在细阅海日楼书，所谓宋、金、元版书，大抵皆不可靠；此可见寐叟版本眼光之差。然明刊本数十种却绝佳。中有明小字本《艺文类聚》、《初学记》皆极罕见者；又有明初本《坛经》及崇祯本袖珍本《坛经》极可爱。天一阁旧藏各书亦均好。俟嘱韵秋编目后，即将目奉上，请抽阅。我辈存款，除付“铜器”一笔外，所存已不足二万元。而平贾辈急待结帐北归。拟暂向何先生处垫用一万元，以应节下急需。先生如同意，当即向何先生接洽。乞示复为荷！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九月一日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某处租金六百，即可奉上，请转交。文溯阁目已

托平贾代购，不日当可寄到。今日星期无事，细翻嘉业堂善本目，觉得其中好书实在不少。此“目”经月余之选择，从二千七百余部中，选得一千九百余部，约得四分之三弱。此一千九百余种书，即每种以百元计，已近二十万。但其中宋元板书，或不难以四五百至千元一部得之，而稿本部分则万难加以精确之估价。即如《国榷》与翁覃溪《四库提要》稿本，如在坊贾手中，其价均不易谈妥，且恐均非数千金不办。其他类此之书颇亦不少。近得覃溪《纂修四库经过》二册，（手稿）价二百元，如此，则“提要”稿凡一百五十册，须一万五千金矣（当然万无此价，姑照比例计之）。即以明刊本部分而言，“方志”一部每每在千金以上。篇幅浩瀚者不止此数。若天启刊本之《曾氏类说》，绝罕见，若有出现，恐亦必索二三千金左右。明代丛书，若《名世学山》、《金声玉振》之类价亦极昂。明人集在“禁书目”中者，其价亦索昂。若《苍霞草》、《睡庵文稿》、《鹿裘石室集》、《陈眉公全集》、《七录斋集》等等，均非一二百金可得而问鼎。平市有《苍霞草》一部，索价至七八百金。以此计之，则此一千九百余种书，即毅然以三十万得之，尚不能称为浪费或奢豪也。北平图书馆近由赵万里兄向罗子经处得《湛若水同人录》等书六种，堆在桌上，不及一尺高，为册不及三十，而价在一千四百元左右。近来书价之高，可谓骇人听闻！（我辈所购者，平心论之，均尚在“廉”之一边，无甚太昂之书。）盖今日之情形，患在无书，而不在价值之多寡。特别在近半年来，坊贾得书益少，便益以“书”为奇货可居。偶有罕见之物，便高自抬价。可怪在价虽高而仍有人要。若燕京，若大同，（代美人购书者）如遇彼所欲得之物，几乎是不论价而购。平贾辈亦往往因此而索取从来未有之高价。关于史料之书，尤可不胫而走。在此间收书之平贾辈，每恃与我辈向来交情，且彼辈亦利速售，故我辈尚能得到若干好书。近赵

君从平贾某手中得到李文田稿本《元秘史注》四册（与刻出之本不同，李氏添注不少，并有文廷式及刘世珩附加案语甚多），价至六百五十元，而某贾尚龂龂不已，以为索此价，尚系因与赵先生交情深厚之故；如寄平，至少可售八百元也。我常游坊肆，目接耳闻，大有戒心，且深为栗惧，惧将来得书之将益为不易也。普通刊本，固可因价昂弃而不顾，但如遇“可遇而不可求”之书，一失便不可复得者，便将以“文献”为重？而不能（不）忍痛收下矣！故仔细考虑，嘉业之书，论板本或不如瞿、杨二家及适园之精，论有用与罕见，则似较此数家为尤足重视。若在此时而欲逐渐搜罗类此之一“文库”，所耗金钱因为不资，且实亦非十廿载之时间所能求得之者；其中有二三百种，（特别在稿本部分）即悬价以求，恐亦万不能得到。彼所藏者总数凡一万二千余种，十六万余册，此番所取者，不过六分之一。所余清代刊本十余万册，宋至明刊本一二万册，均为“有用之才”；估值亦当在三十万以上。将来战事平定后，书价恐将更昂。且为中央图书馆计，此类基础书，实是必需者。故我辈似不妨与刘氏商一总数。(虽不必有形式之契约，而口头上不妨约定。且即有契约亦不妨，盖时局定后，重建图书馆，必有无书之苦，此批书正得其用，而其款亦必可付，不必我辈负责也。）上次曾通过总数为五十万，实则，即多加些亦不妨。闻刘氏为人甚为寡断。若彼反复，则前功必将尽弃矣。据施君传言，彼意欲全售。且深恐善本尽去，他书不易得善价，未免吃亏太甚。我辈如允许其全购，则善本必可一次全得。(除去重复者外）否则，如分别论价，势必争论不决，或将不易成功也。首批款如付二十万（或二十五万）而得此一千九百余种书，在我辈固得计，而彼以全售之故，迟早全书皆为我有，当亦不至再龂龂争论多寡也。上次会谈时，我再三说明，上等之善本须一次得之，万不可再分批；一则恐不易分别高低，再

则亦不易标定价格。彼尚不知今日之市价，如一旦知之，恐又将抬高售价矣。我对于选剔各善本，实已殚尽精力；如在此一千九百余种中再加分别第一第二批，实非力所能及！我辈自信眼光尚为远大，责任心亦甚强，该做之事决不推辞。任劳任怨，均所甘心。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且究竟较驰驱战场上之健儿们为安适。一念及前方战士们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较之战士们，我辈之微劳复何足论乎！兹附奉善本目四册，凡每书上有：为记者，皆我所选；凡未选者，一部分为已购置者，一部分为适园所有者，其他小部分则为不甚重要者。请先生于暇时再加选剔，详为指示为感！此目须时时检阅，选毕，乞即见还。再，刘氏书与适园书重复者并不多；盖原来收书之目标，二家不同；一着重在史料与实用，而板本书则为附带收下者；一则专门着重在板本书。如能全得刘、张二氏书，加以我辈所已购者，已大是可观。将来编成善本目时，书数当在五千以上；且较北平图书馆之“善本目”为整齐、有系统，不若彼之破碎凌乱也。此一工作，在此时成就，诚一奇迹也，大可踌躇满意矣！（“善本目”编成后，拟付刊）刘氏书经此批选取后，仍可瞒得过外人耳目。盖彼明板重复书不入善本目者尚有不少也。故可不至惊动外人，尽可放心。韵秋固赤心为我辈帮忙，然于刘氏亦有多年宾主关系，对彼谈话，请不必十分公开！此信所谈，尤不可令彼知之！至盼！至盼！琐琐言之，已尽数纸。心有所感，姑向先生倾吐之。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九月一日夜

再，何先生已允先垫付一万，节前书帐，可以解决。特以奉

闻。

释又启

二十九年九月二日

咏霓先生：

来示及书目均已收到，宏论极佩！何先生处借款已说妥，兹奉上“借条”一纸，乞签字后即交还为荷！平肆款一万五千七百五十元（共支票四纸）已由何先生签好支票，乞于加盖印章后即掷下，以便转付。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九月三日

咏霓先生：

昨日已将付李祖薰君款六百元交给晴湖先生带去，乞勿念！数日后，当可将装箱之善本书先运去若干。如果刘、张二氏书成功，则“善本书”当在四百箱以上；不知该处如何容纳得下！似将来仍当再想办法也。兹附上支票二纸乞加盖印章后交下。昨晚平贾陈某送来《乾隆上谕》二百余册，（自元年至六十年均全，仅缺八册）极为高兴！此“近代史”最重要资料之一也，似各家目中均无之。不知当时何以流传如此之少。价格尚未谈。窥其意，二元一册，当可成交。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九月四日

关于嘉业事，韵秋已来谈过，想今日彼当可晤见先生面商一切也。

咏霓先生：

前昨二日复阅嘉业堂目数过，将先生主张剔去及加选之二部分细细查考、研究，发现：剔去之一部分中，大有仍可加入者；而应加选之一部分，亦有我辈业已购置或与适园目中物重复者。当我选剔嘉业书时，曾加以三番四次之细查，凡复本皆已除去。所费工夫，实在不少。敝意，在此“第一批”书中，仅能择要而取；复本尤可不必收。一则为节省资力，再则，亦可免得嘉业主人意中以为善本尽去。其实，所取已多，似仍应再查一遍，再行剔除若干不必要及易得而价廉之书。昨日施君曾详谈，嘉业主人意，宋元刊本平均以一千元一部计算，明刊精本以二百元一部计算，较次者以一百五十元一部计算。如此，则坊间易得之本，凡其价在一千元以内之宋、元刊本，在二百元及一百五十元以内之明刊本，均可剔去不取。照此办法，似可将第一批之款，减去不少。敝意，至多第一批似不能超出二十五万。盖如超出此数，则适园书便难于问鼎，且他书亦不能购。照上次会谈结果，似至少须留七八万元至十万元，以为维持本会一二年之费用。不知先生以为如何？数日内当再抽出工夫，将嘉业目再仔细复阅数遍，剔去二三百种，以符上数。俟查毕，当再将此“目”送上，请先生详细指示。菊老顷来一函，阅后，乞见还归档。来青阁前曾送上《李义山诗》等二种，兹将发票附上（言明共一百五十元），便中请付支票以便转交。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九月五日

（第一单）

宋刊本　毛诗注疏（残存十八卷）

宋刊本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残存三十九卷）

宋活字本　旧闻证误（存二卷）

宋刊本　王荆公诗（存十七卷）

宋刊本　施注东坡先生诗（存四卷）

元刊本　氏族大全（残存五卷）

以上宋、元刊本六种，为先生剔去不选，而敝意仍可加入者；盖宋、元本书，有一部分，虽系残帙，仍是可贵也。仍乞尊裁，示知

除此二单外，余均已遵命剔除或加入。

（第二单）

《春秋属辞》等三种（赵方）实非元刊本如有属辞，但仍可取。

《隋书》之元刊本，已购得一部（二十八宿砚斋王氏书）

纂图互法荀子（元刊本）（适园书中已有）

增广注释唐柳先生集（已有）

朱文公校韩昌黎先生文集（已有）

松雪斋全集（适园书中有之）

以上元刊本

吕氏家塾读诗记（适园书中有之）

礼书明刊本（张溥刊本，易得）（价仅二十元左右）

稽古录嘉靖刊本（已有）

紫阳朱子纲目大全似可择一而取

资治通鉴纲目
大政记（此为《明史概》之一，已有）
路史　吴宏基刊本（已有洪氏刊本）
愧郯录　岳元声刊本（已有）
皇明大训记（《明史概》之一，已有）
孔子事迹图解（日本刊本，似可不取）
圣贤像赞（易得）
文献通考　明冯氏刊小字本（适园有慎独斋刊本）
经济文衡（已有元刊明修本）
古今律历考（适园已有）
容斋五笔（明刊本，须查，如为马刻本，已有）
艺林伐山（易得）
尊生八笺（风雨楼书中已有）
自警编（嘉业有宋刊本）
百川学海（群碧楼书中已有）
广百川学海（适园已有）
白孔六帖（已有）
续世说　　明翏翏阁刊本（易得）
辍耕录　　玉兰草堂本（已有）
世说新语补（已有）
念庵文集　　（似已有，待查）
四溟山人全集（似已有，待查）

以上明刊本

复社姓氏录二卷（已有刊本一种，较此为详。）
明朝宫史（已有明末刊本）
慈湖先生遗书（已有刊本）

以上钞本

右元、明刊本及抄本三十五种，皆先生所加选，而敝意以为可剔去者。大部分皆系已购置者，似不必重复购入；一部分适园目中所有。我辈既主张购适园书全部，则嘉业书与之重复者自可不必在第一批选入，小部分则为易得之刊本，可不必在第一批选入者。但一切仍请　尊裁!

咏霓先生：

数日未晤，深以为念！平贾有以外交部档案八十余册求售者；索五十元一册，实属骇人听闻！闻此项档案系得自南京。谅为当时未及迁出之物。关于四川矿务一部分，尤为重要。（尚有若干已为北平图书馆所得，价较廉）兹奉上三册，乞鉴阅。类此之“文件”，我辈似应为国家保存也。《四国新档》二十五册，完全无缺，系分国者，与《夷务始末》不尽同，亦可注意。拟以二千数百元得之，先生以为如何？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咏霓先生：

前日示悉。装箱事已在赶办，因大木箱运不上去，故均用小箱装，而小箱均非配“锁”不可。现在一面配锁，一面编目；下星期内当可运入十余箱，敝意该处至多只能暂放四五十箱，必须留出空隙，以待刘、张之书；否则，刘、张书又须另觅储藏之地，实大为不便也。先生以为如何？“外交档案”闻南京又出一批，为彼方所扣留，出价甚高，我们所得之一批，贾人坚持不肯让价，最后，坚持非二千七百元不售。约计：大约须三十余元一

册。(共八十五册) 价虽昂，似须购下。否则，又将售予“彼”方矣！乞尊裁！致蒋函一，阅正后乞即交下，以便寄发。附上支票一纸，(一千元) 请于加盖印章后掷还为荷！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咏霓先生：

连日装箱甚忙，故未致函奉候，歉甚！善本书，除前已装好十四箱，存放某馆外，(因木箱太大，不能运上“科”楼) 现又装好四箱 (旅行箱)，拟于下星期一二运去。以后，即用腾空之书箱来装“善本”，一则可以省费，二则易以搬运。大约每天可装二箱左右。凡存“科”之善本书箱，概以“千字文”编号，盖用“纫秋山馆”图章。(购来之旧章，似可利用) 预计约可装四十箱，均藏“科”楼。每箱均有详目。特以奉闻。连日约略估计，“善本”约有一千四五百种。如加以刘、张二家所藏，则可至五千种以上，宋元本亦极可观。(宋本约一百二十余种) 不仅足傲视近来之一切藏书家，且亦足以匹敌北平图书馆矣！惟盼续款能早到，俾刘、张二家书能够早日解决，则我辈之工作可以告一段落矣。在此时局，能为国建设一如此弘伟之图书馆，其工作之艰巨与重要，实远在黄黎洲、叶石君等人以私人之力，收拾残余者之上十百倍也。近来所购，概以张、刘二家书目所未备者为标准，故所得以珍本秘籍为多。前日邃雅斋送来明人集数种 (新由杭州购得，盖系萧、绍一带散出者)，均佳，中有鄞人集《鸠兹集》一种，万历刊本，似尤有用。不知先生处有之否？此君文字甚古怪，大约中“七子”之毒极深。然集中颇多有关系之文

章。兹附奉，乞鉴阅。又得旧抄本《蔡复一集》四册，蔡氏为明末钟、谭（竟陵派）之嗣人，似未见过刻本。《晚明史料丛刊》正在拟目，付商务影印行世，想可成功。柳亚子先生素热心于晚明史料之搜辑，对于此事，曾数次通函，极盼其能成为事实也。（拟目明后天当奉上，请指示）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又，工役告假后，因无甚需要，并未派人接替，并以奉闻。

咏霓先生：

昨函奉悉。香港函，昨午已寄发。来青阁杨寿祺君已将王荫嘉氏藏书照书单点交清楚（由晴湖先生监点）。并已将支票（七十元）取去，写一临时收据，惟单中有劳季言校《尚书故实》等一册，据王君云：此书遍觅不获，恐已失去，故未交来，又有《辽阳防守记》亦未交来。现在托杨君设法与王君交涉，俾得全部交齐。兹先将先生来函所需各书检出送上。《汉魏丛书》确极佳。凡五十册，完全无缺，中亦有黄荛圃校笔。兹先奉《春秋繁露》一种，乞鉴阅。（郑氏藏《繁露》四册，并附奉）吴印丞诸人所校“词”，凡二十七种（王氏单中作一种计算）细字密校，功力至劬。亦极可贵。高丽板《武经七书》及元板《书集传》均是善本之“甲”。元刊本《瀛奎律髓》，为今日诸传录本之祖，尤为白眉。明日当续行奉上。张葱玉书索价过昂，然十之七八皆上品。施君已编就一目，明后日稍暇，当按目携书，请阅定。北平赵万里先生来函云：端节前有好书可得，要再汇去五千元，兹已请何先生开出支票一纸（托敦泰永汇去）；兹并瞿氏款二千元支

票一纸，一同奉上，请加盖图章后交还为荷。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咏霓先生：

前日奉上一函并《鸠兹集》一部，谅已收到。连日染轻微之感冒，一事不能做。惟郭、施诸君仍在积极“编目”，“装箱”，并不以“交通”不便而请假。际此国际局面千变万化时间，敝意：重要书籍以藏“科”最为妥善。故连日催促速装。满十五六箱时即可运去。(以小搬场车无搬夫，不能搬运上楼，故须用大车运，可多装若干箱)《晚明史料丛书》第一集目录已拟就，兹附上，请指正，其中《甲申纪闻》等均极罕见；《先拨纪始》虽有通行本，然此为原刊本，与通行本歧异处不少，故可贵。先生指正后，当即函蔚堂一商，便可交商务设法印出矣。附上支票一纸（一千元），乞加盖印章后即交下为荷！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咏霓先生：

数日未通音问，甚念！贵恙谅早已痊愈矣。天时不正，犯患感冒者甚多。近来我亦甚不舒适，惟未至卧在床上耳。尚乞珍摄！顷与何先生商洽；致渝“慰”一电，文曰：“续股盼能即汇或先汇若干以应急需恳复。何张等叩。”先生谅同意也。盼示知，

以便发出。连日编目装箱，尚进行顺利。施韵秋君拟于十月份起亦加薪二十元（共七十元）；近来物价高涨，车资日昂，区区五十元，实太菲薄。恳指示遵办。大约预计下月内即可将“善本目录”编就。内容尚可观。专此，匆颂

秋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十月十一日

咏霓先生：

顷得慰堂先生来信一件，已由何先生阅过，兹特奉上。阅后，乞即见还，以便归档。云款既决定可到，则刘、张二氏书，及今便可积极进行矣。张芹伯处甚盼先生有暇能与之面谈一次。菊老曾有一信来，甚挂念于张氏书之成交与否。盖菊生先生素来看重“板本书”，故于张氏所藏，尤为注意也。俟刘张二氏书成交，则我辈之印行“丛书”计划，便可成功，且必甚可观。现时沪、平各贾所送阅各书，均行搁置，以无款可购也。其中，尽有佳品。前日苏州严贾曾以金武祥稿本二十册求售。索实价二百元，后以九折成交，似尚廉也。大抵，平贾索价高，欲望甚奢，沪、苏各贾，则均尚平心。如每月能有一万左右之固定购书费用，则似以多购南方书为宜。“丛书”之计划，拟于暇时先行拟就，奉上，请指正。前所云《晚明史料丛书》，何先生意，以为过于凄楚，无兴国气象，拟多选有兴国气象之书加入。先生想亦必以为然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咏霓先生：

昨示拜悉。张芹伯与我素不相识，只好托韵秋代约一下，如何？金武祥稿本二十册，兹奉上；阅后，乞赐还，以便装箱。韵秋编目工作，均在敝处进行；装“箱”亦在敝处。故为方便计，存先生处各书请便中即送至敝处为荷。《长春县志》已装箱，存法宝馆。便中当提出奉上，以备录副。今晨，何先生得朱君一电，兹附奉，阅后，乞见还归档。现在此间环境日非，无人能担保“安全”。书能运出，自以即行运出为宜。但先生之意如何，尚乞示知！惟在运出之前，拟将要印行“丛书”之一部分重要图籍及其他必须录副之孤本，托商务先行摄印一份底板保存。不知先生以为如何？此意亦已去函商之菊老矣。日内有暇，当趋府奉候，面谈一切。有许多事要详商。上午均在校办公，实在无暇。不知在下午五时左右，（任何一日下午均可）先生有时间约见否？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敝处之书已有十分之七已装箱，余书在一个月内当亦可完全装毕也。乞勿念！

咏霓先生：

昨谈甚快！致朱电稿已由何先生拟就，兹附上，阅定后，即可拍出。菊老今晨来一函，对《荀子》仍不肯开价，敝意拟给以

三千元，俟款到即付。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如同意，便可通知菊老矣。彼如不肯售，当再商。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月十八日

保管箱有“余地”可容否？乞便中示知。

咏霓先生：

兹拟就“报告”第五号奉上，请于指正后即交还，以便誊录。又拟就“善本丛书目录”一份，亦能指正。又菊老交来之宋本《荀子》，经仔细考虑，估价，约可值二千至三千金之间；拟给以二千四百金，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帐目书函均在整理，整理后，即当奉上，请代存“保管箱”。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致慰堂函，已誊清，兹奉上，请即签字交下，以便于明晨交何先生签字后，即可发出。先生所需各书全部，俟检出后即奉上。敝处编目之书已所存不全。昨又送出八箱至“科”。大约尚有一二次，即可送毕。至“普通书”，则几已全部送“法”矣。下月起，施、郭诸位，当可全体至“法”办公。大约存“法”之“善本”以“费”“郑”（风雨）为主，不到三四百种，在一个月内或亦可“编”就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又兹先将与蒋君等来往函件一包奉上，请代为存放保管箱中，因此项函件似较帐目尤有关系，故先行清理出来。数日后，当再将帐目一二包奉上。如尊处保管箱无余地，不知能否代向某某银行租得一箱？此类文件，似以另放一箱为较妥。不知先生以为如何？专此，匆候

公祺

铎又启

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云件承代存，至为感谢！致慰堂函，今晨由何先生签字后，已发出。顷“慰”有一电致柏公，已拟就一复电，兹附上；请改正后签字交下，以便拍发。装箱事，现拟托商务代办。据云：须有大木箱，内用铅皮封固，以免受潮湿。且随时起运，日期不能确定，故我们须事前准备就绪也。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咏霓先生：

多日未晤，甚以为念，关于运书事，连日接洽已略有头绪。

大致以外交文件运出，不经“关”检。否则，打草惊蛇，恐怕反要引起问题。何先生及我曾引之江代校长明博士至藏书所在参观。经细谈后，由何先生拟就一电，兹奉上，请指正。改后，乞即见还，以便明日拍发。(密电）前先生欲阅之全书，兹检出：

（一）孙子集注（二）宋人小集（三）历年二十一传（四）博物策会（五）古周礼

共五种，奉上，乞查收。尚有《策问考略》等未寻出，又《易经识馀》全书，未由平寄来，均可暂行搁置，或先将首册见还亦可。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咏霓先生：

续股尚未到，一切均陷于停顿中，然藉此机会，清理积书，亦是佳事。各贾送来之书，大都退还，然实在孤罕之本，亦往往留之。顷见安吉（无锡人）未刊稿本一部，颇好，（价二百元）已留之，兹奉上，请鉴阅。又有友人某君托中国书店送来焦氏《孟子正义》一部，孙稿本；此书极重要，与刻本颇有不同。略加校读，已有若干处可增补刊本。某君初索千二百元，经再三商酌，已允让至九百元。（此君藏书甚多，均佳，清儒稿本尤多；彼不欲外人知其售书，故姑隐其名。）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兹亦将全书奉上，请酌定。大约关于此类书，决不轻易退回。盖刻本书不难寻到第二部，此类书则少（稍）纵即逝，实不欲放手也。(便中能与刻本一对，最好。）金武祥家又有稿本、底本一批，约二十余种，索六百元，以无甚重要者，未与积极商议。微闻嘉业

主人已将其明刊本书编目付印。此事大有妨碍。我辈如不速办，此书一出，必将有问题，故甚是焦虑！“编目”事已将告一段落，正由施君整理写定。专此，敬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咏霓先生：

前日奉上信一件，书一包（内为焦理堂《孟子正义》等抄本），想已收到，甚念！兹得慰堂先生一函，奉上，阅后，乞交还归档。玉老处如已有汇信来，乞即示知为感！闻渝沪通汇，至为不便，故须从港转。近有平贾孙殿起（即著《贩书偶记》者，为平贾中之最有实学之人）寄来书目一本。皆实用书，已略为圈出若干。乞先生再加圈定，以便嘱其寄书来。又杭州宋经楼亦出有书目一本，并附上。价奇昂，殊可恶！盖杭贾素来不大诚实也。日来树仁书店送来冯煦奏稿、电稿等六十余册（先奉上一部分），甚有用。（史料）索二百元，约一百二三十元可得。似不贵。乞裁决。申报馆胡君介绍袁爽秋氏友朋函稿十二册（先送样本一册来），每册索一百元，经数次商议，已落价至一千元。此书关系颇大，且系编年者，于近代史料大有关系，菊老亦甚注意及之。似可购下。兹将样本一册奉上，并请决定。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日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袁爽秋氏朋辈函稿”因原主来索取，已暂行退还。《孟子正义》刻在《焦氏丛书》中，当托晴湖先生奉上。昨因敝处应行编目之书已将次告罄，即将先生交下之一箱，从“法”馆运至敝处。昨夜经细查后发现：群碧书中，《皇明典故》（红格抄本）缺末一册，（原为十九册，遍觅只有十八册）请先生便中一查！不知是否落在尊处。如能检出，盼便中交下，以便装箱。中国书店金、郭二君在嘉兴得沈氏藏书全部，正在陆续运沪。首批已到。兹将首批目录三纸，又书目二册奉上，乞阅。彼拟先行借款一万元，曾与何先生详商，已开出支票（计一万元），详致何先生函，兹附奉，阅后，乞见还归档。先生如同意，乞即在借条上签字为荷。专此，顺颂

公祺

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三日

沈书中，关于明史料一部分，最为可贵。已在书目中作圈为记。如《五边典则》、《皇明书》、《皇明经世文编》等等均极为难得。《达东志》尤佳。“首本”若干，明日或可奉上，请鉴阅。（顷已嘱其检理出来送至敝处）

咏霓先生：

昨谈甚快！今晨晤何先生时，曾将先生昨谈之数点，与之详商。何先生意，嘉业事仍不宜放弃，盖以其中史料、稿本太多，弃之实太可惜也。惟须谨秘为之，且须待运输事有确定办法时再进行。一成交，即可一面点书，一面装箱矣。如此，或可不至“惊动人耳目”。否则，因噎废食，殊是功亏一篑也。沈氏书约可

有三万元左右可取，其中罕见之本实多。(尤以史部集部为最好)明后日清理后，当将“首册”奉上（现在所送来者皆为首册)，请鉴阅。《唐三高僧集》，索价一百元，其折扣俟全部说定后再议。此书明日当可送来，当即行奉上。印书事何先生极赞成。俟“书目”决定后，即可先行购备若干纸张。汇款已由敝校会计询之新华，可存入“书生本色”户[1] 中，惟须在背面加盖“书生本色”之图章。兹附上，乞于加盖后即掷还。又其余二张，如已取来，亦乞盖章后交下，以便一并存入。(关于印书事，意见颇多，拟目亦不易，当再行商谈）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

咏霓先生：

昨日汇票二纸已收到无误。汇单二份已照收，以便复蒋。沈氏书目中，如有先生欲自购者，乞即行示知，以便嘱他们留下。否则，恐其他售也。《唐三高僧集》兹先奉上首册一本，余俟全书收到后即再送上。中国书店已将“首册”送来二批，除与我们已购重复者退还外，凡有与张氏书重复者亦已退去，所最难决定者惟在与刘氏书重复者之一批。只好暂留，以待此前提之解决耳。兹先将“史料书”一批（共二十册）又宋本二种奉上，请鉴阅。(与刘氏书重复者并注明）此类书实不易得，如《皇明世法录》之类，均是坊间多年不见者。如《辽东志》，则殆是天壤之孤本也。专此，顺颂

---

① “书生本色”为当时北平汇至上海买书之款存在银行的户名。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六日

致港叶先生函，俟拟就即奉上。此信写就，又得来示，敬悉一切。各书均已收到无误。书目亦收到。

咏霓先生：

昨午奉上沈氏书一批，想已收到。复叶遐老函，已拟就，顷已送至何先生一阅，俟阅后再行奉上。致慰堂先生函，兹亦已拟就，特先行奉上，请先生阅正；阅后，当再交何先生一阅，即可誊清发出矣。沈目中好书实在不少。得此，“目”中顿为生色不少。闻菊老染恙，已入医院。祝其能早日痊愈也。连日理书，他事全然放开；盖遍阅“目录”，检查有无重复之事，似若微细，实亦不甚易也。《大明会典》数书，敝意不妨收之，虽与刘氏书重复，然甚有关系。将来此种“复本”，慰堂自当有妥善之处置，且可与北平图书馆相易。此时如退去，必不可复得。何况刘书购否未定，似应慎重处理。尚乞先生裁酌。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七日

咏霓先生：

昨示并书一包均收到。各书全部，当即嘱其检齐奉上。先生鉴阅，至为细密精明，极佩，极佩！有如对镜，物无遁形矣！惟略有不同之见二点：（一）破蛀之书，普通者可退，如为罕见本

及孤本，则似不应因其破蛀而不收。盖如求雪白干净，不破不蛀者似极不易也。（如《献徵录》等似可收）（二）《大明会典》敝意以收万历刊本为宜，盖以其后出，材料较多也。弘治本（楷书者）虽在版本上远胜万历本，然材料却少。不知先生以为如何？此二点仍乞裁夺示知。兹又清理出“集部”书三十种奉上，仍乞鉴定。其中有向来仅见传抄本，未见刻本者，（如《潜斋》、《藏春》、《陈刚中》等）且均系天一阁旧物，似不可不收之。朱君顷有一电致何先生，兹附上。阅后，乞见还归档。据来电意，似仍有十五万可到。前借何先生款共二万一千二百元，（共支票二张）请加盖印章后见还，以便转去，取回借据销帐。又付敝处款五千元，付董会卿款二千元，（共支票二张）亦乞盖章后交下。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

叶函奉还；复函已拟就，由何先生改过，兹附上。何先生意，不必由二人具名，即请先生签名发出，如何？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书一包亦已收到无误。先生心细如毛，鉴阅精审之至！自当遵示分别办理。惟《吴礼部集》一种，似尚佳，且刻本甚罕见，刘、张二目均无之，尚可收。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兹由中国书店交来《唐三高僧集》全书，兹奉上。书品尚佳。《皇朝编年》全部亦已送来，兹并奉上。《辽东志》及昨单所要各书，俟取来后再行续奉。该肆因须付沈氏书款，尚拟向我们借支一万元，不知可付否？乞示。敝意，此一批书，二万元之数，想总可

拣选。（中有日本《大藏经》等普通书，因蒋来函要购，故亦须取之；此书价格当在千元以上。）现尚未谈及折扣问题，将来必当设法使其减让也。如同意，当请何先生开支票。刘书，据施君谈，彼方欲望甚奢，奈何，奈何！敝意只有少取、精选之一法取其最精华者而遗其糟粕。如此，则刘目所有之书，凡沈目有者均可剔去不收，以期减少名目；又宋元板一概不收，专取明本数百种，及抄本全部，如此，则“二十”之数，或可成交。乞便中再与施君细谈。此事年内如不解决，则必“夜长梦多”也。恳指示！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咏霓先生：

兹又奉上沈氏书首册三十种，计三十册，乞察收。内“丛书”三种，均佳。乞鉴阅，指示！刘氏书，何先生意，以速成为宜。盖朱、蒋处既来三数（尚有“一五”未到），必须办成一批也。此数除付张葱玉外，所余当仅能问鼎于刘氏之明刊本，至张芹伯处，只好待其后教部指拨之五数到后再谈了。致蒋函，仍未发；何先生意，拟待刘方有确定办法后再去信。不知尊见如何？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咏霓先生：

昨函并“头本”三十册，想均已收到。兹由何先生签就支票二纸，一为一千元，付瞿凤起君，一为二千四百九十元，付陈济川君，均为搁置甚久之书款，乞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为荷！又张葱玉处款，因何先生主张早日解决，昨已与之商谈，此君甚为豪爽，即允以三万五千元成交。此款亦已由何先生开出支票一张，兹并奉上，亦乞于盖章后交下，下午已约好他一谈，即可将款付讫。（书早已送来）芹伯处事，亦可托他代为接洽。至刘氏事，下午施君来时，当可有确实之回音。施君日来正进行编张葱玉书目，此批书目编就，将“书”送出后，敝处便可廓清矣。（仅留拟抄留副本之书数种）致遐老函已由何先生及我签字，兹附上，乞即寄出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又昨日李贾紫东来云：有宋刊十行本《十三经注疏》全部，为阮文达刊注疏时所未见者，拟出售。此事实可疑？然如果有其事，实一大好消息也。已嘱其送书来看。菊老因病已进医院，要开刀，病状甚有进步。特以奉闻。

咏霓先生：

昨示并书一包均收到，《盐邑志林》，刘目中有之。郭贾索三百元。《拟儒林传稿》，似非阮刊，乞一查。瞿凤起君昨介绍抄本书三种，内《师友渊汲录》最佳，尚是原稿本，且包罗乾嘉时人至四百余，可谓大观，实“学术史”上一重要之参考书也。似可购。乞指示！刘氏书前昨曾与韵秋细谈。彼方“举棋不定”，“言

而少信”。殊可愤愤！然“书”实佳！万不能以市价相衡（乞秘之，亦不可令韵秋知）明刊部分一千三百余种，以最低价约略估之，可值十八万余，然彼方索二十八万，似过高。且彼欲与抄本并为一谈，合售四十万。敝意则欲先谈明刊本。如能以二十万购得此批明刊本，则此刻之力量尚可应付，如并钞本合购，超出三十万以上，则必须待教部款到，方能商议。且付讫刘款，则张书必不能问津。最好之办法，能说服刘氏，先以二十万购其明刊本一千余种，且说明，有余力，必再购其抄本及宋元本。韵秋云：今晨拟进谒先生。想已见到。我们必须拿定主张，且必须说服嘉业主人。最好能有一机会，由先生及我与嘉业主人面谈一次。不知先生以为如何？购书事，麻烦而易引起外人注目。敝意，俟刘、张二批解决后，此事即可作一结束矣。尚乞明示！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咏霓先生：

昨奉上一函并书一包想均已收到。昨日下午渝有专人来，已至敝处接洽过。此君为熟友，即徐森玉君（名鸿宝）（乞秘之），现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他们再三的托他来此一行。有许多话要谈。昨已与何先生通过电话。何先生意，拟借贵府，设备素餐，与他接风。时间为本星期六或星期日正午，仅有四人，不另约他人。不知先生觉得方便否？如不方便，则改在敝处亦可。恳即便复数字，以便转行通知。专此，顺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咏霓先生：

昨日二示均奉悉，昨日下午，曾偕何先生访徐森玉先生长谈。星期六正午之约，已与之说定。请先生届时惠临敝寓为荷。森玉先生为版本专家，有许多事正可乘便请教他，诚幸事也！张葱玉书正由韵秋编目，大约一星期后即可编就。俟编毕，即当将各书陆续奉上，请鉴阅。海日楼书尚有一批，即可由嘉兴运来。俟其送到，亦当即行转上，请批定。瞿书三种，确均不坏。《篆法偏旁点画辨》系愳进斋写样未刻之书。三书共索六百五十元（《师友录》索四百元，《汉碑校录》索二百元），尚未还价。敝意拟还以四百元，不知尊见如何？乞示！嘉业事及印书事，星期六均可详谈。森玉先生品格极高，且为此事而来，似无事不可对他谈也。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咏霓先生：

森玉先生来，谈及渝方将开会，索购书之约略统计，兹以二日之力，略加计算，拟就一电，并已由何先生改过，兹附奉，请阅正。改正后，请签字交还，以便誊清拍发。支票一张（五千元）附上，亦请于加盖印章后交下，昨示奉悉，一切俟明午面谈。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咏霓先生：

前日谈极畅！现拟与森玉先生再谈几次，希望他能早日将已装箱之书加以点收，以免装运时，临时匆促。他本负责运输，点收当亦为其所负责任之一也。在运出之前，非详加点查不可。将来每一箱书查毕后，当即由森玉先生及我共签字贴封为凭。如此，责任便可分明矣。印书事，已设法先购宣纸六十刀，绵连纸四百五十刀，计共价洋五千八百二十元，兹由何先生签就支票一纸，又附上“支票领取证”一纸，均请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为荷！来青阁送来之《李义山集》等，如先生不购，乞便中交下，以便退还，或即由“会”购藏。因该肆已来催促多次矣。专此，匆候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咏霓先生：

昨与森玉先生详谈，已允点收所购各书。此事极为琐碎麻烦，恐至少须费一二月之力。兹遵嘱将张葱玉旧藏各书陆续奉上，请鉴阅。除普通者外，约可有八十余种上品，精品，拟每次奉上十种。先生将该十种阅毕后，即请送下装箱，以了手续。然后再奉上十种。韵秋对此批书，编目手续，已将告竣。兹所奉上者，皆系已编目完竣者。今日约定赴刘处阅书。拟先阅其宋元

本，然后分批阅明刊本，最后阅其钞本稿本，并拟请森玉先生参加阅定，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兹附上支票二张，一为寄斐云兄者（五千元），一为付中国书店者（一万元）（沈氏书），请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为荷！（致何先生函，并附上，阅后，乞见还归档）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咏霓先生：

兹又奉上张葱玉旧藏书十种，阅后，恳即送下，以便装箱。昨日支票二纸及来示均拜悉。点收事，俟装箱告一段落，即可进行。今午偕韵秋赴刘宅阅其宋元刊本，约三小时而毕，大失所望！鱼龙混杂，佳品至少，直似披沙拣金，真金极不多见。此批宋元本，盖不过一二万元之价值，万无出价十万元之理。观其书目，非不唐唐皇皇，按其实际，则断烂伪冒，触目皆是。所谓真宋本，比较可以入目者不过三五部，元本比较佳者亦不过五六部耳。兹在原目上略题数语，乞鉴阅裁定。今午如偕徐公同往，必亦使其大感失望也。嘉业主人当时不知何以如此之滥收不择？若以较之我辈所得，我辈眼光诚远胜之！嘉业最佳之宋本，若《魏鹤山大全集》等，已为有识者负之而趋。此等精品既去，则所遗者诚皆糟粕耳。敝意，宋本应留者为：

（一）宋书 （二）魏书 （三）新唐书〇〇 （四）施注苏诗（残本）

尚可考虑者为：

（一）周易兼义 （二）琬录 （三）诗律武库 （四）自

惊编　（五）王荆文公诗　（六）后村居士集　（七）文选　（八）观澜文集

元本可留者为：

（一）春秋寓 等三种　（实际明刊本）（二）通鉴续编　（三）通志　（四）通考　（五）金陵新志　（六）困学纪闻　（七）搜神广记　（八）分类李太白诗　（九）徐节孝集　（十）放翁诗选　（十一）香溪先生集　（十二）川文集　（十三）云庄类稿　（十四）马石田文集　（十五）中和集

惟匆匆一阅，未可据为定论，尚须仔细阅定。但可留之宋本决不出十种，元本亦不过十种。敝意，刘氏书之价格，（宋元本只可作附送之物）似不应在三十万以上也。数日后，当再往细阅其明刊本，再作决定。尚乞先生加以指示。（刘氏宋元本之印工尚在前日所阅乐书及续史管见之下！）专此，匆候

公祺

（此事乞暂守秘，勿告知韵秋，为盼！）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咏霓先生：

昨上一函并张氏书十种，想均已收到。兹又检出张氏书十种奉上，乞鉴阅。嘉业事，连夜踌躇，不能决定。据其宋元本情形观之，大可弃之不顾。惟其明刊本过于重要，故仍极恋恋难舍。乞先生指示一切为荷！下星期起，拟每日赴刘宅阅书。大约每日总可阅二百种左右，则十日左右必可全部阅毕也。大约明刊本鉴别甚易，必可无多大困难问题发生。全部阅毕后，当再行详细报

告。专此，顺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咏霓先生：

昨示并张氏书二十种均已收到，尚有夹板一副未交还，便中乞检出。先生所示各节，已遵办，须付印各书，均未即装箱。先生目光如炬，所下评语，佩甚！现纸张已购若干，即可着手印行若干种。兹又奉上张氏书二十种（共二包），乞鉴阅。慰堂先生昨来一电，由何先生交来，兹附上。阅后，乞见还归档。森玉先生昨午曾来敝寓，曾将此电交阅。关于“协助采购”事，彼亦欣然允诺。诚可喜也！所购各书统计，前已电复，明后日当再复一详函。想可来得及供蒋君应用也。昨日得《径山藏》即《嘉兴藏》二千余册，目录凡一巨册，共二十四箱，极佳。中多未入“藏”之著作。似不可失之。俟取得《嘉兴藏目》（已印行）校阅后，即当将此目奉上。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咏霓先生：

昨偕森玉先生赴中国书店金君宅中观海日楼书，佳者颇多，甚惜未全部购之。然其精华，则已尽为我辈所得矣。兹又奉上张氏书二十种，共二包，乞鉴阅。细细检阅，张氏书一百余部，大

多数皆是精品，殆罕弃“材”。不能列入“善本”目者至多不过十余部耳。余九十余部，皆“善目”中之上乘物也。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咏霓先生：

昨日送上张氏书二十种，今晨又送上二十种，想均已收到。明晨尚有十种可以送上。余尚未编目，韵秋又请假二日，只好待新年后再续送矣。兹奉上支票一张，请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为荷。今日下午又须偕徐先生往金君处阅书。盖我辈如不早选，则必为平贾辈所夺也。其中普通书，尽有难得之本，而抄校本中，佳者尤多，皆彼辈所未曾发现者。昨晚见到旧抄本《干禄字书》，为段茂堂手校，并有跋语，已亟为留之，实不宜失之也。此批书，俟年假中清理后，即当再行分批送请先生鉴阅。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咏霓先生：

昨与森玉先生选定合肥李氏书十余种，中以明刊本《径山藏》二千二百余册，最为巨观，（附樟木箱二十四只，极佳，可值千元）此外明人集之罕见者亦有数种，会通馆活字本《白氏长庆集》，亦不贵，并有《清史稿》等普通应用书。选择标准颇严而精，计共价洋六千七百七十元整。兹由何先生开就支票一纸，

兹奉上，请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以便转付。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张氏书宋刊本《大佛顶心陀罗尼经》等十种，请鉴阅。今日下午又偕森玉先生赴金宅阅书，略选普通书若干种，因太多，尚未完全阅毕，尚须再去二三次，总以无遗珠为主。先生来示及张氏书二十一种（非二十种）已收到。拜读来示，深佩体大思精，惟略有所疑者，即：《月老新书》与五代平话似皆元板，非宋板，《地理新书》则决非金板，实明刊本也。前人所论，恐皆失之。然实无害其为天壤间孤本也。又《汉隶分韵》，先生以为明刊本，似实为元板，拟印行者，皆已提出。将来当将各书聚集一处，再详加讨论，何者应先印，何者可缓印。敝意关于“史料”一部分，似应先印。不知先生以为如何？顷得陈乃乾君来电，云：有姚振宗《读书记》三十二册（手稿），至少须售千元。今日下午可送书来，但须立即付款。敝意，如确系手稿，亟当收之。乞即加指示，以便遵循！（且当即约森玉先生一阅）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菊老第二次开刀，尚未知经过如何，甚念之！

一九四一年

咏霓先生：

年假中在写“总结报告”并仔细统计宋元及明刊本，抄稿本种数、册数，尚未完全写毕。兹先草就第六号“报告”，附上，请削正，以便誊清寄出。姚振宗氏之《师石山房书目》（即《读书记》，内容极佳，多半为清儒著作之提要，足补《四库提要》之不备）三十四巨册，已购得。初索千元，后为某古董肆所得，新年中商谈数次，忍痛以二千零五十元得之。然仍觉得值得。立即商之开明书店，已允代为出版。诚一可喜之事也！专此，顺颂

公祺并贺

新禧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一月四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致何先生函及付修绠堂支票二张（一张应作废）其中一张，乞于加盖印章后并致何先生函及废票一张一并交还为感！本定今下午续往刘宅阅书，因临时森玉先生约定来谈，只好改到下星期起去阅书矣。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一月十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致何先生函一件，及支票一纸，支票领取证一张，请于阅后及加盖印章后，即行交下为荷！沈氏书告一结束，殊自慰！当于“编目”后，将各书分批奉上请鉴阅也。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一月十三日

咏霓先生：

支票一张，已收到，下午即转付中国书店，森玉先生顷在敝寓，谈及：拟于最近一二日内请先生及何先生诸位至徐寓（便饭）一聚。同时并商运输各事。不知先生何日有暇？正午或晚间均可。请先生定一时间，以便再约他人。专此，顺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一月十三日

咏霓先生：

昨日下午第二函奉悉，已转致森公。森公已决定，定于星期四（十六日）正午十二时在徐寓请先生和何先生诸位聚谈。（另有请帖）昨日和森公商谈购“百衲本”唐诗事，极兴奋。此实一好消息，亦一好机会也。今晨已请何先生开就支票一张，兹并与森公同署之一函奉上，乞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以便转付前途。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一月十四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通文馆志》二册，《七录斋集》及《容台集》各七册，此三书首册皆在先生处。余书当陆续送上。请鉴阅。今日正午在徐寓聚谈，请帖想已收到。承邀同行，至感！惟我在校办公，须十二时许始散归。拟不回家，即偕何先生同往徐宅。徐宅地址：在福熙路（同孚路西）升平街内百花巷一百零五号，颇易寻到。特此奉闻，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一月十六日

咏霓先生：

昨谈至快！归后，百感交集，复取刘、张二目细阅，觉张物佳品固多，下驷亦不少。刘物则多史料，稿本甚合保存"文献"之目的。即全舍其宋元而取其明刊抄校亦甚可观。我辈所得，有数大特色：（一）抄校本多而精，（二）史料多，且较专门，如得刘物，则欲纂辑"明史长编"，必可成功。（三）唐诗多，且颇精。并世藏家，恐无足匹敌者。如再得蜀刻及书棚本唐集十余种，明活字本唐集五六十种（近有六十种左右可得），则重编"全唐诗"之工作，亦大可进行矣。得书不易，应用尤难。我辈如能在短时期内，尽量应用所得书则诚不虚此番购置之苦心矣。我辈对于"学问"，野心甚大，每若时力不足以赴之。姑妄言之，

未必有成也。然“自古成功在尝试”。此二大工作，安知必不能成为“事实”乎？“明史长编”拟分数“部门”编纂，一为“列传”之部，拟以《焦氏献徵录》及各明人集为根据，先成一明碑传集，此或简而易举者。所惜北平图书馆之书，未能利用，大是减色耳。一为“本纪”之部，则拟印《明实录》及《明宝训》、《大诰》等。一为表志之部，亦可搜罗明人各著作，如《国朝列卿年表》、《马政记》、《厂库须知》等为之。至关于“倭”“辽”诸役，则汇集各书为之，其体类《纪事本末》，亦类《四夷传》，殆是创举也。兹事体大，经费无着惟事在人为，或竟有成功之时，亦难言也。敬乞指示！兹附奉支票三张，传新一张，系更换上次未能取款之一张者。加盖印章后，乞即便中交下是荷！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一月十七日

咏霓先生：

顷与何先生偶谈及购书事，似应以刘家书为一结束，不宜“旷日持久”，且森公亦不能久住，势须在此一二月内有一“总结果”才好。兹拟就一电，何、徐二位均已同意，特奉上，请指正。如同意，请签字交还，以便拍发。沈氏书“首本”在先生处者，不知有若干种，兹先就所忆得者，续奉《管子》、《老子断注》等五种二十一册。乞鉴阅。又中国书店催款甚急，先生自购之《七录斋集》（三百元），《容台集》（一百六十元）及《盐邑志林》（三百元）全书兹奉上，书品似不佳，三种，计共码洋七百六十元，（八折）折实，计共六百零八元，如全留，乞即将款交

下，以便转交为荷！又来青阁送来之《李义山集》等亦乞便中检出交还为感！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一月二十日

沈氏“首本”尚有若干种在先生处，乞示知，以便检出全书奉上。

咏霓先生：

昨示并书一包均已收到。《七录斋集》等，当遵嘱退去。《盐邑志林》待商定后再奉告。“山静居丛书”果为“明世学山”之不全本，然价甚昂（三百元），当退回。银行中存款已罄，前发出之“西谛”户支票五千元及“王涔馥”户二千元均不能取，已退回作废，兹由何先生另行设法，存入千元，现开出支票二千元一纸，乞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以应急需。兹附奉《石堂集》七册，《艺苑卮言》五册，《辽东志》五册，又铅印本《辽东志》四册，乞鉴阅。铅印本《辽东志》与嘉靖本异同极少，似不必钞录，此铅印本不难得。先生如欲之，此本即可留下。其价若干，俟询知，即奉告。“电报”已发出，乞勿念！日内已约定森公点书，每书目片上，均盖印（一徐一我）二章为凭。所欲影印“书影”及“全书”者即可就便提出，以省手续。是否有当，尚恳示知。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一月二十二日

咏霓先生：

连日下午偕森公点查“善本”，已达三分一左右。法宝馆方面，已查讫，存于敝处者亦已查讫。（尚有零星书可再查阅一二次）惟存于南京路者，因手续麻烦，且须购买椅桌，故须下星期内始可开始点阅，又第一次装箱之“大号书箱”十四只（亦存法宝馆），因彼压于箱堆中，一时不能取出打开，也只好暂缓十余日再查。此事如能早日告一段落，诚快事也！斐云兄不日即将北返。何先生意拟以我辈（三人）名义，公请徐、赵一次，如何？拟在功德林，时间以下星期一二之正午（十日或十一日）为宜，此外拟再约凤举及森公之弟，范成、钱重知等诸人。未知先生以为如何？乞示知，以便遵办。（并请指定时间）沈氏书中尚有未将全书送上者，兹再奉上，“颜氏丛书”等数种，乞鉴阅。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二月九日

又，顷赵斐云兄来寓，谈及：刘诗孙又已来沪，不知有何任务？暑假时，彼来此，系为满使作“说客”，欲购刘氏物。此次不知是否仍为此事？甚为焦虑：好在款即可到，立当成交，免生枝节。先生以为如何？

铎又启

三十年二月九日

咏霓先生：

昨上一函并书一包，想已收到，未得复，为念！昨夜何先生交来慰堂先生来电一件，兹附奉，阅后，乞见还归档。玉老处之十五万，已到港。顷与玉老之侄公超通电话，知玉老曾嘱其代付此款。彼以上海无款，又去电请其汇来。但无论如何，此一二日，彼可设法先行交来二三万左右。前送阅各书，如有已阅毕者，乞即见还，以便由森公继续查点，盖印，为荷！请客事，如不便，即作罢可也。《盐邑志林》，中国坚持二百四十元，现有友人亦欲此书。先生如不留，并请便中检出交下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示悉，宴局当设法改在敝处或何先生处，俟决定后当再行奉告。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二月十日

咏霓先生：

顷上一函，内附慰堂先生一电，想已收到。兹据叶公超君来电话云：香港玉老处汇款十三万一千零五十七元已到，约定明日下午持收条取款。兹将“收据”写就，请签名盖章，明晨并当请何先生加盖印章，以便取款。此款由渝汇出原为十五万，汇水竟牺牲一万八千九百余元之巨，可谓吃亏太大矣！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二月十日

咏霓先生：

昨示并收据均奉悉。昨日下午晤叶公超君，当即将港玉老汇来之款十三万一千零五十七元收来（新华本票一纸），并将“收据”交其带去。此款，今晨已交何先生存入“书生本色”户中矣。知念，特告！送阅各书，如有在钞写中者，请不必匆忙赶钞，尽可暂缓送下。因森公尚须多住几时，且可先行点阅他处之书也。专此，顺颂

公祺

慰函一件，顷收到，附奉，请一阅。阅后，恳见还归档。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二月十二日

咏霓先生：

来示并张书十种均收到。先生评定，至为精审，极佩！兹已与徐、赵二位约定，于明日（十四时）正午十二时在敝寓午酌，请帖已发出矣。请先生准时惠临为感！同座者并请有徐鹿君、张凤举诸位作陪。年前曾借暨大款三千七百元，以应急需，兹奉上支票一纸，乞加盖印章，以便归还。又另有支票四张并致何先生函一件，亦均乞于加盖印章后掷还为荷！何先生及敝见，均以为港款盼能全到，以便早日结束刘事。森公亦甚着急，欲早日归渝，但亦必须俟刘事结束后方能成行。故在此一月内刘事必须办成。余款方能有其他打算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二月十三日

咏霓先生：

兹由何先生拟就致蒋电一通，乞修正后签字交还，以便拍发。印书事已积极进行。兹将“印样”奉上一份，乞审阅，指示。拟先试印《诸司职掌》一书，此书为弘治本，流传绝少，北平图书馆亦仅有残本。将来积成“十种”，即可出一“集”，积“二十种”，即可出二“集”。丛书详目，拟就，当再行商谈，并面请指示。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二月十五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王云五君来函一件，并拟就致王君函（拟即发出），阅后，乞即签字交下为荷！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二月十九日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刘氏书以早日解决为宜，故去函王君，托其将云款一次汇下。连日正偕森公赴刘处阅书。大约一星期内或可全部

阅毕。届时当向先生详细报告，再作最后之决定。菊老已出院，身体甚佳，堪以告慰。兹附上致王君函（已誊清），乞签字，以便即日寄发。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二月二十日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致王君函，已发出矣。兹奉上致何先生函及支票二纸，乞阅后及加盖印章后交还为荷！又领取支票证一纸，亦乞加盖印章。连日偕森公至刘家阅书，甚感兴趣。十日内当可全部阅毕。版本有疑问处，均已当场解决。可喜也！闻森公云：袁守和不日或将来沪。此人妒忌心极重。公开言：要破坏刘家事，不能不防之，且更不能不早日解决也！盖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人心险恶，殊可叹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咏霓先生：

连日偕森公至刘处阅书，明板部分，已阅毕，甚感满意！“佳本”缤纷，如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大可取也。谨先奉闻。一二日后，当往续阅其抄校本部分。此事如告成，则我辈总算“大功”成就，殊可休息一下矣。夜间均在抄写所得善本目，亦殊不恶。合之刘书，约可四千目左右，诚洋洋大观，不下于北平

图书馆之四册“善本目”矣。（惟宋元部分及明本地志不能及）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二月二十七日

咏霓先生：

示悉！贵处园内二大间房，务恳留下，因我们即不用，某处亦必须用到也，何况刘书点交时，必须有一大房子庋藏之乎？二百元尚不算昂。请费心代留。即从三月份起租可也。宋元本书昨日又阅一次，仍觉可取者不甚多。森公亦不以多取为宜。其间“伪本”必须剔去。敝意，其余“后印”本则不妨收之。盖我辈所得宋元本究竟太少也。先生以为如何？专此奉复，并候
公祺

振铎拜上第二函

三十年三月三日

咏霓先生：

园中房间彼夺租，亦无法可想，此种人不讲信用大可生气，然不租亦可，因刘书即交来，房屋亦可敷用也。先生奔波数次，多费口舌，甚是不安！袁守和等已到沪，（乞秘之）我辈可放下一桩心事矣。同来者有王某，欲来此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购宋板书，见面时，当劝其为子孙多留些读书余地也！丁君近拟押运一部分书赴渝，已接洽数次。连日装箱甚忙。所运去者都为普通应用书。拟先付其运旅费三千元，已由何先生开就支票一纸，兹奉

上，乞加盖印章为荷！（致何先生函并附上）慰堂昨来一函，阅后，乞见还归档。先生如有暇，可否与丁君一谈？下午六时半，丁君当来敝处细谈，拟即偕其往谒先生。但先生认为不必要，或届时另有他事，则不来亦可。（尚未与丁君谈及先生）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三月七日

咏霓先生：

经二月之力，已将我辈所得“善本”加以分类、编目，其次要之品，已加剔除。抄校部分，剔除最多。但细加检查之后，或尚有可加入者。大抵不出二千种。一年以来，瘁心力于此事，他事几皆不加闻问。殆亦可告无罪矣。再加刘氏书约一千九百至二千种，则总计：约得善本三千八百种左右，可抵得过北平图书馆四册“善本目”之三千九百种矣！以百数以内之款，值此书价奇昂之日，尚能得此数量，诚堪自慰慰人也！（平均每种不及三百元也！）何况尚有清代善本及普通本无数乎？兹将已清理就绪之“善本目”一份奉上，请鉴阅、指正，先生阅后，乞早日归还，以便再送何先生及森公一阅，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三月十三日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李君处房租，星期一下午当请晴湖先生送去，风闻刘书，有古董商在钻营甚力。故甚焦急！兹拟就致王君一函，乞签字交还，即寄发。附上支票二张并致何先生函一件。支票乞加盖印章，致何函阅后并乞见还，以便归档。刘书告成，我辈之工作亦可告一段落矣！“书目”编成，殊可观，堪称不负所托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三月十五日

咏霓先生：

兹拟就致慰函一件，乞加改正后签字，以便誊清发出。袁某在此，多方破坏，不知何意。连日殊为愤慨！恐其系代美之国书（会）图书馆出力也！（此事乞秘之，此函阅后，并乞付丙）昨偕森公赴三马路，得赵烈文、莫友芝稿本多册，甚为高兴。价仅三百数十金，诚不为昂也。俟送来时，当奉上请鉴阅。“善目”初稿，不知已阅毕否？其中如有须钞录及须提出一阅之书，乞开单交下，以便分批提出送上。王款迟迟不到，刘货不得不搁置，大是可虑！好在韵秋甚是帮忙，或可不至漏失。如得刘货，则我辈工作，可告一段落，且亦甚可观矣！书影九张，兹并奉上，乞一阅。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三月十八日

丁衣仁君恐一时不能成行，可否即留其暂在此间办事？乞示！

咏霓先生：

致慰函，已誊清，兹附上，请即签字交下，以便寄发。先生改正处，已照改讫。又其中，关于袁某处，偶有火气语，亦已删去。余皆不动。丁衣仁君又已决定动身西行。此君为何先生北大时代之学生，与慰堂同学，此次赴渝，系就中央图书馆之某职。非外人也。故有一部分事，似可告知。不知先生以为如何？仍乞示知，以便遵循。朱电已付丙，乞勿念。莫氏稿凡四册，甚佳，又赵氏稿较芜杂，（另人批：名烈文字勤菽曾任易州知州。）然亦材料书也。（尚有七册未寄到）兹并奉上八册。（共十二册）此次所选，凡十二种，价三百八十元，其他稿亦颇佳。（全部目录附呈）究竟较之从平贾辈手中得到者低廉多多矣！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三月十九日

咏霓先生：

来示及书目等均已收到。承过奖，殊愧。我不过追随先生之后，为琐碎之工作而已。主持大计，全是先生等之力。抄校部分，得力于邓氏群碧楼所藏者不少。非先生力主全购，则必无今日之成绩也。就今日之书价观之，此批书实至廉。盖如欲逐部购置，即二三倍其值，亦尚不易得到也。我辈“目”中所缺“经”

“子”二部，如以刘书补之，大是可观！（“经”“子”所以收购不多者，即留为购入刘书之准备。否则，必多重复）并刘书计之，明刊本在二千二百种以上，抄校本约一千一百种，均可交代得过。惟宋元本部分颇为贫乏。今后拟专致力于此。先生以为如何？乞指示！菊老病后需款，其宋本《荀子》已交来，谈妥价值洋四千元。森公亦以为甚值得。兹由何先生开就支票一纸奉上，乞于加盖印章后交还，以便转送菊老处为荷！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菊老款四千元，已于今日送去。《今古舆图》必不误三月之限，乞勿念！惟朱印处殊模糊，亦无法可想之事也。港款已汇来一万元。拟仍用先生“书生本色”章及何如茂章取款。兹奉上印章式样二纸，又取支票证一纸，乞各加盖一章后交下，以便转送银行（上海银行）开户为荷！日来情势益非，我辈事，似非早日结束不可。闻令公子有在中央银行任事者，想无恙，甚以为念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三月一十五日

咏霓先生：

昨示并《粟香室杂著》等均已收到。今日下午，张凤举、李

玄伯二位，请先生便酌，在座者有何先生，森玉先生及袁守和几位。兹将“请帖”奉上。先生如有暇，不妨去一谈。平贾辈之书，已清理过半。彼辈因平、沪汇水关系，多半愿将“首本”退回。凡非重要之书，均已退去，惟比较重要者尚扣留在此，陆续加以解决。修绠堂前送来《皇极篇》一种，共二册，已退去一册，尚有一册，未觅得。似仍在先生处。乞便中一查为荷！又尚有若干“头本”在先生寓所，如得便，亦请检出送下。我辈以四月底结束为目标。以后，得书为次，清理为急矣！“善本”清理后，即当着手清理“普通书”矣。附奉付敝处之支票一张（五千），乞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三月二十七日

咏霓先生：

晨得香港王君一函，兹奉上，请一阅。复函已拟就，如无修改，恳即签字，以便今日下午寄出。“图记户”图章，上海银行嫌不清晰，兹再奉上，请多盖数章交还为感！今晨又得菊老一函，并奉上。阅后，乞见还。菊老函中所提及各书，诚皆人间孤本，得之，大足为我辈生色。仍请先生指示南针。书价颇难悬定，已复函请其略示畴范矣。又付邃雅斋董会卿支票一张（三千六百一十元），请加盖印章后交下，以便转付。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三月三十一日

咏霓先生：

来示奉悉。顷忘记附上王君原函，兹特再行奉上，请一阅。又上海银行存户证，似尚有一张须盖章者未见附还，乞一查，即加盖一章见还，以便转送为荷！匆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第二函

三十年三月三十一日

咏霓先生：

顷来示敬悉。复“中英会”朱杭二位[1]电已拟就，并已由森公阅正过。兹附奉，乞改正。改正后，恳即赐还，以便明晨再送何先生阅后，即可拍发。署名仍用何徐二公，因来电系何徐也。先生以为如何？或用四人署名亦可。乞酌定。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启　第二函

三十年四月二日

咏霓先生：

刘书迄今未有确耗，殊为着急！见到韵秋时，请便中嘱其来敝寓一谈。主人颇懦弱寡断，颇疑有人从中作梗。（此人疑是袁

① “中英会”为中英庚款董事会。朱，朱家骅；杭，杭立武。

某）我辈不能不着力进行也！先生以为如何？我抽暇去访他一次，面谈一切，或先致他一函。此事如功败悬垂成，实太说不过去也！沈穀臣所写《弥陀经》不知内容如何？沈为何时人？乞便中详示为感！近从潘博山处，得郑知同（珍子）稿本二种，甚佳。又得有康熙刊本《广西舆图》（六册），万历刊本《山带阁集》（朱曰藩著，道光间有翻本，然多删节），颇得意。明后日当奉上，请鉴阅。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四月五日

咏霓先生：

昨示并书一册，均已拜悉。沈氏手写经卷，近于美术观赏性质，似出我辈收购之范围外，且存款不多，所收以史料等书为主，此类书拟暂缓议，不知先生以为如何？朱君顷来一电，兹附奉，阅后，乞见还归档。又，历来所收各信件，现又已整理一批就绪，因存敝处不便，仍乞先生代存保管箱为感！韵秋昨晨来谈，已将敝意仔细告知，嘱其转达书主。我辈不能久搁下来，此事如不成，即当转而他商。为书主计，我辈如购不成，恐他方亦不易购成也。彼已允转达，惟其地位亦殊困难说话耳。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四月七日

咏霓先生：

昨奉一函并信件一包，书一册，想均已收到。韵秋昨来谈，说：书主已有决定，拟先售明刊本一部分，或先售宋、元、明刊本部分亦可。其批校本、钞本、稿本部分拟暂行保留，又清刊本亦拟保留完整，不欲拆售。此与原议虽大有出入，但敝意，为急于成交计，不妨允之，单购其明刊本部分。（共一千二百余部）余皆暂行放弃，待后再谈。（抄稿批校本部分仍拟请其让予三十余种）此一部分，拟以二十之数得之。彼即欲迁居。如同意，即可在三五日内点书付款。我辈有款在，不患无书。原来四十之数，本为彼之要求。现彼既不愿照原议出售，则我辈自可勉从其意，少取书，少付款。二十之数虽昂，但以现在市价计之，亦尚为值得。此事须立即决定。不知先生何时有暇？可否约柏丞、森玉二先生一谈，以便有所决定？明日下午二时或三时（新钟），在敝寓一晤，如何？乞示知，以便再约何、徐二位。同时并可鉴阅菊老送来之数书。附奉致王君一函（原稿及清稿各一张），如无问题，恳即签字，以便寄发。又付敝处支票一纸（五千元），请即加盖印章交下为荷，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四月八日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何、徐二公已约好，准于本日下午三时（新钟）在敝寓茶叙。所谈事颇关重要。久未晤，深盼能一倾积愫也。兹附上支票一纸：

（一）来青阁：一千二百六十六元整

（二）瞿凤起：二千元整

乞即于加盖印章后交还为荷！刘书成功后，“善本”总目，即可编就。即剔除刘氏之宋元本及抄校本，亦尚有三千种以上，诚是洋洋大观也！仔细披览“所得目”，甚自欣幸！拟在五月底以前，将“善目”全部编成寄去，亦可告一段落矣。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四月九日

咏霓先生：

前日谈至畅！昨午韵秋来，当以我辈致酬五数之意告之，彼甚觉高兴！刘事必有望，大约今明日下午必可有确切之复音也。先生主张，最为近情合理。如此款由书价中扣除，恐有种种不便，韵秋亦必有种种顾忌也。此事告成，皆先生力也！菊老书五种，已还以二万，然迄今尚无复音，恐系嫌少。奈何?！中国书店主人金颂清已故世，先生所购之《唐三高僧诗》，八十元，乞付下，以便转交。又《盐邑志林》一书，彼乃不肯售，乞便中检出交还。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四月十二日

顷得菊老一函，附奉，阅后，乞见还。照价加三成，即共价二万六千元，似可照允。仍请裁决！

咏霓先生：

今晨韵秋来谈：谓钞校本书三十六种，送菊老估价后，菊老复函谓：如今法币价值跌落，书价当可涨至原价十倍。因此，书主颇为之动摇。经韵秋力言后，书主决定明刊本一千二百余种，连同此项钞校本三十六种，共索最低价二十五万元。经与韵秋细细磋商，拟给以最高价二十四万元，且须即日解决，迟则，恐又中变。此数虽较原来决定多出一二万元（抄校本原拟给以二万元左右），但细算尚不太昂。俟书主今晚回音来时，似即可约定付款日期。但仍请先生裁决示知。为爱书护书计，我辈不能不吃些亏也。先生以为如何？专此匆候

公祺

鸿宝
振铎　同拜启

三十年四月十三日

咏霓先生：

刘事反复无常，变幻百出。昨日几生意外。书主欲加殿板《图书集成》一部，共索三十万，当即答以：三十万可付，惟须多取他书，《图书集成》不要，又问，如仍以四十万购前单之书，可仍照付否？当即答以：可付。彼乃无辞而去。惟坚持二十五万之数。经与何徐二公一商，已允二五之数。此事总算定局矣！好在相差仅一数，想先生必可同意也。昨日下午已去点书。今明日尚须续点。点毕，即可付款取书矣。付款当遵尊意，开零星支票若干张，以免人注意。乞勿念！兹附上致慰函一通，又支票二张。（一付赵一万元，一付敝处五千元）乞阅正及加盖印章后交还为荷！中国书店款八十元已取去。《盐邑志林》事，已嘱其赴

尊处面洽矣。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咏霓先生：

兹已将致慰函誊清，（略有修改删并处）阅正后，乞即签字交还，以便于明晨托人寄发。刘款已付讫，并已取得临时收据。书今午可运来一批，当即行转送某某等处分别储藏，乞勿念！所云房间，未知已租定否？乞示！如无希望，即当设法进行他处矣。因现有处所，万万放不下刘书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四月十七日

咏霓先生：

昨日下午二示均拜悉。先生琐琐费心至此，最为感愧！刘书昨已运藏某处一批。今午续到时即可再运一批至王宅储藏矣。明日可再运若干分储某某二处。分藏四处，当可放心。“科”“王”二处，似均须保险，盼先生便中即着人代办一下为荷。每处均保险十五万，如何？乞裁决！此事告一结束，除还旧欠及略购若干不能不购之“善本”外，大可休息一时。即利用此时间编目，今加入刘书，我辈之“善目”已大可观矣！（顷何先生面告云：港款又汇到十数，特以奉闻）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四月十九日

又李氏书，已托某贾估价，共计值洋八千元，我辈共取四十余种，估四千元，余书该贾亦颇愿以四千元购下。乞通知前途，不知愿售否？

咏霓先生：

示悉。保险事分作两批托人办理，最妥。刘书已于前日下午运毕，当即分藏他处。堪释念也！某氏书，由某贾约略估价，并未细算，故无每种之价目。我辈所需者凡四十余种（以〇〇为记，但仍乞裁定），彼共估洋四千元。兹将原目奉还。如能成交，即可付款也。余书可不必提及矣。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咏霓先生：

昨上一函，谅已达览。我辈所取某氏书四十五种，估价四千，实不为廉。想前途当可出让。惟在成交之前，不知能先行阅书否？盖钞本书之价值，大有高下，非目睹不能决定也。今日起，刘书可分部清理、点查。下午，拟请晴湖先生至王宅排架。先生如有兴致，二三日后，即可至该处阅书矣。其中史、集二部，佳品实至多也。兹由何先生开就下列支票四纸，请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以便转付为感！

（一）施韵秋：五千元整

(二) 张菊老：二万六千元整

(三) 陈济川：一万五千三百零三元四角二分整

(四) 修绠堂：二千三百二十元整

预计至迟五月底，购书部分之工作，必可告一段落。所余者，惟清理普通书及印书之工作而已。如能印四五十种好书，则我辈对于前人亦可告无罪矣。附奉拟印书目一份，乞详加指正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上致王君一函，如可用，乞即签字交下。

咏霓先生：

昨午施君来，又送下刘书十余札，现未交者仅十种左右耳。俟交齐后，即可嘱其写就“帐”本（书目）交来，以清手续。王宅书架，大约后天可布置就绪。星期天上午，先生如有暇，可同往一观。兹需付蟫隐庐书款一千元，已由何先生签就支票一纸，兹附上，乞加盖印章交还，以便转付为荷！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何先生函一件，阅后，乞批示见还。我辈本有结束之计划，故对此，自无问题。不过“清理”略费时力耳。支票二

纸，已由何先生开出（一）五千元，（二）三千七百七十八元五角，请加盖印章后交下为荷！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兹奉上致慰报告第八号，乞详加指正后，再行誊清发出。保险费四百八十六元，兹开就支票一张奉上，乞察收。琐琐劳神，至感！前托藏之“函件”二包，便中乞取出交下，以便存入敝处之保管箱中。又，前奉之“丛书目录”一纸，不知尚能检出否？如便，乞检出附还，以便存底，省得再钞一次也。店务拟分两步结束：（一）本月底结束“零购”工作，（二）五月底结束“善本书目”编辑工作。“无事一身轻”，五月后当可稍稍休息一下矣。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

咏霓先生：

前昨两示奉悉。保单已收到，费神，至感！保费四百八十六元，兹开就支票一张奉上，乞察收。《范氏奇书》，及《明世学山》二种，即可检出奉上。嘉靖《宁波府志》四十册，兹附奉，乞察收。刘书，闻尚有数种，在先生处，如抄毕，乞便中送下，以便清帐。《颐庵文稿》为明人作，非宋之刘时举也。报告第八

号底稿，先生忘未签字，兹附奉，乞补签。又誊清稿亦乞签字交还，以便寄发为荷！敝处支票一纸（三千元），并乞加盖印章交下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五月二日

咏霓先生：

前函所言敝处“函件”两包，请先生检出交下事，不知现已检出否？甚盼能交下！因欲查阅也。又陶氏涉园书款一项，请便中嘱盐业（?）将收据交下，以便清帐。（书单可不必急急交下）不知该项款数为“四千”抑“三千”余，记得当时系付“汇划”，似亦须折成“现款”，以便计算。费神，至为感荷！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五月七日

咏霓先生：

九日来示拜悉。函件二包及书款收据一纸亦均已收到，费神，谢甚！连日坊贾来者渐少，比较空闲，即乘此专力于“编目”工作。现初步剪贴工作，已告完毕，刘书全部亦已加入其中。惟第二步誊清工作，较为麻烦，因须分别部首，排列前后，处处须查书也，数日后，（最好下星期内）先生如有暇，可否约何先生诸人一谈？乞示知日期为盼！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五月十二日

咏霓先生：

奉兹上付敝处支票一纸（三千元整），乞加盖印章后交下为荷！专此，匆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五月十三日

咏霓先生：

兹因有要事待商，（渝英庚款会有一电来）请先生于下星期一（十九日）下午四时至敝寓一谈为荷！何、徐二公已另约矣。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五月十七日

咏霓先生：

今日下午四时，在敝处会谈，前日已函详。现森公已在此，何先生亦将到。盼能即来为荷！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五月十九日

咏霓先生：

昨谈至快！先生对于古籍购置，鼎力支持，能见其大，至为感佩！我因气魄不大，对于价值昂贵之书，即有不敢问津之意。殊深愧惭，《本草图谱》及刘晦之各书，能得之，自感愉快。不知彼等是否已“迫不及待”而他售？（当尽力设法截留之）近日明板书稍佳者已大涨，每本千元一部，不以为奇，而“史料”书往往涨至二三千元一部，似尚不如购宋元本为合宜也。先生谅亦有同感。综览所得善本书目，所不足者亦正为宋、元本，且“经”“史”二部之大“书”尤为缺乏。故于刘晦之之“二经”（“易”“书”“二史”，“三国”“后汉”）敝意本欲罗致。因款已将罄，不敢开口。如马氏垫款可缓还，则刘书及《本草图谱》均可购入矣。（约共七万四千元）宁可他处省用，而以购书为先务也。附上支票一张（一百五十元整），乞转付胶州路房租。又付：（一）菊生先生书款六千元整；（二）陈济川书款六千八百八十元整；（三）王浡馥书款六千元整；（四）孙实君书款一千元整，共支票四张，已由何先生开出，乞即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以便转付为感！此二月内，清帐、编目，事务极忙。然即此告一段落，已大可观，将来如能并得“瞿北杨”及张氏所藏，则“善目”中物，当在五千以上，宋刊本亦已近三百种，当是古今来“书目”中之最为巨观者，固不必论无敌于今日之天下也。有志竟成，想必可成为事实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五月二十日

咏霓先生：

顷得慰堂先生来函二件，兹附奉，阅后，乞见还归档。诸股东对购书事，意兴似甚浓厚。我辈本为保存文献起见，再辛苦一番，似亦应尽之责。如能将芹伯，瞿氏、潘氏、杨氏诸家一网收之，诚古今未有之盛业也，固不尽收拾“残余”于一时已！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又通鉴一箱，便中乞送下，图章已由森公托王福庵刻好，甚佳，兹奉上一“样”，但仍乞见还。

咏霓先生：

北平赵斐云兄昨寄来一航函，嘱即汇款若干至平，以便于端节时付帐。兹请何先生开出支票一张（计五千元整）拟于明晨电汇至平。乞即于加盖印章后交还为感！又李氏书，如能以五千之数成交，尚不为昂，惟盼能一阅其“书”耳。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又领取“支票簿条”一张，并乞盖章交下。

咏霓先生：

兹附上致慰堂先生一函，已由何先生阅过，乞即于详加指正后签字交还，以便誊清寄出。（又附航空纸一张，乞签字，以免誊清后再送请签字，多费手续）盼能于下午交下，因尚须请森公一阅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五月二十四日

咏霓先生：

前日致蒋函，已誊清托人发出。森公亦已阅过。彼亦有一函致蒋，所述大致相同。月底办公费用，兹已由何先生开出支票一张（二千元整），乞加盖印章交下为荷，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咏霓先生：

昨示并李书一箱均已收到。箱内并无目录，计共十一种，兹另开一"目"奉上备查。此十一种中，以《枣林杂俎》及《群英诗馀》为最佳，森公见之，亦甚为赞叹。《说文》（抄）亦好，余皆平平。惟《四明志》及《临安志》殊不佳。但合购，则亦不妨杂入。先生以为如何？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又杨师孔十种，未见，实唐人集。）乞查。余书盼能便中陆续送下。

第一批收到：（共十一种）

朱氏说文（抄）	十二册
秦汉图记（明刊）	二册
邦畿水利集（抄）	五册
枣林杂俎	六册
梵音斗	一套
临安志（抄）	二册
群英诗馀（明刊）	四册
四明志（抄）	十六册
忠孝经（明刊）	二册
独学庐全集	三十册
唐人集（明刊）	十册

此书第一册封面以铅笔写“杨师孔十种”，按此系唐四杰及沈、宋、孟集之嘉靖刊本。“杨师孔十种”则按原目系天启刊本也。乞查。

咏霓先生：

顷检阅李氏书第二批，抄目奉上，乞察收。此批书中，确以《海昌外志》为第一，《桂氏说文》亦佳，《天象玄机》最下。余皆中品，然均足补充（除“二酉堂丛书”外）我辈所未备“乙库”目录，有此若干种，亦足生色不少。惟究竟共值四千或五千，似须全部阅毕，始可决定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第二函

三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又屠氏收条已收到， 谢谢！

第二批收到（十三种）：

六逸诗钞	十二册
天象玄机	八册
古今词选	六册
隶篇	十册（此系刻本，原目作钞本，疑误录）
中州名贤文表	八册
国朝名家诗馀	二十四册
桂氏说文	二十四册
历代诗馀	四十八册
庐户部集（明刊）	一函
海昌外志（钞）	二套
张氏丛书	一套（即二酉堂丛书）
阙里孔氏词	二册一函
影园瑶华集	二册一函

咏霓先生：

前日奉上一函，内附支票一张（五千元整），谅已收到。李处收据取得后，便中乞交下。“善本书目”卷一（经部）已钞就，共二百十六种，尚可观。乞加指正。（此一份系寄慰者，指正后，乞即见还）惟细观此目，所阙仍甚多。先生为经学大师，盼便中能示以补充之涂（途）径。（明板书为主）“中英庚会”又来一电，兹附奉，阅后，恳见还归档。阅此电，可见内地诸公之热

忱。此事似应面谈一次。先生何时有暇，乞示知，以便另约何先生及森公。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五月三十一日

咏霓先生：

昨示并善目卷一均已收到。星期四之约谈，当即行通知何、徐二公。时间定为下午五时（新钟）如何？先生如不便，改早或移迟均可。乞示知，以便遵办。现拟寄邮包二百五十七件至港暂存。（皆刘物）已由何先生在运费项下开出一千元应用，兹将支票一张奉上，乞于加盖印章后交还为荷！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二日

又附奉致慰第九号报告一件，乞于指正后交还，以便誊清发出。又附航空笺一张，如无问题，乞即并加签字，以便再送。

咏霓先生：

昨晤何先生，据谈：本星期四因须为人证婚，无暇。我辈改为星期五（六号）下午四时会谈，如何？乞示。致慰报告第九号，何先生阅后，略有改正处，我亦于函末加了数语。兹已誊清，奉上，乞阅正。如无问题，乞签字交还，以便寄发。电文一件，已拍出矣。李书目录，暂存，俟过二三百后再奉还。前存先生处之书，（连头本若干）如便，乞送下，以便清理手续。有渎

清神，歉甚！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四日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关于“补充”事，已列入“议程”。此事殊为重要，非先生主持一切不可。俟“善目”编竣后，“乙库”目及“普通”目便可着手。此“二目”均拟录副存放先生处，盖补充时，必需参考此二目，以免重复也。大致清儒所著之“经”“史”“子”三部分尤为重要，“集部”则以文集为主，至诗、词集似尚非我辈所急者。俟第二批款有把握时，自当另行拨出一二万，专供此用。（此款可存先生处）连日寄出书甚多。兹由何先生开出支票（一千元），乞即加盖印章交下，以资应用为荷！今日下午四时会谈事，已约定何、徐二公。恳先生准时惠临为祷！专此，
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六日

咏霓先生：

前日晤谈，至快！送下各书均已收到无误。先生费神清理，至为不安！未校毕及未用毕之书，不妨暂存先生处可也。《夏小正经传考》俟检出，即奉上。又刘书，先生尚需何种，乞速示知，以免寄走。忆得上次先生尚取去徐〇〇诗集一册，便中能检

得否？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九日

咏霓先生：

昨又寄出书一批，大致在下星期内可告一结束！我辈如释重负，可放心得多矣！兹附上应付运费支票一张（一千五百元），又六月份办公费支票一张（一千五百元），乞即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以资应用为感！我大约本月底即将动身。森公归心如箭，亦将同行。但在行前，张、瞿二处，必可告一段落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十二日

咏霓先生：

昨由保先生交来蒋君一电，兹奉上。阅后，乞见还归档为荷！刘晦之书已为平贾王晋卿购去。风闻已归□□□，携之东去，作为礼物矣！可叹！！！我辈迟了一步，便成终生之憾！现已设法，不知能留下几种否？（闻未全去）今日购书，必须眼快手快，盖竞争者殊多也！办事之难，于此可见！《本草图谱》如不即解决，亦必将他去矣。当商之何先生先借若干，以了此事。先生以为如何？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十六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敝处书目一份，又致先生函一件，（有森公附注）阅后，恳见还，以便再送何先生一阅。万乞勿客气的批正。我辈做事，总以不惹人批评为主。售书是万不得已事。然售得其主，则亦无惜！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十七日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至感！先生盛谊！惟何先生处款已不足，亟须电港、王处汇款来此。兹拟就一电，请阅正。明晨可拍发。何先生意：刘书既去，款如他用，必须再行商量一次。不知先生何时有暇？明日下午四时左右，可否在敝处一谈？乞示。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咏霓先生：

寄港第一批书已平安到达，可慰也！（港大许君来函云云）第四批亦已寄出。明日可寄第五批。刘书运出，我辈之责任减轻多矣。将来究竟运渝或运美，须待蒋君之通知，才可决定办法。

“星五”会谈事，因该日下午敝校有事商谈，拟定为星期六（二十一日）下午四时，如何？先生届时如无他事，即可决定矣。寄费尚须千余元。兹由何先生开出支票一纸，（一千五百元）乞即于加盖印章后交还，以资应用为荷！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十九日

咏霓先生：

昨忘将房租奉上，歉甚！兹将支票开就附奉，乞转付。此项房租盼能将“收据”交下，以便归帐。又李氏书五千元，其“收据”亦乞早日交下为荷！刘书除少数抄校本及须重印者外，均已寄出，共一千七百十包。此工作可算告一结束矣！知念，特以奉闻。星期一（二十三日）下午四时之会谈，已分别通知徐、何二先生矣。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咏霓先生：

昨谈至快！先生走后，我辈又详谈甚久。当由何先生拟就电文二通，一致蒋君，一致王君，兹附奉。先生如同意，即可拍发矣。(蒋电系用密码）阅后，乞交还。《本草图谱》及《于湖集》购得，当可抵得过刘晦之书矣。购书事，先生主持最力，极可感动！虽为国宣劳，不足言苦辛，然非有眼光，有魄力不可！今岁

购置，倍艰于前。张、瞿二家如获有成，则我辈决当告休息一时矣！但第一批书事，必当先行结束。昨所谈，大致已解决。惟“乙类善本”及普通书尚未编目，似非赶办不可。昨与何先生商定，拟加聘商务编辑员沈志坚君（顷已离商务）帮助编目。沈君与我同事多年，人极可靠，慎妥干练，兼而有之，实一人材也。不知先生以为如何？月薪拟致送九十元整。又晴湖、韵秋二位亦各拟加薪二十元（各为九十元，均自七月份起）。盖近来物价及车资飞涨不已，彼等虽不言，实应代为想到也。先生以为然否？总计，薪金一部分连沈君在内，每月开支不过四百七十元而已。预算中实有余裕也。恳即示知，以便遵循！将来我赴港期内，会计事宜，拟托晴湖或韵秋代管。如何之处，亦乞指示。好在每月月薪连各处房租在内，不过千余元。如照二千元计算，尚可有余款可付各肆零帐，或略购应用书也。今日下午拟约郭、施各位会谈，分配职务，加紧编目。务期能于年内告一结束。印刷事宜，则已托中国书店杨金华君办理一切。此人亦极为慎密可靠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二十四日

咏霓先生：

各电均已发出。昨森公得蒋君一函，兹附奉。阅后，乞见还，以便再交何先生一阅。函中“颍川”指陈公[①]，“紫阳”指

① 陈公，为陈立夫。

朱公[1]，立兄，即杭立武君。[2]“史部”目录一册，兹奉上，乞指正。《四明风雅》四册，又《琼芳集》二册（闻施君云：有序未钞）并附上。支票一纸（五百元），为敝处月底所需用者，兹亦奉上，乞即于加盖印章后交还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咏霓先生：

顷得蔚（慰）堂先生来函一件，兹附上。阅后，乞见还，以便再送何先生一阅。蔚（慰）函所云杨书（海源阁），确有如此情形。彼方索价既高，大可搁之不理，决不至有人竞购也。王款“十二”数已收到。敝书款“一”数，已由何先生开出支票一张，兹附奉，乞即于加盖印章后交还为感！连日赶写“子”“集”二部善目，一时不能即竣，奈何！！我辈所得，“经”部最下，“子”尚颇可观。“史”“集”二部则是精华所聚者。蔚（慰）及诸股东见到“史”目时，当必感高兴也。（“史”目已寄去）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示悉。《东坡志林》（《稗海》）敝处有之，兹检奉，乞察收。支票

① 朱公，为朱家骅。

② 杭立武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

收到，谢谢！《本草图谱》及《于湖集》款，当于“星一”请何先生开支票交去。请勿念！“善”目必须自钞，因韵秋恐未甚详悉也。好在不大吃力，不过多费若干时间耳。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咏霓先生：

前日下午奉上《东坡志林》一册，想已收到。《本草图谱》等款，已由何先生开出支票计共四纸：

(一) 潘博山　　二万元

(二) 张葱玉　　一万四千元（《于湖集》款）

(三) 中国书店　　三千元（外交档案一批）

(四) 赵万里　　三千元

均乞于加盖印章后即行交下，以便于今日下午分别转付或汇出为荷！张芹伯书，麻烦甚多，我辈不妨缓图之！待其自来接洽为上策。先生以为如何？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三十日

咏霓先生：

示悉！支票四张，已照收无误，《东坡志林》一册，亦已收到。写本《文选》一巨卷，兹奉上，乞察收，尚有日本帝大丛书所印之《文选》，下午当请晴湖先生检出奉上，以备参考。此为

今知《文选》之最早者，非李善注，更非五巨本，或六巨本，乃“集注”也。中土久已失传。虽非全帙，亦绝可贵。复蔚（慰）函，已草就，兹附上，请先生仔细指正后，再送何先生一阅，即可誊清发出矣。连日理书，极忙。早天气尚凉爽，否则，必汗流浃背矣。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三十日

咏霓先生：

何先生得朱君先后二电，兹附奉，阅后乞见还归档。马氏协运事，何先生已与面洽，恐甚困难，势非自运不可也。何先生所拟复电，并附，阅后，亦乞见还，以便拍发。自运颇有把握，且较安稳。日内拟再运去若干。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七月九日

何日有暇，能再晤谈一次否？

咏霓先生：

前昨二日偕森公往阅宾礼堂潘氏书，极为得意，书凡一百二十种左右，皆宋板也。（元板仅数种）极精美。以宋板论，盖不在南瞿北杨下也。本星期日上午十时之约，已通知何、徐二公矣。恳先生便中准时惠临为荷！兹附上支票三张：

（一）徐森公旅费五千元（内二千五百元可在香港取回）

（二）敝处七月份杂用一千五百元

（三）传新书店二千二百元

乞即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以便转付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七月十二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王宅房租洋一百五十元整，乞转交，并乞取一收据交下为荷！森公即将内行，赵君已来沪。何先生意：可否以我辈三人具名，公请一次？地点时间均由先生决定。地点能在先生处尤佳。“史部”书目，不知先生已阅毕否？因日内有需要处，恳便中交下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七月十八日

咏霓先生：

森翁明日即南行，托带之书，已赶理就绪。惟《本草图谱》及《文选集注》（一卷）二种，是否同时托其带去，乞示。如先生未用毕，则不妨下次设法带去。如已用毕，乞即交下，以便装箱。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

咏霓先生：

森公昨晨南行，曾往送别，殊依依不舍也。精品托其带去二大箱。蒋、朱处曾来三电及一函，兹奉上。阅后，乞见还，以便归档。蒋、朱所急者为运货一举，实则我辈已办得颇有条理矣。再有半月，“善目”中物，必可全部运毕，殊可慰也！又致蒋函，因事迟迟未寄，兹已钞好，并加入若干语，乞审阅。如无修改，盼即签字交还，以便即行寄发。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

咏霓先生：

示悉。致蒋函已留有底稿，故不必再钞。仅将先生所删改者就底稿上删改之而已。兹仍将该函末页附奉，请即加签名，以便寄发为荷！（先生偶忘签名）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支票一纸（五千元），系支付寄费者，乞于加盖印章后交还，以资应用为感！时局大变，幸货已多半运出。上海想可

无虑，即太平洋一时想亦不至有战事。然货究以速运为上策。朱君屡电促速运，自应照办。好在森公已在港（到港电，迄今未收到），自可主持一切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

咏霓先生：

森公已抵港，顷来一电云："最精货本周内航运手续繁复盼兄携二批货速来"敬以奉闻。又拟致渝朱及港徐各一电，请一阅，阅后，乞交还，以便归档。又需付石印工费洋二千元，已由何先生开就支票一纸，兹奉上，乞加盖印章交下为荷！专此，匆颂
撰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七月三十日

咏霓先生：

顷接蔚堂先生一函，兹附奉，乞一阅。又奉上朱，徐各电及复电，均乞阅后交还，以便归档。运输事，自信办理尚甚妥善。数日内即可全部告竣矣。（普通书不在内）徐积余先生嘱其公子交来安徽志书百余种，索万金以上。以今日市价计之，似不为昂。安徽志书本来难得，而其中孤本不少。市贾对于此项孤本，每种开价七八百元至千金，毫不觉奇。敝意如在万金以内（或万金）径可购下。先生以为如何？书目附奉，请鉴阅。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八月四日

咏霓先生：

今晨徐积余先生之公子来谈，窥其意，该项安徽“方志”，非万金不办。已还价至九千元，彼尚踌躇。但相差不远，想必可得也。敝处旅费已请何先生开出支票五千元，又月来杂购各书款二千元，亦已开出支票，兹附奉，请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为荷！旅费先支者，盖因连日港币渐涨，拟先行购存备用也。专此，顺颂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八月六日

咏霓先生：

昨得森公一电，兹奉上，阅后，乞掷还归档。邮包目录正在赶钞中，明日可寄发。此项目录，将存先生处一份，备查，如何？徐积余先生之安徽方志，已还价至九千以上，尚无消息。闻有人肯出一万四千元购之。敝意，此种书，最高价不过一万一二千元。不过失之，未免可惜耳。微闻近来颇有人竞购古书，以事积储，大有移“米”“布”而至“古董”之风。可叹也！上海游资过剩，将来大有问题。奈何！何先生交下领取支票证一张，又付赵万里先生书款支票二千元一张，均乞于盖章后交下为荷！港行尚未决定日期，大约在二十左右。在行前，必至先生处畅谈。并面请指示一切也。专此，顺颂

暑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咏霓先生：

徐积余先生处方志事仍无复音，恐已变计，只好听之而已。可见近来购书之难也！张芹伯书几经变化，价格无定。初索五数，后又欲提出书一百余种，敝意，提去精华大是减色，便无心进行。昨经张葱玉介绍，说：仍是全部，共索七十五万。细计之，以近日书价计，尚不为昂。（王贾得《后汉书》，竟向人索八万，可谓骇人听闻矣！闻蒋某竟以三万五千购去。可见近日之书价一斑！）惟须款有把握，始能进行，且以速决为宜。一手交货，一手付款。否则，恐芹伯又将变计矣。兹拟就二电，一致蔚(慰)，一致森，乞于加以指正后，交下，以便再请何先生阅后拍发。专此，顺颂

暑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咏霓先生：

港渝二电已分别发出。（何先生阅签过）此事如告成，则宋、元本方面，可以弥补缺憾不少。抄校部分，亦大可壮观。深盼其能成为事实也。兹由何先生开就支票一纸（四千元），交敝处应用，（八月份杂用及寄费）请于加盖印章后交还为荷！“存港书目”，明日可清理就绪，交存先生处。时局如此，各物以分存为

宜。专此，顺颂

暑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八月十八日

咏霓先生：

昨得森公一电，兹附奉，乞一阅。阅后，恳掷还归档。来青阁之宋余仁仲本《礼记》，经商酌再三，该肆定实价一万二千元。按此时市价，尚不为昂。此书森公在沪时已见过，确极佳，一无毛病。在芹、瞿货中，亦可算为上上品。敝意：徐积余处既无消息，似不妨移该款购此书。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尚乞核示，以便遵办。专此，顺颂

暑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八月二十二日

咏霓先生：

昨日下午往晤张葱玉君，谈及张芹伯货事。据云：大可接近。芹伯已允减去二十万五千元，现索价六十二万五千元。如此，则与去岁所索三万美金之数甚相近矣。我辈大可交代得过！殊可喜慰！兹拟就二电，（何先生已阅过）请先生改正后签字交还，以便即行拍发为荷！又王宅租金一百五十元，前日已托晴湖先生送上。便中请王宅将“收据”交下为感！专此，顺颂

暑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顷得来示，敬悉。《西溪丛语》等四种，又王宅“收据”一纸均已收到。谢谢!

咏霓先生：

近日连遭失败，心中至为愤懑! 徐积余氏之方志恐已失去，(至今无消息) 刘晦之之宋本亦已被夺，前日所谈之宋余仲仁本《礼记》(余本极佳而少见，仅芹伯处有左传，然残阙甚多，十不存三)，来青阁亦已变卦，不欲以一万二千元出售，(本来已说妥书价) 盖王贾又以一万六千元欲购之也。奈何?! 奈何?! 终夜彷徨，深觉未能尽责，对不住国家! 思之，殊觉难堪! 殊觉灰心! 反省：我辈失败之原因，一在对市价估计太低，每以为此种价钱，无人肯出，而不知近来市面上之书价，实在飞涨得极多极快，囤货者之流，一万二万付出，直不算一回事。而我辈则每每坚持低价，不易成交，反为囤货者造成绝好之还价机会。诚堪痛心! 二在我辈购书，每不能当机立断，不能眼明手快。每每迟疑不决。而不知，每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便为贾人辈所夺矣! 亦缘我辈不敢过于负责之故。往者已矣，不必再谈矣! 谈之，徒惹伤心! 将来，当有以自警、自励矣! (有许多书，若非先生主持者，亦必已失去矣。) 想先生必有同感也! 日来悲愤无已，只好向先生一倾吐之。兹向平肆配来新书约二百种左右 (除去者系已有及不必购者)。此项新书，大有用处，前已配来一批，用款不多，而甚有益，拟决购之。但仍请先生再加选定并裁决一切。新书因纸价关系，不能多印，每一出版，便成古董。以铅印石印本为尤甚! 盖极难再版也。为中央图书馆配齐一批，亦未始非“要务”也。先生以为如何? 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新书目一份。

咏霓先生：

森公昨由港寄来一函，知尚未内行。现一切运货责任，均由森公完全负之，大是辛苦，心中极为不安！徐氏方志事，已绝望，现拟将此款转购来薰阁之新书及他书等。已由何先生开出支票五张，兹并致何先生附奉，乞于加盖印章后，即行交下，以便转付为荷！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九月四日

咏霓先生：

兹拟就致慰堂先生函一件，是否有当，敬乞指正。修正后，请即交下，以便誊清寄出。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九月六日

咏霓先生：

前日来示奉悉。致慰函，现已抄好，兹奉上，乞签字后，即

行交下，以便寄发。昨日森玉先生来一电，兹并附上。阅后，亦请交下，以便归档。芹货想可无枝节。惟不知何时来款耳。若旷日持久，难免芹方反复。我辈惟有静候好消息耳。此批货若成交，“书影”及“善目”必大为改观。可喜也！方氏《墨海》久假未赵，至为不安！因不敢拆装，故迟迟未拍。现已设法照样拍照，不致拆散。大约十余日内当可奉上。乞原谅！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九月十二日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清集即当清理，乞勿念！蔚堂（慰堂）先生顷来一函，兹附奉。阅后，乞见还，以便归档。敝意芹货以全购为妥，且可较廉，否则，分批购之，又须重行商议，殊为麻烦，且必不得便宜也。先生以为如何？三万之数，仅足购其黄跋一百部耳。似不妨稍缓几时，俟蒋款凑齐再与之恳切一谈，立可定局。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九月十三日

咏霓先生：

兹奉上付敝处九月份杂用支票一纸（三千元整），请即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以便应用为荷！现因芹货及印刷事，亟待商谈。不知先生明日（星期三，十七号）下午三四时有暇否？如有暇，

乞至敝处一谈。届时，当约何先生到会也。乞即示知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九月十六日

咏霓先生：

顷已与何先生约定，准于下午四时（新钟）在敝处商谈一切。务恳准时到会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九月十七日

咏霓先生：

昨谈至快！存港书目，尚缺一页，兹补写奉上，乞察收。致蔚（慰）函，已拟就，兹并附奉，乞于指正后交下，以便再交何先生阅正。购纸款一万四千一百元，已由何先生开出支票，兹附上，乞于加盖印章后交还，俾能于今日下午付出为荷！先生所藏之《南雍志》，如允见让，最为感荷！估价可值一千二百元左右。不知能荷允诺否？乞示知为盼！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九月十八日

咏霓先生：

来示奉悉。致何先生函，下午当转去。王宅房租已将支票开好，正拟送上。兹附奉，乞察收。蔚（慰）昨来一函，兹附奉，阅后，乞见还，以便归档。致蔚（慰）函，已钞好，（五月来函，已附复于后）兹并附奉。乞于签字后交下，以便寄发。先生所藏明版书目二册，便中乞假一读，三数日内即可奉赵。《南雍志》款，下星期一二即可开出送上。芹货分批购买事，下午已约张葱玉一谈，或可就绪也。（读蔚（慰）函，察其意，亦与我辈同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九月二十日

咏霓先生：

森公昨来一电，（已复）云：货已改运美，此大可慰也！兹将原电及复电二件奉上，乞一阅。《南雍志》款一千二百元，兹附奉，乞察收。便中请将"收据"掷下为荷！又付石印局款二千元，请即在支票上加盖印章，以便转付。北平新书，先生所需各种，已嘱其重配一份来，中有数种已售缺，故未寄来。《食旧堂丛书》一种，已打八折，余书均实价。据云：实因汇水关系，不能再打折扣。兹将书单附上。各书当嘱其送上一阅。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咏霓先生：

何先生送来一函，嘱转致先生，兹附奉。朱君有一电致芹，兹并附上，阅后，乞见还。何先生曾与我谈及此事，云：应否交至芹处，或暂缓交去，均乞先生酌定，以便遵办。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九月二十九日

咏霓先生：

前日来示奉悉。芹货事，昨曾与何先生谈及，而述及尊意。何先生亦以为朱电不妨暂搁，稍缓送芹。盖芹至今对于分批事尚未有复音来也。《今古舆图》三册，兹奉还，因朱墨套印模糊，不能印、即印出，所费至巨，且亦不会清晰也。前日在冷摊收得《约园藏书志》二册（计四卷，缺卷四集部上）。不知此书先生处有底稿否？敝处收得此书，决不出示外人。如先生处“底稿”已佚，则得此大可再钞一份也。（原书用“四明丛书”稿纸抄写，不知为何人所钞。）此书内容至佳，叙说明畅，似大可印行。先生以为如何？秋节书帐不多，兹由何先生开出支票二张，计富晋书社一千一百元，中国书店一千二百元，请即加盖印章交还，以便转付为荷！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二日

又附致王云五君函草稿清稿各一纸，如无修正，请即签字交还，以便寄发。

咏霓先生：

前日忘将《今古舆图》附上，歉甚！兹奉还尊藏明本目二册，又《今古舆图》三册，乞察收。明本目录，应有尽有，且以时代分，尤为可贵，惟缺建文、洪熙、弘光、永历，颇有微憾。然此四朝刊本，实亦极难得也（建文、永历刊本尤罕见）。敬谢！敬谢！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四日

咏霓先生：

何先生昨得慰一电，兹附奉，乞一阅。阅后，恳即见还归档。又昨得森公自渝来一"江"（三日）电，云："芹货决购，款即全汇。"闻森公系一日由港飞渝。森公到渝后，必面述一切，故对于芹货，方能决定"全购"也。如此，分批购入之事，可不必再进行谈判矣。昨晤张葱玉，据云：芹为人至为反复无常，非俟款到后面谈，立即解决不可。否则，事前多谈，彼必多犹豫，且货价亦必恍惚不定也。葱玉云：彼现又改索七十万。（前已允六十二万五千）此事诚不好对付！然必当成之！只好俟款到后，我辈即与面晤一次，立即解决一切耳！先生以为如何？敝意，此批书决不可再漏失，即相差数万，亦当负责成之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七日

咏霓先生：

兹拟就致慰电及函各一件，明午以前，必须发出，乞于修改后即行交下为荷！（明晨当送何先生处一阅）芹事至为困恼麻烦。但我辈自当坚持“六二五”之数。此君反复无常至此，诚非“始料所及”。然好在森公详悉经过，必能细述一切，不能责备我辈办事之无能也。变化不测，即购入“公是”货时（原文），亦曾经过此一阶段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八日

咏霓先生：

来示奉悉。芹方如此反复无常，言而无信，照我辈性情，早当绝之，不与再谈。拟在致慰函中加入：“惟我辈对于此种言而无信，反复无常之情形，未尝不有‘深恶痛绝’之感！或竟置之不理，放弃此批货色，亦未为不可。（曲不在我）如尊处必欲购入，则我辈亦只有‘委曲求全’耳”一段，不知先生以为如何？恳即示知，以便遵办。又附上空白签名航空笺一张，乞即加签名，以便明午可以寄出。（明日不寄出，便须十一号才能寄出矣。）方氏《墨海》已照毕，兹奉还，谢谢！久搁未赵，心中至为不安！顷得明刊本《诗经世本古义》十六册，价三百二十元，尚佳。敬以奉闻。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八日第二函

咏霓先生：

兹由何先生交来慰君一电，兹附奉，阅后，乞即见还，归档为荷！又奉上付敝处支票一张（二千），为十月份杂用之款，请即加盖印章交还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十三日

芹货款汇七万即可解决矣！详目当即编寄去。

咏霓先生：

兹拟就致蔚（慰）函一件，已由何先生阅过，特奉上，请先生阅正。改正后，恳即交还，以便誊清寄出。又附上空白航空笺一纸，乞即加签名，以免誊清后再送先生签字，多一周折。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十七日

咏霓先生：

致蔚（慰）函已照改，“过火”之晤，遵示删去。今日可誊清寄出。王宅房租一百五十元，兹奉上，请转交为感！专此，顺

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十七日

咏霓先生：

昨送下《皇朝编年》三十册，已检收，乞勿念！拟拍发致香港王云五君一电，兹附上。阅正后，乞交还。闻芹书有某方向之接洽说，时刻有变化发生。如我辈决购，非立即设法成交不可。拟就致朱、蒋一电，兹并附，乞阅正，即交还，以便拍出。如芹货竟为某方所夺，关系非浅！（此事乞秘之，为要！）且我辈又将为某作“嫁衣裳”矣！凡货最怕商谈接近时，有人插入竞购，不仅变化莫测，且价亦必将抬高也。先生以为如何？殊焦虑，姑妄言之！但愿我言之幸而不中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咏霓先生：

顷得香港王云五君复电一通，特附上，阅后，乞见还归档。果不出所料，此款竟被冻结，无法寄来。然此间待用甚急。于无办法之中，晨与何先生商定：拟将此款汇渝，再由渝转沪。虽损失汇水若干，亦无可奈何之事也。先生同意否？惟有一前提：即由港汇渝是否可不遭冻结之影响。此一点先生必知之。敬乞明示。如亦被“冻结”，不能汇，则致王电（兹并附上）可不必拍

发，以免多此一举矣。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咏霓先生：

芹货事，已有眉目。昨今二日均曾与芹面晤。彼颇以币值暴跌为憾，深叹去岁未贬值售予我辈，盖今所得之七十万，犹不值去岁之三十万也。经再三磋商，拟订一合同，以免再有反汗。定洋十万，明日可由何先生向马氏取来，如此，则大事已定矣！可喜，可慰！兹将“合同”二纸（一张改，一何注）奉上，请先生指示一切。又致朱电一通，亦乞阅定。芹坚持改“两个月”为“一个月”，敝意此点似亦可同意。先生以为如何？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拟于本星期六下午四时在敝处付定洋并签合同，盼先生及何先生均能一到。

咏霓先生：

兹拟就致蔚（慰）函一件，阅改后，乞即交还，以便发出。此事至关重要，故不能不于今日发出也。何先生一条，兹附上，乞阅。马氏款十万，已收到，拟即以原支票交芹。顷已约芹于明日下午四时至敝处签订合同，同时付定洋。不知先生届时有暇一临否？此事告一段落，殊可放下一段心事。惟悬悬于心者，未知

蔚（慰）款能准时汇到否耳！但愿其能有办法也。下星期一起，即嘱施韵秋君赴芹处编写目录，以便节省将来编目时间。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启

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咏霓先生：

顷五时许，芹来此，何先生亦来，“合同”已签字，总算“大功告成”矣！可喜可贺！支票壹拾万元，已将马氏原票交芹收下。故不必再由我辈开出票子矣。特以奉闻。“合同”二纸，兹附上，乞即加签字交下为荷！时间改为“一个半月”，芹已同意。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咏霓先生：

今晨蒋蔚（慰）兄已汇来七数，芹事不成问题矣！可喜也！此款已由何先生存入“书生”户，将来取款时，仍用二章。拟先付芹四十，先行检点各书，并先取来黄跋一部分，俟点查无误后，再付余数。先生以为如何？兹由何先生开出支票三千元，付敝处作为印费之用，乞即加盖印章交下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俟第一批书到，当请先生来鉴阅！

咏霓先生：

昨示奉悉。先生对于付款办法，深谋远虑，至为钦佩！惟尊示办法，过于琐碎且芹君待款颇急，力以早付、多付为嘱，似以早付为宜，不知先生以为如何？不妨以五万，或十万为一张，且可“不记名”，惟第二次（约在本月三十一日付出）似应付彼三十之数，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因付此款后，即可取得黄跋书，先行整理。否则，时间过于匆促，整理万来不及。敝意：“黄跋”及宋元本部分，由我整理，而抄校本及明刊本部分，则由韵秋在芹寓整理，如此，方可以分工合作，速成无误。不知先生以为然否？敬乞明示。王云五君昨来一函，兹附奉。阅后，乞见还。现芹款多出十数，暂不挪用，故港款已可不必急急索寄矣。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咏霓先生：

兹因购绵连纸八百刀，需款一万九千五百元，已由何先生开出支票一张，乞加盖印章后交下为荷！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三十一日

咏霓先生：

来示奉悉。支票已收到，即转付，勿念！“芹圃书目”原有二份，一份已托丁君携渝，存蔚（慰）处，故敝处只有一份备查。好在每次交书时，均另有帐单。一俟黄跋书点查清楚后，当将此项清单奉上，请先行鉴阅。余当陆续奉上。（数日内当可再将“宋本”交来、点清。）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三十一日

咏霓先生：

昨日傍晚，已将芹处黄跋书点清、接收。兹将写就之“书目”一份奉上，请阅定。阅后，便中请见还，因敝处拟保留一份也。另一份当寄蔚（慰）何时有暇？请来阅书。装箱另放后，恐取出不易。此批书琳琅满目，诚令人有应接不暇之概！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一月一日

咏霓先生：

昨日奉上黄跋书目想已收到，阅毕后，便中恳能见还为感！

此数日内须亲至芹处检点宋、元及抄校本书，故阅黄跋书事，至早恐须本星期六或下星期一下午始可从事也。何日有暇，乞示知为荷！（以便再约何先生）朱君昨来三电，迟缓之至，殆已成“明日黄花”矣，兹附上，请于阅后见还。又何先生拟一复电，亦请阅正后交下，以便拍发。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一月三日

咏霓先生：

顷晤谈至快！兹奉上付芹款支票三张，每张五万，共十五万，乞即加盖印章交下为荷！已约好芹君于本日下午三时左右来取款也。先生所需各书兹先检（原空一字）种奉上。阅毕，乞即见还为感！附上书单一纸，请加签字掷还。俟书收回，即将此条送上作废，以清手续。以后送书均照此办法，如何？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启

三十年十一月六日

咏霓先生：

兹拟就致王云五君函及蔚（慰）君函各一件，乞阅正，附上空白之航空笺二纸，乞便中即签字于上，以免再行将誊清稿送上。芹处元刊本又送来一部分。何先生意：或可于下星期二下午四时左右来此一阅，如何？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一月八日

咏霓先生：

本星期二下午四时之约已通知何先生，请准到为荷！兹奉上支票一纸（计三千元，二千为十一月份杂用，一千为购皮箱费），请即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一月十日

咏霓先生：

王宅房租支票一纸（一百五十元），兹奉上，敬祈转付为感！芹货已零（另）租妥稳之房一间存放，惟房租颇昂耳。（每月租费一百五十元，又小费一千）付邃雅斋《七十二家集》二千元，已由何先生开出支票二纸，兹并附上，乞即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以便转付为盼！张君搜集晚清史料十余年，有目一巨册，合售五千元。敝意，此等书大可购，价亦不昂。因搜集之劳力，实远过于书价也。兹将该目一册附奉，乞裁夺办理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咏霓先生：

兹接到蒋君一函，附奉，请阅后即交还，以便归还。书单中物，大都已交来，拟俟交齐后，托友携港。张君之晚清史料及文学书一批，计价五千元，（彼自留者，当设法再加入若干种）已由何先生开一支票交来。兹奉上，请于加盖印章后交下转付为盼！专此匆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咏霓先生：

连日芹货已点交一千一百余种。尚有一不易解决之问题在，即吴兴人著述之界限是：此有二点：（一）吴兴是否以归安、乌程为限？（二）时代是否限于近人？芹则释为广义之吴兴，故唐、宋、元人著作（中有宋刊本一种，元刊本四五种，明抄明刊若干种）亦被包括在内。此事似非仔详交涉不可。且看今明日面谈之情形如何。此君殊不易对付也。复蔚（慰）函已拟就，兹奉上。请加改正后交下，以便誊清。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又王宅房租收据，便中乞代为收取交下。

咏霓先生：

致蔚（慰）函，已誊清，并已由何先生签字（略加数语，乞

阅正），兹奉上，请阅后，即签字交还，以便寄发。又本月份杂用颇多，由何先生开出支票一张（一千元）交下备用。兹并附奉，请于加盖印章后交还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又所有来往信件及帐单，敝处为慎重计，均已送存银行。专处所有函件，应否另行放存，乞酌办。

咏霓先生：

芹货今日下午可点收完毕，尚有若干未检出者，然均是不甚重要之物矣。吴兴人著作方面，经前日面谈后，彼有若干之让步。（照“合同”原应由芹留下）兹请何先生开出支票二张，（各五数，共十数）仍不记名，送请先生加盖印章后交下，以便明日付出。余款五万，拟俟一切手续清楚后再付。先生以为如何？又“四明丛书”款迟迟未付，实因事忙忘之，歉甚！兹亦已由何先生开出支票一纸，（两部共一千二百元）并奉上。“收据”便中乞交下。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二月一日

咏霓先生：

芹货宋元本部分，已整理就绪，兹将“目”各一份奉上，请阅正。（一份已寄内地）阅后，便中乞见还为盼！十二月份杂用，

已由何先生开出支票一纸（二千元)，请即于加盖印章后交下为感！专此，顺颂

公祺

振铎上

三十年十二月五日

致赵景深（旭初）

赵景深，字旭初（1902—1985）。原籍四川宜宾，生于浙江丽水。一九二三年加入文学研究会。一九二七年任开明书店编辑，一九三〇年任北新书局编辑，安徽大学中文系主任。同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直至谢世。生平潜心研究小说、戏曲、民间文学。著译甚丰，达数百万言。著作有《中国小说丛考》、《宋元戏文本事》、《小说戏曲新考》、《元明南戏考略》、《中国戏曲丛考》等；翻译有《柴霍夫短篇杰作集》。又曾任中国戏曲研究会会长、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等。

景深兄：

昨未深谈为歉！《番石榴集》已交商务排。契约奉上，乞转交湘嫂。（本可预支版税，但弟意不必预支）又，《清人杂剧二集》叙目，兹并附上。匆匆北回，未及奉别为怅！匆候

著祺

弟铎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景深兄：

来信收到，隋树森先生拟印行《珍本曲丛》，闻之，甚为高兴，惜弟“珍本”近已无多，然二三十种是可以有的，也不必谈什么条件，只要出版后，送书若干部耳（五至十部），俟有成议，当将“目录”开上也。专此，顺颂
撰安

弟铎拜上

□□□□年八月十六日

景深兄：

四日及七日的二信俱已收到了。谢谢你的勘误表，再版时，必定补入。《文学史》赠户多至百人，但细读者不知有何人！兄的一部总算没有白送了！《双渐苏卿》是否在《青年界》上发表？记得北平图书馆馆刊上也曾有一文研究及之，兄见到否？《包公案》一文，很精细，但以《曲海总目》上所载之曲，为受《三侠五义》的影响，语病甚大，盖《三侠》作于清末，而《曲海》则编于乾隆间也。你什么时候到北平来？我们极欢迎！苏卿事似出现于宋，宋人笔记中有之也。王实甫亦有《贩茶船》剧见《词林摘艳》。《元明杂剧辑逸》以《雍熙乐府》、《盛世新声》、《词林摘艳》三书为基础，当不至十分的“寒俭”。

《度柳翠》非实甫作，似以归李寿卿为宜。

《曲海总目》最不可靠，还以《录鬼簿》及《曲录》所载者为裁夺。《简编》正在写，不过为钱忙而已。

振铎上

七．十四（1932年）

景深兄：

示悉。兹将介绍信奉上，乞于便中去找王云五一趟。朱夫人信，附还。

北平图书馆的戏曲展览会，实在并无甚可观，不过大家热闹一气而已。《季刊》[1] 二号明后日可出版，有452面，可谓“狂大”（!?）矣！中有弟关于戏曲选一文，当奉上，请兄指教。匆候

著祺

近来见到六逸否？好久没有他的信了；他的夫人病愈否？《石门集》仍作为《文学会丛书》之一。

弟铎

三．三十夜（1934年）

景深兄：

请兄于明日（星期日，即十八日）正午十二时，到敝寓（庙弄四十四号）便饭，因有北大助教吴晓铃君，想和兄一谈也。匆候

近祺

弟铎

---

① 《文学季刊》，郑振铎、靳以主编，1934年创刊。

二七（1938）年二月十七日

景深吾兄：

久未见，至念！兹有恳者，弟因事务过忙，已辞去中法剧校的教课，并举兄自代，想兄必不以为“冒昧”也。“课程”是“中国戏剧史”每周一小时。上课的时期（间）是星期五下午四——五时。地点在辣斐德路、亚尔培路口中法工专内“中法戏剧学校”。最好先到门口办公处接洽一下。本星期五，无论如何，务望兄能够去。专此，匆候

著祺

弟铎

二八（1939）年五月十五日

景深吾兄：

久未见，至念！兹有恳者：敝校外文系同学金锡祚君，拟写作关于柴霍甫之毕业论文，兄处所有之柴氏著作（英文本）能借阅否？一切由弟负责，请兄放心。近见李开先刊本《重订元贤传奇》六种，殊可喜也。专此顺颂

撰祺

弟振铎拜启

三〇年（1941）十一月十九日

景深兄：

多日未晤，甚念！虹社彩排，极想去听，不料杂事纷纭，

竟未得暇，歉甚！兹有恳者，《文艺复兴》的中国文学研究号，拟于最近发刊，务恳兄能在十月底以前，拨冗为写一文，感甚，感甚！此颂
俪安

弟振铎拜上

三六年（1947）九月二十九日

致张元济

张元济，字菊生（1867—1959）。浙江海盐人。清光绪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一八九八年参加戊戌维新运动，被罢官后到沪，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毕生主持商务印书馆，先后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曾主持影印《四部丛刊》等；辑校《百衲本二十四史》；辑有《古逸丛书》；著有《校史随笔》、《涉园诗文稿》、《涵芬楼烬馀书录》等。建国后，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文史馆馆长等。

菊生先生：

久未趋前候教，至以为念！也是园元曲发现后，几得而复失者再。但此绝世之国宝，万不能听任其流落国外。故几经努力，费尽苦心，始设法代某国家机关购得（价九千元）。现已付定洋千元，俟款到即可取书。从此，此国宝乃为国家所有矣。在文化上看来，实较克一城，得一地尤为重要也。而在此国难严重之际，犹能节省抗敌的急需，而购藏此书，实足表示政府方面之有

办法，之对文化事业的关心。此书购妥，一重心事可放下矣。闻潘博山先生言，先生对于此书，亦至为关切。知保存国宝，实人同此心。不知商务印书馆方面有影印此书之意否？因此种孤本书，如不流传，终是危险也。如一时不能承印，则最好用黑白纸晒印数份，分数地保存。不知商务愿否保存一份？闻商务有此种晒印机器，（夹行有张菊生批注："机器已毁"四字。）盼能设法晒印三份。（张又批：不能办，只能照存，现时无法打印，弟昨已略复渠约明日来谈。）其中商务可得一份。余二份即送给国家。此办法如先生同意，俟书取得后，即当送到先生处，以极快的方法晒照出来。因原书不日即将移藏他地也。乞便中即复为感！匆此顺候

公祺

振铎拜上

二十七年六月九日

菊生先生：

久未通音问，至以为念！谅近况安吉，为祷！得森玉先生函，知先生时以陈澄中的善本书能否收归国家所有为念。这件事已进行了两年多，最近方才解决，已在港点收完毕。从此世彩堂的韩、柳文，蜀刻的唐人数集，以及许多宋元善本，明抄黄跋，均得庋藏于北京图书馆了！从此，善本图书的搜集工作，除了存于台湾及美国者外，可以告一段落了。今日如编一"善本书目"，实大惊人。北京图书馆正在积极进行编印"善本书目续编"，至少可有七八千种宋元明刊及精抄精校之善本也。大约今年年内可脱稿，明年或可印出。当即行奉上一部请指教也。我自去年冬天出国，归来不过两月，最近又要出国一行。俟归来后，当再将陈

氏书的详情奉告。此时书未运入国门，尚恳秘之，为感！此颂
暑祺

晚郑振铎拜启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菊生先生：

久未函候，至以为歉！读商务送来上月二十八日手书并林文忠长札一通，至慰！此札关系鸦片战争的史事甚大，当遵嘱交翦伯赞君一阅，并拟设法影印。（当并其他林氏手札数十通一同印出）我局现集中明清二代尺牍不少，拟即由我局一并将此札收下，不知慈护先生能同意否？至此项尺牍，可能全部拨交给北京图书馆保存。年来忙碌异常。以耗于故宫博物院者为多，月前，成立了一个“绘画馆”，集中古今名画于一堂，影响颇大。各地文物亦出现不少。洛阳出土西周时代的挂釉陶器，甚为完整，成都附近，出土了不少汉画像砖，图像极为精美，皆前所未见之物也。这几天忙于收拾行装，后天即将动身赴波兰，大约一个月后可回京。匆此，敬颂
冬祺

晚郑振铎拜启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

致唐弢

唐弢，字端毅。笔名风子、晦庵。浙江镇海人。作家，评论家，文学史家。早年考入上海邮务管理局，曾参加工人运动。三十年代开始从事业余写作，著有杂文及评论集多种，主编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抗战时期郑振铎在沪为国家收购板本图籍的信件，多由唐弢在邮局多方设法避过日寇检查，代为付邮。上海沦陷期间与郑振铎过从甚密。

唐弢先生：

来示敬悉。我辈明白人，一切有作用的闲话——如果有作用的话——只好听之而已。所见者远大，则眼前的小麻烦自然会很随便的对付之也。乞勿介意！借笺谱事，自当遵命。请兄指定任何一天——本星期天上午九时至十时如何？——的上午九时以前，或下午十二时半至二时左右，来舍选择如何？单张的笺样甚多，兄可拣选一套去，不必还也。匆候

近祺

释启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

弢兄：

来示奉悉。渴想能晤谈！《版画史》售价甚昂，殊为不安，似较“奢靡”，且购者多为“有产者”；将来拟出一“普及本”缩小篇幅，或可使人人可得。近拟辑《中国文学者像传》一书，自信颇佳，但售价亦恐颇昂。（或亦拟出“普及本”）《中世纪文学史》一卷，绝板已久，不易得。弟处亦仅存一册。（尚系如晦兄所赠）“插图本”文学史亦颇不易得。但颇思早日再版一次。如有再版机缘，自当奉上一部，请先生指教也。不日将有“航快”数件内寄，不知先生能代为寄出否？如不便，则作罢可也。专此匆颂

撰祺

振铎拜启

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弢兄：

前烦兄寄出一函，至感！兹又附上（正贴好邮票，如不足，乞代为加贴）一航快，恳即代为发出为祷！以后，每星期可有一二封奉上，不知方便否？如有不方便处，务恳不必客气，径行退还敝处可也。我辈知交，相知在心，决不愿使兄为难。如尚便利，则亦不客气的拜托一切了。种种有渎清神之处，容面谢！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五日

弢兄：

昨午因有约便餐，未能在家候驾，至以为歉！种种费神之处，极为不安！余款三元六角四分，已拜领。兹又附上一函，乞转寄为感！此函邮票已贴好，只好仍用航快发出。以后自当遵嘱改为航平也。《十竹斋笺谱》第四卷，昨方由平寄来，绝佳。此书之成，乃百年来之一大工程也。除分发“定户”外，尚有若干余书。俟装就，（共四册，装一套）当奉上一套，请鉴赏也。（前后共费七年始刻成！）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九日

弢兄：

寄信事，屡渎清神，至为不安！容面谢。兹又有二信（内书目）须寄出，兹附奉，乞便中代为发寄为感！可寄航平，不必用快函。邮票如不足，乞代垫，当即奉还。本星期日（二十二日）正午十二时（新钟），乞来敝处便饭，如何？在座者皆熟人也。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拜上

三十年六月十六日

弢兄：

昨谈甚快！兹奉上致渝函一件，便中乞代发为感！附奉国币五元，请代购邮票，暂存兄处，盖数日后，尚有一二函，拟请代寄也。费神，感谢之至！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上

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

端毅吾兄：

前夜谈甚快！兹奉上航函二件，乞便中代寄为感！兄二十日迁居之地址，乞示知，因抄示之小纸片，已失去也。数月来，理书忙极，百事俱废，然所得颇多，亦堪自慰也。专此匆颂
暑祺

弟振铎拜上

三十年八月十四日

端毅兄：

久未见，至念！兹有寄渝航空函一件，乞代为寄出为感！邮资若干，当于下次寄信时，并行附奉。琐琐费神，至为不安！弟所印之《十竹斋笺谱》已印就，"跋文"亦已完工，不日即可订好奉上一部，专此顺颂
撰安

弟振铎上

三十年九月十六日

端毅兄：

烈文[1] 兄事，曾与校方商谈，恐无办法，因分校不设法文课，而“国文”则已有二人也。兹奉上洋五元，又致渝函一件，敬乞代发。感甚！感甚！近日发现寄香港函件有遗失者。不知兄处亦能代寄否？乞即示知为感！专此顺颂

著祺

弟铎拜上

三十年九月二十二日

端毅兄：

来示奉悉。前函所云附奉五元，实未奉上，盖因匆匆忘记夹入函中也。乞谅之！兹附上十元，省得零星送上。惟有费尊神，至为不安！容面谢！烈文事，未能帮忙，甚为惭愧！兹附奉寄港函一件，乞便中代为寄出，至谢！至谢！！专此匆颂

撰祺

弟振铎拜上

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

---

① 烈文，为黎烈文。

端毅兄：

久未晤，至念！近有何“写作”？《三十年集》销路尚佳，近千部，然尚须特别努力一下。因“成本”恐尚未能收回也。兹附上致港二函，便中敬祈代发为感！屡次费神，不胜感谢之至！专此顺颂

撰安

弟铎拜启

三十年十月四日

端毅兄：

来示奉悉。琐琐劳神，至为不安！《三十年集》仅上海部分已超过千部。（仅各店零星预约合计）经济方面，大约已不至有问题矣。大堪告慰诸友也！兹又有致蒋君函二件，（均航平）乞便中代为寄发为感！同时寄发五六函，不知能办得到否？便乞一示。因数日内或将寄蒋君六函也。专此顺颂

撰祺

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九日

端毅吾兄：

前日兄打电话来，恰弟外出，未能接谈，至以为歉！此间曾印“丛书”一种，皆明代珍罕之刊本及抄本，必须邮寄一份至内地。兹奉上八函，不知能同时寄出否？此八函内，为《交黎抚剿事略》一书之印样，海内孤本也。能邮致一部，陈列于内地图书馆架上，诚佳事也！琐琐费神，至为不安！容泥首以谢！邮费再

附奉十元，乞察收。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上

三十年十月十一日

端毅吾兄：

前日奉上八函，又国币十元，谅已收到。琐琐奉渎，诚不安之至！兹又奉上函八件（均平信，内七件为航空），乞便中即代为寄发为感！中六件系石印明刊本之《九边图说》一书。此书亦为海内孤本，故仍须寄出。此项“丛书”仅印二百部，不发售。俟装订及序跋完成后，当奉上一部，供兄参考也，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十七日

端毅吾兄：

兹奉上致蒋君一函，乞便中即为寄发为感！邮费款恐已不敷。下次当再奉上若干元备用。星期日上午有暇，便中恳能来畅谈一次。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拜启

三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端毅吾兄：

兹又有一函，敬祈便中即为寄出为感！邮费必已不敷用，兹再附上十元，乞察收。专此顺颂

撰祺

弟振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端毅吾兄：

前日谈甚畅！兹奉上国币十元，又附上寄蒋君函十一件（内十件为“丛书”印样），恳于便中代为发出为感！琐琐费神，极为不安！容泥首以谢！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端毅吾兄：

来示奉悉。区区微薄之书，何足言谢！先生以为有用，甚是高兴，《十竹斋笺谱》订成后，亦即当奉赠也。兹又奉上致蒋君函九件，便中乞即转寄为感！邮费十元附奉备用。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拜上

三十年十月三十日

端毅吾兄：

兹奉上致蒋君函八件，乞便中即为代发为感！邮费十元，兹附奉。专此顺颂

著祺

弟铎上

三十年十一月一日

端毅吾兄：

近数日来，见到奇书珍本不少，自诧眼福非浅！窗外月明如昼，家人皆已寝息。独自灯下披览古人遗著，乐不思眠矣。附奉国币二十元，又致蒋君函十二封，乞察收。致蒋函，便中并乞寄发为感！（如太多不便，分二次寄出可也。）专此顺颂

公祺

弟铎拜上

三十年十一月四日

端毅吾兄：

兹有致港地二函，便中敬祈代为发出为感！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上

三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端毅吾兄：

兹附奉致内地徐蒋二君函各一件，便中敬祈代为发寄为感！

《十竹斋笺谱》四册已装成矣。俟锦套做就，即可奉上。专此顺颂
公祺

弟铎上

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

端毅吾兄：

兹有致港马君函一件，便中恳即为代发为荷！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拜启

三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端毅吾兄：

兄盛意至感！所有“印样”当于最近期内整理就绪，交兄寄发也。兹有三函，致吴君，便中敬乞代发为感！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上

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端毅吾兄：

昨上一函，并附三邮件，想已收到，承代发，至感！兹奉上“丛书”印样一种，共八函，又信一件，便中均乞代发为荷！邮费，兹再附奉二十元，后天当再有一批托寄，故此款恐尚未必敷用也。琐琐奉劳，谢甚，感甚！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拜上

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端毅吾兄：

上星期六奉上一函（内附二十元）并寄蒋函数件，想均已收到。兹又奉上致蒋函十件，便中乞代为发出为感！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上

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端毅吾兄：

昨日奉上数函，想已收到发出。兹又奉上致蒋君函九件，便中乞即代发为感！邮资续奉二十元，乞察收。此批“印样”，再有一次，即可寄毕。下次续印，恐须十二月后，始可告成矣。琐琐费神，至为不安，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上

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端毅吾兄：

前昨二日奉上致蒋函请代发，想均已收到。兹又奉上五函，均系致蒋君者（内为“印样”）。此批寄后，大批函件，一时不致有矣。种种烦劳之处，容面谢！“丛书”在装订中，装就，当奉

上一部也。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上

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端毅吾兄：

兹奉上致内地函五件，便中恳即发寄为感！寄费先行附上十元，恐尚不敷也。上次吴君函及此次高君之三函，请计算邮费若干，便中见告，以便向其索回。琐琐费神，至为感谢！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拜上

三十年十二月二日

弢兄：

来示并帐单均已收到了，谢谢！“记帐”事至为麻烦，以后或可仅算“总数”，不及细计也。兹又奉上二函（致渝、港各一），便中请代为发寄为感！“丛书”又已印竣十四种，不日恐又将要麻烦吾兄矣。专此顺颂
撰祺

弟铎上

三十年十二月四日

端毅吾兄：

偶得乾隆高丽笺若干，为 兄写鲍诗一篇，谨以奉呈。姑留

为念，拙笔实不足存也。专此匆候
撰祺

弟铎拜上

□□□□十二月十五日

端毅吾兄：

久未通音问，至念，至念！前寄上高丽古笺所写之一小幅，已收到否？近有二函，拟托兄发出，不知方便否？恳示知为感！弟近况如恒，堪以告慰，终日无事，惟读古书，写小楷耳。今冬尚不甚冷，殆已近春矣。专此顺颂
近祺

弟谛拜上

□□□□年□月十二日

端毅兄：

稿已写就，因忙乱，并无重读一遍，有笔误及不妥处，请随意改正可也。匆颂
近好

振铎上

三十六年四月三日下午

唐弢兄：

普拉格的风景美极了！处处是花，是树，是古迹。郊外尤多丛林；落叶重重，履之，如踏在地毡上。太阳从叶隙射入，斑斓

如锦。河岸绿草如茵，红舟似叶，游人蚁聚，欣欣然各得其乐，异乡之客亦为之觉得煦然温暖也。

弟铎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九日

弢兄：

来信奉悉。兄担任华东文物处事，我非常的高兴，将来有许多事，需要彼此联系，彼此交流经验的。至少，上海要好好的办一个图书馆，一个或两个博物馆。我们正在设计，要把这里的几个古老的机构，好好的整理一番。但实是扛鼎的工作，推动起来，十分的困难。只能耐心的说服他们，尽力的帮助他们改进。何时有成效，很难说也。华东区盗墓之风极盛。闻有“死人也要翻身”的口号。南京被盗掘之重要古墓极多，已在设法禁止中。兄和望道、河清、仲华诸兄一商，华东文化部必须把这个现象彻底调查并设法澄清一下才好。兹有恳者，敝妹夫潘少秋君，在沪从事广告事业近二十年，近因商报停刊，失业。已和仲华兄谈过，盼能在文化部方面，给他一个工作，他对于上海情形很熟悉，人极干练，文物处有没有总务一类的工作给他做否？他家累很重，是不能“失业”的，叨在知己，想定能为弟一谋也。即颂近祺

弟铎拜启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弢兄：

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非常的高兴，而且钦佩！“治淮”，

"废纸"与"废铜"的抢救，尤得紧急措施的重点布置。论理，抢救的事应该是"文管会"的业务，但文化部一力担当了下来，足以令他们愧死！有你在华东，我们是可以十分放心的。这次承你帮忙甚多，私衷至为感谢！森老为今之"国宝"，应万分的爱护他。别的老人们徒有虚名耳，他乃是真真实实的一位了不起的鉴别专家，非争取他、爱护他不可。他是一个"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后的决定。应该争取做他的徒弟，多和他接触，多请教他。如果他离开了上海，文管会准定办不成，且一件东西也买不成。华东方面千万要拉住他，不可放松。舍妹文瑛的自传和简历附上。她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可惜环境实在不好，能替她在鲁迅纪念馆方面找一件事做否？她的儿女均已长大，趁此可以脱身做些工作。我一回去,，又要大忙了，心里有点慌。整理整理书籍，至少就得费去个把月的时间。总怪自己包袱太重、太多也。即颂

近好　　　阅后付丙，不必多生是非也。

弟铎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一日

唐弢同志：

李庆城先生的履历及自传均已交给你了。他为人诚笃谨慎，历史也简单，对于图书方面也有研究。你曾谈及，文物处方面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他现在已可不到杭州浙江图书馆去，正好为华东文化部添一生力军也。兹特介绍他拜谒，乞赐接见，并予以安置为荷！即致

敬礼！

弟郑振铎启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一日

弢兄：

二十九日的信奉悉，月来忙极，故未能即复，歉甚！关于华东文物工作，渴盼能仔细面谈。你和哲民兄同于九月十日赴京，出席出版会议，最为欢迎！不知谁说我下月初南回的？我并没有此意。近来实在走不开！所以，无论如何，九月内一定会在北京恭候他们两位的。希望你们千万要来！我已有电报回复哲民了，想已收到。文物工作，困难甚多，但总当克服，且能逐步解决。现已稍有“规模”了。(几个“法”都已解决，“文管会”的规章也已定好）九月下旬，拟小规模的约请各大行政区的“文物处长”来京，有一次仔细的讨论，见到徐森老时，乞告知此意，盼他也能来。便准备工作必须十分的用力。（全部不过十多个人）兄届时自当参加，省得回去后再来。即颂
近祺

弟铎上

（一九五〇年）九月一日

端毅兄：

九日来函奉悉。七日函及调查表亦已收到。我以为兄在十日一定可以来，曾经到东站去接过一次，却扑了一个空。如能十八日偕森老同来，最为欢迎。文物处处长会议事，正和中央文化部接洽，即可决定。决定后即分途发电邀请。大约不出十六、七号，即可将电发出。或者华东方面，不必等电报发出，即可准备于十八日动身也。哲民兄明早想可到。他的出席或列席问题，颇

多困难。盖以“人”为单位，不能找“人”代替也。又无旁听席次，弟亦不便坚持，破坏原则。好在无甚重要性，他可以研究各种“文件”也。渴盼能早日面谈。即祝

近好

弟铎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一日

附致森老及望道诸兄一函，乞便中转致。

端毅兄：

上月十二日来信奉悉。因忙于开会，迟迟未复，歉甚！北京图书馆所藏鲁迅稿本，已钞来目录一份，兹奉上。其中油印本《人生像敩》疑即生理学。如有用，即可照相寄上。又许先生处尚有原稿二种：（一）谢承后汉书，（二）岭表录异，亦可照相寄奉。章川岛有信札很多，要不要？恐怕邮寄“原稿”不便，故须照相。《鲁迅日记》闻预约五百部，已销完。尚有五百部，说是政府预定（订）的，不知是否华东文化部所订？乞示知。因此间需要的机关和个人很多，都不知向何处可购到也。河清兄来京时，已办妥增加文化部经费事。南京图书馆的购买“新书”及修理房屋款，请注意，作为重点，设法早日拨给他们。已和河清兄面洽过。贺昌群兄殊为这些事焦急。似应该注意一下！不日，也许要南归一次，因有许多事，非料理一下不可。关于上海市的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事，关系很大，非抓紧，并有计划的办理不可。凡事，慎之于始，以后便可省了不少麻烦。请催他们将“工作计划”送来，以便仔细研究，至要，至要！此事必须早日办，上海市实在不可一日无图书馆、博物馆也。我们极盼望能够乐观其成，仅仅为此，我也要南归一次。晤亚农、森老和河清兄时，

乞代候，并催他们一办。专此即颂

春祺

弟振铎拜启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

给致森老一函，乞转交，收据一纸奉还。

唐弢处长：

顷与郭若愚兄谈过，并看过所带来的书。《周礼》和《斜川集》均是伪本，非宋板也。殊失望！然《天工开物》却不坏。有三事须请一办：（一）郭兄须再赴鄞一次，陪同李君母子出来，以全信用。（二）李氏书系捐赠给华东文化部者，是否全部拨归浙江图书馆尚是问题，请他们不必立即盖印归库，应静候与捐献者协商解决。（三）附书单一张，系北京拟提之书，请做一公文给郭兄带杭，交文教厅一办。

铎匆上

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日下午

弢兄：

廿七日来信收到，所需鲁迅手稿已照好五种，兹另包附上。照相费一百二十三万九千元，请径寄北京图书馆可也。尚有数种，列在次要，如亦需即照，请即示知，以便照好奉上。郁达夫诗，出版恐有问题，最好暂缓。如作为几个友人们替他出纪念版，则无妨，最好不公开发售也。收购废铜废纸工作，已展开，甚为高兴。如华东文化部实在无办法时，可专案呈请中央也。舍妹及李庆城君工作事，盼能早日成功也。匆此即颂

近好

弟铎上

一九五一年七月七日

端毅兄：

久未通音问，至以为念！昨接《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一册，至为感谢！此书搜罗甚备，考证详密，深佩兄用力之劬！方行兄编的“书简”不知已付印否？仅见给日本人的一部分也。是否有困难？尚以早日出版为是。见到他时，请告诉他一下。未必能够求全求备。只可就现有材料，先行编出一本来。数月以来，忙于“三反运动”，忙于招待外宾，致疏于写信。想兄亦必甚忙也。忙中抽空，把《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编完；虽限于篇幅，限于材料的来源，未能满意，但能够终于如期的（或可以说是先期的）完成了这个工作，并一快事也。所不安者，许多彩色版都是从外国书里复制的，虽印刷得很不坏，究竟非“原始材料”也。

正常的行政业务工作开始后，必定是百端待理，忙于计划了。文化馆是一个新的任务，很不好搞。文物工作也是千头万绪；例如分配到“古迹名胜保养费”，将怎样着手进行呢？如何重点的分配到各省、市去？如何选择几处最重要的古代建筑，加以保护、修缮？兄必定胸有成竹也。

根据出版总署的规定，出版机构必须要有“编辑”。上海出版公司最好是能够由兄和柯灵兄主持其事，负责到底。否则，恐怕实在找不到人，且空在那里也不好。徐伯郊兄在沪，已见到否？正托其劝驾也。兄和柯灵兄方面，想不至有什么困难。

想静下心来写几本书，或几篇文章，但总静不下来，差不多天天晚上总是有“会”或“宴会”。即颂

近祺

弟铎上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唐弢兄：

久未得来信，甚念，甚念！你是不是仍在华东文化部工作？似已被调到“华东文艺”担任编辑。我们很需要你到北京来工作，负责图书馆的事。冶秋同志来沪，和你面谈一切。盼能争取北来也！致

敬礼

振铎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唐弢同志：

十一月一日的来信，到了前几天才收到。近来航信甚慢，想系因天气不佳之故。我于十五日夜车到列宁格勒。这两天，参观了各宫的博物馆，并到东方研究所阅其所藏敦煌卷子（多至万卷！）甚为兴奋！这上万卷的汉文古钞本，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现正在整理中。已经发现了两卷《维摩诘经变文》，皆我们所未见者，又看了刘知远《诸宫调》和黑水城发掘出来的古版书《四美人图》等，皆是久欲见之，今始偿愿者。各宫博物馆所藏中国古文物甚多。最惊人者有三大重要的宝库，一为敦煌的壁画及塑像，皆是原物，不下于伦敦所藏，而世人皆不知之。二为黑水城出土之西夏文和汉文的经卷，佛教和道教的图像，以及家具、衣履等等。三为新疆所得的壁画、塑像等等，亦不下于英德

二国之所得者。我整整看了四时有半，毫不觉得疲累，还要再去看呢。关于你参加文学研究所工作事，其芳[①] 同志和我说起了好几次。我想，经过组织上批准是不难的，只要你自己没有什么困难或不愿意之处。研究现代文学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学研究的事业，这是重要的一环，故必须加强。关于你的住房事，我一回去，一定和他们商定，想会找到比较宽敞些的。我们都知道你书多，故一定会为你的书和你的五个孩子的大家庭想办法。我定于十二月一日起程回北京，二日下午可到京。匆匆，祝

俪安

振铎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于列宁格勒

---

① 其芳，为何其芳。

致夏鼐

夏鼐（1910—1985）考古学家。字作铭。浙江温州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一九三四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后去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一九四一年回国，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常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曾荣获英国、美国、瑞典、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学术机构授予的通讯院士或外籍院士称号。是第二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学术研究上，对中国史前考古、商周考古、中西交通史、中国科技史，均有重要贡献。著有《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和科技史》、《中国文明的起源》、《汉代的玉器和丝绸》等。

作铭我兄：

七日来信并照片一包，均已收到了，感谢之至！郭先生提出

各点，第二点、第三点均绝无问题，自当照办。第一点因两周分两辑，故东西周须分开编入。至每组在一起，当然也不成问题，绝不会打散，与别的图片混合编列也，印出后自当送郭先生几份(要若干份均可)。承兄鼎力帮忙，容面谢！弟大约中秋节后，拟赴宁一行。到京时，当即到史语所奉访也。两汉古物，约二十幅左右即够用。如能早日代为选出，尤所心感！因付印时，周后，立即接上两汉，临时怕来不及也。专此顺颂
著祺

弟振铎拜启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

附致郭先生函，请转致为感。

作铭先生：

前函未复，为歉！徐森玉先生现在京，不知已晤到否？慰堂先生曾来沪，匆匆即别，未多谈。古物古书，在南京者“身分”极重。故宫所藏，因为流传有自之“国宝”，即研究未竟之“生坑”，未为世人所知者，亦复极多。不知有何作（打）算。弟耿耿不寐，殊为焦虑。为“安全”计，也说不上有什么好办法。弟总以化整为零之策为妥当。但因不愿说话，也未便有所主张。弟所怕者惟以“北京人”之覆辙为虑耳。肖兄携去之Bone Culture一册，犹太人竟索美金十五元（合金元六百元）似极昂。研究院不妨寄还之。兄以为如何？如一定要，则当由该商开发票奉上也。否则，即由弟购赠研究院亦可。（请不必客气，他们代售弟书，尚有欠款也。）专此匆颂
著祺

弟振铎拜启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

作铭我兄：

久未晤，至以为念！前闻觉明兄言，兄将北上任教，天天在盼望着。想不到又来不了。心里很怅闷！何时可以相见呢？文化将以北京为中心，文物也将以北京为中心。我们都极希望兄能北来！陶孟和先生今日南下，不知兄能和他见面否？我们谈了几次，他很能了解我们的情形。中国考古工作的前途，希望太大了，渴望我兄能够前来领导这个工作。现在已经请了裴文中、王天木、苏秉琦诸兄在工作。裴先生拟集中精力在筹备一个“自然博物馆”，天木拟请他辅导各博物馆的事业。我很盼望兄能即日北上，主持“古物处”，为考古发掘工作的领导者。（文物局分三处，一、图书馆处；二、博物馆处；三、古物处）古物处的设立，主持者固然免不了有些日常行政的事，但大体上，希望兄来任处长，再找一个副处长帮你忙，你就可以不必多管行政的事，并不妨碍兄的研究工作也。只要主持大体就可以了。将来发掘工作，总要由古物处领导的。我们的意见，都以为由兄主持，最为适宜。务请不必推却，感甚！感甚！！此非一人之私愿，实国家文物百年大计之所系也。关于浙大方面，总容易商谈，要不要我们写封信去商量？在大学教书，影响固有，但不过限于一方面。不如主持全国考古大计之对国家民族更有贡献也。兄以为如何？乞考虑后即赐复为荷！为盼！文物局明后天就要成立了。“古物处”专待兄来主持。即稍缓若干时日也不妨。又副处长及其他人员，兄有可推荐的没有？并请布置一下。匆此，顺颂

近祺

弟郑振铎拜启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

作铭我兄：

数日前奉上一函，想已收到。我们非常迫切的希望你能够来主持古物处，王天木、裴文中都能来，向觉明兄也许有希望可以拉来主持图书馆处。这个空前的组织，希望能把她办好。对于国家文物的前途，大为光明。仅就发掘而论，已知的，就有好多重要地点等待着我们去工作。——暂时，这个发掘 的工作，恐怕只能由我们负责了——景县的封氏十八乱冢，是六朝文化的精华；辽阳的汉墓，有壁画的不少。已知的有二墓，壁画精致而重要，远在日人发表的《营城子》汉画之上，更比通沟震的高句丽壁画富于中国情调。兄闻之，有动于中否？还有辽代的壁画坟，在东北也随处可以遇到。汉的画像石，也想大规模的搜罗一下。立刻，就要有一批人出外去调查、搜集。武梁祠想好好的修整一次。云岗、龙门、如何保护？敦煌千佛洞如何的能更好的保护着？无数的该做的事，都等待着我们去做。人手少，一时未免要显出手忙足乱的样子。但不妨一步步的做去。是不是比在课堂上教书有意义呢？我们办事的地址在团城，风景甚佳。也许，房子太少，不够办公。但暂时总还可以对付着。科学院的组织尚未就绪。将来恐怕要偏重在自然科学方面。在这几年之内，关于考古事业，恐怕是要由我们负起责任来。兄能放弃了考古的事业么？古物处的组织分五科，登记、接收、古建、发掘及档案。每科均有科长及干事若干人。处里并有副处长及秘书各一人帮你的忙，你不必事事管理。尽有自己研究及出外发掘的工夫。副处长及发掘科长等等，你有人没有？盼望你同时能够找几个人来！东厂胡同的中研院的房子，归科学院接管，作为总办公处。梁思永仍卧

病，但他大约总可以仍住在里边。其余的人，都要搬出去。切盼你能够答应下来！别的方面如有困难，我们可以替你解决！请你速速回信！晚几时北上倒没有什么关系。专此顺颂

近好

弟振铎拜启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

作铭兄：

昨得手书，甚为失望！此间专候兄来领导考古发掘的工作。兄如不来，则此项工作势将停顿。前日又奉上一函，谅已收到。函中所述，比较的详细些。如果副处长得人，则兄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做田野工作和研究工作。深盼再加□考虑为荷！天木兄已见到否？他说将在沪和兄面谈一切。我也约了天木兄来。将来凡发掘所得，均须归本局统筹分配陈列。现在，为学问者，已不可能如前之牢守门户，必须将所得公之于工农大众。似此革命，已为极温和的。然究竟是革命，一切均已不能墨守从前之习惯。故办事方面，比较的容易些。大家全为为人民服务，彼此的界限，已可泯灭无余。且一切事均可互相商量着办。凡是应办的事均可以办得通。以考古论，只愁人才不够，而应发掘的地方太多，不可能由一二机关来包办一切也。前途的希望很大。望兄为了国家的文化前途计，能毅然北来，共同工作。盼甚，感甚！觉明兄已另有信给你，想已收到。尚望仔细的加以考虑，作肯定的答应。弟非为个人计，为一局计，实为大众的利益着想也。弟生平不惯做行政事，但今日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民族，也不能不努力的做些事。且既做了，则必须做好。弟也许不日南行，尚可当面恳请也！尚望毅然决定，出来领导古物处的工作，感甚！盼甚！专此

顺颂

冬祺

弟振铎拜上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日

作铭我兄：

月前迭上数函，想均已收到，未蒙赐复，殊以为怅！弟等盼兄北上，如大旱之望云霓，甚盼兄能够下一个决心，摆脱一切、设法北上。不胜感盼之至，觉明、秉琦诸兄均极与兄能早日相见。王天木兄已决定到文物局里来，将来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一起，一定可以有很大的成绩做出来的。弟等在经费与工作的方便上当尽量设法。曾与觉明谈及，知兄有许多实际上的困难。其实，这些困难到了北京后，有许多是不难解决的。以兄之才，无论在哪部分、哪方面工作，都是一样；当然，必须首先顾到兄已有的志愿与方便。弟等决不强兄之所难。不过，以弟等愚见，在科学院与在文物局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以后，这两部分的工作是必须密切的合作的。（在考古、发掘方面）地下的宝藏，实在太多，太好了；前途是希望无穷的。兄如能主持“文物处”，对于这方面可以有一个通盘的筹划，岂不甚好。秉琦兄是可以帮助兄的。在局里，也当然可以通力合作。而将来科学院的研究员的名义，兄仍可以兼任的。行政的事务并不多，总望以大部分的力量来做研究工作也。弟极愿来杭与兄面罄一切，一俟此间工作告一段落，即当动身。弟现寓“外白渡桥百老汇大厦一三四〇号”。匆颂

笔祺

弟郑振铎拜启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赵万里兄附笔问候。

作铭我兄：

在沪时，连得二函，未能即复，至以为歉！现工作已经结束，比较的可以空闲些。二十七夜即动身北上。本拟赴杭一行，惜未能有此机会，晤谈无缘，至今怅恨，我和许多朋友都希望兄能够北上，至于在哪方面工作，我们都无成见！总以兄自己的主张为主张。无论如何，总要设法北上！北京方面，气象一新，大家工作的情绪都很高。天木明天也可动身。聚许多朋友们于一地，一定是很可高兴而且兴奋的事。科学院方面，考古工作亦将进行。最近一二年，也许不过少试其技，到了三五年之后，工作一定可以大为展开。人民的力量是无限量的巨大的。兄信里提到的，李家敦煌卷子事，我们为什么不收买呢？这有原因。这批卷子是森老介绍的。我也和李氏主人见过面，国家不可能买他的，因为李某在敌伪时代做过重要的官儿，在解放前才被释放出来。如由国家收买他的东西，定会发生问题，即他本人的刑期未满问题和财物没收问题。弟等为了森老的关系（森老是李木老的门生）不便声张出去。故非无力也，是不可能也。至于弟自己，则力量有限，虽羡慕不已，而无力得之。现此批卷子，已落在商人手中，不久即可由北京图书馆收得。知念，特以奉告。此次在上海住了近一个月，收获甚多。铁琴铜剑楼的善本书，我们即为国家购得了一大批。在南京，到中央博物馆去了好几趟，在兄所发掘得的陶俑及彭山出土的陶俑前，徘徊了好久，不忍走开。弟北京的地址是：北海、围城、文物局。专此顺颂

近祺

弟振铎拜启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作铭我兄：

恩承兄打电话来，知兄已回杭。二十日左右，院方曾奉上一电，并汇上旅费五十万元，不知都收到了没有？旅费如不敷用，当再补奉。我们都极盼兄能即日北上。所务会议要等兄来才能开，有关下半年的计划，必须兄来才能商定。无论如何，盼能拨冗一行也。在这里，住个若干时候，再南归接眷同来。关于仪器等等，也须请兄到南边购置也。所里的事，千头万绪现在只能做到团结内部，还谈不上工作计划；所址、预算，均待讨论。但在下半年总须有一处或二三处的比较规模大些的发掘，经费尚可从容应付也。匆匆，即颂

近祺

弟郑振铎拜启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作铭兄：

四日来信及工作简报表，带钩照片，均已收到。照此工作情况，想来在这一季总可以把三大墓清理好，如果不清理好，则恐怕要给盗墓者以方便，虽有人看守，也难免有疏虞之处。兄等以为如何？至于发掘费用，十月份的想已收到。十二月份的正在催促。一取到，即可寄上。乞勿念！如有必要，乞示知，也许可以先设法寄上一部分款子。总之，这些事，我们负责，兄等大可放心，不必以款事而影响工作也。等 M^5 小坑，能做完者，亦可同

时做完。在那里过年，倒是别有风趣。我老想念着帐幕中的生活，——很像“蒙古包”——可惜一时还走不开，否则，一定在年内要和天木同来，带点年礼，大家来一同痛快的过个新年。正在作些准备，不知能如愿否？孙夏峰墓林已由文物局致函平原省作紧急处置了。所中同人们均甚安好。在革大学习的，也都已回所了，一时颇显得热闹，惟思永兄近患伤风，有点发热，躺在床上不能动，已代为请假二十天，不让他管事。想来，有了充分的休息，当可早日痊愈也。（并不严重，乞勿念）匆颂

近好

弟振铎上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子衡、万玉、善臣、伯洪诸位均此问好不另，给秉琦函，乞转致。

作铭兄：

你何时动身？兹将第四次所务会议记录及标本处理办法各一份奉上，请即付油印。“处理办法”油印后，即备文送院请求批准。即颂

春祺

弟铎上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

作铭兄：

兹已请南汉宸同志批准旅行支票携带回国，请即派沈锦椿同志到中国银行找詹武同志办理“证明”为要！（科学院证明函及

南汉宸同志批准的文字连同旅行支票一同带去）即致

敬礼！

弟铎上

（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

又致吴作人函，下午奉上。

作铭兄：

我到西安将近十天了，明天就要到洛阳去。在这里看了这些天，到的地方不少。曾和考古所的同志们谈了一次。陈副总理也到半坡遗址及工作站参观过，很感到兴趣。他主张立即把遗址保护起来，并设一博物馆在其旁。我们都很兴奋，拟即进行计划修建事。石兴邦有信给你，问如何保护法。你们决定了没有？最好是：（一）先搭草棚，遮避风雨。（二）不让游人到遗址上去参观。因游人踩踏一次，遗址就会受到若干损害也。

关于丰镐遗址的事，已解决。砖厂决定停工，将任务分配给其他厂。但我们应该早日开始发掘才是。王伯洪如果迟迟不来，只好由石兴邦或安志敏先行主持发掘了。半坡倒可以暂缓发掘，不知你的意见如何？你何时来西安？我大约下月底以前可回京。半坡出土物拟装箱运京，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展览。致

敬礼！

所中诸同志均此不另

弟铎上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作铭吾兄：

很突然地到了南方，且在南方留下视察了。不知所里有没有什么要事？从南京到苏州，中途还经过扬州和镇江。在镇江游招隐寺，大胜金、焦二山，可是知道的人很少。大道旁，有米元章墓，保存得尚好。在扬州文管会，见到了明盛化和彭淑洁夫妇墓出土的文物。彭手持的一对扇纸，和纸的路引，正德刊本的《孝经》，都还完好如新，大是奇事！在苏州，游天平山时，转入寒山，那是赵宧光夫妇隐居之地，赵墓即在其旁。乾隆南下时，曾把那个地方作为行宫，现在则残破不堪，只存几块石碑和若干假山，令人追忆其盛时景象耳，那也是一个无人注意的地方。又去游"网师园"（在城内），甚有特色，却因驻军之故，游人们是到不了的。我过两天就到上海，月底左右，到杭州。下月五日前后，一定可以回京。子衡先生的病情如何？甚念！靳主任到西安去没有？《长沙》已出版否？森老何时到京？闻在沪又跌了一交，不良于行，甚可念也！到沪后，当即去拜访他。匆颂

冬祺

弟铎启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给陈梦家同志一信乞转交。

作铭兄：

昨到敦煌来，在夕阳的微光中，即作了一次巡礼。今天又看了一天，赞叹无已，还看见你发掘的六朝墓砖，砖上彩色已退落，所存无几。学部会议，我恐怕赶不上了，但十五六日可回。匆颂

近祺

铎上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

（本信是明信片）

作铭兄：

别将一月了。尹达同志的病如何？已回京没有，至以为念！要彻底治疗一下才好！你的病如何？有休养的机会否？我们在国外访问，虽生活也很紧张，但比较地是没有在国内时那末忙乱的。考古所的反右派斗争，想仍在进行。阅报，知科学院继续开大会，斗争右派分子。这是一个受深刻教育和改造思想的大好机会，可惜我没能参加，大以为憾！回国后，当会有补课的时间也。在这里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访问了好些学术机构。和科学院的院长巴夫洛夫谈了一个上午，也去访问了考古研究所。在保，考古所是负责所有的考古发掘工作的，自己有一个考古博物馆，规模颇大，考古所就设在楼上。地方的博物馆，也有考古、发掘的专职干部，时常和考古所联系，有重大发现时，必须请示考古所。没有考古所的允许，任何个人和团体是不能做发掘工作的。在文教部下面，有一个古文物研究所，除了考古发掘之外，一切保护、修整工作都归它管（有点像我们的文物局）。这样办法很可供我们参考。我们参观了古代托拉基人的坟。——这些坟共有五千多个，大似西安、洛阳的汉唐坟——有一个坟内，装了电灯，其中有壁画，甚佳，（公元前二世纪所作）有希腊作风，当是受希腊影响的。故宫遗址的保护也值得我们学习。此行所得颇多。明天（二十九日）就要离开索非亚，到布拉格去了。匆此，敬颂俪安

所内诸同志均此不另。

振铎上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于索非亚

作铭吾兄：

得科学院来电，知考古所派不出人来捷克作报告，要我趁便为捷克的考古所作几次关于中国考古工作的报告。此事，已由大使馆和捷克科学院谈过了，他们也和我接洽过了，我也已同意作两次报告。（二十三日和三十日）这是在百忙之中，设法抽出时间来的！我在这里，每星期要作三次报告，每次报告，当然要好好地加以准备。因此，工作十分地紧张。参观游览等事，也只好且靠后些了。现在，再加上这两次报告，实在有些觉得吃力！参考的材料不必由国内寄来，因即寄来，也万万赶不及了。文物局的人带来了不少资料，倒大可以利用一番。这一次，曾到莫拉维亚的首府裴尔诺市，参观了不少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发掘了后，重要的遗址，即盖了房子（屋顶），加以保护。那样的房子，瓦顶木墙，花不了多少钱，但可以避风雨日光的侵害。出土物就用陈列柜放在墙边或墙角，图片照片就挂在木墙之上，并不另盖什么博物馆。这大值得我们学习也（连黄金的饰物，也放在那些房子的保险柜里）。工作人员住的地方也是临时性的呢。他们还想利用可移动的钢架子，搭上些木板来遮盖“遗址”，三十一日动身到莫斯科去。致
敬礼

振铎启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六日灯下，于布拉格

作铭同志：

在捷克,参观了好些考古发掘的地点。大前天在史洛瓦克邦的尼特拉城考古研究所，与所长A·托西克博士盘桓了将近一天。他伴我到一个青铜时代的遗址去看，发掘的规模很大。明天赴苏联。

谛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日灯下于布拉格

（本信是明信片）

作铭兄：

在捷克曾寄上一信，想已收到。我于上月底到达莫斯科，工作立即开始，并甚紧张。曾和吉谢列夫见面，并到物质文化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的考古学系（?）参观。他们正从事中亚和西伯利亚考古工作，已发现了匈奴时代和辽代的古遗址二百多处，收获极为重大。出土物大部分存于列宁格勒。我将于十六日讲课完毕后，即到列宁格勒去，参观那些东西。在这里讲课，甚感愉快。因全用中国语讲，不用翻译，节省了许多时间；听的人也十分注意，用心的听，故讲起来甚为有劲。现已讲了四次，再讲四次，即可结束了。此次适逢十月革命的四十周年纪念，莫斯科大为热闹。我曾列席于最高苏维埃会议，听赫鲁晓夫的报告和毛主席的讲话，又曾参加红场观礼，甚见兴奋！所中近有要事否？尹达同志已否痊愈？想已回京了。我参加苏联科学院的中国研究所和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联合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年纪念晚会时，他们报告了郭院长和尹达、陈垣、罗常培诸位的贺电，我临时也代表考古所和文学研究所祝贺他们。致

敬礼

振铎启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灯下于莫斯科

致郭宝钧　夏鼐　苏秉琦

郭宝钧，字子衡（1893—1971），河南南阳人。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后任该所研究员。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一九五九年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特约研究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著作有《山彪镇与琉璃阁》、《浚县辛村》、《中国青铜器时代》、《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等。

苏秉琦（1909—）河北高阳人。考古学家。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北平史学研究院工作，参加宝鸡斗鸡台周、秦葬的发掘。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2—1982），并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一九七九年任副理事长，一九八六年任理事长。在学术方面，致力于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进行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类型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主要论著有《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

作铭　子衡　秉琦诸位同志：

寄来的信和报告都已拜读了。此次现款冻结，为时甚短，如有紧急需要，皆已解冻。我所冻结之款，正在设法请求解冻中，不日即可解决。十一月份的款已将取来。即可先行奉上。十二月份的八万斤，已再三向院说明，决难核减。想来都可无问题。请一切照常进行，为盼！中央大墓的发掘工程，请不要停止。这一次，如此大模型的发掘，前途希望至大，决不可中途发生停顿。关于经费方面，我们当尽全力来设法，决不使诸兄为难也。照片盼能多照若干，有必要时，可在报纸上先行发表一部分。虽不宣传，但似有必要也。此间工作照常，明年度预算，可能还维持今年的数目，也可能稍有增加，院方尚未最后决定。发掘费增加事，我们正在商量，只有在图书费和设备费上减少若干，加在发掘费方面，不知诸兄以为如何？匆匆，即颂

近祺

弟郑振铎拜上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致顾廷龙

顾廷龙，号起潜，笔名匋誃。江苏苏州人。一九〇四年生。燕京大学文学硕士。我国著名目录、版本学家、图书馆事业家。曾任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院编纂。一九四八年协助郑振铎先生编印《玄览堂丛书》三编。创立合众图书馆，任馆长。建国后历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现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著有《古匋文舂录》、《吴愙斋先生年谱》等。

起潜我兄：

临行匆匆，未及造府告别，歉甚，歉甚！香港生活甚高，而秩序安定，精神上也甚觉轻松，不似上海之忙乱也。玄览堂三集事盼兄鼎力主持，如不能续印下去，则仅此四十册亦可成书，乞商之慰堂兄为荷。近来有见到好书否？此间文化程度甚低，除新书外，古书差不多看不到一本。连日喝酒不少，惟喝的都是洋酒，不如黄酒之足以怡情也。蔡老和颉刚兄处均乞代为道候，不

另写信了。专此顺颂

著祺

弟铎拜启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致徐鸿宝

徐鸿宝，字森玉（1881—1971）。浙江吴兴人。前清举人。毕业于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历任奉天、江苏工业学校监督，教育部佥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生平致力于目录、版本、校勘学研究和古文物鉴定。抗日战争时期，为国家迁运故宫文物至西南，迁运居延汉简往香港，抢救《赵城藏》唐人写经等，并协助张咏霓、郑振铎等在上海抢救和保护善本图书，将抢救之珍本护送往重庆、香港等地，多有劳绩。建国后，曾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

森老：

顷晤伯郊兄，知近况安吉，至以为慰！我这次出国，恐将费时三四月，归来时，必近农历岁尾年头了，京汉、粤汉风光，一一领略，甚为高兴，在武昌时，曾偷闲作东湖半日游，胸襟为之一畅。广州市面甚为热闹。在朱光市长处，见到马远《水图卷》，凡十二幅，均有杨妹子题，叹为观止。又有五代关穜的《秩山平

远图》，系纸本（亦石渠著录），画不坏，恐非五代人作。似云林作，然当在云林之前。疑莫能决，望高明有以教之。闻先生有北上意，我们竭诚欢迎！已电北京，专电至汾速驾矣。一切往来费用及食宿，文物局均当招待，乞千万不要客气！先生一来，十月的“艺展”，当可有主持指挥的主将了。一切均请不客气的指示他们。不知先生能将上海文管会的“画”携几幅去陈列否？又小件的古器物，像唐代的镂银碗等，如能随身带，并盼能带上，俾“艺展”大大生色。惟以不碍及先生行李的重量者为限。请和亚农、汝醴二同志一商为荷！郭墨林及郭石麒在沪均甚窘。此二人皆不可多得之人才，先生深知之，不知有办法延揽之否？数日后，即将泛大海赴五天竺饱览玄奘法师所经历的名胜古迹了。回后，可作数日“瀛谈”也。即颂

近祺

振铎拜上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森老赐鉴：

上月廿四日手书奉悉。前文管会等处拟之“古本戏曲丛刊”，已登记。惟书店所订的几部，要等到最后，看有没有多余的，再行决定是否可以给他们。（款暂缓收）这个“丛刊”，自通知发出后，各地印象很好，纷纷来订，惟尚未满额耳。这一件工作，希望明年可以完成。“二集”拟印明清之间的剧本；“三集”印清代的：清代的非精选不可。不知可否至三集而止？有了三百种，也就可称“大观”了。北京这几天，天高气爽，人有秋意。小园中桂花盛开，香气极浓，清晨闲步，颇觉心旷神怡。想不到上海今年是那末热！近来炎威已退否？千万珍摄为要！先生是最怕热

的，深盼明年能到海边或来北京度过暑天也。

周叔滌处的画，决定收购杨竹西小像及东洞庭山图二件。仇、唐二件，最好便中能携京来仔细研究一下，不知他肯不肯让带来？其他各件，显为伪品，烟客一件亦可不收，盼能说服他选这几件见让。

朱某《宝剑记》为必须得到之物，且即拟印入“丛刊”中。价钱商定后，即可付款（可全部购下），但盼能钞一目录见视也。

“绘画馆”经加紧布置后，九月底盼能揭幕。务盼先生能偕同稚柳先生届时来京参加也。作为我局邀请您们两位来鉴定，一切费用，由我们负责。预展日期现定在九月廿七日，连日苦心布置，再三精选，可能还有问题，故必须请先生来作最后的决定也。此是一件大事，是中国第一次像样子的一个美术馆，其开幕，必须十分慎重的将事。许多应该有的大画家的作品，像李成、范宽、郭熙等均没有。实是大缺憾！何时能有之？在陈列方面，又须“雅俗共赏”，还不能过于“只求专家的欣赏”。故在题材方面，也须是多方面的，不能都是山水（特别是清代的）和花卉。人物也必须有，但如果陈列人物，则多半是地主官僚型的人物，怎么办呢？只好先求陈列的范围较宽，逐渐的再加以批判，改（加）以改换了。先生以为如何？水墨山水，最难为群众接受，故陈列的以青绿山水为主。即四王之作，也选有彩色的；好在四王的画不少，还容易选也。局藏古画“目录”尚未完全印出，请便中和徐平羽同志提一下，印齐后，当奉上几份，请他和先生指正也。

连日开会，忙极，此信竟写了一个星期。致稽复，歉甚！匆颂

秋祺

振铎上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一日

昨日雨，今晨已大凉，有“已凉天气”之意矣。

森玉先生：

我于前天到了列宁格勒，立刻开始工作。莫斯科的人告诉我，在列宁格勒有一万卷以上的敦煌卷子和一万多卷的西夏文的佛经，所以，我很急于到这里来。在莫斯科的工作一结束，当夜就乘夜车赶来。上午九时半到，休息了一会，十二时就到东方研究所去看敦煌卷子。因为时间不多，只将他们放在手边的几十卷翻阅了一下，就发现有《维摩诘经变文》二卷，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昨天是礼拜天，不能去续看，只好到冬宫博物馆去。在那里，有中国古文物的三大宝库，一是敦煌的壁画和塑像，（原物！）二是甘肃黑水城出土的绘画，（佛画、道教画、木刻画、四美人图等）和古物，三是新疆发现的壁画和塑像等等。这些，都是不大有人知道的；不知何故，也不大有人介绍过。也许是了不起的一个发现。更有趣的是，在明代铜器群里，发现有一只洛阳金村（?）出土（或辉县出土?）的金银错的鼎，其上并嵌有松绿石。他们以为它是明代仿古之物，故陈列在明代文物里。我一见大惊！连忙赞不绝口。他们说，在库房里，还有不少同样的东西呢！我心里很热，约好明天（十九日）上午去看。可能是一批“绝代的尤物”，而长久地被埋没了。整整看了将近五小时，足不停步，而不觉得累。实在是太兴奋了！今天上午，又到了东方研究所，续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还要讲演一次（约三小时），讲毕，又要吃午饭。所以，下午便只能看二小时左右了。急急忙忙地看，又看了二百卷左右，都是他们事前挑选出来的；未被挑选的，不知还有什么“宝物”在内。就这几百卷东西，已

有不少十分惊人的，像庄子一卷（渔父篇），文选一卷（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韦孟讽谏一首，张茂先励志诗一首，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一首，孝经二卷，论语子路第十三一卷，左传二残卷，老子第七十一至八十章一卷，还有王梵志诗，五更转，十二时等等。目不暇给（接），手不停钞。可惜已经到了他们下班之时，天色已经黑了，只好“留以有待”。刘知远《诸宫调》的原物，也已见到。此行诚不虚也！明天夜车回莫斯科，因为后天一早就要飞高加索了。十二月一日回国。近来身体谅甚安吉，至念！天寒，千万珍摄，敬问

冬祺

振铎拜启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灯下于列宁格勒

致徐鸿宝 唐弢

森玉 端毅先生：

无锡荣德生先生拟将大公图书馆藏书全部及所藏字画、碑刻、铜器、矿石捐献中央。请您们两位和上海江西路、四二一号申新纱厂朱敬圃先生接洽具体接收办法为荷。荣先生意，欲将所藏公之全国，成为永久性的展览、陈列。朱先生曾提出四个问题：（一）希望保持完整，不拆散；（二）如何纪念荣先生？（三）怎样接收、整理？（四）原有的大公图书馆的职员们如何处理？这批东西，数量很大，如存在无锡，不发生作用。敝意可由华东代表中央接收，即拨交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不知你们的意见如何？兹附上给朱敬圃先生一函，请持函接洽为荷！即颂

近好

振铎拜上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致刘哲民

刘哲民（1908—1992），江苏丹阳人。出版工作者。抗战时，曾任上海《华美晚报》总管理处主任、《华美周报》经理。抗战胜利后，与钱家圭创办《周报》、《文艺复兴》、《活时代》，任发行人。上海出版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一九五六年以后，任新文艺出版社总编室副主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经理。曾协助郑振铎先生出版《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等巨编。建国初期，曾为中央文化部文化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印制《敦煌壁画选》、《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图录》、《黄易访碑记》、端平本《楚辞集注》、《楚辞图》等。编有《秋瑾遗迹》、《唐人选唐诗十首》、《郑振铎书简》、《近代新闻出版法令汇编》、《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影印本等。

一九四七年

哲民先生：

来示奉悉，谢谢！木造纸连日已购妥三十令[①]，再有此十令，已勉强敷用半年。拟暂缓再购如何？（怕销数不到五百部，则多余之纸，不易售出。）上海出版公司事，尚须先生鼎力支持，必可回春，大有起色也。唐[②] 高[③] 二先生本月份薪盼能设法致送，为感！如不收，似应力劝之！一切恳裁定！专此顺颂
近祺

弟振铎拜上

二月四日

哲民先生：

兹奉上友人李先生预约《历史图谱》一部，计现款七十七万七千六百元正，乞点收入帐为荷！预约收据及已出版之第一二辑乞即派人送至“预定单”所开之地址为感！又“生活”[④] 方面，当去催他们付款，乞勿念！据郭绍虞先生面告，他预定的《图谱》，第一辑迄未送去，（乞查）（第二辑已收到）他想要“装订本”的以后 尊处乞不必送去，当由敝处直接交给他。请于预约存根上注明为要，敝处现需现款三百万元，惟透支已满额，兹附

---

① 这是为印制《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购买的纸张。

② 唐，即唐弢。

③ 高，高季琳，即柯灵。

④ “生活”，指生活书店。

上支票一张，乞通融一下为感！十五日第三期可以出版，“广告”当于明后天拟就奉上，何日有暇？拟面谈一切，“绵料纸装订本”广告，拟登一大幅者，最好能在四月底左右登出为宜，不知尊见以为如何？专此顺颂

近祺

弟振铎拜上

四月九日

哲民我兄：

世界广告公司支票一张，（二千四百九十六万元）兹奉上，乞察收，关于贴票三千万元事，俟谢君[①] 来时，当托其前往处理也。种种费心，感谢不尽！《域外集》[②] 又出版了一种，本月份内尚可有二三种出版，近来，仅印刷及装订费用，每月即须付出二亿左右，而收入则日减一日，将来不知怎么办好！好在所存“普及本”尚有百部左右，如能推销出去，则尚可无问题也。月内拟约数友酒叙，兄何时有暇？匆此顺颂

近好

弟振铎拜上

五月三日

哲民兄：

多日未晤，甚念！大公报广告，登得极好，效力甚大，惟文

---

① 谢君，为谢辰生，当时曾协助郑振铎编辑《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② 《域外集》，即《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

汇报迄未见登出，不知何故？如未登，索性等绵料纸本出版后再登，如何？尚有大公、申报等小幅广告，俟拟就后，即奉上。(均在出版后登出) 日来定户甚多，不知周先生[1] 已回否？晋成方面寄发《图谱》事（外埠的）最好亦交出版公司办理，以省手续，这几天购绵料纸七八十令，尚未结帐也。专此顺颂
近祺

弟振铎拜上

五月五日

哲民我兄：

兹附上《陶俑图录》预约券一纸，此款并戴、李诸位续款，请存入汉学户为感！今日也许要付出二、三千万元，乞允为透支三、四日为荷！又，新华（银行）借款，明早当可取来，当立即托兄设法也。专此，顺颂
近好

弟振铎拜启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

哲民吾兄：

《图谱》刊行会已负债累累，惟如绵料纸本能售出一百部，则可无忧，如售出两百部，则情形可以更好，现书帐尚有若干未付，纸张尚需购二千多万元。(绵料纸的) 近又计划出版《西域

---

① 周先生，为周启明，上海出版公司职员。

画集》[1] 及《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二书，预计尚可收入六千多万元（预约），本月底以前，必可将欠款还清，且尚可有余款也。弟对此事，计划甚多，焦心之至，然甚有把握，各书只要售去一半，便可挣钱。此类书，无人敢出版，其实印刷费尚廉，我辈为之，不能说是无打算、无办法也。惟弟自己则罗掘皆空，负债甚多，希望在下月内亦可将债务还清，现已将暂时不用之西书及善本书设法售出一批，勉强可以应付一时。星期日上午，盼能来敝寓详谈一次，有若干计划，均须面商决定也。专此匆颂

近祺

《图谱》广告纸版奉上五份，乞即交各报登出，最后一句，须删去。

弟振铎拜上

五月十五日

哲民吾兄：

兹奉上中央银行汇票一份，计一亿〇九百万元，收到后，乞即存入“汉学”户[2] 为荷，又兄款（共二笔，一为1800万，一为3840万）不知已存入汉学户否？戴焕堂[3] 先生等四位续款，亦乞代收代存为感！印刷费五千四百〇八万元，乞即付为荷。有许多事要面谈，何时有暇，乞来敝寓一晤，专此顺颂

近祺

---

① 《西域画集》为《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之一集。

② 郑振铎编的《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西域画》、《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等书，当时是采取预约集资的形式出版的，经济来往由经营旧书的“汉学书店”代理。

③ 戴焕堂，为上海出版公司董事，曾合资刊印《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

弟振铎拜启

五月二十一日

哲民兄：

昨日杨文献君由肖山回，为我们购得《乐浪时代の遗迹》三册，《辽金时代の建筑と佛像》二册，又《周汉遗宝》一册，计共三百万元。此皆久觅不得之书，故非留下不可。杨君系代购者，务恳能设法付款。累累烦渎，心甚不安！然为材料完备计，实不能不多方求购此一类书也。今日弟四处张罗，并售去股票若干，购得英国优氏（Eumorfopoulos）藏磁藏画等图录十册，（计费二千数百万元，尚甚廉也。）因款过巨，故只好自己设法购得了。此类书非要不可，且求之已久，一旦见之，自不能放松，一放松便为他人所夺矣！（已有别发书店[①] 要抢去了！）弟求“材”如此之急，如此之热心，实在苦极了！但在苦中，能够得到此“材”，亦未始非乐也。专此匆颂

公祺

弟振铎拜上

五月二十一日

哲民兄：

绵料纸本《图谱》，各（书）肆均有定出者，六月底以前，非设法定出二百部以上不可，故广告最好多登些。兹又排就纸版八副奉上，乞转登各报为感！最好各报轮流登出，如同日登出，

---

① 别发书店，西人开设，专售外文书。

广告效力，会减少很多也。优氏藏品目录十册，昨已成交，计付二千二百万元，弟已“民穷财尽”矣！然此书实极难得，如在别发书店，非售美金五六千元不可，故此价尚是甚廉也。专此顺颂
公祺

弟振择拜启

五月二十二日

哲民我兄：

兹又出版《唐五代画》一种，今奉上八部，其中四部，敬祈转交为感！又戴、屠、李、王四先生续款，不知已交来否？兹附函四件，如未交，请代送去，如已交，则撕去可也。二十九日期，弟曾开出支票一亿元（晋成票，购夹贡纸），故须存入“汉学”户若干款也。费神，感谢之至！匆此，顺颂
近祺

弟铎拜上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哲民兄：

昨通电话后弟即四处设法，张罗款项，但均无办法，而纸张业已购好付裱（为印《西域画集》及《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用），汉学书店且已代为垫付七八百万元，兹请设法于今明日先付汉学四五百万元，余款分期付给。（最好开出六月十日以内之期票数张）详情请与金华[①] 兄面洽可也。又弟在月底及下月初，

---

① 金华，为杨金华，经营旧书业。

可以收入一批款子，当可以代为垫付一千万元左右。此项“投资”，颇为合算，（因成本不多，而可印书数种）故敢为“刊行会”设计出版也。如实在无办法，则弟当于下月初尽力设法付出。琐琐费神，至为不安！专此匆颂
近好

弟振铎拜上

五月三十日

子刚[①] 吾兄：

廿四日来信收到，版画史[②] 说明，当如尊见合订一本或二本，附赠各预约者。全部版画史，如完成，将再有“史”一辑，图录二辑至三辑，然第六辑预约者甚少，至今不过一百二三十部耳。(第五辑已售罄）殆以定价太高，故预约者踌躇不前（其实，成本实在太大)。以后，拟只印一百五十部，不想多印了。兄以为如何？历史图谱，文海代订的三部，明天可以交给他们寄上，又直接向弟订的一部，也托他们寄上，不误。

美金汇票，已由银行售出，得价甚好，故他们付兄三十万元(上海文化服务社收条附上)，近来美金市价大涨，将来如以C.N.C[③] 定价，在美销路，尚可大增也。风闻官价有提高至三万八之说，则定价七十六万元者，仅须美金二十元矣。（仍较市价为低）故此时，以静观待变为宜，弟新出之书，暂时亦不售预

---

① 子刚，系笔误，此信是写给刘哲民的。

② 版画史，即《中国版画史图录》，共发刊五辑，第六辑已编好，未能完全印出。

③ C.N.C.，为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法币的代称。

约，待书出版后，再卖特约，兄以为如何？最近七月份可出之书为《元明清名画集》[1]，约有八十幅，极精美，封面用锦缎，再加布套，高二十吋，阔约十六吋以上，定价为一百五六十元，特价打八扣，出版时，当先行奉上一部，作为样本也（仅印二百部，有英文说明）将来西域画集（八月内出版）及“明器”图录[2] 等，均拟照此办法，在推销上必可便利得多也。弟近来为了印书，负债累累，非赶印、多售不可，否则，在八月内，债务便不易清偿了，心里很急，但想来总不成问题的，因纸已购齐，锦缎亦早已买好，此二笔最大之支出，已经付出，其他便容易设法了，剩下的只是如何还债的问题了。承　兄援手，时加帮助，感甚！感甚！！专此顺颂

近好

弟振铎拜上

六月三十日

哲民先生：

为了要先印《参考图谱》八、九二辑，尚需购一百二十磅厚木造纸二令左右，能在最近期内购来否？又五尺科举（宣纸），敝处现存三十七刀，暂时尚不需购买也（将来需购六十三刀左右）。此颂

年祺

振铎拜上

---

① 元明清名画集，为《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之元画、明画、清画三种的统称。

② 明器图录，为《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全部印齐，未发行。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四八年

哲民我兄：

广告费二千七百二十八万元，兹奉上，乞转交为感！六月初想做一笔押款，不知有办法否？容面谈，《文艺复兴》“中国文学号”[①] 盼能付印，预料销路可以不坏。（不发书摊，定价不妨贵些，先印二千部，如何?）（分上下二册）专此匆颂
近祺

弟振铎拜启

五月二十一日

哲民我兄：

前夜睡得太早了，致来电未能接听，怅歉之至！昨天候驾，未来，想必为事所阻。《参考图谱》正以全力进行，一旦中止，未免可惜！且将来销路必极大，为保存币值之一大保障。尚望能在兄鼎力支持之下，继续出版。（现时还以少销为妙）预计每月可出四五辑以上。不久即可全部印齐。所缺者为数已不甚多。兹将出版现状，存销情形以及存书价值列表奉上，乞察查为荷。（并望能约日作一详谈）专此顺颂

---

① “中国文学号”，指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复兴》最后发刊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中、下三册。

近祺

弟铎拜上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四九年

哲民我兄：

刚才打电话时，船票恰已购到，兄得此函时，弟已乘舟破浪南行① 矣。大约相见期不会太远。临行匆匆，未及走辞，歉甚！歉甚！唐弢、健吾二兄，见时并乞代为道别，上海出版公司及参考图谱全由兄鼎力支持，弟心中甚为不安！铭感之忱，非言可表。康嗣群兄肯出任经理，大是好事。他为人忠厚笃实，极肯负责，最近期内，最好由董事会出名，给他一份聘书，此事务恳即办为荷！否则，他无根据可以去办公也。将来行庄业务，发展极难，只有出版事业尚可有前途。兄当已鉴察及之。务盼能以大力主持出版公司的发达！出版公司在外声誉甚好，战后新起诸家，差不多就剩下出版公司硕果仅存的了。以此基础，再行扩大，前途实在是无限量的。除出版刊物二种② 外，专门以发刊考古美术历史文艺的书为主体；这些书是无人可以竞争的。殊不必和人家抢出时髦书也。兄以为如何？最好在此时期之中，扩大组织，

---

① 上海解放前夕白色恐怖严重，郑振铎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出走香港。此信是他离沪前一日匆匆写成付邮的。

② 刊物二种，是指上海出版公司刊行的《周报》、《文艺复兴》，当时《周报》已被迫停刊。

充实经济力量，能招得百条[①] 以内的资本为最好，上海有钱的人不少。出版事业实为最稳妥之投资，兄交游甚广，想不难集腋成裘也。纸张以多买为宜。以后恐甚昂贵而不易得。参考图谱所用之一百二十磅木造纸，尚需十三四令，务恳便中即代为搜购为感！嗣群兄主张成立一编辑委员会，弟亦赞成。除唐弢、健吾、辛笛诸兄外，尚须聘请章靳以诸兄（不必送薪，只是名义上的帮忙）。弟在南方，亦当设法尽力拉稿也。有无数的话要说，实在太匆忙了，未能尽所欲言之万一。总之，积极进行，希望极大，虽未必能和“开明”、“生活”并驾齐驱，但也可以不作第四家想也。匆此，顺颂

近祺

又《文艺复兴》此后由健吾、唐弢二兄主持之，如何？《中国文学研究》下册，请唐弢主持之。

弟铎拜上

二月十四日

哲民我兄：

昨上一函，谅已收到，不久即将上船，尚有未尽之意，特再为奉告。康嗣群兄昨晚来敝处畅谈，有许多意见和主张均极有价值，他意，接受聘书后，当即到公司办公；在试办之两个月内，他不肯支薪；待试办期满后，再行正式领薪，此一点，兄当可谅解。不过，车马费似是要送的；最好能替他预备一部三轮车代步，如何？他的营业是：在最近期内，以维持公司生存为第一要义。可设法借款，购纸购油墨等。将来公司可自用，否则，亦可

① 当时国民党货币贬值，市场都以黄金计价，旧秤十两黄金为一条。

售去若干，维持开销。至于编委会事，他亦甚为高兴！除原有之唐、李及弟外，拟加入他自己、靳以、黄裳、季琳、巴金、陈西禾诸人，俾能大壮声势。招股事，他亦赞成。惟入股者务须志同道合的人。一有异心的或别有作用的人加入，则成事不足，败事必有余也。关于房屋问题，他当和兄面议。昨日健吾来谈，他的楼下可以出租，（在北四川路）只可作为编辑字典之用，也请径为接洽。公司前途希望极大，决不趋时，而基础一定可以很稳固，尚望兄及嗣群、辛笛、家圭①、唐弢、健吾、黄裳诸兄多多努力主持！匆匆，即颂

近祺

弟铎拜上

二月十五日晨

哲民我兄：

临行时曾奉上二函，想均已达。途中走了四天，在基隆停了一天，风平浪静，眠食照常，堪以告慰。到后，有友来接，即住九龙饭店，交通甚为方便。此间友人极多，一时未及完全见面，恐怕还有好几天忙的。气候如暮春，繁花如锦，市面极盛，惟文化事业则甚不发达，有钱的人，住在这里，简直是世外桃源。我辈则苦苦过活，淡泊自安，每天简直用不了多少钱。关于上海出版公司事，想正在积极进行中，文化事业前途大有希望，如在工具书——字典、辞典等——参考书及艺术考古书方面着手，竞争者自不会多。柯灵已晤过两次，伯郊② 也已见到，说起招股事，

① 家圭，即钱家圭，为上海出版公司创办人之一，《文艺复兴》发行人。

② 伯郊，为徐伯郊。

香港方面也可以帮忙，如以港币十万为目标，想不甚难。最好兄和嗣群诸位能将过去出版情形作一说明，并拟好招股章程寄给柯灵或伯郊（广东省银行，5，Chater Road，Hongkong），他们会有办法的。当然，上海方面也应当多招一些。嗣群兄已到公司办公否？关于《参考图谱》欠款事，能否代借若干美钞，结算好还给晋成，以免久借不便，此后，按钞付还，便两相方便了。费神，至为感谢！我们都很关心上海方面的情形，想来尚为安谧，舍下如有事，盼能多加照拂。《中国文学研究》下册编辑事，请唐弢兄负责，并盼能早日印出，此间或可拉到几篇稿子，如收到，当立即寄上。如有来函，请寄：香港皇后大道中三十五号商务印书馆徐应昶转郑小箴[1] 收，匆此顺颂

近祺

弟铎拜上

二月二十二日

哲民我兄：

前日奉上一函，想已收到。嗣群兄已到公司办公否？甚念，甚念！在此曾晤季琳和伯郊多次，他们也均以公司为念，且极愿帮忙，在此多招些股子。前途实大可乐观。伯郊意，银钱业无甚前途，盼兄能在出版事业上多费些力气。他最近亦将弃此而经商。关于招股事，盼径和季琳详商一下为荷！因弟不日又将南行也。股本拟以港币十万为目标，此间总可招得一半以上。在上海招四五万元想亦不甚困难。《图谱》借款不知已代还否？美钞价又大涨，迟还，实不好意思。付出美钞若干，当即设法奉赵。连

---

① 郑小箴，为郑振铎的女儿。

日喝酒，尚不至沉醉，惟所喝都为洋酒，自较花雕趣味大差耳。嗣群兄处不另作函，见时，乞代候，此信并乞给他一看，不知他对于招股事有何意见？附致唐弢、健吾函，便时，敬乞一转，专此匆颂

近祺

弟铎拜上

二月二十六日

哲民
嗣群二兄：

到平[①] 已有十多天，天天无事忙，只到过中山公园一次，别的名胜地方，都还不曾游过。而现在又要作欧洲之行了，此举殊出意外，借此机会，重作欧游，亦颇为高兴之事也。此间秩序安定，生活程度不高，经济情形亦较为稳定，惟市面未免萧条耳。古书古物，见到的颇多，惜未能购之耳。上海情形，想甚安宁，无日不以为念也！敝寓迄无来信，想系通信艰难之故，有便，乞不时至敝处看看，如果经济有困难时，务盼能够赐以援手，弟当尽快设法奉赵也。《北平笺谱》闻已有一部寄上海温知书店，嗣群兄如欲得之，可至该店一访。弟大约五月底左右，即可归来，如有来信，请寄：北平文津街一号北平图书馆赵万里君转。专此匆颂

春祺

附致健吾一函，乞一转为感！

---

① 平，即北平。这是郑振铎离开香港抵达已解放的北平后，给刘哲民的第一封信。

弟铎拜上

三月廿九日

哲民兄：

前奉上数信，想已收到，弟现在捷克京都普拉格暂住，不日即将回国。捷克的工业极为发达，在山明水秀，丛林绿溪之旁，即有最现代化的工厂和工人宿舍建立着。好的东西都作为输出之用。人民艰苦耐劳，一心建国。甚可佩服。上海的情形如何？极以为念！兄和好些朋友们近况谅均安好，上海出版公司是否仍在继续营业？有新书印出否？《文艺复兴》有没有续出？均以为念。闻嗣群兄并未入公司办事，想系计划又变更之故，好在此时并无事可做，由兄主持，自更省力而便利。不过，无论如何，这块招牌必须维持。在国际文化事业上，上海出版公司是有地位的。新创一事业绝对困难，故对于已辛苦支持了几年的出版机关，无论如何，必须不使中断。兄数年来受累不堪，然前途不会是没有希望的。尚乞鼎力继续支持为恳！此间全国人口不过一千二百万人，而出版家林立，仅所译中文的文学书，即已不少（占欧洲第四、五位），孔子的圣迹图和鲁迅的小说都有译本；还在译《西厢记》呢。弟大约暑假之前可以回国，如有信，请托开明[①]转寄为荷，附上给唐弢、健吾二片，便时，敬乞转交为感！专此顺颂

春祺

弟铎拜上

① 开明，即开明书店。

四月二十一日

哲民我兄：

自上海解放后，每天都想南归，可是因为开会太多，实在不能走得开，许多事情都劳兄独力支撑，实在抱歉万分！文代大会好容易闭幕，而别的会又接着来。本想和唐弢兄等同回一次，但预计在沪不过仅能住个四五天，到了八月初，又得匆匆的赶着北上，所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大约到了秋凉的时候，一定可以回来一趟的。在此时期之内，一切事又得烦劳我兄独力负责了。柯灵兄恐怕一时也走不了。他还要参加新政协呢。兹把我们几个人所讨论的结果略述如下：

一、股款问题：我们主张应该多招外股，只要把握得住，没有野心分子加入就可以，好在现在决不会有什么野心家的。辛笛意，以等于一千令纸的股款为目标。我们意：不妨多多益善。但至少是一千令纸。此数，辛笛可认三分之一。或者，更普遍些，可仿照"文化生活社"的"读者股"的办法亦可。(?)

二、严宝礼兄的股权问题[①]，并不严重。弟及弢兄、柯兄均可和他谈，他肯加入新股，当然最好，否则，旧股也不至退出也。(按比例折作新股)

三、文艺复兴编辑事，拟组织一编辑委员会[②]，由唐弢、健吾、吴组缃及弟等五人或七人（正在仔细考虑中）负责，将来或可在平编辑、排印，同时将纸版寄沪印行，惟尚待仔细研究，弢

---

① 严宝礼为《文汇报》创办人，曾投资上海出版公司。

② 《文艺复兴》为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公司发刊的大型文艺刊物，解放后曾筹备复刊，后未果。

兄回时，可有决定的办法。

四、周报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出版[①]，想来出版的事也不会有困难。（整个民间出版事业，当于最近和负责当局详谈）详情当由弢兄面谈，此事，弟也当致函给南方当局详述一下。

五、出版问题，中心拟放在历史、考古、美术及文艺方面，其他杂书亦可出版，股本大，则范围自可放宽也。或出版一种“新文艺大系”之类，如何？（似良友[②]之“新文学大系”而所收更广）现在，做铜锌版太贵，有插图的东西，似以印珂罗版为方便。最近，拟多印些十万字左右的杂书。（弟有《苏联游记》可交上）拉稿也不会很困难。再者，辛笛兄等主张，可出版一种“诗”杂志，刊登农工兵能阅读的“快板”大鼓及其他新诗等等，成本低，而销路则甚大。兄以为如何？

六、房屋问题，当由弟等致函给夏衍、汉年几位接洽一下[③]。俟弢兄回时，他也可以当面接洽，惟是否能成功，则不可知也。

总之，出版业前途，希望甚大，政府也希望民间出版业能尽量做些辅助的工作。兄能否摆脱一切，专力为上海出版公司工作？这是有前途的！以后，银钱业的事恐怕不大好做了。兄以为如何？弟等极恳挚的盼兄能致力于出版业也。上海出版公司有兄和嗣群兄负责主持，则其蒸蒸日上，自可预祝也。我们曾向辛笛兄暂借十万，作为临时费用，他回后，乞即还给他为荷。弟盼望兄将来必须在出版事业上发展下去。心里很急，为了几部珂罗版

---

① 解放后《周报》曾有复刊之议，但未实行。

② 良友，即良友图书公司。

③ 解放后不久，上海出版公司通过潘汉年、夏衍，得由上海市军管会分配四川路迦陵大楼房屋三间。

的书一时未能继续刊出。但不久，一定可以续印也。此颂
暑祺

附上致嗣群兄一函，乞转致。

弟铎

七月二十一日

哲民我兄：

唐、柯二兄在此，曾与畅谈数日，一切情形，二兄均能面详。出版公司店址事，姑作一函，与夏衍诸位，成否未可知也。《周报》能办固好，不能出也未始非“省事”。读《展望》，实在平淡得很，不知销路如何？《周报》如出，弟的《苏联游记》当可逐期在《周报》上发表，否则，当写出，即出单行本。关于“图谱刊行会”及弟的自出各书，加入出版公司事，均无问题，“刊行会”事，请与方行兄（现在“工商处”做事）一商。弟的《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玻璃片凡一千六百张左右，可按每张一方呎（实多为12″×16″者）照现在市价折合，至照相费亦可按现在市价折合后，再打一折扣（与玻璃不同，照相费作三折计算，如何？）二者共合为若干，即作为股本如何？以后，拟出版一精选之一二百幅的“名画集”，如何？又《陶俑图录》全部已印好，尚存一百多部未售出，将来自当即在公司寄售，其玻璃片凡八百张左右，亦可售予公司也。“刊行会”全部股本记得共为四条。(方行他们共一条，陈济川等三人共一条，余二条为兄及辛笛、伯郊、健吾诸位的，乞详查。)《图谱》前途的希望很大，必续出。且可精选若干幅作为历史挂图。民营出版业，大有可为，惟须自有特色，谢辰生君能入公司办事否？关于印珂罗版事，他甚为熟悉也。弟归心如箭，一时不能走，盼望在秋天的时候，能够

抽空南下一趟。此颂

近祺

弟振铎拜启

八月二日

哲民　嗣群　健吾　唐弢　柯灵　靳以诸兄：

之琳[①] 北上，所述情形，甚为详细。征稿信，略加修改，兹附上，乞速印寄下，以便分发，为荷！改革号[②] 上，“诗”选有办法，如要翻译，也有办法。惟创作甚难。非好好的征求若干，似不足以振发精神。最好能在北平报上，登一征稿启事，如何？“卷头语”（非“复刊词”）我可以写，这几天正在起劲拉稿。插图以不登为宜，因过去均不登，且制版费太贵也。短文多拉，可以有办法。嗣群兄廿七日的来信，已收到，增资事，势在必行，严君老股事，务恳柯灵兄在北上之前，和他好好的谈一下，以便解决，如有必要，弟当写信给他。组缃[③] 兄恐怕也要北上，如此，则北平方面，可以有三个人了。最好在北平能有一位办事的人，以便联络奔走。谢辰生兄不知已进公司否？如未进，可否调他到北平来？每月薪水约四五百斤小米左右即可，如为三百斤，则不过六万元左右耳，谢君如不能来，则不能不在此找人了。诸兄以为如何？为了要登报及付些稿费，请先行汇下二十万元来为荷，稿费似应提高些，上海普通的稿费多少钱？此间约为四个折实单位（约三千元）一千字，如为短稿，似不妨多付些

---

① 之琳，为卞之琳。

② 《文艺复兴》复刊第一期，曾拟为“改革号”。

③ 组缃，为吴组缃。

也。匆此顺颂

公祺

巴金及柯灵何时北来?

弟铎拜上

八月三十日

哲民兄:

前星期二接得来电后，羊尾巴胡同韩君即来过一趟，云：款已汇上海，惟可到天津设法，中间曾去取过一次，未遇，顷来电话云：即将赴沪，无款可付。此事劳兄白花电报费，而等候了一星期之久，终于收不到款子，甚以为怪！以后来款，请勿交私人转拨为荷！盖欲速反而不达也。或送交银行，或交开明书店拨寄，均可。(最好交开明！方便而可靠！) 接信后，此款请即速汇下。为荷！如交开明，可多汇若干。盖应用之款甚多也。广告登不出，耽误事情不少。《文艺复兴》中国文学号下册，北平买不到，不知何故？何不托来薰阁[①] 代销若干？颇有人要买也。日内即将开会，就要开始忙碌起来了。惟上午可以空闲些。新的《文艺复兴》，已在积极拉稿中。惟所拉的以杂文和诗为多，创作反不大有。甚为闷闷！不知能拉到几篇否？弟的《苏联游记》拟先刊数篇，再出单行本，如何？出版事业方面，此间有种种讨论，但尚未决定办法，以减少竞争为原因，上海出版公司可出不少美术考古及文艺的东西，现收有考古稿数种，拟即寄上，插图不很多，（每种约三十多幅）装订应考究，可有国际销路也。弟所有之玻璃片，可集中到公司，如何计算，由兄及康君作主可

---

① 来薰阁，为著名旧书店，总店在北京，上海有分店。

也。匆此专颂

近好

弟振铎拜上

九月十二日

哲民先生：

九月二十一日来书奉悉。韩君处，不料竟是托推之辞，殊出意外，开明款，想不日可到，近来各方人士们，集中在平，故颇急于款到，便可多加联络、拉稿等等。唐、高二位为何如此的忙碌呢？弟与嗣群兄意见不同，以为不妨多招股，只要不是来历不明的即可。现在出版事业大有可为，盖因旧的公司，过去所出版的书大都已等于废纸。都得重新做起。（他们均等于新开张的）且旧人过多，不能辞去，成为一个大包袱，极不好办，反不如像我们公司，人少，出版物也不多，倒可以大干一下。出一文即可有一文的成绩也。秦鹤皋及顾庄诸君，如加入，只要无政治问题，自是欢迎。有三千万，即可开始进行了。嗣群的事，巴金来，曾谈了许久，巴金意，坚要他任文化生活社事。如不能挽留，只好听之。由兄自任总经理，如何？

现已收有考古稿一部；又，小学生字典一部亦在商洽中。将来，只要出价稍高，好稿子不怕没有。成本不妨高，只要销路好，就可以很容易的拉平，或容易抵得过开支。如增资完成，弟在此就可以放心拉稿了。季琳为何又不来平呢？将来，首都在平，文化中心也一定在此。故编辑部似以在平为宜也。兄以为如何？关于出版公司事，夏衍、徐伯昕均在此，如有何困难问题，乞即日示知，以便和他们面谈解决。匆此，顺颂　近安

上海出版公司事，兄用力最多，费心最甚，不妨出任总经

理，以专责任。此非弟一个人之意见，亦公意也。嗣群恐不易留住。（乞秘之，勿给他人看。）[1]

哲民我兄：

快信收到了。弟南行之期尚未确定（是否南行，亦尚未定）。大约在本月二十（?）日之前是不会动身的。兄能在最近动身北上否？现在京沪交通极为便利。现在，天气还好。一冷，就没有什么好游玩的地方了。盼能早日北上为盼！公司事，当然应该由兄来主持！兄负责已久，受累不浅。以后，能在兄的指导下，蒸蒸日上，自在意中。弟为职务所羁，恐怕不能居什么名义，尚乞原谅！惟非尽力帮忙不可。赵家璧兄北上，闻南方书的销路，已在发展中，将来一定可以大有希望的。必须好好的努力一下；否则，人家前进，我们后退；失此大好机会，补救莫及矣！董事长必须由兄任，兄如实在无暇，由辛笛任之，如何？职务分配甚好，惟弟任董事长，恐有问题，盖弟即将在某部任职，怕难兼任此事，只要任一普通董事即可，否则，恐有人要说话也。所有上海方面来拉弟的事都已辞去。但上海出版公司的事弟绝不推辞。编辑方面的事也可做。将来，拉稿的中心，恐总要在北平也。《文艺复兴》事，稍缓再谈亦可。惟已在拉稿中。谢辰生君请和他一谈，劝他安心在公司办事。此间要有一人跑跑拉稿送信，可否在就地找一个人任之？（约三百至五百斤小米）（约七八个折实单位）关于出版计划，弟稍有胸稿，着重在美术、考古及历史、辞典、字典方面，且可与新华、三联不发生冲突也。《文艺复兴》稿，已收下了好几篇，这几天还要再商量一下。此地编辑，已有三人，卞之琳、吴组缃及弟。健吾的《高尔基集》，想已在印，

---

① 此信未具名，亦未写明发信日期。从内容看，当发于1949年9月。

能早日出版否？大家闲谈，觉得出版界前途，大可乐观，应该积极进行。惟所集股本，恐怕不够发展，能否再大加扩充一下？辛笛处久未去函，想仍在沪，唐、柯二兄处务要仔细商量。弟一时未得南归，心里殊为不安。兄如有北上可能，务乞早日北上，因过了半月之后，天气就要大冷，出门很不方便。如来，冬衣务要多带。专此，顺颂　近好

弟振铎拜启

十月二十一日

哲民兄：

弟数日内即将因事赴南京一行（，）兄的北上计划，能否暂缓数日，以便（免）相左。到了南京后，当即通知兄也。南京的通信处，由成贤街四十八号中央图书馆转或中山门内半山园中央博物院转均可。不过，最好等弟到后再来信为妥。专此，匆颂
近好

弟振铎拜上

十月二十二日

哲民我兄：

前上一函，谅已收到，谢辰生君北上，获悉近况，甚以为慰！增资事，已告结束否？最好，以多为善。盖资本雄厚则办事比较方便也。全国统一以后，文化事业一定大为发展。出版业前途，甚可乐观，惟需有计划耳。唐、柯二兄近况如何？内人今日回沪，托带此函。她约留沪一个月左右，尚望时赐照拂，至为感荷！弟南下之期尚未决定。俟确定，当即飞函奉告也。专此顺颂

近好

弟铎拜上

十月三十一日

哲民我兄：

你什么时候北上呢？恐怕此时来了，就要相左。弟确定于二十日左右南行，先到南京，约住十天或半月，然后再到上海。晤面有期，甚为高兴！想来兄不至在此时动身吧。有许多事须面谈。到了南京之后，恐怕要十分的忙碌。俟把公事略略的办完，就到上海来。唐弢兄有一封信来，说，兼工会事，忙极！极想摆脱，但怕不容易摆脱也。柯灵兄近况如何，甚以为念！他能到北京来否？乞和他一商。数年来懒散惯了，生活一上规（轨）道，初时未免有些不惯。但过了几时就不觉苦了。现时，每天办公八小时，办公的地点，在北海、团城。风景甚佳；不过，琐碎的事和“会”太多，甚见厌烦。内人回沪，诸承照顾，不胜感激之至！最近二三月内，北京物价激涨了三倍以上，不知如何是好！想来，一定会影响上海的市面的。经营银钱业的人又要紧张起来了。辛笛兄有见到否？甚念！专此匆颂

近祺

弟振铎拜启

十一月十四日

一九五〇年

哲民先生：

兹奉上参考图谱普及本甲、乙种装订办法，乞台洽。目录印好后，有“◦”者即可装订。俟“说明”印好，即可出版。“说明书”可合订为六册（普及本甲种及“原本”均可应用）及三册（普及本乙种用）二种。六册者装订五百八十册，（或一百部）（已出版者已发出，无法合订；最好，原本还是订为二十四册，如何？好在每辑只有四百八十册也。）三册者装订四百部。匆匆，未尽所欲言！俟到南京后再通信。此颂

近好

弟振铎拜上

一月十七日下午[①]

附：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普及本甲种（六册，宣纸，双面印，磁青面，丝线订）（印：一百部）〔第一册〕上古（第一辑），殷商（第二辑），两周（第三、四辑）〔共四辑〕

◦［第二册］秦（第五辑），两汉三国（第六、七辑）［共三辑］

［第三册］两晋南北朝（第八、九辑），隋唐五代（一）（二）（第十、十一辑）［共四辑］

---

① 此信为在上海所发。

°［第四册］隋唐五代（三）（第十二辑）宋、辽、金、西夏（一）（二）（三）（第十三、四、五辑）［共四辑］

［第五册］元（第十六、十七辑），明（第十八、十九、二十辑）［共五辑］

［第六册］清（第二十一、二、三、四辑）［共四辑］

（附“说明”六册）

普及本乙种（三册，日本道林纸，双面印，洋装）（印：四百部）

°［第一册］上古（第一辑），殷商（第二辑），两周（第三、四辑），秦（第五辑），两汉三国（第六、七辑）［共七辑］

［第二册］两晋南北朝（第八、九辑），隋唐五代（第十、十一、十二辑），两宋（第十三、四、五辑）［共八辑］

［第三册］元（第十六、七辑），明（第十八、十九、二十辑），清（第二十一、二、三、四辑）［共九辑］

（附“说明”三册）

有“°”者目录印好，即可装订；“说明”印好，即可出版。

哲民我兄：

在沪诸承帮助，感甚！感甚！！上海出版公司前途大有可为，望兄能多花些时间在公司里。弟到了北京后，一定可以多拉些稿子来。弟本来预定今夜北上，因临时又有事，只好等到二十七夜才能动身。南京冷清得很，朋友也不多，殊为凄凉！屋子里又冷，多住了实在没有意思。所谓“名胜”从前都逛过，现在旧地重游，更显得荒凉。鸡鸣寺连喝茶都不成。夫子庙也没有什么古

董见到。健吾、唐弢、柯灵、鹤皋诸兄，谅均安好，参考图谱的"目录"已印出否？乞寄一份到北京北海、团城文物局弟收，以为参考，为盼！并乞向师陀兄代致谢意！《鲁迅全集》等如能卖去，乞将款交内人收为荷，即颂
近好

弟铎拜启

一月二十四日

哲民先生：

在南京时，曾寄上一信，不知收到了没有？弟二十七日由宁动身，二十九日到京。到后，终日忙碌，无暇执笔致候，至以为歉！故宫图录事，合同已交故宫，想可成功。出版公司情形近来如何，甚以为念！能多出好书，即可有办法。《参考图谱》正在积极进行中，惟所运书籍尚未到，故亦无法下笔写，到后，即可日夜赶工。"目录"[①]已印齐了没有？盼能检出一二份寄下，以便考查。且写"说明"时，也必须依据"目录"也。柯灵来京，已见到，想此时必已到沪了。北京天气甚暖，春天的时候，（大约四五月间）芍药，牡丹盛开，风物至佳，盼能来京一游。弟此时住宅尚未找到，在那时候，一定可以作东道主也。匆此即颂
冬祺

健吾、唐弢、师陀、鹤皋诸兄均此致候。

弟铎拜上

二月二日

---

①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目录，图谱共二十四辑，每辑附目录一张。

哲民吾兄：

曾在南京奉上二函，回京后，又奉上一函，不知都已收到了没有？久未得音问，甚以为念！柯灵来京，匆匆二面，亦未曾谈过什么。上海出版公司近况如何？历史参考图谱的经费已有办法否？均以为念！“目录”已否印好？如已印出，盼能即寄下二份，以便编写“说明”。上海的参考书，迄未运来，头一次送到车站，因重量过大而退回。现已托开明改装小箱运来。运到时，即可开始工作了。这里每日琐事甚多，开开会，看看公文，不知不觉的一天时间也就过去了。能够留下来自己看书、写文章的时间，并不多。初回来的几天，尤见忙碌，现在已经比较的空闲些了。北京气候并不冷。下了一场雪，风景尤美，可惜兄不曾来。无论如何，春天的时候，希望你们几位能够来玩玩，这里写稿子的人并不多，但拉稿、抢稿的书店却不少。现在，有人编好一部俄文字典，约七万多字，不知我们能不能收下？中文小字典事，尚未接头好，但因为是很熟的朋友们编的，所以，不怕别人抢去。标点的“古典文学”（《水浒传》等），想印的书店太多，恐怕轮不到我们。《故宫图录》，他们正在研究“条件”中，恐怕相当的酷刻。如太刻了，也只好不印了，他们（故宫）向来办事是“酷刻”得很。且看修改了的条件如何再说。写到这里，因事又搁下笔，一搁就是两天。目录已收到。印得很好，谢谢！在新年里，有几天假期，无论如何，“说明”必定要写好一册寄上。方行的病已经好了没有？想已出院了。和他谈过了没有？物价飞涨。借款事，只好等春节过后再谈了。弟住宅事迄未解决，至今仍住北京饭店。内人也因此不能北上。见到杨金华君时，请告诉他，将弟存于汉学书店的书（内有未装订之绵纸印版画史一包）送到敝寓为荷。匆匆，未尽所欲言！弢、柯、师、健、鹤诸兄均此不另，即颂

新鳌

弟振铎拜启

二月十五日

哲民吾兄：

顷得方鹤亭[①] 兄函，知晋成已停业，至以为念！善后事已经办好了没有？此后，兄当可以全力来经营上海出版公司了。深为公司贺！一时经济困难，亦不足虑。只要稳健的做下去，一定会发展的。鹤皋兄有何计划？出版总署也许要招（召）开“出版会议”一次，盼“出版公司”能设法派人参加也。开明总办事处将迁京，中华亦有此举。“出版公司”能考虑北迁，或在京设一办事处否？弟近来忙碌异常，日为琐务所牵，一时尚无时间下笔写什么。但《参考图谱》总是非写不可的。天天在着急，在责备自己，总盼每礼拜能腾出两天工夫来写，不知办得到否？沈仲章兄将赴沪，住宅成问题，方兄[②] 云有两处可借，请代为接洽为感！盼能时时通音问，并盼能北上一游。匆颂

近好！

弟振铎拜启

四月廿九日

哲民我兄：

久未通音问，得六月廿日信，喜甚！月来忙于开会，每天简

---

① 方鹤亭，为方行。

② 方兄，为方行。

直没有空闲下来的时候，致未能即复，歉甚！晋成结束，知兄受了许多闲气，受了无穷的牵累，至为系念！幸吉人天相，得告无事，此种偏差情形，中央已经注意到，财委会正在设法矫正。可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也没法挽救。以后，财委会的办法公布后，办“公司”的人当可以放心去办了。出版公司因处处紧缩，当不难维持。下半年开出版会议，公司方面最好有人参加。闻上海方面先开一个会，公司有人出席否？闻新出各书销路尚好，但广告不大登，知道的人不多耳。《高尔基戏曲集》在北京就不容（易）买到。甚盼兄和辛笛兄，鹤皋兄、顾庆棠先生们能够早日商定，多出些书。出版事业的前途，希望是很大的。《苏捷纪行》正在整理稿件中。整理好，即寄上。惟我们公司的“将来”，还在历史、美术一类书的出版上。这是独门生意，没人能够竞争的。历史图谱必以全力完成之！逸群[①] 兄处的二万单位如能借成，即可继续印行，印《中国古画选》和故宫博（博物院）的画册，亦可印出也。明器迁移事[②]，暂时可缓办，弟秋后拟南归，到了那时候再商，如何？方鹤亭兄的好意是十分可感的！沈仲章兄已回沪，他急于要房子，弟曾写一片给兄介绍他，为何没有见到呢？师陀兄当天天来办公。见时，乞代候。近来写了什么没有？极盼兄能对公司负起全责来！何时北上，当扫榻以待也。即颂

暑祺

弟振铎拜上

---

① 逸群，即恽逸群，当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局长、《解放日报》社社长。

② 明器迁移事，指郑振铎收藏的明器、陶俑，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预备装箱运京。

七月七日

哲民兄：

好几封信都已收到了。来电也已收到。因为这一个月来，天天都有会，几乎没有一刻时间是可以提笔写信的，所以稽复，歉甚！方鹤亭兄回沪，想已把这里的事说得很清楚。关于出版公司出席代表事，已和胡愈之兄谈过。他说，弟是特邀代表。但弟说，不能代表出版公司，同时，也不能经常的出席会议。所以，他后来又加邀了唐弢兄为代表。兄于九月初来京，最为欢迎。有许多事可以面商解决。《图谱》事由逸群兄帮忙，得以解决，很感谢他，见时，请代为致意。“合同”已见到，很好。预计七个月总可以全部完成。惟有一部分图书要买，和其他钞写等费用，希望能带一部分款来京。第十一月中，或将南归一次，将未印各辑付印。关于《古明器图录》事，请兄向装订作（朱子祥，住址可问来薰阁，或周先生也知道）取两部书带来。又《图谱》也请带一两部来。还有，《域外所藏古画集》也可以设法弄一两部来否？《古明器图录》的目录及缺页因弟处所有的一部，已零星不全。故须上海再带来一两部，才能编成也。又，封面托人写好后，即奉上。《引玉集》等书，请即付印为荷！能在“鲁迅纪念日”出版，最好。《杂感选集》因未遇见杨之华他们，故未复。但想来决不会有问题的。好在只有此一书，别的书先出，此书稍缓出版亦可。兄以为如何，弟杂事太多，一到晚，便非睡不可。总感睡眠不足。今天六时便起，七时到局，六时半才能下班。晚上或下午往往有各种的会。提笔的事只能趁空为之。匆颂
近祺“电已复”

弟铎上

一九五〇年八月三十日

师陀、健吾、鹤皋诸兄均此不另。

刘哲民先生：《引玉集》等可即印。[①] 你能于九月初来否？欢迎弢兄出席出版会议。铎

一九五〇年八月三十日

哲民兄：

十月廿一日手书收到，因忙，稽复为歉！（一）董事长事，请和戴君[②] 谈通后再向辛笛接洽，否则，殊觉为难。其实，即由兄或唐弢担任，亦无不可，请勿客气。（二）《蛰居散记》跋，俟全文排就后寄下一阅再写，因已忘记，不知如何写法才好。（三）许君[③] 的《四十年舞台生活》，如由公司出版，可以有销路。（四）《鲁迅遗编》已收到。精装本甚为精致。想来销路不坏。已和“出版总署”接洽过没有？此事应早办。送精装本给胡愈之，又送普及本给叶[④]、周[⑤]、徐伯昕、胡绳、黄洛峰几个人。

---

① 建国后，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将鲁迅著作权，全部捐献给政府，方行同志曾建议上海出版公司可以将鲁迅编印过的国外版画《引玉集》、《木刻士敏土之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死魂灵百图》等四种，予以改版影印介绍给读者。但这四种版画的版权，是否属于鲁迅著作权之列，须请示政务院新闻出版总署。因函牍来往费时，刘特请郑先生就近向总署了解。上列电信，为郑先生对刘的答复。

② 戴君，即戴焕堂。

③ 许姬传撰：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后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④ 叶，即叶圣陶。

⑤ 周，即周建人。

并须上一呈文，说明印了多少部，请求由新华[1] 推广。（附普及，精装各一部）（五）陶俑图录封面，已由郭先生[2] 写好，兹附上。（六）《历史图谱》已尽力在赶编，元代的十四张和六朝的四十八张，不日即可完成，或托人或由邮寄上不误。明清二代的，也在接编，乞勿念。兹附上"存纸表"一份，又五尺科举[3]，约共需一百十七刀左右，存纸不过七十三刀，被盗卖了十七刀，则仅存五十六刀，尚须补购五十多刀也。普及本甲、乙种的装订次第表一份，并附上，甲种的第一册，第三册及第四册均可装订，又乙种的第一册，也已可装成册，此数册，均可分送给预约者了。匆此即颂

近祺

弟振铎上

十一月三日

哲民兄：

手书及寄下之陶俑图录二张，又照片四张，均已收到了。这几天比较的空闲些，元代的十四张和"两晋六朝"的二辑，均已在剪贴了，不日即可寄上，乞勿念！惟元代的，尚缺"绘画"数张，请即将普及本之《域外古画集》中，元代的三辑，明、清二代的七辑，又续集四辑，即速寄下，以便编入，为荷！此后，明、清的七辑，即可继续的动手编下去了。新的材料很多，有的需要在这里照相的，已设法陆续的付照。总之，必要在年内赶完

① 新华，即新华书店。

② 郭先生，即郭沫若。

③ 科举，宣纸的一种，俗称单宣，又名棉料纸。五尺科举，即五尺长的宣纸。

这个工作，想来是不大困难的。只要动了手，一定会成功的！不知印刷方面有问题否？以后，就当着手于编《北京》了。（也已在托人照相中）《域外集》的普及本，公司如不全，敝宅楼上大壁橱中有之。请去找一下为荷。五尺科举为何如此难买？用四尺的，实在太不合算了。不知我家中楼上或楼下书房中还有没有？如有，即可去车。影印《鲁迅日记》，极为重要，最好多印“普及本”（报纸本），以便推销。关于公司出版的鲁迅著作，全部呈请出版总署批准，最好。想来不至有麻烦。呈文副本能寄下一份否？以便见胡愈之、徐伯昕时，可以说话，且不至彼此不合也。历史图谱已将“六朝”的一辑整理好，即可寄上。请尽先速印，因可以把前一二册，先行装订出版也。此事极为费心，感谢不尽！公司经济好转，大可庆贺。只要多出书，便能有活路。关于历史及文学方面的书，此间可以设法多“拉”些来，问问师陀兄看，最需要的是哪一类的稿子？像《美帝侵华史》的图片，可出一本否？即颂

近祺

弟振铎上

十一月十五日

哲民兄：

十八日快信收到。《域外古画集》尚未到，大约明后天总可以收到。兹由邮局另包寄上《历史图谱》第八辑（两晋南北朝一）二十四张，请即付印为荷。印出的样张，请随时连同原稿寄下为感！（目录一份附在此函内）务请催其速印，因第九辑因在赶照一部分照片，照毕，也即可奉上也。预计，每星期总可以赶完一辑。八、九辑印出后，“普甲”的第二册，和“普乙”的第

一册，也就都可以装订成书发出了。至预定精装本的（即原本的），也可以陆续发出，不必等“说明”印齐再发。（说明写好后，将来补发。请印一函说明一下）五尺科举已可购齐，甚为高兴！一切费心，至为感谢！甲乙种普及本装订后，请即各寄下一本为荷。鲁迅著作事，已和出版总署提起过，最好要雪峰[①]同意（并请其作函给“总署”），则“总署”方面可以无问题也。此时书的销路呆滞，是受时局影响，但可以慢慢的销出。柯灵尚未见到，陶俑封面，印得甚好，如改作签条用时，可以只用中间一行，略加缩小即可，珂罗版的印刷，要维持着他们！此刻赶印《历史图谱》。接下去，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印也。（像《北京》等）款可对付着用。照相费还有。等到用完后，再请兄汇下若干。弟近来生活甚窘，将来，非依靠些稿费为生不可。文艺复兴丛书及世界文学丛书的计划甚好，历史方面，“通史”自是必要，但决非一人之著作，当集合众力以成之。北大方面，已在写，当可拉过来给“公司”出版也。师陀兄不另函，即颂
近好

弟铎拜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

哲民兄：

前日寄上快信一封，又《参考图谱》第八辑一份（二十四张），想已收到，未得复，至以为念！便中，盼即复为感！柯灵已见到，谈了好久，但他天天开会，还不曾再碰见。现在，《图谱》第九辑已编好，又元代的十四张也已编好，即可托柯灵带

---

① 雪峰，即冯雪峰。当时负责鲁迅著作编刊社。

上。这是完成了旧的一部分。如八九辑印出，“普甲”及“普乙”又可各订出一册来了。《域外画集》十四本已收到，谢谢！明代的三辑（十八、十九、二十）正赶工在编，预计，很快的就可以把全书编完。（年内一定可以完工）惟照相太多，费用很大。得信后，盼即汇款五百万元来为荷！至“说明”稿，即可接着写。凡已寄上之《图谱》，已印出若干页，盼能即将印样及原底同时寄下，以便写“说明”。并盼能催申记及戴圣保[①]加紧印刷为要！匆此，即颂

近好！

弟振铎上

十二月一日

哲民兄：

昨天在考古所写一封信给你，想已收到。柯灵兄至今天还不曾再见到，不知他们的会什么时候开完？什么时候动身回南？第十七辑还有几个图没有照完，不知能赶得及托他带回否？（至多只缺一页，以后再寄上）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他，托他带上。（第九辑及第十七辑）前寄上第八辑全份（共二十四张），不知已收到否？迄未得复，至以为念！最好在年内这两辑要完全印出！想可以办得到。（第六辑至第十九辑）如此，则“普甲”可以再订出一本，（第二本），“普乙”也可以再订出一本（第二本）（第八辑至第十六辑）。对于预约的人可以暂时应付一下了。（普甲已出四册，普乙已出二册，各已出三分之二）又，预订原本的人，也不必等“说明”印出再发，也就可以陆续的寄发给他们。以后

---

① 申记为珂罗版印刷所，戴圣保是主持人。

的七辑（十八辑至二十四辑），年内总可以编完，明春也就可以完全出版了。了此一事，心愿大畅。务请兄极力帮忙一下为感！为祷！至于“说明”一俟把第二十四辑编完，接着即可动手写也。对于逸群兄，便也可以不至失信。（不超过七个月）这个工作完成后，即可再设计别的书。否则前帐未清，也不好意思再写别的也。照相费甚巨，且即须陆续付出。盼即寄五百万元来为荷。正写到这里，接到廿九日快信，知甲、乙均可装订成书，且可先寄下二册，感甚！公司出了鲁迅的几部书①，在经济上当可周转。《日记》想亦可无问题，《陶俑》目录可先奉上，惟“说明”，因忙于编《图谱》，一时实不能动笔，奈何？可否先将目录印出，装订出书？（“说明”后补）第九辑（两晋南北朝）目录已写好，兹附奉，请即付排。将来“普甲”、“普乙”装好出版后，能否登报要预约者来取书？北大稿，当请客一次，约他们写，他们也正在写也。匆此，即颂

近祺

弟铎拜上

十二月二日

哲民兄：

前奉上快函，并附第九辑目录一份，想已收到。兹托柯灵兄带上第九辑图谱二十四张，第十七辑图录十四张。又，第十八辑亦已编好二十张，一并托他带上。现正在编“第十九”“二十”

---

① 上海出版公司除出版《鲁迅日记》外，有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鲁迅编《死魂灵一百图》、《引玉集》、《柯勒惠支版画集》等。

等辑，且在积极选书、照相中。预计：年底以前总可以完成这个工作也。务盼能够催促印刷者早日印出为荷。又一部分照相底片，兹并奉上，不知有用没有？有的不大清楚，恐再翻照困难，则不如用原底片也。需用的款五百万，盼能即寄下。月内，照相费是一大笔支出。北大史学系方面，已请过他们，可约来《通史》。差不多是聚精会神的在做《图谱》工作，别的什么都不能写了。寄来的书都已收到。“普甲”“普乙”亦已各收到一本，谢谢！“普甲”的第三、第四两本，想不日亦可装订出来。专此顺颂

近祺

第十七辑目录附奉！

弟铎拜上

十二月六日

哲民兄：

六日快信收到。目录二份也已收到。柯灵兄将于明天（九日）南下。图谱第九辑二十四张，第十七辑十四张（补的），第十八辑二十张，均托他带上。现在赶编第十八辑以下的。无论如何，年内当可赶完。惟印刷恐须费些年日（月）耳。所寄各书，均已陆续收到。图谱第八辑原稿及印样四张，也已收到。乞勿念！惟图谱寄来时，卷了起来，原稿容易损坏。以后，不妨积多了一些再寄，不要卷寄为荷！图谱已发出不少，甚感！惟“甲种普及本”尚可订出二本，（第三本：第十、十一、十二辑）（第四本：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辑）似亦可早日装好发出也。一俟编完《图谱》，说明即可赶写出来付印。总盼能不误与逸群约定的七个月的期限也！《美帝侵华画史》正在编，须赶开展览会，

能否早日寄上，实未能决定，陶俑目录亦尚未写。因一切均须待《图谱》编完后再说也。文艺史地书在短时间内既难有出路，只好暂缓约稿。关于“抗美援朝”的书刊，我们有没有稿子可印？鲁迅的书销路如何？甚念！日记印出，当可有销路。在此时候，恐也不会大销也。匆颂

近祺

弟铎上

十二月八日

师陀、鹤皋、健吾、辛笛诸兄均此不另。

哲民兄：

款五百万元，已收到，勿念！柯灵兄赴沪，托其带上《图谱》第九辑，第十七辑及第十八辑的稿子，想已收到，盼即付印为荷！又明代的部分，现均已编好，只有几张照片要补入。数日后即可寄上。现在，正在进行清代的四辑。预料年内必定要完成之！想可办得到。拟再编《补编》四辑（历代的新材料）《续编》四辑（民国以来到解放战争的胜利），不知可销出否？照相部分，原底片应否寄上？有了原底片，似可省掉一笔照相费，且可比重照清晰些，不过，也有缺点，（一）排比困难，（二）数目字要照了相重贴上去，（三）将来再版要多一番手续。尊意如何？玻璃版也不大好寄。（已托柯灵带上一匣）上海近来的经济情形如何？书的销路好不好？近来又忙于布置展览会，月内可以完成。很想南归一次，但不知可能否？工作殊见紧张，颇有一刻也难放下之概，明年度的计划都已拟好，如无别的新的任务，也许可以走开一下，但尚无把握也。专此即颂

近好！

师陀等诸兄均此问好不另。

第二批“印样”已收到。

弟铎拜启

十二月十八日

哲民兄:

所寄样张及原稿一部分均已收到，乞勿念！样张中，缺的不少，木造纸本，开头是寄两张，后来又只寄一张来。又，棉料纸本，单面印的，只寄几张，双面印的，也缺几张。(均第八辑的)俟仔细检查后，再开单请补寄。第九辑的，盼能赶印。如印齐，则乙种普及本的第二册，又可出书了。(甲种普及本的第二、三、四册，均可出书）明代的部分，已完全贴好编好，俟整理一下，即可寄上。乞勿念！清代的部分，正在陆续编辑中，不免要延长个半月一月的，好在，总赶得上付印也。还是开会忙，因揽事太多，兼差不少，故空闲的时间便很有限了。抗美援朝或美帝侵华画史，有承印的可能否？铜版图总有四百幅（至少有两百幅)，恐怕成本太昂，不知公司有此能力否？乞即示知，以便与展览会商量交印。年关在即，一切都在做“总结”，又在计划明年的工作，故显得更忙乱！匆此，即颂

近祺

弟铎拜上

十二月三十日

健吾、师陀、鹤皋、辛笛、柯灵诸兄均以拜年，不另。

一九五一年

哲民兄:

《参考图谱》各辑样张，均已收到，乞勿念！惟所寄“目录”，除“第八辑”的，已印好寄下外，不知“第九辑”及“第十七辑”的目录已排好否？此项“目录”并无第二份，幸勿遗失为荷。兹附函奉上“第十八辑”（明一）及“第十九辑”（明二）目录各一份，乞即付排为感！“第二十辑”的目录，因有最后一张未定稿，故未能同时寄上。至第十八辑的最后四张及“第十九辑”和“第二十辑”的四十八张原稿，均已排贴好，明日即可寄上。清代的四辑，亦已在日夜赶工中，最好必须编完，否则，恐怕更要没有时间编也。此书完成，亦了心上一件大事。近来揽的事实在太多了，有点照顾不下来。今年起，必须“精简节约”一下，凡非本部门的事，都将撇开不管。否则，决无时间写文章，或编什么书也。接到健吾兄两封信，很想作一长信复之，可惜总找不出一个时间来！即颂

近祺

弟铎上

一月六日

哲民兄:

三日快信收到。有一件要事，屡次要提起，总是忘了提，那就是，“普乙”第一册的版权页上，有一个大错，必须加以改正！

误→公历一九三七年十月印刷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出版

正→公历一九四八年十月印刷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出版

“普甲”的版权页上，错误也是相同。这原因，大约是忘记把“民国三十七年”换算成“一九四八年”，而竟写成“一九三七年”了。如此，相差十一二年，大为不符事实。务请设法改正为荷!

又，顷检查一下，原稿已照单收到不误。又，上一次也曾寄下原稿四页。合之，第八辑的原稿，已经是完全收到了。木造纸本样张，只要寄一份就够了。多余的若干张，要否寄还?

兹另包寄上图谱第十八辑的四张，第十九辑的二十四张，第二十辑的二十三张，共五十一张。乞检收见复。又第二十辑的“第二十四张”，因尚缺一图，正在遍觅各书，预备拍照，故只好稍缓奉上。

清代的四辑（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已大有眉目，材料已收集得差不多，正在补充、摄影、觅购中，月内定可交稿也。当不至在印刷上接不上气。

抗美援朝画史事，正在考虑中，容后详复。

旧历年假，能否南归，全无把握。便中，请拨款五十万元，送交庙弄44号[①]我母亲收为感！即致

敬礼!

弟铎上

一月八日

---

① 庙弄44号为郑振铎在上海的旧居，位于今南京西路，静安寺东。

哲民先生：

十二日的快信收到了。所寄原稿及样张，也均已收到，无误。惟因包扎得不牢，已散开了，还要到邮局里去取。以后请寄件时，最好要多用些纸和绳子，以免中途散开，失落了东西。在样张里，木造纸本缺第九辑（六朝二）图版第十九、第二十二，第十七辑（元二）图版第十七，第二十，共四张，请即补寄，俾成完璧。又，第八、九辑的普甲和普乙的样张也没有。务请寄一份来。普甲的第二、三、四、五册，普乙的第二册，不知已装订好了没有？如已装好，请连普甲的封面签条一张，一同寄下为感！又，普甲和普乙装好后，能多寄两三份来否？第二十辑以下的稿子，已在赶编，阴历新年后，当可全部寄上。年前，或可先编好二辑寄上，以免印刷中断。又，请便中和逸群商量一下，如续编、补编续印下去，他能否再购买一批，以成完璧？近来新材料发现很多，补编是“补”二十四辑所未备的；“续编”是登载民国以来到人民政府成立为止的一个时期的。“补编”凡四辑，“续编”是四辑或六辑或八辑，尚未定。出版后，要买的人也许不少。总要准备着“再版”。送到家母处的五十万元，已收到，感谢之至！“马永江”君定的《西域画》，不知是向谁家订的？我不记得有此人曾订过《西域画》。《侵华史》，新闻总署已在印，等出版后，看看是否可以再加补充。来薰阁事，请到该店查明帐目为荷。我已不记得了。所欠的款，恐怕有“分期预定”的在内。“分期预定”的，如不来取，即可不付给他们。（书店如不付款，也可收回。）琐琐奉渎，甚为不安！即颂

年祺

弟振铎拜启

一月二十日

哲民兄：

一月二十七日快信，已收到，因等邮包到了再复，故稽迟了几天。昨邮包已到，计普甲（一）三本，普乙（上）三本，（中）四本，又原稿、印样一包，均照表收到不误。乞勿念！惟木造纸本印样，仍有缺少，当查明列表，请补寄。（一时也不必急急）所有补寄精装本等，俟过了除夕后再说。木造纸本，尚有存书否？能否装订一部寄下？用皮脊，黑布面（最讲究），或全皮面，烫金字亦可。至如何装订法，可和装订作商议一下，（大约可装全书三本或四本）此间有人要买《图谱》，公司可出售若干部否？每部多少钱？乞示。新潮书店的款，小箴已去取来，计共一百七十八万余。据说，尚有六十八万余，已由沪付公司。

清代的四辑，已将次编好。过了阴历年，即可奉上。可赶得及印刷否？此次编辑清代各辑，因沪书均未带来，多半是在此现购若干，有的是向人借的，有的则不得不照相。未免花了不少钱。且也不能收罗完备，难免有遗漏者。不过，也有不少新的材料。连日忙极，白天简直无法动笔写信。匆匆，即颂
年禧！

弟铎上

二月二日

健吾、唐弢、柯灵、师陀、鹤皋诸兄及诸同人均此，不另！

哲民兄：

汇款二百万，已收到。谢谢！新潮取来的款子，已存在新华

银行，要否汇上？春节假期三天，匆匆的过去了，未出家门一步，已将清代的四辑编好，尚缺几张，即当补齐。兹先将第二十一辑（清一）二十四张寄上，又第二十辑（明三）尚缺“第二十四张”一页，也一并附奉。（收到后乞即复。）明天可以将第二十二辑（清二）寄上。至第二十三辑（清三）原已编好，尚待斟酌。第二十四辑（清四）则尚缺七张，要补充一部分材料。那一部分清末的图片，很不好找。颇费了些心力。但内容自信还不坏。因材料相当的新鲜也。此书普乙第一册出版后，注意的人很多，出版总署的朋友们极为高兴。“普乙”第二册，请即日送给他们！他们尚未见到也。再版大有可能，应早日作此准备。他们或可买一大批。不知纸张有问题否？纸张要好好的选择一下！如改用铜版印，似可大量刊出。现在“普乙”定价四十五万元，八折实收三十六万元，成本上有问题否？如定一千部则须三亿六千万元，想可够得上成本也。（连“说明”在内）有的人主张把每幅“图片”的名目标在图片之下。如此，则又要多费一批印刷费了，但对于读者则方便不少。总之，此书前途希望很大，今年能否以全力为之？又，名画选，古建筑选，雕刻选，他们也都要编，我总想拉到上海出版公司来出版，经费上有问题否？弟决定以全力把《图谱》写完，并着力于这些选本的工作。预计，每两个月总可以出版一辑。现在，白天很忙，但晚上还可以有些自己的时间，可以做些事。兹附奉第二十辑及第二十一辑的目录两份，请即付排。余容下信再谈。即致

敬礼！

弟铎拜上

二月九日

哲民兄：

前日寄上“图谱”原稿第二十辑一张，第二十一辑（清代一）二十四张，想已收到。又快信内附此二辑之目录二纸，也必已同时收到。兹再寄上原稿第二十二辑（清代二）二十四张，第二十三辑（清代三）二十三张（内缺第十八张一幅，即补寄）共四十七张，一包。目录一张，并附此函内。收到后，盼即复为荷！第二十四辑也许不止二十四张（大约有三十张），不知成本上，纸张上有问题否？乞即示。匆颂

新禧!

弟铎拜上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

哲民兄：

六日的快信收到。《蛰居散记》可请唐弢、柯灵二兄修改后，即行出版，不必把原稿寄下了。《图谱》再版事，不知已考虑成熟否？我的意见，绵料纸既不好买，再版时可不必再有此种版本。再版的版本，可分为（一）150 磅散装本，（二）130 磅散装本，（三）80 磅单面印合订本（普甲），（四）双面印 80 磅合订本（普乙）四种。“普甲”和“普乙”（以一千部计）印刷等费为二十万元，加上纸张九万元，或十八万元（普甲），则为“普甲”成本三十八万元，“普乙”成本二十九万元。再加上版税十分之一，则“普甲”至少须售五十万元，“普乙”须售四十二三万元也。将来可采分两期或三期付款办法。至“挂图”，则待将来有需要时再说。且必须精选，用原稿付印，“普甲五”十册及所附校样，已收到，又第八辑样张及第二十二辑校样四张，也均已收到，乞勿念。赵家璧预定图谱事，请他将已订的《图谱》交出，

及说明款数，即可知道是否精装本。泮池[①]先付两部，即可。余待以后再解决。《蛰居散记》中的小问题，请季琳兄完全作主修正可也。不必再寄原稿来。即致敬礼!

弟铎上

二月十三日

哲民先生：

九日，十二日两次寄上两快函，内附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辑目录，又邮包两件，九日寄的，共图谱原稿二十五张，（第二十辑一张，第二十一辑二十四张）十二日寄的，共图谱原稿四十七张，（第二十二辑二十四张，第二十三辑二十三张），收到后，乞即复数行，以免悬念，为盼！兹又附奉第二十三辑一份，乞察收，并请即行付排。第二十四辑尚有一小部分，正在到处找取材料中，不能不求全也。但数日内也可奉上。能多到三十张否？纸张够不够？乞示！图谱再版，势所不免，请计划一下。（一）木造纸本仍需要，棉料纸本可不必再印，但普甲、普乙二种，仍须再版，普乙的纸张最好要选择得厚些。（二）标题放在每幅图片的下面，用铅字排印，虽多费一番手续，但便利读者不少。以上请估价一下，看看再版本要卖多少钱。图谱普甲本，已装订好了没有？如已装订好，乞即寄下为荷。为了要再版的关系，须多送些人。能多寄几本来否？又已印好之说明（五，十，十四，共六册）及样本能各寄十余份来否？请即用全力筹划图谱的再版事为荷！必须仔细的计算成本及选纸事，因这次再版，决不是印几百一千部也。即颂

---

① 泮池：上海旧书店。

年禧

弟铎拜上

二月十四日

唐弢、健吾、柯灵、师陀、鹤皋诸兄均此不另。

哲民先生：

十五、十六日的二快信，均已收到，普甲四套，已到，又，样张十八张，也已到，乞勿念！惟普甲第一册，尚缺签条一张，请补寄，以便贴上。寄上的原稿及目录，知均已到达，甚以为慰！第二十四辑（清四）全部为新材料，搜集起来，极为不易。直到昨夜，才能内容大致编好。当先行寄上一大部分。其中，有许多图片，是向来不曾见到过的。有的较为模糊，但因为找不到更清楚的，只好把他（它）们贴上了。这一辑最费工夫，但恐怕也最会引人注意。估计，这一辑至少要有三十张。（现已编好二十四张，尚有许多材料，只好全望（往）余下的六张中挤进去。）多花些钱，是没有办法的。请催印刷所早日印出为荷！普甲第五、六册，普乙下册，均盼能在三月内出齐，办得到否？再版事，俟全部装好后，当请客一次，请大家来商量。又，图片下面注明题目事，似不必再照相一次，只须将题目等照相，由玻璃版上裁下来贴上去即可。请和戴圣保他们商量一下，此办法可用否？因再照相一次，甚为困难；一则，原稿已拆散，不易再贴好，再则，如用现在印好的图版再照相，恐要很模糊，乞斟酌。十六日寄下各书，尚未收到。说明第五册，请加封面装订十册寄下为荷。即致

敬礼！

弟铎拜上

二月十九日

又，“续编”正在搜集材料及购书。请问方行同志，“图谱”刊行会如何登记?①

哲民兄：

十七日快信收到。二十辑图版第一，“方济各”，“各”字原文是“谷”。乞改正。

兹托敝戚周威东同志带上《图谱》原稿二十七张，（第二十三辑 24，一张，第二十四辑 1—26，二十六张）共一包。乞察收。收到后，乞即见复为荷! 尚有四张，一部分材料正在照相中。贴好，即可奉上。木造纸本用皮装事，附来皮样，甚好，惟颜色太浅，是否可用深色?（红的或紫的）只要装订上、中、下三册即可。（每册八辑）烫金时，最好用真金，不要用铜金，因铜金过了些时就会变黑也。再版事，正在积极筹备中。正和出版总署在洽谈。俟有结果，即当函告。匆颂

年禧

弟郑振铎上

二月二十日

哲民先生：

昨由敝戚周威东君带上“图谱”原稿二十七张，计第二十三辑一张（图版第二十四），第二十四辑二十六张（图版第一至第

---

①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原来是私人集资的文化事业，非营业机构，全书完成后即拟结束，如续出补编、续编，就必须进行商业或出版登记。

二十六)，又信一封，收到后，盼即复，周君住东庙弄（愚园路六十七弄四十四号，电话三一一九〇，即弟前住之处)。已关照过他，到沪时，即以电话通知兄。请即派人去取。又前寄木造纸本样张，尚缺若干幅。兹附一单，请即补寄为荷。匆颂
新祺

弟铎拜上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又，前函刚刚写好，“图谱”普甲一、二、三、四册六部，普乙上、中册六部，及样本、说明等均已收到（共四包)，谢谢！拟定一日期，请有关同志们谈谈，并分送给他们，同时商量再版的事。(最好是等候全书装好后一齐赠送，更为完美，故请兄极力催促他们早日印齐，早日装订好，或先行装订好若干部先行寄京应用，不知兄以为如何?）如果新华书店需要二、三千部或一千部以上，即可再版了。关于纸张问题，乞考虑，能先寄样张来看一看否?

弟铎　再启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哲民兄：

快信，纸样及原稿、样张，均已收到，不误。因连日忙于开会，未能即复，歉甚！查样张尚缺第八辑一张，第十八辑二十张，兹附上一单，乞补寄。又，第八辑样张，尚多出二十余张。如有用处，当寄还。又，第十八、十九、二十辑以及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辑目录，如已印好，并乞各寄下几份。“普甲”赠人的，拟在此加做布套，请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签条（不要

加一或二三字样），印十多张寄来。纸样三种，均不坏。一五〇磅的，最合用。全书计共618页，一大张，八开，计共用纸七十七张，又四分之一。纸每张计九千元（以每令四百五十万计算），纸张成本共计每部六十九万五千二百五十元。如用一二〇磅的，则每部为四十九万四千四百元（以每令三百二十万计）。用一一〇磅的，则每部为四十四万二千五百元（以每令二百八十万计）。一百十磅与一百二十磅的，相差不过四万八千元左右（?），不如用一百二十磅的。用150磅的，则相差达二十多万了。印工、说明、纸套、目录以及照相、标题（加印）等，如总计起来，数目相当大。如两面印，则纸张成本均可减半。学校教课应用，以活叶为宜。活叶的纸，应当比较的厚。似可定三种价钱，（1）（150）（2）（120）（3）（110），听预约者选择。至双面印的，不妨用110磅的，作为普及本。尊见以为如何？请各估计每部成本及售价，便中见示为荷。又，出版总署朋友们的意见，为教课方便可改作挂图，精选若干幅，放大（大小约为一张报纸，或半张报纸，似以一张报纸为宜），如为五十幅，则须纸二十五张，用150磅的，纸张成本为二十二万五千元，用120（磅）的，成本为十六万元，用110磅的，成本为十四万元。加上印刷、说明（只要一册就够了）、装璜等，全部成本若干，也请估计一下为荷。至棉料纸既不好买，则棉料纸本以后可以不印。普及本如用八十磅道令（林）纸，则较之用110磅的，廉至四五倍，即单面印，亦廉至一倍以上（单面印，纸张成本为十八万二千元）。不知八十磅的道令（林）纸，是否像C字木造纸的，反面会看得出来。能叫圣保打几份样张来否？赵家璧处，有无订阅，已忘，想不会错的。可送去二部。（普甲或普乙?）泮池书社预约，查帐仅有二部。可先寄二部去。附泮池来函，乞查以前广告，该款是订“普甲”的还是“普乙”的？以便发书。如查不出，可暂寄

“普甲”的二部去。(泮池来函，仍请寄还)皮装的木造纸本，请装三本。又，来薰阁等处，均有分期预约的，发书时，乞注意收款为要。(每辑定价多少，也须定妥。)(弟处有底帐)又，南宁田云青说，曾订过普乙本，来信附上。请即寄去。正写到这里，第十八辑(明一)至第二十一辑(清一)的目录二份，恰好寄到。乞勿念。清代的四辑，请催印刷所早日印出为荷！即颂

新禧

弟铎拜启

三月五日

哲民兄：

快信收到。第二十一及二十二辑的原稿及样张，又绫签等，均已收到。乞勿念！(内第二十二辑原稿照寄来目录，多出第十四页一张。)昨日又收到第二十二辑印样五张。80磅的印样，甚好，惟纸面不光滑，故和120磅的一比，就显出差别来。但较之C字木造，已好得多了。图版上加印标题，以排铅字为好，因印珂罗版，恐太糊涂也。再版事，俟全书出齐后，再和出版总署仔细商量。内容有一部分须加以改动。廿四辑余稿，因有的书不齐，数日内当可寄上。又有“跋”，可排印附后。替我谢谢季琳兄，在百忙中替我修正《蛰居散记》。连日开会，极忙。庙弄四十四号我母亲处，便中请送去五十万元。棉料纸本图版，前已寄来2—6，10—15等册各两部。已装订好的，1，7，8，9，16—20等册，尚乞即行补寄为荷。即致

敬礼！

弟振铎上

三月二十一日

哲民兄：

前上一函，想已收到。兹有一要事奉恳：图谱第二十三辑（清三）关于太平天国的几张图片中，有华尔的墓地与祠堂或纪念碑图（记不清了，墓地图是确有的），请设法取消，不要印出。只要印“戈登”和“华尔”的像即可。至于这一页如何编排方法，请和师陀兄一商决定可也。但因号码中缺，是否可以补入若干幅图。（记得李秀成像，共二图，只有一个号码，只要再补一图即可）目录上也要照改。想可来得及照改也。这一页不妨剪下重加贴过。因为有人要拆毁美国流氓华尔的墓地，似《图谱》上不宜再印出也，请千万设法照改为要！即颂

近好

弟铎拜上

三月二十二日

哲民兄：

廿六日来信收到。第22辑各本全样，第21—23辑原稿及校样，又棉料纸本1，7—9，16—20辑各两本，也均已收到，乞勿念。惟棉料纸本多出第十五辑一本，少了第七辑一本，恐是检书时弄错了。第十五辑一本当即寄还。第七辑一本，乞补寄。关于第二十三辑第十七图版的华尔墓地等二图，既已印好，只好以后（或再版时）再行补正了。此刻只好不改。又第二十二辑及二十三辑目录，如已印好，乞即寄下。第二十四辑的余稿及目录，即可奉上，（因尚有数幅照片未照来也）乞勿念！家中款五十万元

已送去否？如已送去，乞示知。

近见北京延光室及他处意欲出售战前所摄之名画照片底板，十二吋的要三十万元一张，约有一百多张。选其最重要者，至少有六七十张。又照片有一百多张，每张一万元左右，很便宜，可购。此批材料，加之故宫所藏的，很可以选出很精的一部中国名画选。这部书估计用150磅木造纸印，连印工成本不过二万多元，售三万元是可以有销路的。各美术学校需要很多，各大学也需要。印两三百部或五百部是不成问题的。拟分辑出版，每辑十张，活叶，不订。先出二三辑，不定期的，成本不昂。俟有销路，再决定续印。（不预定）不过，照片的购买，需要较大的一笔款子而已。公司可以出版否？鲁迅日记的广告，已见到。做得很好。不知预约的人多不多？甚念！为了要抓住那一批照片，又要买几批《图谱》续编的材料，请设法即速汇下五百万至一千万元为荷。即出利息借亦可。现在抢材料的人多，故不能不急急下手也。即不印，存着也不亏本。弟想四月中旬左右，回南一行，不知可能否？怕临时有事，又走不成。只好姑存些想而已。《图谱》再版，事在必行。惟须大加修正。加些新材料，去些不必要的。又，许多人要求：各图太小，也许要相当放大，则材料更须缩紧些了。正在设法搜罗新材料中。再版预约的广告，正在设计中。如何做得好，有吸引力，尚是问题也。专此顺颂

近好

弟铎上

三月三十日

季琳、师陀、唐弢诸兄均此

哲民兄：

来信并原稿、校样及第二十一辑的棉料、普甲、普乙各一套，均已收到。乞勿念！第二十三辑的“第十七张”，既已印好，就不必再改了。好在这是初版，只有一千部。再版时必须加以修改。尚有“跋”及第二十四辑的图四页，因连日开会，未有一刻“定坐”的时间，故尚未编写好。当尽于一二日内编写好寄上。《蛰居散记》的新序或跋，亦当早日写好奉上。此时有很难得的中国名画的照片出售，是一大好机会。云（?）款盼能早日设法筹得寄下。（一千万左右）送给家母的五十万元，已收到，谢谢！又，《鲁迅日记》听说已完全销售净尽。惟所云中央政府订购的五百部，倒（到）底是何机关订购的？乞即示知。据弟与雪峰谈，知尚无承购之机关也。实情如何，盼即告知。因有不少人向弟要购此书也。即颂

春祺

弟铎上

四月六日

哲民兄：

五日来信奉悉。兹将《蛰居散记》的“新序”写好奉上，请给唐弢和柯灵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如不妥，可重写也。《鲁迅日记》出版，自是一件大事。曾和许广平先生谈过，全书出后，是否仿全集式样，用铅印排印出来，定价可以低廉些，让有《全集》的人，个个人都可以买到。是否可以考虑此事？与雪峰一商，如何？《图谱》再版事，当好好的考虑一下。“跋”和其余图版四张，下星期内必可奉上。乞勿念！五十万已送庙弄，感谢之至！购买照片及其他材料事，因不容久搁不买，故函请早汇。

如能设法借到款项时，请早日汇下为荷。匆候
春祺

弟铎上

四月七日

哲民兄：

前上一快函，想已收到。弟因事拟于十四日动身南下，十六日中午或下午，当可于沪上相见也。在沪，拟运一部分藏书到京，因时时觉得书不够用，极为不便也。许多事，当面谈。在沪约有半个月的停留，此次当住在庙弄家中。匆颂
近祺

师陀、柯灵、鹤皋、健吾诸兄均此不另。

弟铎上

四月十日

哲民兄：

序、跋① 已校好！兹奉上，清样请交下二三份。北京昨汇来一千万元，兹将汇票奉上，请代为取出，存在公司备用。《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预计销路不会少，请积极进行借款筹印。(购160磅米色纸三十令，资料摄影费五千万元等，约共需一亿五千万元。或先借一亿，如何?) 即致
敬礼!

(为便于出版计，以用上海出版公司名义出版为宜。)

---

① 这里说的是指《蛰居散记》重版的新序和自序，并无跋文。

弟铎上

五月十六日

哲民兄：

名单已收到。发出前最好先商量一下。陈济川不在沪，姜衍不知何人，张邦铎最好不找他。共十五人，一棹亦坐不下，是否此三人可以不发？因并非正式的股东会也，有办法补救否？比较熟悉的人，谈得可以痛快些也[1]。即致

敬礼！

振铎

五月二十九日

哲民兄：

十三日上午，准时抵京。连日忙极，未能早日写信给你，歉甚！兹将接洽各事，简述如下：

(一) 鲁迅日记普及本，许先生[2] 已看过样本，无意见，可即照样印行。

(二) 鲁迅的油印本生理学讲义，已托北京图书馆照相。

(三)《历史参考图谱》需要的人很多，代售处高抬价格。最好不批发出去，由公司直接发售。

(四)《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的图片，已在积极选择中。不久当可将第一、二辑寄上。惟订购方面，尚未发动，《文艺报》

---

① 这是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出资人的唯一的一次聚会。

② 许先生，即许广平。

上已答应将广告刊出。当可有影响。

（五）已由圣保印出之样张，请早日并随时寄下为荷。即颂近好

弟铎上

六月二十日

健吾、唐弢、师陀、鹤皋、柯灵诸兄均此不另。

哲民兄：

昨在电话中说得不大详尽，兹简述如下：

（一）《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广告，《文艺报》四卷七期可刊出。

（二）此书可由“对外联络局”[①] 订购五百部左右。呈文已送“文委”[②]，尚未批下。

（三）预计此书一千部总可以销出。

（四）此书的稿子，在七月底可以编到“宋代”。“宋代”以后的，要迟些交。

（五）彩色版，托周予同先生带上的，系汉墓壁画，从未发表过，两张选用一张可也。其他彩色图底片，即可寄上。

（六）章川岛之鲁迅信，兹另包寄上，乞转方鹤亭兄。问过王冶秋同志，他的信失掉一包，其余的均已在《鲁迅书简》中刊出。

（七）唐弢兄所需鲁迅遗稿，已另邮径寄文化部。又照片一张，附上，发票也附上。乞转给他。该款请径汇北京图书馆。

---

① “对外联络局”，即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

② 文委，即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八）借款事已办妥否？如已办妥，请即汇一二千万来京，以备应用。（照相等）匆匆，即颂
近好

弟铎上

七月七日

给唐弢的发票未找到，当径寄给他。

哲民兄：

前日寄上一快信，想已收到。（一）现急需《参考图谱》普甲本（棉料纸本）三部，为出国赠送之用，请即用快件寄京为要！发票请开，“对外联络局”。如已售完，则寄普乙本亦可。（二）《参考图谱》所余无几，《人民日报》广告如不登出，则不登亦可。（由谁向人民日报接洽的？乞示。）即登光明或大公、文汇均可。（三）《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正在赶编及拍照中，月底定可奉上一大批也。即颂
近好

弟铎上

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

哲民兄：

前寄上快信，想已收到。《图谱》三部已寄出否？甚念！请立刻寄下为荷，因行期[①] 将提早到八月初也。关于《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事，进行得很顺利。㈠文委已通过“对外联络局”

---

① 这里说的行期提早，是指郑振铎将率领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赴印、缅访问。

定购五百部（计两亿元）；㈡借到好几幅极重要的古画，已在拍照。展子虔的一张已照好彩色片，正在放大中；㈢《文艺报》四卷六期，已将预约广告登出；㈣私人要预定的也不少。预计前途很可乐观。应该即日积极进行。上海大公报上，希望即能将广告刊出。又借款请即进行办理。“对外联络局”方面，可能分期付款，未必能一次付。此间待款甚急，盼能早日寄下一千至二千万元，以便应付。稿件当于二十日左右编就一部分，托沈仲章兄带上。所可惜的是，这次动身得太匆促了，没有充分的时间来编好全部。因为太匆促了，也许难免选择得不太精彩。许多应该选入的画幅，一时还没法借到。自己不在北京，是不容易借到的。连日极忙，一边忙于开会，同时，还要忙于结束一切经手的工作。至少，有三四个比较重要的工作，还不曾完全完成，《艺术传统》也是其中之一。无论如何，是会完成的——至少会完成到“宋代”的一部分。到了那时候，一定也会回国来了。匆此即颂
近祺

弟铎上

七月十三日

师陀、鹤皋、健吾、柯灵、唐弢诸兄均此不另。

又，寄上之《鲁迅日记》一包已收到否？请即转给方鹤亭兄为荷。

哲民兄：

兹托沈仲章兄带上照片一包，其中“第一辑”所用彩色图二幅，（合贴一张）请先做版。有一画而有数幅者，以全印为宜。如此，则每辑有的不止十二张也。展子虔一画，原来照彩色的，可惜照坏了。沈仲章兄也照了一份，洗出后，可用他的一张。其

余的图片及目录，当于数日后托徐伯郊兄带上。此次所选古画，极为精彩，当可哄动一下。“文委”指示尚未下[①]，故“对外联络局”的款子尚未能汇上，已设法在催促了。即颂

近好

弟铎上

七月二十七日

哲民兄：

月来工作太多，极为忙碌，又天气太热，傍晚回家后，简直无法写一个字，致久未奉函，至以为歉！前函云，《历史参考图谱》三部已寄来，但迄今未收到，不知何故，究竟寄到何处，乞示知，以便查究。又出国的《图谱》，最好以“普甲本”（棉料纸本）为宜，不知能够设法（寄）一二部否？辽阳汉画做得很好，兹将一张奉还，最好将“红色”能减轻一点。第一辑的三色版二幅（合贴一张），已交鹿君[②] 做版否？这一辑及第二、三、四辑或加上五、六、七辑的稿子，均可交徐伯郊兄带沪，他不日即可南下。其中，仅第三辑（南北朝）无法找到“彩色版”，殊为困恼。当然可用“石刻”或“陶俑”，但不够漂亮。是否这一辑不用彩色版，而多加些珂罗版？展子虔的一幅彩色，照得极坏，不能用。沈仲章兄亦曾照过，请即和他接洽一下，能否早日洗出放大，以便应用？如有此一幅，则南北朝的一辑的彩色版问题，即可解决了。乞即日进行为荷！又上次寄来之《图谱》“普乙本”

---

① 指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申请拨付预定《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的书款一事，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批复尚未下达。

② 鹿君，为鹿文波，开文制版所主持人，制彩色铜版技术很精。

中册多了三部（册），兹寄还，请补下下册三部（册）为感！弟一时还不至动身。总还有一个半月的（四十五天左右）时间在京，尽可从容编写《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也。对外联络局的款子，迄未由文委批下，虽无甚问题，但时间是要担（耽）误很多了，原因是：公文照例慢，再则，因为中央机关的“临时学习”太忙，下半天不办公，未免把普通的公事都搁置下来，但弟当尽力去催促。勿念！预约日期可否展期到九月底？（第一辑已出版，当可更有好的影响。）广告可否登《人民日报》？影响可更大些也。总要有一千部左右的预约（连对外联络局的五百部在内），才可有办法。易言之，一般的预约者，至少总要有五百部左右，一百部实在不够也。关于军委的一百部，因他们并没有回信，不便再去催他们，故不能作“数”。近来看到的好“画”甚多。已陆续借来照相。但在篇幅方面恐怕要再多些了。对于读者们，这一部分从未发表的“资料”，一定会引起很大的高兴的。唐画很多，但宋元画还没有很重要的收获。宋画已开始陆续在照相。有一张辽画，很重要，且很好，是在鸟居龙藏的四大册的《辽代文化图谱》中。这部书现可买到，价四百万元，外间见到的人很少，（是彩色版）故必须买来，寄沪做版。但款已不够。请即行汇下五百万元为荷。又庙弄家母处请即便中送去五十万元为感！唐弢兄近来常见否？华东文化部的一百部已定妥否？如必须弟写信给黄源[①]，弟自当自己写信给他也。专此，即颂

近好

弟铎上

---

① 黄源，当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

八月十日

红色要淡一些!

哲民兄:

（一）知上海需款甚急，已催文委数次，但他们极忙，一时还没有批下，今天又去催了。据“联络局”说：可分期付款，一批下，即可先付一部分，乞勿念!

（二）在北京所照的画片，均有底片，即将托伯郊兄将底片奉上，以免再行照相时，显得模糊。将来可即用底片制版也。

（三）弟尚有二十天左右留京。在动身之前，当编好六七辑奉上。如此，即可不虞“中断”了。

（四）唐、宋等四辑，篇幅恐须稍多，因新的材料太多，又不忍割爱也。在四十万元定价之中，想可周转得过来。（唐12+12共24页，约加8页至12页，共约36页；宋约28页至32页。）所增不多，而给读者印象较佳。想可蒙同意。

（五）现所最为踌躇者，彩色画，“唐”缺一张，“六朝”缺一张，“宋”缺一张，尚待设法补入。“唐”用我的“唐俑”[①]三色版亦可，惟恐人说用的重复了。故须另找。“宋”则磁器一张，已有；缺“画”一张。“六朝”一张，尚不知用什么东西好，正在考虑中。

（六）《陶俑图录》，有急需者可先订出三本给他们。

（七）棉料纸本（二十四册的）弟处原有两部，但均缺第二十一至第二十四辑四册，又一部缺第七辑一册，此九册请即行寄下为荷! 第五册弟处尚有不少。公司需若干册，可即奉上。又其

① 唐三彩陶俑。

他各册也有若干，如需配齐，请即示知，以便照寄。又，“普乙本”下册三本，已收到。“中册”三本前已寄上，收到否？此书注意的人很多，将来即可有再版的机会，惟再版时，是否仍用珂罗版大是问题，因一再版，则需要量必定三五千部也。请事前考虑一下。

（八）诸事承兄鼎力相助，万分感激！出版公司多向“图谱”这方面走，则无第二家可以竞争，千万注意为荷。即颂

近好

弟铎上

八月二十三日

哲民兄：

来信奉悉，所寄棉料纸本《图谱》九册，也已收到了。弟行期尚未确定。近来因布置“展览”，极忙。伯郊兄不日即赴上海，当托其将《艺术传统录》的底片及第一至第六辑的图片奉上。因为晚了若干时日，倒得到不少的好图片。这是很大的收获。我想《艺术图录》所收的东西，决不和《历史图谱》及《域外古画集》重复——除了实在不得已的非重复不可的图片之外——所有习见的图片，将来应印入本文之中，作为插图。“对外联络局”已收到“文委”指示，准予拨款。现在交涉，要他们将款早日汇上，至少先汇上一亿。乞勿念！至于如何加印英、俄文目录事，当由他们直接和公司接洽也。此事总算告一段落。最好“一般定户”能够多到五百，就更有办法了。华东方面一百部，当即写信给黄源部长。至于各大行政区文化部方面，弟亦当分别去函接洽也。第一二辑出版之后，印象一定可以更好些，定户或可加多。第一辑的彩图已做好否？盼即寄下一阅为荷，阎立本的帝王图，迄未

收到，不知何故，乞一查！又出版所需《历史图谱》寄两部棉料纸的来即可。（第五辑由我处配上。）发票请即开来，以便付款。每部作一百几十万，乞示知。（原价若干？可打七扣，以示优待。）请即速寄下为要。图谱第五辑等余书，亦当托伯郊兄带上也。正作此函，得来电，敬悉一切。伯郊尚需数日南下。当即将"第一辑"八九张，先用快函奉上。想可赶得及出版也（下午寄上）。"对外联络局"方面，在弟动身之前，必当办妥。已极力催促他们将款汇上。匆此，即致

敬礼

弟铎上

九月三日

哲民兄：

昨上一快函，想已收到。棉料纸本两部《图谱》请即速寄下，并即将发票附下（寄"文化局"），以便寄款为荷。兹另包快邮寄上《艺术图录》第一辑原版十张，此外一张系彩色版，已交，另一张待后补寄。可先行付印。

《历史图谱》棉料纸存书数字，兹附开一单奉上。（第五辑四本先附艺术图录一辑寄上）当托徐伯郊兄带上也。可配齐若干部否？《历史图谱》不可多买（卖），至少要留下二三十部，以便最需要者之用。

对外联络局最近来信附上。阅后，乞见还，以后该局有什么事，已通知他们与兄接洽。即致

敬礼!

弟铎上

九月四日

哲民兄：

五日来信收到。《图谱》两部，款已收到，乞勿念。“五”至“十四”辑的棉料纸本，已寄上四包，想已收到。《艺术图录》第一辑稿十张，已收到否？为念！徐伯郊兄定于十二日动身赴沪。第二辑至第七辑稿，当托他带上。（内附原照相底片，可即用来制版。）如此，弟在回国之前均可不必再寄稿了。对外联络局之第一次款一亿元，已于三日汇上，想已收到。第二批款，亦可于十月初汇上。（到时候请一催）联络局局长为洪深先生，地址是：北京东四、三条。各辑彩图俟收到后即决定。“图版”各“图码”均可注上，勿念！“题字”已请周总理写[①]，如来不及，则只好做美术字了。款不敷用，因借了古画照相，须送原藏者及故宫（照相的）各一份。底片及照相纸均甚昂，费钱不少。务请连前五百万，共汇下一千万元，否则，仍须欠下若干，无法可还也。务恳即汇为荷！“中国（图）”代售，远不如自售为佳。他们不登广告，《鲁迅日记》自不易销出，但总会卖得掉的。不过资金压些下来而已。弟尚有半月，即将动身。在动身之前，一切事必定办好。即颂

近祺

弟铎上

---

① 《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封面题字本请周总理写，因公忙，后改由郭沫若缮写。

九月七日

哲民兄：

兹托伯郊兄带上《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稿第一辑第四页一张，第二辑至第七辑各全份，请检收，陆续付印为荷！（附表一份）照相费及购书款一千万元，如尚未汇下，请即速汇下为感！匆致

敬礼！

弟铎上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

托伯郊兄带上的《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稿：（一）第一辑第四页一张，又彩色版样子两张，共一包。（前已由邮局寄上十一张。）（二）第二辑，十一张，共一包。（前已交上彩色版《辽阳汉墓壁画》一张。）（三）第三辑，十四张。（内彩色版敦煌画一张，另作一卷）一包。（前已交上五张。）（四）第四辑，九张，一包。（前已交上六张，内有彩色版“帝王图”一张。）（五）第五辑，十四张，一包（内有彩色版底子一张，前已交上二张。）（六）第六辑，三张，一包。（内有彩色版底子一张，前已交上十五张。）（七）第七辑，七张，一包。（内有彩色版底子一张，前已交上十二张。）

又照相底片二十六张，计第二辑底片二张。第四辑底片八张。第五辑底片六张。第六辑底片九张。第七辑底片一张。以上各辑底片，均附在各辑底稿包中。总计共七包，又一卷。

哲民兄：

弟行期提早，中秋节后数日，即将动身。伯郊兄想已见到。所有“图片”（至第七辑止）想也均已收到。有意见否？材料似甚新鲜也。兹先行奉上第一辑至第三辑的目录三份。明天可将第四辑至第七辑的目录寄上。此二信收到后，乞即拍一回电为盼！否则，弟将不能接到来信。一千万元已收到。《历史图谱》棉料纸本两部尚未收到，不知何故，难道又寄到对外联络局去了？乞一查。即颂

近祺

弟铎拜上

九月十四日

哲民兄：

兹（昨）奉上一快函，内附《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第一至第三辑目录各一份，想已收到，兹又附函奉上第四至第七辑目录各一份。此二函收到后，请即回一电为荷。因弟不放心，怕收不到，而行程在即，等回信又来不及也。款一千万元，已收到，可了却各种欠帐矣。图片的次序，稍有变动（第五辑及第七辑）应依据此次寄上之目录，重新排列过为荷。图片上不必加印俄、英文。只要加印一张目录，（也不必用与图片同样的厚纸，目录也不必用厚纸）一面印俄文，一面印英文，即可。目录排好后，寄对外联络局，他们翻译好后，即可寄上排印。又，昨晤洪局长[①]，他说，已打电报到上海，嘱改付现款；又余款一亿，不日亦即可汇上。乞勿念！

---

① 洪局长，为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洪深。

图片上第一图，第二图等，如占地位，可改用阿拉伯字母“1”“2”“3”等，惟嫌不大慎重耳。请斟酌。

伯郊兄想已见到。此间情况，他会详告也。他不日即赴港，当可在广州见到他。《图谱》棉料纸本两部，昨天下午快下班时才收到。乞勿念。

“俄、英文目录”，请多印二三百份，不必以五百份为限。因中苏友好协会等机关也要定购《艺术图录》，也应附此项俄、英文目录也。（最好打纸版）三色版印样也已收到。（附在棉料纸本图谱中的）做得已经好得多了。可用。

家母于年内北上，上海的房子是一问题。书和俑都搬不动。计留下之房间，楼下一间，二楼全部（计卧房一，书房一，小间一）三楼一间。每月房租不过三十单位左右。拟仍行留下，请按月代付房租，如能找到一个可靠的人住在二楼小间中，尤好。又家母北上时，要做些衣服及旅费等，并请届时代为张罗一下为荷。北上之期，总在春暖，那时候也许我已经回国了。或当自己去接她，那末，比较容易解决一切了。如尚未回国，则一切须拜烦吾兄了。家母处，在本年十月、十二月及明春二月，请每次付五十万元为荷。琐琐奉渎，感谢之至！即颂

近祺

弟铎上

九月十五日

《艺术图录》预约价后，可提高定价到六十万或七十万元，则可托“中国”代售了。此时不能托他们卖！且余书也已不多了。

又，《图谱》加印若干部，可解决问题，甚以为慰！惟“中图”“新华”批去，只打六五折，是否影响成本？甚以为念！联

络局方面，只要函件来往可也，不必专人来京接洽。因只有“目录”翻译事，往来函件，可以解决也。这几天，天天开会，办公。因为就要出发了，所以格外的显得忙乱。在北京，不再写信给你了。有什么事，到广东再写信吧。又，昨寄第三辑“目录”中，有应改正处，兹另附一纸，请注意照改为荷！

铎又启

九月十五日

哲民兄：

来电及十五日函，均已收到。后又由内人接到电话，知各稿均已收到，至慰！闻柯灵病，甚为着急。但连日在外边开会，无法与电影局取得联系，亦不知道要问电影局什么人，刚才打电话找袁牧之，遍找不获。俟有消息，当再电告。弟日内即动身（行期提早）。到广州后，当再给兄信。兄十五日信中所提各问题，见到目录后均可解决。《唐人纨扇仕女图》确有六张，惟画缺印了一张。

第三辑至第七辑，确选得太多些。兹将第三辑减去五张，第五辑减去二张，第六辑减去四张或三张，第七辑减去五张或四张，则一共可减去十六张或十四张。第八辑以下，恐怕不免要增些篇幅，可以调节些用。删去的图片或合印的图片目录，附奉。请将原来目录改正一下。《高逸图》、《纨扇仕女图》及《渔村小雪》等，均为极新鲜之材料，从未与世人相见过，故必须全印，其余则可删去或合并印出。各大行政区均已发函征求其预定，当可有若干增加。华东已写信给黄部长，要他定一百部，请唐弢兄再催一下。家母也许不久就要北上。庙弄房屋及家母北上费用，请设法张罗一下为感！（可与王雅衷接洽）

《艺术图录》应赠送借画及有关的人，兹附上一单，请于每辑出版时，均照送为荷！潘洁兹画的“敦煌画”，当和他接洽一下再说，惟恐版权属于敦煌研究所，接洽起来很麻烦，且他们已有出版计划，恐怕不容易商量。如印，也必须用彩色印，有办法否？匆匆，即颂

近好

弟铎上

九月十八日

哲民兄：

昨上一快信，想已收到。柯灵兄事，已由许广平女士打电报去查问了，弟今日六时许，即动身赴广州。月底赴港。柯灵的病，许女士等一定会照顾的，乞勿念！顷忽想起一事：《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有销路大增的可能。（国际书店一函附奉，已经复他们说，可向上海出版公司直接接洽了。）如一千部不够，怎么办？只好再版时另换一种厚纸了。九月底预约期满时，可否考虑将定价增加每部六十万元？因“中图”等如来批发，打个六五折，定价四十万元，必定要亏本，如增为六十万元，则打了六五折，尚可得到三十九万元也。弟拟一（于）途中，写一篇“序”寄上，不知来得及刊入第一辑否？如来不及，则附在第二辑分送亦可。家母处，如她搬家赴京，一切请照料，并请先送上一百万元为荷。请和王雅衷[①] 女士接洽一下。二十五日上午可到广州。当再函告。即颂

近祺

---

① 王雅衷，郑振铎的外甥女。

弟铎上

九月二十日

哲民兄;

二十日傍晚从北京动身，二十二日上午到了汉口，从那里逛了一天东湖，傍晚七时再过江，又从武昌动身南下。沿途风景颇佳，大似“山阴道上”，好山好水，不绝的迎面而送来眼前。好久不过“集体生活”了，这一次又是集体的行动，各有分责，行李饮食，均可自己不管，很觉得自由、闲暇。否则，人人各自管自己，必显得忙乱异常也。今晨五时许，到达广州，天还没有亮，来迎接的人不少。住在沙面胜利大厦，很早的就出来坐茶楼了。在此，约住七八天，如《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第一辑，在本月二十八日左右出版，即请寄一二套到：“广州市人民政府朱光副市长转”我收为荷。如过了二十八日，即可不必寄了，因怕已经动身，收不到。洪深说，第二批的一亿，亦可早日汇上，弟当由广州寄信给他，再催一下。一千部已销完否？在北京寄上的删去若干图片的一个表，已经收到了没有？如再版，或销路超过一千部，可否考虑改用别的纸张印？国际书店如代销，一定销路不会少，而且是经常的有销路的。广州的市面繁华极了，只是比较的热，此时还不觉得“秋凉”，还要开风扇。再往南走，一定更会觉得“热”了。上海出版公司近来各书销路好不好？《鲁迅日记》普及本已销完否？总要留下三五十部，预备直接销也。柯灵兄的病状，电影局方面的人也不大知道，有许广平先生等设法照料，想必有办法。兄从何处得此消息呢？徐伯郊兄至今未到广州，不知何故！有见到否？见到时，催他立刻就动身来为要！健吾、师陀、唐弢、鹤皋诸兄谅均安好，健吾、师陀冬天要不要参

加“土改”？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而且大有益处也。见时，乞代达，弟不能多写信了。在此，还有好些工作要做。即颂
近祺

兹再附奉删去图片的表一份

弟铎上

九月二十四日

《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图片删去表：

（一）第三辑删去洛神图卷五张。

（二）第五辑删去“图版十四：唐女俑立像”一张，“图版十五：唐蓝彩釉陶马俑”一张，共二张。

（三）第六辑图版一——三：郭熙“溪山雪霁图卷”可缩印为一张。图版四——七：许道宁“渔父图卷”可缩印为一张，或二张。

（四）第七辑图版第五——十一：夏珪“山水卷”，可缩印为二张，或三张。

各辑目录及图片次序，均请照改为荷！

哲民兄：

伯郊兄带来的信和第一辑印样均已收到了。（一）目录用纸与“图版”相同，是否过于浪费？可否将这种“纸”移作印“图版”用？每辑至少可省掉两张也。目录用薄点的纸印，并不碍观瞻也。兄以为如何？（二）图片上第一第二图字样，如印了中文，再加阿拉伯字母，像（第一图 1，第二图 2）实在不雅观，且恐读者误会，以为第一图更有 1、2 等也。不如径用 1，2……不必再加中文“第一图”等字样了。目录上也不必用“第一图”，而改用“1.”“2.”为妥。（三）此次印样，大有进步，见者皆甚欣

赏，正将出国，见到此样，大为兴奋，而且放心。承兄特地搜罗好的原料，至为感谢！（四）《图录》应收的材料太多了；各方面都有"材料"希望加入，且都极好，如东北，即愿意将所藏的古画，尽量供给我应用。将来必可再出"续集"十二辑或更多也。（五）家母北上及庙弄房屋事，承兄多方照料，至为感谢！庙弄房屋自以藏《图谱》印样为最妥。惟必须时时去看看，怕藏书藏物有"遗失"之虞。（六）《图录》一百部，华东已来预订否？这一百部订出后，恐所余已无几矣。经济方面想已可周转。至以为念！公司的前途，将来希望一定很大。如多出贵重的专门的图书，专在国际销路上着想，必定是独一的无人可与竞争的美术出版公司也。以后，与"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起来，更可方便些。曾经想到：《敦煌图录》一类的书，亦可交上海出版公司印行。惟成本未免较大些。如有资力雄厚的人为后台，亦可胜任愉快。不妨一谋之。又，如每月出版一本精美的"美术"或"艺术"刊物，如日本的《国华》，亦一重要的工作。惜弟正有出国之行，未能计划一切为憾耳。想明年必可进行也。（七）柯灵病，系误传，大慰！不知何以会如此的误传出来！（八）"序"文在离开广州前一定要写好寄上。惟过于匆促，恐未必写得好，现在正在写另一篇文章；那个工作完成后，一定动手写"序"。但"第一辑"一定来不及印出了。待"第二辑"再附进去吧。（九）前日曾寄上一函，请将第一辑寄二套来，现在已见到"印样"，可以不必再寄了。（十）家母处已送去百万，至谢！各事仍请多多照料，至感！至感！！弟对出版事业，计划颇多。但都不是什么通俗的，这是一个缺点。也想联合"专家"们编些通俗小丛书之类，为上海出版公司计，这一类书是最好销的。在船上无事，当可多想些计划出来也。"故宫"曾拟出版"磁器"、"铜器"、"漆器"等"图录"，规模相当的大，将来亦可设法交"公司"印行，

又《考古报告集》要出版的不少，亦可陆续的设法拉来出版，不过，这些东西，销路都不会很大耳。(成本却很昂）匆候
近好!

弟铎上

九月二十六日

哲民兄：

前日寄上一快函，想已收到。明后天就要动身了，以后通信，要相当的慢些了。兹奉上《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序一篇，请阅正；并请师陀、唐弢二兄仔细的改一改，将其中有欧化式的句法和其他毛病改正一下，千万，千万！现在挑剔毛病的人太多也。又，末了说起“续集”、“别集”的事，要不要这样的说？如不妥，或嫌“愿许得太大”，则不妨删去。一切均请酌定为要！“序”亦不妨用薄些的纸印，不必用与《图录》同样的纸，如此，可以节省些篇幅。又，此序可以不必译成英、俄文，这一点，请和对外联络局提一提。因为这“序”是对国人讲的，许多话是不必“对外宣传”。国庆节将近，街上已经是十分热闹了，上海想更为活跃。家母北上及房屋事，一切费神照料，万分感激。见到方鹤亭兄时，乞代为问候，我来不及写信给他了。专此即颂
近祺

弟铎上

九月二十九日

哲民兄：

昨寄上一函，并附《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的序，想已收到。此“序”匆匆草成，恐有不妥之处。务请兄和师陀、唐弢仔细的看看，并大加删改为要！以免印出后，遭人批评也。弟后天即赴香港，以后通信将较为困难。兹奉上国外通信处一纸，如有要事，请按开列的地址用航空快信寄下为荷。有许多话要讲，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对外联络局的款一亿元，已作函给洪深局长，催他即汇了。他答应我在十月初即可汇出，明天是“国庆日”，此间异常热闹，想上海也一定盛况相同。家母北上及庙弄房屋事，承兄照料，至为感谢！《图录》续出“续集”及“别集”，实有必要。因材料实在太多，且非印出不可也。不过，不妨缓缓图之，是明年秋天的事，此时尚可不必预筹一切也。弟家已搬到黄化门大街十七号文物局宿舍中。附给方鹤亭兄一函，乞转交，即颂

近祺

弟铎上

九月三十日

哲民兄：

在广州寄上的几封快信，想都已收到了。伯郊兄已在港见到。《图录》第一辑想已出版，大家的批评如何？“序”已由师陀和唐弢及你改过了没有？排好的“序”，乞寄一份到印度来。（由新德里 New Dahli 中国大使馆转。）我明天就要从港乘英轮 Sangola 到加尔加（各）答去。在路上要走十八九天。终日无所事事，无非吃饱了饭就躺在甲板帆布椅上看书。回来后，一下会胖起来。在港，住在半山腰的一座别墅里，背山面海，风景至为清

幽。海面如镜，水波不兴，小岛林立，风帆点点，大似在太湖上也。大吃美国橘子和南方水果。花木之胜，此地为最。许多不知名的花草，遍山都是，红黄的花，自开自落。一种榆树，开着黄花，甚为可爱。木瓜、椰子、橄榄、橘子和婆罗都长在树上，甘蔗田亦到处都是。这些，皆在北地的人所未曾前见者。很感到新鲜和兴奋。在船上，大可以想想出版的计划。如以出版美术书为主，则前途大有希望。一部分用珂罗版印，一部分用单色及彩色铜版印。不一定限于中国的美术，即世界的美术品亦可介绍也。当和几位研究美术的人共同商量决定。如不用太讲究的版本，则出普及版的“铜版”印的美术书亦可。成本不至太高，也容易销售得出去。如计划出版三十部到五十部书，每部书不超过一百页，则成本不大，而每月均可有三五部书出来，也很热闹。乞和鹤皋、健吾、辛笛、师陀、唐弢诸兄一商，等我回来后就可以进行了。兄以为如何？还有，文艺书拉稿不易，不如多出翻译的作品，唯亦当以“有系统”的丛书为主。我们已有好几本翻译的短篇小说了。何不计划出一套《世界短篇小说丛书》呢？这丛书可请健吾、辛笛、巴金三兄主持也。如此，每月亦可有二三部书出版。还有，通俗的历史书或历史故事之类，也可以出版，唯也必须有组织、有计划的拉稿。像晨光那样的图书小丛书，容易编，容易印，也容易销，惟我们不便与之重复。形式不妨相同，而内容则可另找“题材”。师陀可设计一下否？弟京寓已迁居。归来后，就回到新居了。家母不知决定何日北上？想不出年内，就要动身。一切费心照料，至为感谢！惟她动身后，家中的事，全托舍妹文英照料。第一要紧是：不要抛失了东西。楼下的“陶俑”是否可移到楼上来？因楼上比较的干燥些。楼下一间，全堆家具及杂物。惟怕楼上未必能放得下许多“陶俑”耳。弟明春将到沪一行，或将再运一批书到京，则房间可以宽敞得多了。健吾兄有

去参加“土改”否？见到时，可劝他能争取“参加”也，他的创作能力很强，如能多累积些“经验”，多“体验些生活”，则必会有很好的作品产生。请大家好好的鼓动他一下！离港后，通信恐要多费些时日了。弟沿途当随时写信给兄。兄如有信，可径寄印度“大使馆”转交。《图录》第二辑以后，如有可能，最好能将出版日期逐渐提早。“第三辑”以后，能在一月左右就出版否？附给王雅衷一信，乞转交为感！即颂

近祺!

弟铎上

十月五日

哲民兄：

要到新加坡才能再写信给你了。兹托伯郊兄在港买些衣料和零用的物品，请设法在伯郊兄过沪时，或由他指定时间，汇港或交给他人民币三百至五百万元为荷。（数目或较此为多，由他说定）此间物资亦奇缺，要买的东西，除普通的以外，几乎都不易买到。故可买的也不多。《图录》如有再版的可能或必要，所用的纸张应事前设法购买，最好是用米色的或浅黄色的；能用国产研光之棉料纸否？用棉料纸时定价是否可以较低？请事前仔细研究一下为荷。即颂

近祺

弟铎上

十月六日

哲民兄：

在香港寄上的信，想已收到。七日，从港放洋，在海上已经走了四天，今天下午，到新加坡，一路上，风平浪静，眠食如常，身体、精神均好，可释念也。惟时间过得太快，在船上只能看看书，散散步，倚栏观海看云，如此而已，写不出什么来。《图录》第一辑，想已分送出去，读者的批评如何？有无意见？他们觉得满意否？请把批评搜集起来，为荷。“序”已改好付印否？深以为念！第二辑以后，盼能提早出版日期，每辑如能月初出版，尤可给读者们以较好印象也。第三辑以后，能在上月底出版，而在月初即送到或寄到读者手中否？赠送单中，请加上：（1）马叔平，故宫博物院；（2）王冶秋，文物局；二份为荷。在新加坡要停泊三天左右，下次信，当在仰光寄上。师陀、鹤皋、健吾、唐弢诸兄，均此问好，不另。即颂

近祺

弟铎上

十月十一日

附给王雅衷一信，请转，不知她们何时北上？

哲民兄：

在新加坡曾寄上一信，想已收到。船在新加坡停泊了四天，到十五日才开。第二天到了槟榔屿，又停了四天，到十九日才开。今天中午，可以到仰光。听说又要停六天呢。如此，走走停停，到加尔加（各）答时，总要在本月底、下月初了。现在，海水已由深蓝色变成深绿色，又变成嫩绿色，这证明海水是渐渐的浅了，已经快要到港口了。船上的生活很清闲，很愉快，是过一个海上的休假旅行。身体很好，并不晕船，吃得很多，睡得很

多，回国后，定会更胖起来。明春二三月时，当可归来，归途或可经过上海，当作三四日的畅叙也。《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第一辑和第二辑想都已出版，第三辑想也不日可出了。有人批评没有？朋友们的意见如何？均以为念！如有批评，乞搜集起来为荷！销路如何？已否超过一千部？有无再版的可能或必要？均乞和健吾、师陀、鹤皋诸兄一商。如要再版，纸张问题有无办法解决？“廉价本”（售二十万左右一部的）有无可能出版？（最好等全书出齐后再印“廉价本”）一切均在念中。如有来信，请用航空快信寄印度新德里中国大使馆转。在十二月中旬以后，则请寄缅甸、仰光，中国大使馆转。家母不知何时北上？庙弄的房子有去看过否？应如何布置一下？均乞费心照料，感甚！感甚！诸友处乞代为问好，不一一写信了。柯灵已经回到上海没有？即颂
近祺

弟铎上

十月二十一日于仰光

哲民兄：

盼望到了德里后，能收到你的信，但并没有信来，至为念念！想近来一切安好！《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第一、二辑想均已出版了。有批评没有？大家的意见如何？甚盼能知道一些。请多多告诉我为感！我在十二月十日左右，即离开印度到仰光来。来信如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寄出的，则仍请寄新德里，如在此日以后，则请寄仰光。我在这里，住在总统府，作为贵宾，总统和总理尼赫鲁都已招待过了，甚为殷勤。在新德里还要住五天，十一月六日，即动身南下，到各处游览名胜古迹，及参观各大学与博物馆。昨夜是印度的燃灯节，街上热闹极了，很像我们的大年

夜。伯郊兄已到沪否？也许他已北上。见到他时，请转告他一声：郭家的“一希”，总要设法买下的[1]。不知他能否和胡惠春[2]商量一下：在本年内由郭氏先向债主接洽，转期三个月或半年；或请一位有钱的朋友，先行赎出，由我们在明年购买，加些利息给他。因为今年之内，恐怕难于弄到“钱”买这“一希”了。诸位朋友们均此问好，此刻，就要出外参观，不能多写了。即颂
近好

弟铎上

十月三十一日

哲民兄：

从德里南下，周游“中印度”的名胜古迹。这个地方，是土王统治之区，王子们招待得很勤殷。走过猛虎出没之区，可惜不曾见到。曾骑在象背，游历古堡。又见到阿育王所建的塔，和藏着目连“舍利”的塔。还游过回教的“皇冠宫”，纯以白色的大理石筑成，在月下望之，一片洁白，叹为观止。昨天下午到了孟买，欢迎的人多极了，情形至为热烈。各团体均献花环，我项上被套了二十多个。孟买是现代的都市，很像上海。预备去逛逛博物院及旧书摊。十六日，又要乘飞机到内地去。二十八日可回到德里。在那里，当再写信给你。大使馆转来你十月卅一日的来信，非常的高兴！公司似（拟）编世界短篇小说集，大是好事，

---

① 一希为二希之误。二希为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总称为《三希帖》。是稀世珍品。解放前为郭昭俊携出。经徐伯郊在香港发现，由国家出资收购，返归祖国。

② 胡惠春，银行家，侨居香港。

最好能多出些，成为一整套。敦煌图录[1] 又要兄费心，非常感谢。《艺术图录》见者说好，我很放心。盼望在缅甸能见到第一至第三辑也。家母在十二月中北上，那时，我们已迁入新居，颇为方便。谢谢兄的一切照顾与帮助！庙弄房子能修理一下，最好。请将廊上及小房间的书集中起来。但楼上书房里的书，请照原样，不要移动，等我自己回来整理。否则，怕会弄乱了。请千万注意为感！即颂

近祺

诸友好均此问候，不另，给师陀一明信片，乞转致。

弟铎上

十一月十三日

哲民兄：

十二月九日由加尔加（各）答乘飞机到了仰光，欢迎的人多极了！盛况空前！住在一家华侨别墅中，夜间，到大使馆，得兄一信及《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三辑，很高兴！《图录》印刷得很不坏。谢谢你的“劳苦”！第四辑不必再寄来了。因为我就要回国，寄来一定不会收得到，且航空邮费也实在太贵也。想来第四、五辑一定是“更为精彩”的！“二希”已由政府收购。这是一个好消息。伯郊兄已有信来，详告此事。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家母就要在这几天内北上了。一切费心照料，至为感谢！兄到京接洽《鲁迅书简》事，想已顺利结束归沪，《历史图谱》如此“结束”，是一办法。惟“说明”迄未印出，弟殊自愧！《敦煌壁画》又要烦兄主持印刷，至为感谢！在此忙碌了

---

[1] 《敦煌壁画集》由文化部文物局委托黄仲明和刘哲民在上海代为印制成书。

几天，明天就要乘飞机到曼德里勒了。在那里住四天后，即回仰光。仰光天气仍热，每天还是非“冲凉”不可。我们住郊外，风景清幽，旁有一湖，水光照人如鉴。这几天，月色正好。昨夜，在凉台上看月，清风拂面，大似上海的“夏夜”，不觉的躺在藤椅上睡着了。唐弢、柯灵、健吾、师陀、鹤皋、家圭、辛笛诸兄，均此问候，不另。即颂

近好!

弟铎上

十二月十三日

附给周予同兄一函，请加封寄复旦大学为感!

哲民兄;

得来信并《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三辑（一——三辑）后，曾奉上一函，想已收到。现在印、缅之行，已将完成。明晨（十二月二十八日）即上船，动身回国，船名新地亚（Santhia），大约明年正月十二日可到港，至迟在十五日以前总可到也。在港、穗停留数日后，即径行赴京（仍走京汉、粤汉路），恐怕不能走浙赣，转京沪了。因为许多人都要赶到京过阴历年也。《鲁迅日记》事，已办妥否？甚以为念！兄在京住几天？诸位朋友想均已见到。出版公司今年营业情况如何？不至亏本否？《图录》能否不亏本？弟的上海住宅，已修缮好，谢谢！家母想已北上了。此事承兄大力相助，至为感谢！弟在印度曾购到大批书籍，多半是关于美术、考古的。有许多是很有用处。徐伯郊兄曾到沪否？想可在港和我相见也。沿途买了不少纪念品，都是印、缅的手工艺品，（小型的，大的不好带）也替兄买了些，可惜不能经过上海，只好暂留北京，等弟南下时再带上。健吾、师陀、唐弢、柯灵、

鹤皋、辛笛、家圭诸兄均此问候，不另。即颂
冬祺

弟振铎上

十二月二十七日于仰光

一 九 五 二 年

哲民兄：

我已于正月十日抵香港，即于十三日乘专车赴广州。从新加坡动身后，即遇大风浪，晕船者极多，我幸饮食照常，惟亦略感不大舒服。预定在船上要做的事，均没有做。在广州也许要多住几天。无论如何，二十四日一定可以到京。徐伯郊兄不在港，想必仍在国内。曾到沪否？见到他没有？曾托他带一信给兄，说要交给他三百万至五百万元。现此款已无用处，可以不必给他了。接到此信后，请即设法汇五百万元到北京给我为荷！因在印度买了好些考古美术书，到京后即需要还帐也。公司今年的营业如何？谅必有余利，不至欠款否？鲁迅书简已编好付印否？最好影印原稿本和铅印本一同发售。(原稿本篇幅一定比较少。)“合售”定一价格，“分售”亦定一价格。这样，对于读者可较为便利也。在香港时，未出门一步，未去访友，亦无人来访，甚为清净。《世界短篇小说集》有计划编印否？此书极有用处，且可畅销，当倾全力以为之。师陀兄的意见如何？我有意编一套《世界美术全集》，搜集“材料”不少。惟不知有销路否？至少是二十四本(或四十八本)，分两年出完。用铜版及三色版印刷。恐成本甚昂。但销路是一定可以有的。不知铜版纸有无问题？每本约一百

面，内有三色版三四张。估计每本要多少成本？单色铜版可用较次的纸张印刷。只有这样的书在今天才有用处，而且比较容易销售也。乞和鹤皋、师陀、辛笛、柯灵、健吾诸兄一商之。因为急于回京，此行仍走粤汉、京汉，不能过上海了。余容续告。即颂年祺

弟铎上

正月十三日于广州

来信请寄京，文物局

哲民先生：

久未晤，甚以为念！昨晤商承祚兄，知你有电给他，问我是不是经过上海。我这次出国近四个月，因通信麻烦，所以各处都不大写信。这四个月走了不少地方，看了不少歌舞、戏剧。虽然十二月里还要开风扇，天气热得令人喘气，但身体很好，从来不曾生过小病，这是很难得的事。同行的人，经常闹病的人不少。此刻在广州，暂时还有几天住。过几天（大约二十日左右）就要北上了。因为时间紧促，只能走粤汉而上，不能经过上海了。原来计划，要想乘便在上海住几天，但全团人多，行动起来不方便，所以我个人的打算，只好作罢了。你近来的生活如何？“上出”曾出版了什么新书？《历史参考图谱》再版本已经出来了没有？故宫印刷所在上海的已经成立了没有？“上出”必须打算作“结束”，或改为“合营”，或与其他出版社合并，私人出版事业，将来是不应该有的。唐、柯他们几位的意见如何？如果有信给我，在二十号以内寄到广州，还可以来得及收到，二十号以后，则请寄北京黄化门十七号。闻上一次我将出国时，柯灵曾到京，可惜不曾晤谈也。匆颂

春祺

弟振铎拜启

三月十五日①

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你和唐弢他们有兴来京一游否？

哲民兄：

伯郊兄从沪来，业已见到。他谈起《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已经销完，甚为高兴！不知有没有留起几十部以应读者的急需？想来不至于亏本吧。公司去年的营业不坏，当可不至欠帐。我定于今晚十一时许动身北上。二十四日上午可到京。上函所云款五百万元，想已汇到北京给我。我到京，恰好赶得上过旧历年也。趁那几天的假期（有三天的例假），把《图录》再编几辑出来。“元”一辑，“明”二辑，不难编，惟“清”最难。如抄沙拣金，必须精而要，尤须罕见之物。如太习见了，读者一定不会满意的。元代一辑，拟向上海文管会借钱舜举的“浮玉山居图卷”做三色铜版加入。又，高房山（克恭）、吴仲圭（镇）的，尚无佳者。可否向徐森玉② 处借钱舜举的一卷做版，又问他：高、吴有无好的卷轴可以印入。费神，感谢之至！明代的二辑，唐寅、仇英的画，佳者最少。拟在京借一幅唐寅画做三色版。上海文管会的沈石田一卷，最佳。亦可借来照相。惟明代第二辑的三色版，尚未想到选用何人之画。一切均请向徐森老请教为荷。《图录》的印行，实为解放后伟大的创举。其重要性将会有人认识

① 此信实写于一月十五日，因为刘哲民给商承祚的电报是郑振铎还在香港时发的。商承祚，中山大学教授，古文字研究家。

② 徐森玉：古文物鉴定专家。

的。在广州时，容庚[1] 谈及，嫌其所收的东西太少。我说：普通习见的图片，将收载在《伟大的艺术传统》本书中；《图录》原是本书相辅而行的。我的意见：在今年之内，拟争取将本书写完出版。《图录》即可在那时候再版。二者可分售，亦可合售。已有《图录》的人，即可不必再买，只买本书可也。有两种本子：一种精印，精装的，定价不妨较昂。一种用普通纸印的，平装的，定价力求其廉，以期能够普及。《图录》如果再版，用普通道令纸，(80 磅)不知能低廉到什么程度？请估计一下为荷！本书中插图甚多，大部分用铜版，以期能够大量印刷；小部分仍用珂罗版，惟篇幅较小，(像《图录》那样的一张，可印二张或四张)此项插图总要在三百幅以上，成本未免较高耳。文字倒不太多，至多不过二十万字。(文字中亦插有若干锌版图。)惟不知一九五二年中有没有时间写出来也。总要争取时间写。《文艺报》上，想不再刊出。因为他们恐怕也不见得再需要这一类的稿子了。如果他们还要登载，则仍在那里连载也有好处。至少可以督促自己，每月必须写出两篇来。但也有坏处，就是每篇不能写得太长。无论如何，必须要写下去，写完她！公司方面出版此书，想无问题。请把她订入公司一九五二年出版计划中为荷。又，拟与几位艺术家共编《世界美术丛书》一事，正在进行中，不知公司能够担任出版否？拟每月出版一册，以图为主，文字为辅。每册约有图一百面左右，文字不过三万至五万字。(先出四五册看看，如果销路好，可继续的出下去。如不好，则可少出。)今年恐怕只能专力做这两件事了。《参考图谱》今年不会再版。最好等读者们有很大的需要，且有若干机关、学校迫切的要求再版时再说。兄以为如何？家母旧历年内来不及北上了，因为她必须和

---

① 容庚：古文字研究专家。

王雅衷同走，而雅衷在最近期内是不会到北京的。种种承兄照顾，感谢不尽！伯郊兄过几天也要回到香港去了，近来深感物力艰难，我们决不能再像过去那末费用浩大了。必须量入为出，兄的家用也宜以节省为是。请恕直言。专此即颂
春祺

弟铎上

正月二十日在广州

哲民兄：

款五百万，已收到，谢谢！《图录》第四、五辑已经见到，三色版印得甚好。珂罗版则墨色似乎过淡，请和圣保研究一下，可否用好油墨印刷，还要再加工些。因此书与“国际宣传”有关，必须表现我们最好的印刷成绩也。小书不大好销，原因是选择得不好，收书过滥。如果真是有用之书，则亦不难畅销也。赵斐云尚未见到，他的《版本史》，不知如何编法？此事非他一人所能着手。必须联合七八位专家来通力合作，方可大量推销，引人注意。由此，我想到：中国四大发明，都应该有专史：㈠火药史；㈡指南针史；㈢印刷史；㈣纸张史；都可以找到专家来写。将来还可以出版“服饰史”，“建筑史”，“舟车史”，“染织史”，“陶磁史”，等等。每种均应附图甚多，且均可以分若干册出版。此事，公司大可以做也。请兄和昌祺、辛笛、唐弢、柯灵诸位商量一下。关于“印刷史”一部分，应由向达、赵万里及我三人参加，每人分写一二时代，如向达或我写“明代”，赵写“宋元”，我写“古代”，向达写“清代”等，如此，可以写得快些，且更可以号召。但尚未和他们商谈也。（已商量过，要再谈几次，才能决定）。俟有结果，当再报告。总书名可作：《中国四大发明

史》：㊀印刷史……等等。许广平已去"土改"，不知何时可回京。见到时，当转达尊意。昨日方回京，即参加"三反运动"。旧历新年放假四天，但我们还要照常办公，没有假期。因正在紧张阶段，必须充分了解情况也。公司负债二亿多，如何还法？利息就已不少了。以后出书，最好能有一个预算，每书要有一个"帐"，便可以看出究竟哪一本书好销，有多少利润；某书不好销，亏了多少。（想均已有"帐"）估计不好销的书，可以不顾情面的退拒不收。以后，成本估计必须更为正确。利润有限，而亏损无底。必须好好的建立制度，且必须好好的考虑各种问题。稿子要多请几个人看过。出版一书，必须采取极端负责的精神也。校对必须精慎，最好没有一个错字。《图录》说明，错字尚不能免，请再加仔细校对。又封套后面写着："图版十一页原色版一页说明一页"；这是有问题的，不妥当的；应该改作："图版十二页（内原色版一页，珂罗版十一页），说明一页，共计十三页。"因为原色版的彩图，也就是包括在"图版"之内，也就是"图版"之一，不应另外别出一项；如此，容易使人误会为"三色版'（原色版）并非"图版"之一也。以后各辑，请改正一下为荷。如均已印好，则可用纸条印好后，贴上去。又，寄仰光的一、二、三辑，邮费用了四十六万多，实在太贵了，我很难过！我又带了回来，送给朱光市长了。第四辑以后，请由公司径寄："广州市人民政府朱光副市长收"为荷。弟近来深自检讨，觉得过去在生活方面实在浪费过度，毫无计划。今后，必须精打细算。一丝一缕，当念来处不易。请客宴会之举，已经绝无仅有。也不打算请什么客了。旧的习惯必须洗涤干净。量入为出，不再浪费无用之物。如此，精神上尚可更加痛快些。也不必常常的"愁柴苦米"了。其实，我们早就应该如此了。此时，一声棒喝，打破迷津。若能坚持下去，诚可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翁。否则，还

是那末胡涂下去，实在无以对国对人民也。兄等也要常常警惕。食前方丈，不过果腹；锦衣百箱，不过暖身；广厦数十间，不过容膝。一个人的真实需要，实在是很有限的。今若不改，便是执迷不悟矣。弟购书过多，大是一累。此亦“积财”也。一人精力时间有限，何必需要那末多书呢？“反浪费”的精神，应该贯彻到私人生活里去。兄以为如何？新年中，已将书箱打开，即可着手续编《图录》了。半月后，可将“元”、“明”等二辑或三辑寄上。乞勿念！第六第七辑已做好版子否？何时可出版？又，关于“书版图录”事，经与赵君[①] 商洽，并征求向达诸位的意见，觉得销路大成问题。能销二百部已是不易了。此为专门的书，且注意、研究的人很少，不可能多销也。此事只好打消“计划”矣。若出版，必将大为亏本，且压积资金甚多，对于公司极为不利，故不如回绝赵君为是。兄同意否？赵君也已同意不编了。公司出书计划，必须面对人民的需要，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采取“自由主义”也。还是以美术、历史、图谱为主；这是无人可以竞争的。请兄与唐弢、柯灵、师陀、辛笛、鹤皋诸兄开一编辑会议商定“一年之计”，如何？即此，匆颂

新祺

弟铎上

一月三十一日

哲民兄：

久未得来信，至以为念！阴历新年后，曾奉上一函，想已收

---

① 赵君，即赵万里，字斐云，为版本鉴定专家。曾计划将全国馆藏重要古籍编纂《书版图录》。

到。近来是否忙于“三反运动”？上海情形复杂，大老虎想来不在少数。我们这里正忙着打虎，成绩不坏。但因此，也相当的忙。《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第六辑已经出版了没有？请先将彩色版寄下一阅为荷。“元”一辑，“明”二辑，正在编辑。所困难的是彩色版的问题。究竟采用哪几张呢？上海文管会想也在忙着，恐不容易借出东西来。我从东北照了不少照片，惟均太小，必须重行放大。第八辑至第十二辑最好能够早日出版，早日送给读者，了此一件工作也。（我很着急！很想早日编好！）我归来后，正忙于打开书籍，整理书籍。近八十箱的东西，一天只能打开四五箱；只是把书取出来而已，还没法谈到“整理”也。已出版的《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请再寄几部来。久未得来信，甚以为念！柯灵、唐弢诸兄，想均安好。师陀兄有何写作？我们正想编一个刊物[①]，专载“文物”的图片，以新出土及未发表过的东西为主，而略加说明。可惜北京的印刷条件不够；珂罗版做不好；三色铜版也做不好。这将是一个“国家的对外宣传”的刊物，且将要由国家的出版社出版，必须印刷得精美。可能将有一部分图片要拿到上海去印刷。不过，这是后话；必定要等到三反运动结束后，才能着手计划也。便中请赐数字。专此，即颂
春祺

弟铎拜启

二月十二日

哲民兄：

十八日来信已经收到了。知三月初可将《图录》第六七辑印

① 即后来出版的《文物》月刊。

出，甚为高兴！对外联络局甚盼此书能够早日出版，以便分发国外，故弟亦甚急于“全书”能够早日印齐也。所印俄、英文说明，已印好否？请寄下几份参考为荷！又，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处，不知曾将《图录》寄去否？如未寄，当补送一部给他也。（请即寄《图录》一——五辑两三份至弟处，以便送一部给常君，他现仍在京也。）图片墨色浓淡，务请注意！说明于最后一次后，请即寄给弟，以便再校一次，然后付印，为妥。唐弢兄的“补遗续编”已出版否？想可大量销出也。唐、柯二兄如能辞去文汇兼职，加入编辑部，必可大有作为。如何要稿子，实是最重要的工作。月来正忙于“三反运动”，实在没有工夫执笔。《伟大的艺术传统》，当于百忙中设法撰写，俾得完全（成）这个工作。这工作完成后，当再努力于《世界美术的传统图录》的编辑也。《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尚有五辑（元一明二清二）未交稿，心里很着急！正在设法借用画轴照相。但大家都极忙，要照相也不容易。特别是彩色版，最感困难。这五幅彩色版，除明清二幅，可用磁器外，尚有三幅（元一明一清一）必须用绘画。（明代的一幅或不用磁器而用刺绣，未定。）且必须用原画去做版。收藏者肯不肯借出给我们应用，尚不可知。如肯借，当托人带沪也。（不能由邮寄）无论如何，一部分（两三幅）彩色版，当先行寄上做版。惟照相费用无着。能设法寄下四五百万元以供购胶片等应用否？《图录》最好能采用比较新鲜的外间未见到，未印出的材料也。此事很费苦心，且费大力；有时，最好能自己购买几幅。但价格又大得很，非力之所能及。以此，极为踌躇。如有余力，可多寄些钱来，以便办理此事。近来绘画价格，比较低落。但这只是一个幻想或理想。最后想想，还以不买实物为上策。买来后，又要压积资金颇多了。还是设法去借吧。盼时时来信！即颂

春祺!

弟铎上

二月二十一日

哲民兄：

信已收到，所寄样张两包，亦已前后收到。第二次所寄（二十二日寄的）山水画三张，墨色太厚，太浓了些，以致有些画面及笔触显得不清晰。似应该印得浅些或淡些。第六七辑的“说明”，不知已经全部印好了没有，其中有好几个错字或错处：

（一）标点符号（如。、”等）必须排在“字”的下面，决不能排在一行的顶格上。这是必须改正的。（如第六辑说明：第二图及第四图）又，“囗”号不可与“字”分离。（如第七辑第一图“隆兴初囗”）但如果已印好，则只可如此。惟以后请注意为荷!

（二）第六辑说明第一行有一错字，必须改正：

“山水、人物、花鸟，却有独到之处”（应作：“都有独到之处”）“却”字乃是“都”之误。此字关系很大，能设法改正一下否?

其余珂罗版及原色版，均无问题。宋磁的一页原色版，亦只好如此排法。

上次一信，曾提及再寄几部《图录》来的事。不知有可能，有余书可寄下否?乞便中告知。又所提汇款五百万事，（应从《图录》款中出）能设法即汇下否?此间无处可借也。想上海现时借款亦极为不易也。《图录》想必有专帐，收入的书款想总可敷印刷等费用也。

弟近来再三自省，觉得生活必须以清俭为主。有吃、有穿、有住，已经是很够享受了；且吃得不坏，穿得很暖，住得很舒

服，更是享受得过度了。有何德何能，有何功绩劳苦，值得如此享受呢？要花用人民多少辛苦得来的“小米”呢？每一月，每一年，要花掉多少位农民之所得呢？必须深刻的反省一下！每顿都有肉吃，是否应该呢？且每餐还不止一个菜，是否应该呢？住的地方，一家占了十多间房，有了书房，还要客厅，是否应该呢？其实，一身所息，不过一榻；工作所需，不过一桌一椅。何必要那末多的“空间”呢？虽然政府特别照顾，特别优待，居之，于心何安呢？藏书是多的。其实，要那末多书有何用呢？是否都有用，都已看过，都有必需呢？有许多书本来是属于“参考图谱刊行会”的，应该还给“刊行会”。何必带在身边呢？书多为累。好书大是一癖。此癖非痛下工夫扫除之不可。过去算是雅癖，其实亦是一大恶癖；无非占有心和个人主义在作祟也。还不是等于积财么？总要设法缓缓的打发了他们去。——或捐献出去。如此，便可以“无书一身轻”了。便中请时时来信。即颂

近祺

师陀、唐弢、柯灵诸兄均此。

健吾已回沪否？

弟铎上

二月二十七夜

哲民兄：

上月廿八日快信收到。因工作极忙，未能即复，为歉！《图录》一套，已收到，暂时只需要一套就够了，余俟以后再说。《图录》元代及明代的一部分，数日后即可编好，请收到后先行付印，以免耽误出版日期。联络局所订的五百份，务请于译文收到后，即行印好交去，以免误事为荷。第五辑说明：（孙位高逸

图卷）“画水入神”的“水”字，并没有错……。这信已写了好几天，无暇写下去。近来“打虎”工作极忙，故少通信。四月以后，可以比较的有空闲些。上海正在“五反”运动中，想必甚忙也。《图录》第六七辑已出版否？至以为念！第八九辑已将编完。兹先将已编好的付邮寄上。收到后，乞即复为祷！第十、十一辑亦正紧接着编下去。总期其能够早日完工也。第八、九辑的目录，附上。黄仲明处的黄公望“九峰雪霁图轴”盼能借出拍照。（致黄君函附上，乞往接洽为荷）上海文管会的“画”，可以不必去借了。（因已用不着）出版公司方面近来营业如何？“鲁迅续编”已出版否？师陀辞职后，唐、高二兄能来否？必须把编辑部健全起来也。“三反”“五反”后，大家的政治觉悟，都已提高。办事必可格外的谨慎小心。因此，也容易办些。有款时，请先寄若干来。否则，就要卖些藏书去了。下月要用些钱。欠账也要还。请斟酌办理为荷。即致

敬礼

黄仲明君的地址为“上海康平路一号大众美术社”

弟铎上

三月十九日

哲民先生：

昨寄上快信及《图录》第八、九辑原稿一包，想均已收到。收到后，乞即复数字为荷。答复大公报上读者何君的来函稿，兹附上。乞与唐、高二兄一商。如可用，请即寄大公报刊出。关于上海出版公司股份事，弟因并未出“资”，实不应享受权利。玻璃版出售事，即可作罢。如公司要收卖这批玻璃版，则折价出售可也。不必作为股子。经“三反”后，一切均应作一处理。对于

开明书店的股子，拟即捐献给人民政府。不知是否肯接受捐献？因有许多人也都要捐献出来也。“编辑”事，唐弢、柯灵二兄肯接受否？一家书店必须要有编辑部，此事请大力进行劝说为要！出版公司的信誉很好。《鲁迅日记》和《可爱的祖（中）国》都很得北京方面的重视。秋白的笔迹何时可以印出？《鲁迅书札》的原稿，也盼能早日付印也。匆此，即颂
春祺

弟铎上

三月二十五日

哲民先生：

快信收到了。《图录》第八、九辑稿，已于廿五日挂号寄上，想已收到。收到后，请即复为荷。现正赶编第十、十一、十二辑稿，期能于四月内编完。第八辑内，缺高克恭：“云横秀岭图轴”（第三图）一张，此图见于《故宫周刊》合订第三册“第六十期”第一版。故宫曾出版有单印的一张，不知上海可觅到否？如能觅到，则用单印的。如不能觅到，则请借《故宫周刊》第三册拍照，省得我在此间拍照了。又，黄公望的“九峰雪霁图轴”已向黄仲明先生处借到否？为念！

第九辑的第十二图原拟用陈淳的花卉，现决定改用仇英的“洗砚图轴”。该照片连同底版，不日即可奉上。

有一件要事，必须请注意一下。《图录》的序，问题很多，有人向我提过意见，必须加以修改。（或重写）凡未发出的《图录》，均请将此序抽出，不要送出为要！（对外联络局的部分，此序均请抽去）

大公报上所登何君的催促《参考图谱》说明书继续出版事，

已将答复寄上，想已收到，乞和唐弢、柯灵二兄一商后，送到大公报登出。

出版公司的编辑部必须由唐、高二兄负责，或由他们中的一人亦可。千万要注意此事，并请极力劝驾为荷。出版公司的书籍，应该全交中国图书公司发行，由自己出售，销路有限，且不是办法，请和该公司协商决定。

我的将玻璃版作为股份事，请与唐、高诸兄一商，即作为罢论，如何？好在玻璃版也还未交公司也。匆此即颂

春祺

弟铎拜启

三月二十九日

哲民先生：

得上月廿八日信，知《图录》第八、九辑原稿已收到，甚慰。黄仲明先生允借“九峰雪霁图轴”，不知已借出拍好照片否？甚念！第八辑目录尚有变动。（一）第三图：高克恭的“云横秀岭图”取消。将第四图作为第三图。以下类推。（二）第六图（即旧目之第七图）王蒙“夏日山居图轴”改用旧存上海之“青卞隐居图轴”，因“青卞隐居”最能代表王蒙作风也。（按所附“说明”排列次序！）（三）加入第十一图刘元“梦苏小图卷”，此图亦已交上，且已试做过版子。请注意改正，以免印刷出来后，有浪费（不用）的情形。

此目录大约不会再有变动。“说明”已在写。明后天即可奉上。第十、十一、十二辑亦已赶编。总期能于四五月间完全赶编完 成也。《图录》第六、七辑想已出版。甚盼最近日期内能够收到。对外联络局的《图录》，每页要印三种文字，实为困难，且

不美观。最好仍只印“中文”，目录（即“说明”）用俄英两种文字。如此，查起来也不至不方便也。且待与联络局接洽后再说。

与平明、文光等书店合并事，似不宜进行，因出版的书，性质不大相同；倒不如与晨光合并为宜。不过，能不合并，还是不合并好。（文光、平明等本身很复杂）兄等以为如何？但一方面必须找一出路，不再借债，如再背利息下去，实不乐观。

我的股份，稍晚解决也不妨。不过多此一包袱，未免心里不安耳。《可爱的中国》，北京要买的人很多，而又无处可买。能否和雪峰一商，加上35%的推销费，即交新华或中图代销，便可畅销 了。《鲁迅日记》和此书，虽不挣钱，但替出版公司挣得不少“名誉”。亦值得“做”之事也。请平心主持编辑事，尚应仔细考虑一下。请和唐、高二兄细商。我总觉得不大适宜也。徐伯郊兄已到沪否？有没有见到？他已到了广州。最近即可北上。匆颂

春祺

振铎上

四月二日

哲民兄：

上信写好后，因《图录》缺几张图，未编好，故未即寄上。兹得十八日手书，奉悉一切，捐赠事，须待大家同意后再谈。天气不好，做版困难，实在讨厌。第六、七辑，已出版否？甚念！《可爱的祖（中）国》印得很好，装订得也考究。此间要买的人甚多也。《大公报》登有读者来信，催索《参考图谱》的说明书。这是一个大负担。得暇，总当写好陆续付印也。“回答”将于日内寄上。第八、九辑《图录》原稿，另作一包，同时奉上。收到

后，请即复为荷！即颂

近祺　　　　　　　　　　　第八、九辑目录附上

弟铎上

又，上海出版公司弟的股份，可否取消？好在玻璃片也尚未交上也。乞与唐、高诸兄一商。

又，第八辑“说明”已写好，兹奉上。一切次序，请按照“说明”排列为荷。昨晤对外联络局洪深局长，他说，每图说明还是用三种文字印出。不管好看不好看。因“三反运动”，故将译文搁下。现已着手译出，日内即可寄上。收到后，请即速排印，将书寄给他们为要！徐伯郊兄在沪，已见到否？“说明”四张附上。

弟铎启

四月四日

哲民先生：

四日寄上一快函，内附《图录》第八辑（元代）说明四页，想已收到。这几天正在写第九辑（明代上）说明，写毕后，即可寄上。又，第十辑（明代下）的图片，亦已将近编竣；一俟编好，并“说明”写好后，即可同时奉上。至于第十一、十二辑，（清代上、下）因尚有“图片”未搜集到，有的还需要照相，故须待四月底或五月初才到（能）寄上。无论如何，决不会误期出版也。外间对《图录》的印刷，甚为称赞。对于原色版，尤觉得不下日本所制的。内容也觉得相当的精审。惟有的人则以为收“图”太少，引为遗憾。如收得多了，则恐怕定价更要贵了。明、清二代，画家太多，选择大费苦心。又，画亦多习见之作。如要选精品，且不大为人所曾见过的，则又是难事。故迟迟未能选

定。目录的订定，已三易其稿。征求了好些人的意见，才把明代的二辑编好。清代的画家，则入选尤严，故须稍宽以时日也。入选的画家，大致已定，惟其作品则甚难挑选。兹有一事奉恳：编《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时，曾与上海出版公司约定：材料及照相费，约需三千万元。（此数记得是分两次付给我的；在上海支过一千八百万，其余一千二百万是寄到北京的。）版税是十分之一。以每部四十万元计，如销一千部，当为四千万元，不知实销数是多少？能先付出一部分给我否？材料照相费正在计算中，大约用不到三千万，则版税在实际上可以少付也。又，所购书籍，等将来插图还原后，一部分仍可以出让。故材料费更可以少算些。是否尚支有其他款项，乞便中示知为荷。关于《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款，弟在一九四九年到北京以后，总共支取了多少，也乞示知。（连付家母上海的家用在内；并请注明日期。）弟过去用钱太无计划，全不打算，甚感苦恼。从二月份起，已在精打细算，总期能够量入为出。惟每感捉襟见肘。每月无论如何省俭，固定的支出（食与住两项），已超出工资收入。不过，不会超出太多耳。还有好些书帐，也要趁此还清。以后，便可以少买旧书或竟不买旧书了。如款不便，则先汇二三百万元来亦可。因急待应用也。徐伯郊兄已于今晨到京。知上海诸朋友们近况都很好，至以为慰！

兹附上《图录》第九辑“说明”四张，收到后，乞即复！第八辑的“说明”，已于四日寄上，想已收到了。第九辑尚有第十二图陈淳“山茶水仙图轴”一张，未奉上。当与第十辑稿一同寄上也。

第十辑《图录》已将编竣，“说明”亦已开始在写。当与“说明”同时在三五天之内寄上也。

第十一、十二辑亦在赶编。预计在四月底之前，一定可以把

这个工作做完。不知在印刷方面能否赶快出书？如能提前出版，尤所感盼！第六、七辑的《图录》，已出版否？至今尚未收到也。甚念！甚念!!

对外联络局的译稿，已在赶译，不日即可寄上。专此，即颂
春祺

此信系分两次写的，故有前后重复处。

汇款请寄黄化门大街十七号弟寓为荷。

弟铎上

四月七日

哲民先生：

八日寄上快信，内附第九辑“说明”四张，想已收到。日来，仔细考虑，觉得这一辑中，第七图吴伟“山中高隐图轴”，不大好，想改用其他图轴，请暂时不要去制版为要！“说明”也要改几个字。当与第十辑“说明”，一同奉上也。黄仲明先生有信来，说：黄公望的九峰雪霁图轴已由你取去拍好照了。很高兴！拟即复函谢谢他！《图录》是否可以考虑送他一部？乞斟酌。

正写到这里，接到七日来信，知《图录》第六、七辑业已于上月底出版，甚为高兴！弟处先寄三份，暂可敷用，以后需要时，当再请补寄。惟至今尚未收到，甚以为念！

五月初如能赶将八、九辑印好，最为感盼！除第十辑稿，两三日内即可奉上外，第十一、十二辑稿，亦可于四月底以前编好。如此则六月内，当可将全书出齐也。股份过户，有人要没有？还不如收回“玻璃版”，直捷了当。兄以为如何？《可爱的祖（中）国》能否再版，恐成问题。所余不多，则亦可以不必再版了。唐弢兄能否兼职，应看华东和上海的情形再行决定，亦不必

过于拘泥也。徐伯郊兄已晤及，谈了几次。联络局译稿，已面催多次，当可早日寄上也。

关于《伟大的艺术传统》本书的编写，亦正想继续的写下去。惟时间不多，难于急就。本书的插图很不少。因一般习见的重要的图画与雕刻、陶瓷等等，以及其他手工艺品等插图，均要在本书里附入。故插图总要近三百幅。是否亦用珂罗版印？版式大约是十六开或廿五开。兄以为用十六开合适否？将来出版时，有精装本和普及本二种；精装本贵而普及本定价应该甚廉。《图录》亦可出普及本，价亦当甚廉。（现在估计：用八十磅或七十磅道林纸印，原色版照旧，但亦可用次等纸印，成本是多少？定价应该多少？乞示。）又，伯郊谈起，可出插图颇多的祖国文化古迹的专书，像《敦煌》，《云岗》，《龙门》等，每书插图五六十页，本文三四万字，当亦可有很大的意义，且定价亦可甚廉也。兄以为如何？即颂

春祺

弟振铎上

四月十日

哲民先生：

《图录》第十辑（明代下）业已编辑完工。兹另包奉上。收到后，乞即复为荷！“说明”四张，即附此函内。经九辑所缺之二张，又第十一辑两张，（有一张须做原色版者）第十二辑两张，（均因书页太大，不便后寄）亦一并附在包内寄上。至第十一、十二辑的《图录》，正在谨慎选择中，预计在四月内一定可以一并寄上。如此，则编辑之功，在四月内可以全部告成了！序文并拟改写过，附在第十二辑中发出。希望全书能在六月内全部出版

也。想可以办得到。这个工作，总算是成功的，且没有误期或延期出版的事发生，于公司信用，亦大有益处。印刷甚精，众口交扬，此实兄督促之功也。

第六、七辑已于今日收到，甚为满意。磁器的原色版，印得尤好。“渔村小雪图卷”也印得甚精，惟有几张仍显得墨色太重耳。分送各处的，都已分送了，乞勿念!

昨大略估计一下，材料费尚可余千万元左右，其中书籍，如装订还原，亦约可值八九百万元。惟有一部分，像上海购的《唐宋元明画集》二巨册，水湿过甚，只好作废，不能计值；残本的《纂组英华》亦不能作价。尚有不易复原的，又书价较去年底低落，且难卖出，亦应贬价若干。总算起来，材料费实不算贵也。尚有照了相而未用的，亦有不能用的，也糟踏了些钱。

第十一辑附寄上蓝瑛的“秋景寻诗图”，彩色极鲜艳，可以做原色版，又朱耷的一幅“花鸟”，也是彩色的，亦可做原色版，乞酌选其中之一，做原色版。弟意，总以蓝瑛的一张为较可悦目也。

第十二辑也附寄上两张，一为“刻丝”，一为刺绣，均只要做珂罗版可也。以其篇幅太大，下次不好寄，故一并附上。

第十辑的董其昌画，最好能用彩色的“峰峦浑厚图轴”，惟如不做原色版，则精神全失；如做原色版，则第十辑有两幅原色版，未免成本太高。姑且一并寄上，请兄斟酌一下。如可以做两页原色版者，则请将原来之董画，换上这一张。否则，可以不必换也。此幅如做珂罗版，一定模糊，显不出好处来。

清代画最难选。从画册中选，则多为习见者；如欲选罕见的精品，则北方甚少。(上海倒有几个收藏家，好画不少。）虽不过入选十八九幅，实费尽心力也。且结束极关重要。稍一“马虎”，便落人讥评。必须十分精彩，才能与前十辑相称。然欲求精彩，

谈何容易！正在我多方面征求意见及画幅中。总期能于月底前完成之也。

吴伟一幅（第九辑第七图），改作“芝仙图轴”，原来寄上的“山中高隐图轴”，请去掉，“说明”亦应稍加修改。兹将改正之“说明”附上。

如款十分困难，则请即来函通知，以便另行设法。专此，即颂

春祺

弟铎上

四月十一日夜间

哲民先生：

前日（十二日）寄《图录》第十辑原稿一包，（内附第九辑稿二张，又第十一、十二辑稿五张），又寄一快信（内附该辑“说明”四张），想均已收到了，收到后，乞即复为荷。第六、七辑印得甚好，大家见了都很高兴。过了二十五六号，恐怕又要很忙了。第十一、十二辑的稿子，当于二十四号左右编成寄上。否则，就要拖到五月中旬了。伯郊兄说，上海出版公司有款二百万在他那里，可否即交给我？请径函通知他照付为荷。又，估计一下，尚缺一二百万元，能设法筹寄否？《伟大的艺术传统》本书，拟分四卷（四册）出版，一则可以使购买者不至负担太重，再则成本也可以减轻些。

第一卷——古代到汉，

第二卷——六朝隋唐，

第三卷——五代，宋、元，

第四卷——明清。

每卷约有插图五六十幅至一百幅。开本大小，约为《图录》的一半。（即十六开本）第一卷即可先出，看看销路是否好？如不好，第二卷以下，即可缓出或不出也。

这个计划，公司是否可以同意？如同意，第一卷稿，即可早日奉上。

又，《图录》所收甚少，尚有许多应该选入而未选的。似尚可印出四辑。（汉魏六朝一辑，隋唐一辑，宋元明二辑。）定价可不至超过十四五万元。不过，这是后话，姑且先提一下。

近来各书销路如何？能维持开销否？唐、柯二兄常来否？

十四日来信，方才接到。第八辑“说明”已排出否？如已打样，请寄下给我一校为荷。（第九辑以下的“说明”亦请寄给我校一下。）

第九辑第八图沈周庐山高一图，既不易制版，当即另换一图，当并第十一、十二辑原稿一同寄上也。

原色版制版费时，自当早日先寄。查第十、第十一辑的原色版，均已于十二日寄上。现在所缺者只有第十二辑一张，但亦当早寄也。

股份事，暂时可不必处理。如能过户，或有人要，则即行处理了事亦好。此事请兄主持办理可也。

《图录》再版事，弟考虑再三，必须出“普及本”。有人向《文艺报》提意见，说定价太贵，买不起。弟估计了一下，全书共有一百六十面左右，除原色版十二面外，珂罗版凡一百四十多面。每面珂罗版印工要多少？原色版印工要多少？这是必不可省的成本。请计算一下，即行告知。至于用纸，除原色版不能太坏外，珂罗版可用八十磅，甚至六七十磅的道林纸印均可。如用夹贡，则不必两张裱一张，只用单张的即可。也请便中计算一下，纸张共需多少成本？希望每部成本能在十万元左右，再加上版税

及各种支出，则预约价售十五六万元即可。超过此数，恐不易销。将来如交中图发行，则可定价二十万左右也。有无可能，乞示知。现在个人的购买力很低，大家都希望能够读到定价较低的书也。乞将成本尽量减低为荷。

再有一个办法，就是将版本缩小，改为十六开本。但对于几张原色版，又有困难。乞斟酌，并与唐、高、秦诸位详商一下。

《图录》款支了多少，弟记不清，乞原谅！

伯郊兄的《图谱》资金事，见面时，当告知他。

又，七日快函所提，第六辑第六图“锦鸡芙蓉图”，说明作“宣和二年保和殿御笔”是不对的，应依原图所提为是。

近来已开始以大部分力量搞“业务”，又要大忙起来了。专此，即颂

春祺

弟铎拜启

四月十八日清晨

哲民先生：

昨发一快信，想已收到。顷接十六日来信，又收到《可爱的祖（中）国》两本，谢谢！知第十辑原稿一包已邮到，甚慰。第八辑印样数页，尚未收到。

兹有一事奉恳：浙江金华，新华书店姚贻庆先生曾订有：《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普及本）续集四本（一——四），不知公司尚有存书否？如有，请即检出寄去为感！如已无存，则请便中到庙弄楼上我的书房里，找出四本（普及本）寄给他为荷。

写到这里，第八辑的印样及第八、九辑的“说明”，已经寄到。印样中，钱选的归去来辞图卷，印得太模糊了，能否重做？

黄公望的九峰雪霁图轴，印得似乎太浮了些。是否再印得淡些。或再做一次版，如何？其他都极好，可用。盼望第八、九辑能准期在五月中旬出版也。

第九辑中，沈周的庐山高图轴，既不好做版，准当改换一图；当与第十一、十二辑稿，同时寄上。又陈淳的山茶水仙图轴，做版有问题否？乞即示知！

第八、九辑的说明，错字不多，已加改正。兹连同原稿一并附还。专此，匆颂

春祺

弟铎上

四月二十三日

第九辑“说明”请暂缓付印，俟沈周一幅确定后再付印。

哲民兄：

前寄上第八、九辑“说明”校样及原稿，想已收到。未得复，为念！现第十一辑已经编好，“说明”也已写好，当于下星期一二寄上。第十二辑尚有数幅图画未选好，但在十天左右也可奉上。第九辑的沈周一幅，已选好，尚未照相。当尽快照好，连同第十一辑原稿，一同寄上也。乞勿念！第八、第九辑，能于五月中旬出版否？为念！原色版已制好否？兹有恳者，第一辑原色版两张之底稿，盼能即行快邮寄下，因有需用之处。其中一张系从《泉屋清赏》取下。缺此一张，此十余册之书，即变成缺(残)阙不全了。亟欲恢复原书，故盼能即寄，以免日子久了，遗失或忘记。普及版可印否？恐怕销路也不会太好。以此，颇为踌躇。最好《伟大的艺术传统》本书能全部出版，则《图录》的普及版，自可带销。但近来时间不多，全部写成，恐不可能。只

好暂时搁置一下。北京的五一节，极为热闹。上海想也是如此。日来招待印、缅文化代表团殊见忙碌。家母处，如有款，请即送五十万去为感！此间实不能再寄钱去。春光正好，百花盛开，惜兄不能到此一游也。唐、高、李（健吾）、秦诸兄常见否？谅均安好。专此，即颂

春祺

弟铎上

五月三日

哲民先生：

寄下珂罗版印样四张，已经收到。（一）文璧（徵明）的一幅，印得不坏，惟用墨似有浓淡不匀之处，可改正否？如不能改正，则就是那样也可以。

（二）马琬（文璧）的一幅，虽因照相底片不佳，而有起“花”之处不少，而印得甚好，精神全在，可以用，不必重制了。

（三）钱选的“归去来辞图卷”既不能改善，则也只好照那个样子付印了。

这次珂罗版所以印得不大好之故，想系因为春天多阴多雨，潮湿过甚。如将来设备改良了，厂房中有调节温暖器，并用灯光制版，则于天时之寒暖，气候之干燥，日光之阴晴，均可不发生影响了。听说日本人的珂罗版印刷所，设备极佳，厂内洁无纤尘，所以容易印得好也。此事以后必可逐步改进也。

沈周的一幅，尚未照相，照出后，当可与第十一、十二辑原稿同时寄上。

连日忙极，故十一辑稿及说明均未能寄出。当于十六日以后，二十日以内付邮也。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已引起广大的注意，正在研究如何重编、改版，如何再版出书。如果有可能再版，则印数决不是一二千份也。或可作为“中国历史”的参考书。或须印一万、两万的。如此，则用珂罗版印，是否会成问题？如仍用珂罗版印，印刷的时间是否会太久？（如印一万，则一页须做二十块版。）惟必须大加修改，以极慎重的态度，重行改编；每幅图片，都要重行仔细的研究过；“说明”也必须极小心的编写，故这项重编的工作亦正不易，且极繁重也，此事尚未确定，乞不必告诉人，为要！即颂
春祺

弟铎上

五月八日

哲民先生：

来信及款一百万元均已收到了，原稿及普及本印样一包也已收到。此款可敷用一时，请不必焦急。家母处款已交去，谢谢！连日忙极，总因零碎的工作或任务太多。过了月半以后，想可以空闲些。第十一、十二辑的原稿也因此须于月半以后，才能整理好寄上。

普及本印样，总觉得墨色太浮，仿佛不能深入纸内。此种裱成的厚纸，价昂而不好，如用此种纸印，则并非“普及本”了。不如老老实实的用单层宣纸（夹贡）印，（单面印亦可）反而可以显得精彩些。同时，成本也可以较低。兄以为如何？请试印几张寄下看看。

成本方面请估计一下。最要紧的是印工每张需要多少钱？每部需要多少钱？至于“纸张成本”，则可以有伸缩性也。能卖十

五六万一部，则销路一定可以大些，否则，如卖到三十万左右，则还不如再印原本也。兄以为如何？编辑的人选已决定了没有？端毅[①] 兄肯不肯就？柯灵兄之意如何？（下残缺数字）

原稿中之照片，均可留在上海，不必寄来。惟借用之“照片”须还给人家。俟仔细查对后，再开单请寄下。

《域外古画集》有人要否？可卖去几部否？公司里有无存书？又《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有人要否？弟处尚存有不少部也。

第八、九辑在二十日左右出版，亦不为迟。经济情况好转，甚以为慰！兄的情形，弟亦深悉，兄为人忠厚，热心友人的事，故往往受累不浅。弟处虽极力节省，但每月靠薪水仍不敷用，故仍须多写稿子补足。

印样承兄耗费心力甚多，至为感谢！即颂

近好

弟铎上

五月十二日

《参考图谱》是否再版，如何再版，下星期内当可有初步的决定。

哲民兄：

前寄上一函，想已收到。这两天比较的空闲些，努力将《图录》第十一、十二辑赶工编成。到了今天上午，居然如愿。这部大书，总算没有失约，误期之事发生。希望在印刷方面，也能赶一赶工，最好能在六月底以前，全部寄发出去也！

---

① 端毅，唐弢字。

最后这两辑的稿子，自己颇不满意；罕见的东西不多，有的还是从已印过的画册上复制的。原因是：因为画家太多，选择得比较严格；又每一画家的作品也太多，又必须严格的选其代表作，故不能不取比较习见的东西。但已不止三易其稿了。费的时间，恐怕是最多的！

再者，近代之作，反而不容易借到可以作为“代表”的画幅；因为多而滥；能借到拍照的，反而多不是精品。故宁可复制其代表作也。兄以为如何？

踌躇、慎选了近两个多月，才有这样的结果。可知其不易也。如新罗山人的画，选了一幅，又觉得不好，再换上一幅，又以为不妥，最后只好用“种菊图”，因尚少见，且可以代表他最好的作风也。

兹趁伯郊兄赴沪之便，托他将原稿一包带上。收到后，盼即复！又包内尚附沈周的“东原图”一张，请将“庐山高”一图换掉，用这一张。这一张是从来不曾发表过的。说明两份，并附在此函内。

公司款如此较宽绰，请即寄下若干，因须即还帐也。

忙过一阵子之后，现在又要开始忙了。百端待理，转入业务后，日常公事，恐将更多了。

《图录》出齐后，盼能装订四五册（像域外画集那样的装订），用皮面金字，以便送人。

弟近况尚佳，身体亦好。伯郊兄当详告也。

公司编辑人，盼能力促唐、高二兄担任。匆颂

近好！

弟铎上

五月十九日下午

又，第十一辑第三图龚贤：山水册，另附上“山水轴”一张，或可改用。请酌定。因用画轴较用画册为较佳也。

哲民先生：

《图录》的编辑工作，今天上午已经是“功德完满”了！心里很高兴！把一件相当巨大的工作，在短时期内告成，除了许多人的帮助之外，兄的鼓励与合作，乃是最大的推动力！不仅我个人十分感激已也！在印刷方面，上海出版公司和兄，费的工夫尤多。盼望趁此天气晴和之时，将珂罗版部分，尽快的早日印好。等到原色版制成后，即可出版了。能赶在六月底以前，全部出齐否？伯郊兄今天晚上到上海去，就便托他将《图录》第十一、十二辑的原稿一包，又说明二份（附在托他带上的信里）带上。如接到此信的时候，他尚未将稿子交兄，请设法到他住的地方取了来，为荷！公司在“五反”中能得“守法户”的光荣，全是兄素日谨慎小心，勤勤恳恳的从事于出版事业的力量所致。“公道”自在。人民政府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我很高兴！敬为兄贺，也为公司庆祝！今后如何开展业务，如何谨慎小心，服从国营企业的领导而工作，正有待于仔细考虑。增资似有必要。请和股东们谈谈看。否则，无力，也无法可发展也。兄以为如何？先和唐弢、柯灵、家圭诸兄仔细讨论一下。你们四位是创始者，也始终是主持者。公司之能维持到今天，且得荣誉，都是你们的力量。故希望能终始其事，负起责任来。私营出版业是有前途的，而且，有存在的必要与可能的。弟如有所见，自当贡献其绵薄也。匆此，即颂

近祺

弟铎上

五月十九日下午

又启者：顷忘记了一件要事。弟现急需参考两部书：

（一）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　普及本

（二）中国版画史图录第五辑（要两部）

第一种，公司如有，请先寄下一部；第二种尚有未装好之书若干部（因内有缺页，故未装订）藏于弟庙弄楼上的书房里（或书房前廊上的有玻璃门的书箱中），请便中到庙弄取来两部，即行寄下，为感！费神，至为感荷！即颂

近好

弟铎又启

五月十九日下午

第一种书，公司如不全，亦请在弟书房的墙橱中取一部来。

哲民先生：

十九日来信收到。徐伯郊兄已于十九日南下，在沪将有数日的停 留。《图录》第十一、十二辑的原稿及说明，已托他带上。预计，今天已经到沪。今明天一定会收到稿子的。如他太忙，尚未到公司去，则请设法到他住的地方，将稿件取来为要！收到后，盼即复一函！

第九辑说明，图版第四，“戴进：仿燕文贵山水轴”，“轴”字上可以不加“图”字；因山水，花鸟等“轴”或“卷”，向来都不再加上“图”字也。

各辑“说明”，排好后，均请随时寄下校对为盼！原稿不必寄，因弟处留有底稿，可以作校对之用。

我们见到不少重要的古画，都是一年前所未能见到的；特别是：六朝到宋、元的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明、清二代的不加注意。) 东北所存的古画，佳者不少，亦有一部分已经拍照寄来。只要加以放大；如清晰，即可印。其中有：王齐翰的江山隐居图，宋徽宗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李成的寒雅图，董源的山口待渡图等，均为真迹神品。加上北京所得及上海文管会的一部分精品(有巨然、郭熙等)，则《图录》大可再印“续集”四至六辑，(或十辑) 且一定会比《图录》更加精彩也，其中，无法印原色版，(因原画不能携沪，且恐被制版者弄坏、弄污) 只能印珂罗版。已可得到者，有九十六幅之多。尚可增加不少。说不定，“续集”仍可印成十二辑（每辑十二页）。工程也许可以省时间，可以出版得快，且成本也较轻也。请即估计一下成本。有了以前预约的基础，想不难卖出七八百部。如出版得快，则不妨尽三四个月之力，全部印出。亦一大快事也。

今日的眼福与眼光，较之一年之前，大有不同了，有进步，且扩大了不少。每件均须拍照。将来即可用软片制版，一定更可以清晰美观。惟这一笔照相费未免甚巨耳。(即以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而论，工细之至，长至三丈，至少要拍二十六七张，即须四百多万。) 不过，读未见“画”，与读未见书同，其兴奋、愉快之程度，实难与不知者言也！请即着手估计，且考虑纸张等等问题为荷。伯郊兄到沪，亦会谈到这件事的。此实大事，实较《图录》尤有重大意义。因更可保存、传播许多未之前见的“古画”也。匆此，即颂

近好

弟铎上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

哲民兄：

廿三日手书及寄来之陈道复画印样两张，均已收到。照印样看来，陈道复这幅画是可以不必用的；一则，印得不好，有些模糊；二则，是小品，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意义。可以抽去不用，但拿什么来补上呢？弟仔细的考虑了一下，是否可用唐寅的一幅山水，或仇英的一幅人物来补上呢？因为这两幅是现成的。仇英画且有底片。唐寅画，有了人物，再用一幅山水，也足以见其全。虽有两幅，似不妨也。仇画稍有问题，待仔细研究后，或先行寄到上海，请徐森老鉴定后，再决定用不用。明后天即可检理出来寄上。但出版日期恐怕又要耽误几天了。

全书最好六月底能够出齐！问题在原色版，鹿君很仔细，负责，肯求好，这是好的。似也不便过于催促他。但总希望能够早日制成付印也。至于珂罗版方面，似比较简单，如天气放晴，则可多做些版子，早日先行印出也。最好能在黄梅天之前，全部印好。改七芗、郑板桥二家的画，如能在上海借到好的，自当立刻换掉，改用新照的。普及本的成本，已要十一万九千六百元，如加上事务费及版税，已在十六万元以上，若再加上发行费百分之三十五，则非售二十三四万以上不可。其中，装订费似太贵，两册何以要三万元呢？每册需一万五千元，似不合理。以普通的双丝线订的册子，每册不过需五六千元而已。请再和装订作谈一谈。为盼！如发行费可以特别的减低到百分之二十，则每部售二十万元（或十八九万元）即可。总期能不超过二十万元，则购者必可多些。好在一时不必急于再版；等到本书将出版时，再行决定还来得及。

《图录》续集，正在搜集材料中。一时也还有困难。且不出则已，如欲出版，必须仔细的选取最精美的有代表性的作品；以唐、宋二代为主；元、明少选，且须极精，且为甚罕见者，清代则一幅不选。兄以为如何？但即以唐、宋二代之作而论，恐亦非五六辑所能容纳得下也。如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至少即须二十页也。如出版，则联络局的五百部必须作为基本的订户，否则，即无法出版也。现在尚未和他们商量，因《图录》的说明译文，他们尚迟迟未交来，必须等到《图录》全部交齐给他们后，再商量起来，才可以更方便些，且容易成功也。估价单已看到，很仔细而正确，谢谢！《历史参考图谱》再版事，俟有结果，再行奉告。伯郊兄在沪，想常见到，公司事，请和他多谈谈。又，唐弢、柯灵二兄有办法拉他到公司担任“编辑”否？出版公司实不能一日无“编辑”也。附致唐弢兄一函，乞便中转交给他。

即颂

近好

又《域外集》及《版画史》第五辑尚未收到，不知已由庙弄取来否？

弟铎上

五月二十九日

哲民先生：

兹寄上下列各图：

一、仇英：洗砚图一张（又，底片一张）

二、唐寅：桐山图四张

三、唐寅：诗意图一张

四、唐寅：抱琴归去图一张

五、唐寅：虚阁临溪图一张

以上五图，请商之徐森老，选取一图，代替陈道复的花卉。

又附上前托东北博物馆摄照的宋人画三种：（尚有多种，待续寄）

（甲）董源：山口待渡图四张（又，底片四张）

（乙）李成：寒雅图二张（又，底片二张）

（丙）宋徽宗：虢国夫人游春图二张（又，底片二张）

此三种均为极重要的作品，《图录》续集必须收入者，在北京放大，总放不好。故将底片一同寄上，在上海试试放大看，不知结果如何。如尚可用，则请交圣保试行制版，这几种都是从前未曾发表过的，且在艺术史上，也是第一等的精品，重要之至，故须慎重印制也。放大的样子和试版的印样，均请寄下一看为感！即致

敬礼！

弟铎上

五月三十日

哲民先生：

寄下《域外古画集》等三包，已经收到。谢谢！《图录》的四张印样均甚佳，惟沈周“东原图卷”照得太小了，把两段拼印在一张上，有上浓而下淡之感。其实墨色是一样，只是画面上密下疏，故显得不大调和。如印在两张纸上，则可无此弊。但既已做版，且也做得不坏，似不值得再放大了印作两张也。兄以为如何？

上月三十日寄上仇英、唐寅画的照片八张，又李成、宋徽宗等画的照片八张（共一包），想已经收到。宋徽宗、李成、董源

等三幅画，均绝佳妙。不知能放大得清晰而好否？尚有若干照片，当于陆续整理后，续行寄上。《图录》续集是很有可能刊行的。“材料”是够的。但尚属偏于一方面，必须多找些材料，力求其能够全面，力求其能够包罗大部分的重要作者与重要作品在内，庶能真实的补充《图录》的不足或未备之处。

“续集”之印行，尚待与洪局长接洽后再说。但首先必须将《图录》全部印出，交齐了，方能谈到“续集”事。不知联络局的译文已交来否？我已催过好几次了。

《图录》第八、九辑何时可以出版呢？是否可连同第十辑一起发行？盼望能在本月底左右，将《图录》全部出齐也！能否办得到？想来珂罗版部分是可以赶得及的。问题在于原色版方面。请催促鹿君一下，盼望他能够赶一赶也！

珂罗版方面，如以后无工作做，不妨陆续的将《图录》普及本先行付印（仿普及本《域外古画集》，用宣纸，双面印)。印一千册或二千册均可。共计一百五十多面，七十多页，可订一册或两册。装订工价，极为省钱。如用双丝线订，磁青纸面，总计可不超过五六千元也。名为“普及本”，必须名副其实，定价要极廉，才能真正的普及也。请兄再行估计一下！所不能省者，为纸张及印刷两部分。其他皆可节省也。纸张及印工，共作六万计，连装订可不超过七万，如定价十六万元，则发行费为五万六千元，手续费为三万二千元，版税为一万五千元，则超过十六万元了。如发行费可商量减低为百分之二十，则仅为三万二千元，手续费按成本取百分之二十，则为一万四千元，版税减低为一万元，则共计为十二万六千元，尚可有余利也。且成本不过一亿三四千万元，似可先行垫付也。此是轻而易举之事。如公司无甚出版计划，“普及本”图录，实不妨作为下半年计划之一也。请兄与大家商量一下，斟酌进行为荷。（能定价在十五万元左右，则

大可畅售也。)

如方便，请兄便中即交付王雅衷五十万元为感！即颂

近祺

弟铎上

六月六日

哲民兄：

前日寄上一函，想已收到。昨得六日手书，知仇、唐各画片，均已收到，为慰！唐画只好排在第十二图版。“虚阁临溪”之名，在记录上作“草阁晚凉图轴”，乞照改为荷。收藏者为上海张氏。均请添入为要。“山口待渡图”极为重要，但无法重行拍照。虽不佳，只好勉强用之。姑且取一张放大印样试试看。如不太模糊不清，则亦可用也。伯郊兄已照得董源的“夏山图卷”(四页)，请向他取底片来，放大印样。又，唐人春宴图及宋马和之小雅图，均在上海，将购妥，不知能托伯郊兄先向原主借来设法做一二幅彩色版否？色彩鲜明否？可做否？做出来好不好？做版时能否特别小心，不将原画弄污、或弄坏？请特别注意及之为要！千万，千万！小心！！《图录》全书能在七月十日出齐，最为高兴！我的“序”，当赶速重写寄上，以便附在第十二辑内发出。《图录》洋装本，以皮面为主。颜色以深棕色或黑色为最好。样子可不必寄下。需价十万元，亦只好用之。烫真金字，千万不可用铜金！装订四部或五部就够用了。装订费由弟付出。因要送几个人，比较的重要，故须装璜得讲究些。又《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亦希望能够同样装订两部（每部装上、下二册或上、中、下三册）(是木造纸原本的一种)，费神，至为感谢！

《图录续集》正在积极进行搜集材料中。所收者一定是从前

不曾发表过，或很少见的，且必定是极精至美之作品。惟原件不易借出，至少，不易久借，故做原色版甚为困难。如出版十辑或十二辑，似非有原色版十幅至十二幅，不足以壮观生色。此十多幅画不难觅得，惟借出或久借则有困难耳。

域外集、版画史均已收到了，谢谢!

唐、柯二兄所编地理书必可畅销，我们很需要这一类的书，惟图片必须清晰，且必须加入“名胜古迹”一部分。如需此类图片，弟可供给也。又最好第一册是“首都，北京”。盼能早日编成出版!

编辑，唐、柯不可能，只好请平心。但仍请与唐、柯二兄仔细商量。平心神经不健全，但为人很好，且计划也多，请再考虑一下，即可作决定也。

款尚未收到，收到后，当即复。

说明三份，已校好，附上。即致

敬礼!

弟振铎上

六月十日

哲民兄：

前日寄上一快函，内附校样三页，想已收到。

(一) 对外联络局的《图录》译稿，不知已交公司否？如尚未交，请通知一下，以便再催促他们。

(二) 款一百万元，已收到，谢谢! 惟今天照了一幅宋画(李公麟演教图卷，凡四页)，已去了六十四万，所余无几。

(三)《图录续集》已得到的材料，正陆续增加。计现在已有宋代以前画凡二十余件，可印一百页左右，均是第一次与世人相

见者。最近尚可得到不少。是否陆续照相？这批材料，极为重要，均是前人所欲见而不可得者。想必会引起读者们很大的注意！估计可有七八十件左右，可印十六辑至十八辑。尤以北宋人及唐人所作者为多。在艺术史上关系更大。可否考虑出版，并先寄些照相费来。

或不用原色版如何？

联络局方面的五百部，一时又不好开口。因《图录》尚未交去，再向他们说，比较困难。如不向他们接洽，则预约方面又成问题。一时很难作决定。姑且先把“材料”照了相再说，如何？请和唐弢、柯灵二兄及伯郊兄仔细商量一下，见复。

（四）《图录》普及本如定价可能为十五万或十六万元，则必可多销。（托中图发行，如办得到发行折扣减低，则定价自可减少也。）

（五）古画多极为工细，且每一段均可供仔细研究，故不能“缩小”太多，更不能像《图录》那样，数段印在一页上，因此，篇幅未免要多出不少。同时，说明也要写得相当的详细。对于《伟大的艺术传统》读者们，续集似较《图录》更为重要也。

（六）纸张最好用乳黄色木造纸，如乳黄色的实在找不到，则只好用白色的100或120磅的木造纸了。“普及本”仍用宣纸印。定价可以减廉些。

（七）有了《图录》的定户作基础，想来“续集”的预约者数目，不会相差太远的。现在，还有不少人在问：要买《图录》，但不知向哪里去买。“公司”尚有存书否？

（八）连日比较空闲些，都在计划并研究“续集”的编辑问题，并已开始在编。是否可以随编，随寄，随印，俾能早日出版？（以每件画为单位，尚难成辑也。）

（九）《十竹斋笺谱》正在再版中，月底可以出版。所阙各

页，均已补齐，且加了新的“序”，出版时当奉上一部也。装订，用纸均甚考究。每部定价三十万。实在相当的便宜也。

（十）昨夜又仔细的考虑、研究了一下，今晨又仔细的想了一想。出“续集”未免太吃力，预约的征集，也相当的费时间。不如有一本，出一本，一方面成本不大，一方面也可以省得再售预约。同时，最重要的是，《伟大的艺术传统》本书，也可以借此有机会继续编写出来，陆续出版。

（十一）经过了仔细考虑与研究之后，已将《伟大的艺术传统》全书的“目录”写出。大体上不会有什么变动；但随时也许会有些小更动。(目录一纸附奉)

（十二）每出一册，书后可附全书目录，并在目录的每册下，注明某册已出，定价若干，某册即出。

（十三）《图录》普及本似不妨先行出版。此书一定可以有销路。不妨先印一千或两千部。问题在资金方面。是否有把握可以借到？好在只有八十页左右，用纸并不很多也。

（十四）普及本也以不售“预约”为宜，因全书一次出版，似不必再零星的售“预约”也。全部交给“中图”发行，可以省事不少。最好“中图”的折扣能够提高些，可以交涉否？

（十五）《图录》的序，正在改写，写好后，即奉上。原书的“序”，要不要也附在《图录》上？

（十六）《伟大的艺术传统》的全书目录，要不要附在《图录》的最后一辑中？乞酌定。

（十七）开明书店的纸张（国纸）一批，已送到公司否？如已送到，请代为卖去。或可作为“普及本”《图录》的衬纸用。

（十八）好些画急待照相，因此时不照下，如交到博物院去便不容易取出照相了。照相费盼能早日准备好寄下！要谈的话很多，下函再详。即颂

近祺

第八、九、十辑图录，盼能早日寄下!

弟铎上

六月十三日

又，请伯郊兄设法，先行将我们就要购下的“唐人春宴图卷”，马和之“小雅图卷”二画取来，即行照相；将底片留在兄处，将照相寄下为荷。上海文管会所藏之巨然、郭熙、宋徽宗诸家画，（宋代的好些画）能借出同时拍照否？因拟先编“董源”的一册，必须收入巨然、郭熙之作在内也。范宽的画，上海有没有？荆浩的，恐更不易找到了。《伟大的艺术传统》目录中，题目虽是“董源”，内容却包括北宋初期的许多山水画家在内；“李公麟”，则包括许多人物画家；“赵佶”则包括宋徽宗时代的许多画家在内也。

每册附有“图版”的，该项“图版”最好装成一匣，像日本出版的《支那山水画史》所附的《图版》一样。

铎又启

哲民兄：

（一）顷接印样一包，细阅之下，觉得唐寅一幅及清代的几幅，印得都很可满意。（唐寅的一幅墨色浓得恰到好处，不要再去改淡了!）李成寒雅图和宋徽宗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也都还不坏。究竟是木造纸印的好，宣纸印的，就显得不那末精彩，有的地方觉得模糊。董源的山口待渡图，请试放大，制一块版试试看。因此图极为重要，而又不能再去照相也。如尚能勉强可用，则也只好用上了。

（二）今日晤洪深先生，他说，俄文的说明已译好，明日可送来。英文的，一星期后也可以交来，他想，“说明”分两种印；二百五十部印俄文的，二百五十部印英文的，如此，则每图只有“中、俄文”的，或“中、英文”的说明，比排三种文字的简明而且好看得多了。

（三）第八、九、十辑《图录》已经印好了没有？何日可以出版？联络局也已在催促。盼望在这一两天内就可以见到也。

（四）《伟大的艺术传统》目录，想已收到。意见如何？昨今两日，再一细想，再考虑实际的情况，可能还要分得细些。可能有五十多册（不是三十六册）。因为分得细，出版起来比较的容易。好在又不限制日期出版也。且越分得细，编辑起来，比较的也更容易些。如明四大家，拟分作两册，“仇英、唐寅”一册，“沈周、文璧”一册。如此，在叙述方面，在找图方面，均更为简单些。六朝、唐、宋，也要分得更细致些。此事不必急急，大可从容讨论、研究也。

（五）《图录》普及本倒是重要。因为需要的人不少。定价越廉越好。弟意：税版及财务费，均可不必按照定价计算。版税作一万元，财务费作二万元，发行费如作三万元，则售十六万元即可够本了。（成本为九万九千六百元，内装订费作一万元计）请再考虑一下，见复为盼！

（六）“赵佶”（宋徽宗）的一册，可能即行编出。试销一下看。如果能够有销路，则就能陆续的出版下去了。否则，可以缓些再出版第二册。

（七）“赵佶”的一册，预计：正文约有二万至三万字。插图约有四十幅（小幅），内有原色版一幅或二幅。（小幅的）又附“图版”四十幅。另装一匣或一册。普及本的“图版”可用宣纸印；每页两面印二幅。（共二十页，订一册）正文可用报纸印；

插图可用道令纸印；则定价可以低廉不少。惟原版必须印得考究。正文用毛道令印；插图用米色木造纸印。还要考虑附有俄、英文的提要或说明。(拟印五百册或一千册的外文版）定价倒不妨贵些。

(八）请和徐森老商量一下，“赵佶”一册的“图版”，拟收入文管会所藏的“柳鸭芦雁图卷”，不知能允许否？此卷已照了相，共五页，甚精。(最好能做一段彩色版!)(即可寄上)

(九）顷接伯郊兄来信，知已从文管会借到巨然、郭熙、宋徽宗等照片来放大；又唐人春宴图及马和之小雅，也已取到拍照。如此，则在最近期内，可以有四册准备陆续印行：

(1）唐五代的人物画

(2）李成、范宽、董源

(3）李公麟与米芾

(4）赵佶

因为第一次即出“赵佶”，似不大好，故或将改出（3）或(1)。不知尊见如何？这些材料也都已有不少搜集到。目前还可以有一大批可以拍照也。

(十）伯郊兄说，即将南行。不知已成行否？即颂

近祺

弟铎上

六月十七日

哲民兄：

(一）前寄上数函，想均已收到。得伯郊兄来信，知已有好几幅画交给兄拍照。照出后，请即将照片寄下一份为荷。伯郊兄已动身南行否？(今晨得他一信，知已于十九日南下。）他到了之

后，还可以有好些照片寄给兄。兄收到后，请即行转寄给我为荷。这些材料都是《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续集》所亟需采用进去的。

（二）《伟大的艺术传统》经仔细的又考虑、研究了几次，觉得：（1）分册编写，分册出版的方法是好的；其中一部分题目，还可以邀请别人来写，不必出于我一人之手。（2）但所附《图录》，作为每册所附的“图版”，却有些问题。破坏了已定好的“编例”。一则与已出之《图录》不一致；二则有些凌乱，使人分不出前后次序来；三则篇幅必定会大大增加，且必须等候“材料”，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齐全。故必须加以修改。现在将“目录”重新编定了一下，大致出入不很多。惟主要的是：将每册之后，“附图版一册”的计划取消，仍将“图版部分”，照原来的计划，定名为《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续集》，仍分为十二辑，每月出版一辑；每辑约有十六页至二十页，最多不超过三十二页。（只有一辑是三十二页。）如此，则成本和定价均可以减低。惟有一点，和《图录》稍有不同的是：每辑之上，另加一个专名，如：

“第一辑　顾恺之”

“第二辑　唐五代的人物画”

（或者，仍照《图录》式样，不加专名，亦可。）

等等。如此，眉目更可以清朗些。更有好处：（1）仍可以发售预约。（2）还能分辑零售。（这一点要考虑）（3）可以早日出版，不必等待本书写好了再同时出版。（4）先将已有之材料付印；将来更有其他材料时，还可以续出“三集”。（5）出版齐了之后，再出普及本。（6）本书的编写和出版，更可以从容些，不必受《图录续集》出版期的限制。省得彼此牵制住，出版期一定会在无形中延搁下去。

以上种种意见，兄以为如何？宁可在事前考虑得周详些，省

得出偏差，不易纠正。主要的一件事，当然要依靠联络局的预定。想来是不成什么大问题的。洪深先生的译文，已经寄到公司没有？早日收到译文，早日印出，早日将“书”交给他们，都是很必要的！因为最晚在九月中，就要有大批的需要也。

（三）《图录》第八、九、十辑，已经出版了没有？甚以为念！极盼能够早日看到也。

第十一、十二辑是否能在七月中旬印出？务盼能够加工赶一赶！普及本用宣纸印，也希望能够早日计划一下。好在成本不大，当可不必卖预约。等到全书印齐后，即行登广告发卖，于读者是便利很多的。实际成本不会超过十万元左右，先印一千本，当不超过一亿。（即纸张、印刷、装订等费用。）不知能否在九月内即可出版？因在十月一日以前普遍发售，可以立刻就销完也。请即进行为盼！

（四）我的《图录》的序，已经改写好了。兹一并附奉。请和唐弢、柯灵二兄推敲一下，仔细的研究一下，是否尚有不妥之处。请尽量的删改为荷！

《伟大的艺术传统》序，要不要附在《图录》里？我意，附印在那里，是有必要的。兹也一同附上，请考虑一下，用不用？

（五）《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续集》的预告，要不要刊在《图录》最后的几辑上？也请斟酌决定。广告底子拟好后即奉上。“续集”预告似暂时不必登出。又，《图录》普及本的广告，要不要在《图录》上登出？《图录续集》的用纸问题，最为困难。兄寄来的用许多纸张印的印样，经过好些人看，都以为原来《图录》所用的蜜色木造纸最为美观，且最能表现古画的精神。故多数的人都不主张白色木造纸。且如改用白色，则和《图录》也有前后不一致之感。此项纸张是否还可以觅购得到？或向中国纸厂订制若干，如何？此事请注意，必须事前作充分的准备也。

（六）照片已经照好了几张。惟十二吋的，每张要十六万元，（玻璃干片照的要十四万元）未免甚贵，无力多照。但有许多画，必须立刻或早日照好，否则，一送到博物院去陈列，要照相就十分困难了。盼望能够设法早日（即日）汇些照相费来，以便即行进行拍照。为要！在本月内，约计须照四十张左右，即需六百万元左右也。下月内约计须照六十张左右。上海方面，照相费是否比北京低廉些？此款请即设法汇下为要！我处实在无力可以垫付也。

（七）《图录》的用纸问题，再经考虑了一下，并再三翻阅寄来的各式印样，觉得用宣纸印珂罗版，尚有不妥，不如用薄道令纸印，似更觉精彩些；且也可以和原色版相配。（因原色版必须用厚的洋纸印。）否则，珂罗版用宣纸，原色版用洋纸，未免显得不大调和。兄意如何？但装订费不免又要增加若干了。最好定价不超过二十万。（宁可定为十九万或十九万五千元之数。）宣纸本亦不妨印一二百部，以供喜欢中装的人用。

（八）《图录》皮装本，盼能代为装订；最好一出版齐全，即进行装订，早日寄下，因急待送人也。

（九）这封信，断断续续的写了好几天。今天接到廿四日的快信，并此答复。董源画两卷的印样，盼能见到，加上北京的潇湘图，则存世的董画三卷，均已完全收入了！

（十）图录第八、九辑及印样、说明、款二百万等，俟收到后再行奉复，第十、十一辑能在月底发出，最为高兴！全部可于七月中旬出版齐全，乃是一件大事，不仅我个人高兴而已！

（十一）第二辑“孝堂山”与“武氏祠”两幅，确实互相掉错。可以不必重印。将来附一“勘误表”并发二纸条，由读者自己贴上即可。“勘误表”里，可连同其他应行改正之处，一并列出可也。（此表稍待即奉上。）

（十二）董其昌画底片，收到后，当即行选择奉复。

（十三）“普及本”能售十六万元，最是理想。惟只印三百部，是否太少些？可否印五百部？或先印三百部，售罄后再版亦可。

（十四）“春宴图”做彩色版一幅，最好。惟全部亦应全以珂罗版印出。“小雅图”可不必拍“字”，只要画，大约十张就够了。上海照相费，十二吋的，只要十二万元。已比北京的价钱便宜很多了。弟意不妨全拍十二吋的，省得再放大，且怕放大了没有原拍的精细。照相费还是由公司付出好，因为，如由社管局付账，则将来不能借印也。故此间一切照相，均由自己出钱，不能利用公家之物，好在为数也并不多也。

（十五）《图录》《图谱》精装本，如能早日装就寄下，最为感谢！

（十六）对外联络局的译文，至今尚未交来，当再设法催促他们！

（十七）五十万已交王雅衷，谢谢！开明纸张，其实公司可购下，作为“普及本”的衬纸用也。

（十八）“总目录”当即着手编好奉上。或由上海编好，由我看后再付印。

（十九）《伟大的艺术传统》本书，当即抽暇写；第一集出“赵佶”亦好。惟尚有数图，尚在东北，未能得到照片，殊是余憾，故拟稍稍等待几时再出，俾能完全些。又，“赵佶”的评价，甚为困难。他是一般人所谓“昏庸之主”，其实却是一个对学术、艺术很有功的人。一旦翻案，怕会引起争论，故尚在迟疑中，一时不易下手写。“柳鸭芦雁”一卷，最好也能制一幅彩色版。当向文管会借出，看看鹿文波能不能照相并制版。如果“春宴图”可制，且制得好，则“柳鸭芦雁图”也一定可以好也。

（二十）细读兄函后，又仔细的再把《伟大的艺术传统》的编写计划，作一番的研究。现在的意见是：（1）分期出版，分册别售，不卖预约，是确定了的。但《图录续集》是否也附在每册之后呢？俟与“联络局”商量了之后，便可决定是否分售或合售、或另行预约。兄以为如何？（2）《传统》本书，拟大部分以“人”为单位，如“赵佶”，“马远、夏珪”等，其中一部分，则以“地”为单位，如“敦煌”、“云岗”、“龙门”等。如此，似可更易为人注意，更易符合读者的需要，且更便于研究，便于发售也。兄意如何？另一部分，则以“类别”为单位，如“宋磁”“明磁”“清磁”，购者亦可单独的凑成自己所喜欢的一套也。（3）出版次序，拟先出古代的部分，或六朝唐宋的绘画部分；先出古代的，恐不易引人注意，不易销出，似不如先出绘画的好。如此分类出版，（先“绘画”，后雕刻，后建筑，再以后，磁器，工艺美术等），如此，写起来，精力也可以集中些，不至于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时时刻刻要各方面都照顾到，时时刻刻摊书满案，而不能深入研究也。“目录”又当重写一下。好在事前多多考虑，多多研究，多征求意见，总比事后补救好得多也。请便中邀请唐弢、柯灵诸兄细细的研究一下，如何？重写的目录，下函内可附上。

（二十一）《图录续集》仍出十二辑（是否附本书某册之后尚待研究），每辑仍需原色版一幅。此项原色版，当随时准备起来，以备应用。但有几辑是不会有彩色版的。因多半是从“原画”制版的。原画十分名贵，不容易借到，更不容易久借而放在印刷场所也。

（二十二）两篇序排好后，请即寄下，由我校一过，在付印之前，并请唐、柯二兄一阅，并加修改。为荷。

（二十三）关于为《图录续集》所有的拍照等费用，自当随

时将“收据”奉上，以便入帐。

（二十四）伯郊兄已到了广州，但尚未得到他的来信。匆此即颂

暑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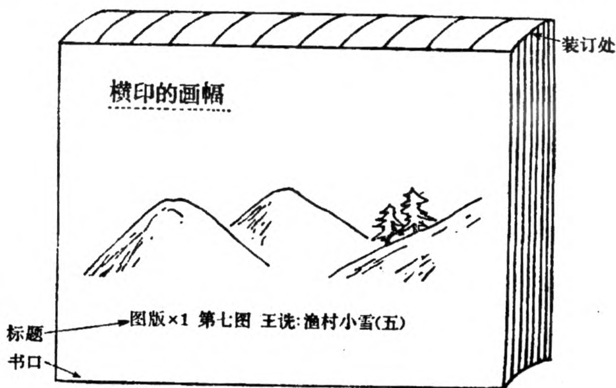
弟振铎上

六月二十七日

哲民兄：

前日寄上一长函，想已收到。兹有数事奉告：

（一）《图录》和《图谱》的皮装本，装订时，千万要注意，横印的画幅，说明及标题，必须冲向书口，万不可订在书背。其式如下：



请装订的人注意，千万不可弄错了。

（二）印《图录》普及本时，亦须注意到这一点。请参考普及本的《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印法及装订法，为要！

（三）顷接寄下之第八、九辑各三份，印得很好。我们几个人，见了都很高兴；特别是元刻丝的一幅，的确印得很不坏。

《春夜宴桃李图》颜色太鲜艳了，没有古气，确有毛病。

（四）所附印样，经与张葱玉仔细研究，改琦的一幅，有问题。恐怕不是真迹。我们如果把改琦的画，都印了假的上去，这错误是很大的，故不如不用，仍用原来寄上的一张。

（五）董其昌的照片二张均为小品，不大好，不如用已印好的那样印样，比较的好些。

（六）第二辑图版第三、第四的标题，确是互相印错了，应该掉换过去。不过，不必重印，只要将来发一“勘误表”，并附纸条，让读者自己去贴盖上去就可以了。为对外联络局印的五百份，现尚未印，待将来印时，必须注意改正，不可再弄错了！

（七）李公麟的“演教图卷”，已拍成，共四张，兹将照片寄上。底片因系“玻璃干片”，不能邮寄，只好暂时留在这里，过几时托人带上。好在一时不必制版印样，可以不急急的寄上也。

（八）郑燮的一张，可以用，虽非其精品，但实系真迹，且未印过，故可用。兹将说明，另纸附后。

（九）印样及照片底版二张，李公麟的照片四张，兹共装好一包寄上。收到后，乞即复为荷。

（十）《伟大的艺术传统》及《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续集》的目录，均已编好，兹附函奉上，请指教。也许还会有些修改，但大体上已是如此的样子了。当不会有很大的出入的。

（十一）前寄上一快函，内附序文二篇，想已收到。收到后，乞即复为荷。

（十二）款二百万元，至今尚未收到，不知何故，已经汇出了没有？何时汇出的？乞一查。

余容续函。即颂

暑祺

弟铎上

七月一日

(郑燮说明)

郑燮号板桥，兴化人。乾隆丙辰进士。尝知山东潍县，以病归，遂不复出。燮工诗词，善书画。长于兰竹，秀劲绝伦。得者争宝爱之。遂以鬻画为生。诗词均慨慷啸傲，不屑作熟语。此幅现藏上海庞氏？处。

哲民兄：

前日寄上一快函，内附《图录续集》及《伟大的艺术传统》目录各一份，想已收到。顷接董源："山口待渡图"印样四张，(二份，共八张）极为高兴！上海放大的本领，比北京照相馆高明得多！可以用。"夏山图"并盼能够把放大的照片或印样寄下。(所有在上海拍的照片，均请将照片寄下一份，以便编辑工作的进行。印样可暂时不打；底片请不必寄下。)

款二百万元已经收到了。"收据"当随时寄上，以便入帐。

《图录》第八、九辑早已收到。希望第十、十一、十二辑能够在本月中旬准期出齐也！出版时，请尽快先寄一二部来为荷！

关于美术绘画的书，近来收购了不少，因为都是"普通本"，所以为价尚廉。拟编一本"参考书目"作为自己的参考。是否出版，尚未定也。(约计共有六七百种，已收有约二百种，旧藏的约有三百种，尚缺一二百种。）此项书目，甚为重要。拟先编"绘画部分"。或可名为《中国绘画史参考书目》，或《伟大的艺术传统参考书目之一：绘画部分》，兄以为如何？或将书名径题作：

《伟大的艺术传统附编之一：中国绘画书录》

或《关于中国绘画的参考书目》。将来此项"附编"尚有数

种，例如“年表”等等。关于参考书目，亦尚有《陶瓷书录》、《建筑书录》、《雕刻书录》及《美术工艺书录》等。销路未必太好，但是有用处的长期性的书也。

旧书贾郭石麒有徐文长《选古今南北杂剧》十卷二本，又太平乐府十三种十一本，我想购入。前者索三十万元，我已还价二十万元；后者索五十万元，我还价三十万元。（杂剧不妨多出些价）已嘱其送到兄处。请与他议价，并代为付款为荷。即颂
近祺

弟铎上

七月十二日

哲民兄：

顷收到《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一册，谢谢！印得很考究，装订得也很精致。所附照片“柳鸦芦雁图”等，也均已收到。因为是放大的，所以，有些“浮”的感觉，不大显得“结实”。此图，北京曾照过相，就显得清晰多了。将来恐怕要用北京的那份照片。其他的，均还好。此间尚有东北寄来的照片不少。当陆续寄上放大也。新出现的“古画”多极了，且都极精。已在陆续的照相。伯郊兄交上的“唐人春宴图”等二幅，已在做版否？我局近又在沪购到倪云林等画三幅，均存徐森老处，亦可借来拍照也。

刚写到这里，又接到十五日来信。兹复如下：

（一）《参考图谱》装订好后，请即寄下。

（二）《图录》普及本，除印道林纸本之外，能否附印一百本绵料纸的？

（三）精制本再印一百五十部，有销路否？好在纸张已有，

成本不大，总可以销得出也。这一百五十部，是否可以装订成册出售？（布面洋装，不必用皮面。）

（四）图录续集用纸，用卡纸也不坏。惟总觉得不大雅观，如无更好的纸可用时，即用卡纸亦可。

（五）伯郊已到港，但尚无信来。也许他不久还会回来一趟。照片也许会由他自己带来。听说他有病。不知好了没有？

（六）伯郊在文管会册中所拟采用的四图，㈠米元晖、司马端衡合写少陵诗意图卷，绝佳。外间从未见过照片，可照。㈡赵管“蕙竹卷”，亦佳，且未见过照片，亦可照。㈢王若水、朱德润的良常草堂图卷及㈣王叔明的云林小隐图卷，均已见于日本印的《中国名画集》，且甚清晰，可暂时不必照。至上海文管会所藏之沈周一卷，极为重要，可照。仇、唐的真迹，外间绝少，如佳，亦可照。乞酌定。

（七）联络局的译文，已在赶译，不久即可交来。

（八）《图录》最后的三辑（十、十一、十二辑），无论如何，盼能在七月底以前可以赶印出来。桃李园图既已制版，费用很大，不知鹿文波能修版改正否？

（九）此间可照的与应该照的卷轴实在太多了。有款盼能早日多寄下些，以便陆续的赶照。否则，一交故宫陈列，便又不能照了。

（十）公司如能增资，最为理想的事。不知有把握否？编辑还以挽劝平心为宜。施蛰存究竟不甚相宜也。唐弢、柯灵编地理的辅助读物，极为需要。惟亦不宜赶出，最好仔细的编写，插图更要注意的选择。不要叫人看着有“赶时髦”的印象。

（十一）《图录续集》售预约事，拟俟“普及本”出版后，照片收集得更多些再办，如何？看情形，恐要等到明年正月才能开始也。兄以为然否？本书亦非一时所能写好，即一二本亦须慎重

从事。弟拟以半年之力，从事于搜集材料及研究，才敢下笔也。估计第一本，亦须明春才能付印。如果第一本给读者的印象好，则以后第二、三本再出版便可更有力量些。

（十二）兹有一事奉恳：黄裳兄不知已回沪否？他曾购有明人韩世能的《韩氏书画记》抄本一部（朱竹垞旧藏），此书是孤本，且极重要，不知能寄下借钞一部否？即在上海借钞一下亦可。务盼此事能够办得到也。即致
敬礼！

弟铎上

七月二十一日

又，郭石麒送到尊处的两部书，已买成否？如已买好，请即寄下。

哲民先生：

古今杂剧二册，太平乐府十一册，均已收到了，费神，谢谢！兹又向郭石麒君购明陆元大刻本《花间集》一册，明万历刊本《花间集》一册，共价三十万元，八折，计实价二十四万元，此款请即代付，交给郭君，并请他将书二册寄下为荷。即致
敬礼！

弟振铎上

七月三十日

哲民兄：

寄来书籍一包，计古今杂剧选二本，太平乐府十一本，均已收到，谢谢！是否共付五十万元？乞便中示知。郭石麒处又有明

刻本《花间集》二种，共二本，计价二十四万元（三十万，八折）。书送到时，乞代付此款，并请将书寄下为荷！

今天已经七月底了，《图录》三辑（十、十一、十二）是否已经出版？至以为念！盼能如期出版也！否则，序文上所说的，在七月内的话又要修改了。序文已由唐弢兄修改过没有？他有意见没有？

一般人的意见，都觉得《图录》收入之材料太少。故“续集”必须早日出版，以应各方面的需要。兄以为如何？收集“材料”的工作，（照相）必须加赶紧进行也！这里的“材料”正在集中，如不随时照相，则一旦送到“故宫”陈列，便不易再照了。故希望能够即日多汇些款来，以便进行工作。

黄裳兄是否在沪？《韩氏书画记》能否借到？很急于要读到这部书也。《图录》所收的唐人纨扇仕女图，即为韩氏所藏，有其藏印，实为周昉所画。这几天读汪氏《珊瑚网》及张氏《清河书画舫》，已加证实。由此可知清宫编写书画目录的人，十分疏忽也。我们也十分疏忽，不忍耐去查书，连画卷的图章也不小心去看。（最近我才仔细的重看几遍。）学问无穷，开卷有得。故于材料书，我特别的注意也。

这信写了好多天，未发出。好久没有得到来信，甚以为念！《图录》的两篇序，已经校对过了，兹寄还。乞即给再校一遍后，即行付印为要！《图录》仍未出版，不知何故?！至以为念！盼能早日发行也！有没有什么困难？久无音问，故甚念也。

从徐森老处知道兄近为弟的陶俑包装事甚见忙碌，感甚，感甚！

弟近来写了几篇文章，颇忙。以后，恐怕要“开会”甚多。盼即来数字，为荷！即颂

近好！

致刘哲民 385

振铎上

八月二十日

黄裳兄已见到，他购到的是《郁氏书画记》，亦已带来。

《花间集》二种，已由徐森老退去了，款想未付。

哲民兄：

《图录》十、十一、十二辑三部，已收到。印得甚好，此事告一结束，是一件大事。堪以自慰！特别应该谢谢兄的努力！没有你的努力，这部《图录》是不会与世人相见的。仔细的把这十二辑一百五十多页翻阅了一遍，自己甚感高兴！有人批评，说，用外国材料太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同时，也还有“警惕世人”之意在焉。《图录》收图太少，自是一病，将来有“续集”，便可以弥补此憾了。然在印刷方面，大体上已较过去所印的大有进步。如果装订成册，一定更可以引人注意。“普及本”已在筹划否？何时可以出版？请尽快于“序文”印出后，先行装订一二册精装本寄下为荷。《历史图谱》精装本，想数日后当可收到。谢谢！《花间集》一定要作价购买，万不可要郭君[①] 赠送。他如果坚持要送，只好退还给他了。我一向是，不要书店送的“片纸只字”的。

陶俑装箱事，多承劳心费力，感谢无已！

朱君[②] 处的骆驼及牛车，谅已取来。周予同兄亦已有信来过。这批陶俑，全部捐献给中央，运费由中央支付。“故宫”正缺这一类东西。此次陈列出来，当可大为哄（轰）动。因北京方

---

① 郭君，即郭石麒，经营旧书业。

② 朱君，医生，佚其名。收藏古明器陶俑甚富。

面，亦已久无好的陶俑出现了。

对外联络局方面，因洪深局长出国，久未联系，但亦已催过数次。他们大约要一同译出，故耽搁了些时候。当再向他们力催。乞勿念!

《茅亭客话》及《麈史》如能成交，甚好。

郭若愚先生肯为《陶俑图录》做说明，极为感谢! 采自各书的各图，我也有尺寸留下。他的稿子寄下后，我即可将其补上。惟盼能（把）郭的稿子寄下一阅为要。

十竹斋笺谱再版本甚精，大受欢迎。已不易买到，正在三版中。《北平笺谱》则无法再印了。《版画史》也无法再版。第六辑的纸张均已预备好，且已印好了一册。当竭力把材料整理好，即可付印了。

"编辑部"既无人来，可否由兄自己负责一下? 再有唐弢、柯灵帮助，我想一定是可以对付一切的。"增资"既不易，或可考虑"公私合营"的计划，我当向"人民美术出版社"提议。你们同意否? 乞速复。

《图录续集》的出版，因照相的费用太大，同时要照的东西又太多，故一时不易进行。如能有款来。待照相工作告一段落后，即可确定出版日期了。（还有一部分古画未搜集齐）现已有一百数十幅，恐怕出版起来，总要近三百幅。如果不用彩色版（或少用），是否售价可以减低些?（不出五十万元?）内容是空前的重要，正可弥补"正集"多收国外收藏品的缺憾。惟怕又有人要说利用公家材料，所以我想，事前声明，只收"文字"的稿费，不要"版税"。也许因此也可以减少些售价。下月起，又要忙碌起来了。已经堆积了无数的工作。好在夜间还没有什么"会"，可以写些东西，近来写了好几篇文章，有一篇关于中国绘画的，修改后，当寄上请你们看看。要说的话很多，但不能再多

写了。匆此，即颂

近祺

弟铎上

八月三十日

哲民先生：

《历史参考图谱》洋装本两部（八本）及花间集两册，均已收到。《图谱》装订得很好。但最好还是用洋装本《域外古画集》的办法，每页接上一条纸，再订起来，比较更好些。可以不订伤本身书页也。以后装订《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时，乞注意及之！

陶俑想已装箱完毕，运京。甚感谢兄的帮忙！庙弄的房子，有一家将要搬走，我想，不再出租了，即交给出版公司应用，如何？请便中径与家母接洽为荷。有便时，请送五十万元给家母为荷。家母大约十月内可北上。所有房子也拟由公司代管。郭石麒处，请付给他六万元。（石印本花间集只值一万元，万历本照给五万元。）他如不收，书即寄还给他。又拟购他的论画书十余种，共十三万元，也请照付给他。今年国庆节极为热闹。但我可能在那时出国一次，不能参加这个盛典。不过，至多不到一个月即可回来。（乞秘之！）近来极忙。公司改为公私合营事，只是我的提议。是否可同意？此事问题很大，但一定要走上这条路的。公司的资产必须先行清理一下，否则，政府不会“接受”请求也。我们很需要在上海印刷很多美术书，也需要公司的帮助与合作也。明年有很大的出版计划，正在筹备中。极需要有一专门的民间出版机关。俟与人民美术出版社及出版总署仔细研究一下，再奉告。近来忙极，九月中旬，恐将更忙，因“应酬”将更多也。身

体倒很好。唐弢、柯灵诸兄近况如何。健吾兄说，将到京一游，何以还没有来？见到他否？最近将有一大批古画可收到。伯郊的照片，也寄来不少。摄影工作要加紧。经费有办法否？徐森老将北上。唐人春宴图及马和之毛诗卷，请即交给他带京为荷。此二卷已照好了没有？春宴图的彩色版已做好了没有？甚以为念！徐森老将于十六日左右赴京。盼能在此时之前做好版子。为要！他那里还有倪云林竹子一卷，夏昶的竹子二幅，均请即为照相。又，上海文管会有李公麟的“李密降唐图”，能借出拍照否？此卷甚为重要也。“古代名画”，近来见到不少。已可陆续集中。实是最好的现象，也增加了不少的“鉴赏”之力。甚觉高兴也。彩色版盼能做得精美些。明年恐怕要做不少彩色版。“春宴图”是一个试验。请鹿文波先生努力为之，以为样本。北京方面，没有人能够做得好版子。新中国的美术印刷事业，一定要大量发展，且必须水准甚高。将来需要技术高明、精深的专家、技工的数目，一定是很多的。写到这里，又得二日来信。普及本如此印法，甚好。陶俑的“运单”，已收到了。大约十日左右可以抵京。郭若愚君如此帮忙，乞代为致谢！版画史第六辑，不日即可编齐付印。罗纹纸似全存戴圣保处。“编委会”办法可行。“合营”事，请仔细考虑。因有大批印刷，拟交公司代办。如不“合营”，则不易（不便）交给公司出版，怕有人说话也。殿版《图书集成》，我局不想要。因北京已有好几部。上海图书馆不知要不要？乞和森老接洽。近又向郭石麒处购得戏曲书四种，计价十五万元，又明版《负苞堂文选》四本，计价十万元，均请连同上面所说的十三万元，一总付给他。（总共四十四万元）近写《中国古代绘画》一文，尚觉扼要，简明。俟修改后，当寄上一份。又在写《中国古代版画》一文，写好后，也当寄上。如果不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出，即当交“公司”印出也。琐事极多，不能再

写了。即颂

秋祺

弟振铎上

九月六日

哲民先生：

前上一函，想已收到。家母将于本月二十六日动身赴京。盼能抽暇照料一下为感！并请通知唐弢兄，请他转知周而复同志，能派一人到车站照料，尤妥。旅费及行李运费，盼能代为垫付，即行寄还。关于弟寓房屋的处理是：楼下一大间，原为潘姓居住者，现已退租，可交给公司堆放存书，决不再租人住。二楼卧房，照样布置，以便弟回沪时，有地方可住。三楼上家母住的一间，可锁起来，也不预备租出。三楼胡（扶）梯边之书箱，请搬到二楼小房间内堆放。（卧房后的小间）弟每月当可负担二份租费也。（共五份，舍妹一份，公司一份，弟二份，楼下朱宅一份，）好在为数不多，可以照付也。房屋事，一切请代为主持料理为感！并与舍妹面商。

“陶俑”已运到故宫，正在拆箱，已拆者均甚完好，可见包装得甚好，至为感谢！郭墨林也已来京，负责拆箱。第二次运京之九箱陶器中，有一箱是《国闻周报》。是否兄代弟购下者？或原已购下，这一次方才运京者？弟已不记得了。乞示知。

舍间要运京各物，家母当告知。请代为装箱，好在只有电风扇等物，数量不多也。小儿要一具“扩胸器”（运动器具，即拉松练力者）请设法代购一具带京。因此间无法可买也。便中盼与王雅衷女士及舍妹接洽一切为荷！费神，至为感谢！余续陈。即颂

秋祺

弟铎上

九月十三日

哲民兄：

前上一函，想已收到。昨晤对外联络局洪深先生，他说，联络局所预约的《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每一页下面，不必加印外文说明了，即可照现在的样子，印好中文，即刻装箱寄京。所有外文说明，将另印一页，附在每辑之首。如此办法，大为省事，且也不容易错。即有错，也容易改正。请即速印好寄京为荷。因他们要送礼，待用甚急也。至于外文说明，据说，已译好。俟仔细再加审查之后，即可寄上，另印单页添入。（由他们自己去装入）此事十分重要，请即办理为荷。

我尚不知何时动身，大约不出月内。家母北上事，务请照料一切为感！房屋事也请费心料理。

普及本《图录》，何时可以印出？精装本何时装好？我如果在月内动身，则在十月半之前，当可以回京也。

已和洪深先生谈过，明年出“续集”时，他们照旧可以预约若干部。如此则“续集”即可进行了。近这几天来，收到的唐宋元的名画真迹极多，心里万分高兴。有的是向来不曾见之“著录”的，但最大多数还是溥仪携出故宫的东西。这些古画，不仅内容精彩，而且数量丰富，尽可予取予求，大量复制。所缺的东西，已不太多了。（只有东北还有一部分重要的画未照相）研究中国绘画史的人大可有“左右逢源”之乐了。汰尽伪品，独显真相，这是前人所未曾有的“幸福”。而这“幸福”，我们在毛泽东时代实现了！

明年度，我们要印的珂罗版非常的多。每版印五百张，约工价若干元？宣纸价每刀若干元？乞即告知，以便估计，为荷。今年可托胡颂高印《版画史》第六辑，劝他们千万要维持下去！以后必可有经常的印刷工作也。匆此，即颂
秋祺

弟铎上

九月十八日

哲民兄：

家母已于前日（二十八日）平安到达北京。身体、精神均甚好。十二分的感谢兄的种种帮助！我已不预备走动。至少在半年之内，一定会留在北京。不过，这半个多月，恐怕要特别的忙。《版画史图录》第六辑，当抽暇编成送上，交胡颂高印刷。估计除已印出的一册外，尚有三册，共约一百五十页。每页印二百份。（纸张全部存于戴圣保处（?）乞一查。）不知每页印工要多少钱？一百五十页共需多少钱？乞一询，见复，为荷！（照相费需要多少?）

《图录》续集也正在设法编辑。这一次的内容较前大为精彩。篇幅恐怕也要较多。（至少在三百幅左右）宋、元名画特别多。正在拟目中。同时，也在陆续照相。将来希望能够陆续付印，俾能早日出版也。

郭石麒的书五种，共十四册，已收到，谢谢！铜器照片一包，也已收到。据审查结果，其中伪品甚多。当是程麻皮旧藏之物。请送与徐森玉先生联系，议价。

《图录》不用封套，改用绸匣，甚好。不必四匣，只要用二匣也就够了。尊见以为如何？惟每辑必须有一封面，以免弄错次

序。

《敦煌图录》可多印几份。我们也要看看样张也。请即寄已打样的一全份来，为感!

《图录》需要的人很多。普及本印几百份，恐怕不够分配也。乞酌定，是否可以多印?

《图录》的书名题字，当请郭老一写；写好后，即奉上。

健吾兄有信来，很想来京。我一直没有工夫复他，见时，乞代为道歉! 曾和周扬同志谈过他的工作，北京很需要他，但上海方面需要更切，不便去调他来，因此，他只好暂时留在上海了。“春宴图”的彩色版，何时可以打样? 急想见到“样张”。盼能多寄几张来。《中国古代绘图》的序，已写好。不知何时可以修改好? 改好后，即可选图付印了。但因为人民美术出版社有约在先，他们如果不出版，才可交公司出版也。匆颂
秋祺

弟铎上

九月三十日

哲民兄：

忙得相当利（厉）害。预计，要过了十日或十五日之后，方才能够有时间编些东西出来。首先要把第六辑的版画史图录编好，至少，当先行寄上三五十页，以便交给胡颂高印刷。但要知道：（1）每页印二百份，印费多少? 钱鹤龄的照相费用多少?（2）米黄色罗纹纸，是预备足够的；请再向戴圣保问一问：共存了多少? 是否有存在胡颂高处的? ——可能胡处也存了一些，但我已经忘记了。已印好的《搜神广记》一册，尚存戴处。将来印齐时，即可一同装订。但不知页数齐不齐? 请戴君查一查。关于

《陶俑图录》说明事，郭若愚先生不知已写出来没有？何时可以寄下？便中请问他一下。

徐森老大约还有几天即将回沪。本想托他带些稿子或照相回去。但因为开会的缘故——整天的开会——实在来不及在他动身之前预备好了。

敦煌壁画已印了多少？盼能设法寄一二份样张来。

《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续集》材料已经有不少，正在陆续照相中。有的，颜色太淡暗，须用特别方法，才能显得明晰。有的须做原色版，但原画又不能带到上海去，奈何？将设法解决之。唐人春宴图的原色版盼能早日见到。如果做得精彩，当极力设法将应做原色版的古画，送到上海去做版。预计"续集"仍有十二辑，需要做原色版十二张。可能在上海借到两三张。所需要从北京送去的只有八九张。如果可将彩色照片寄上做版，则更为方便了。因为古画本身的价值是不可以金钱估计的，故不得不万分慎重，以防万一的意外事。也许，将来只能全部用珂罗版，无法用原色版了。不过，总要争取有做原色版的可能。鹿文波的制版所，有搬到北京的可能否？请问他一下。明年要做原色版的东西——像铜像、磁器等等——每月可以保证有足够的工作交给他做也。请即与他谈谈：有多少费用才能搬到北京来？有什么条件？有什么要求？以上，是在会场上写的。始终没有继续的写下去。现在，大会虽已闭幕，参观、座谈，正在开始。还要忙一气。到了下星期一二，才可以空闲下来。也许还有别的事要接着忙。

十日的信收到了，版画史图录第六辑，即可编成付印。连照相和印刷费，一共不过一千〇五十万元，不算贵，所贵的，恐怕是装订和锦套。只好少装几部，等到有人要的时候再装。第五辑要的人很多，庙弄还存有未装订的几十部，因为内有缺页，故未装好，请查一查，倒（到）底缺哪几页，拟叫圣保补印加上，就

可装好。

《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已由郭沫若先生题好签条，兹附上。对外联络局的五百部，似尚未收到也。装订本请再寄五部至十部来，以备赠送之用，为荷。要编“续集”，需多方征集材料，故必须多送也。

铜器事，请与徐森老接洽，代为决定并议价。他已于上星期回沪，想已见到。

向文管会借到的一册照相册子，内容绝佳，可多选。请与森老及谢稚柳[①] 先生联系，由他们代选，将选好之目录寄下为荷。选好后，即可叫钱鹤龄照相了。八吋或十二吋的干片不易找，不如仍叫钱君照湿片，湿片印出也不太坏也。

《敦煌图录》可照黄仲明先生的意见，多印一千本，惟需多少费用（纸张、印工、装订等），请做一个预算来，以便设法。

再版的《图录》，初次印五百部也可以。最好能装订得考究些。

春宴图的样张，盼能早日见到。何时可以打好样子寄下呢？因“续集”是否将用原色版，将以此图样子作为决定的根据也。

据初步估计，“续集”的篇幅，将超过三百张，比《图录》将多出一倍。定价是否有问题？好在现在经济能力很充裕，即定价七十万以上也不妨也。（亦可采用分两期或三期付款办法。）在内容方面，“续集”也将大为增进，异常的精彩，因尚有十几幅重要的图卷未收集到，故一时尚难付印。至迟，明年一月份，必可出“第一集”也。照片在陆续摄印中，惟多为玻璃片，必须自行带沪。（不能邮寄）如果不从六朝（第一集）出起，先出第二辑或第三辑，则可早日付印也。匆匆，即颂

---

① 谢稚柳，著名画家、古画鉴定专家。

秋祺

弟铎上

十月十七日

哲民先生：

两次来信都收到。《图录》五部也已收到。《搜神广记》（版画史图录第六辑）已整理好。没有缺页，明后天即可寄上。因为月来极忙，整天都没有时间，连礼拜天也都有会，故版画史图录第六辑的稿子，尚无法编齐寄上。当尽力设法先编好一部分奉上。第五辑版画史，所存既不多，可暂缓装订出售，同时“说明”也还没有写好附入。这一辑早已发出，故所存不多。所存的，恐怕都在廊前的玻璃书箱中了。

读来信，似对出版公司的工作，有退志。是否遇到了困难？我知道你的难处，特别在经济的筹划方面。但兄如果一走，则这个机构一定会垮台的。这是很可惜的事。这个公司，声誉很好。为什么不能好好的维持下去呢？明年是否要和其他公司合并，改为联营？恐怕不合并也不行。有何具体的困难，能见告否？能和唐弢、柯灵等仔细商量解决否？我想请唐弢兄来京，负责图书馆处的工作。请你先和他谈谈，如果他可以同意，便可办调职手续。图书馆处的工作，关系很大，且很有意义，唐弢兄是会胜任愉快的。此事乞秘之，为荷。公司的事，全是兄一人支持着的。由兄发起，也由兄始终其事。兄如一走，则必会随之结束，我们的书也不会再在那里出版也。再，兄如决定不干，则请在退去之前，把我的股份问题也解决一下，或送人，或设法退出。至要，至要！兄将来的工作如何呢？有何接洽？我异常关心及此！总是要为政府工作的。想在哪方面工作呢？有可帮助之处没有？对于

此事，我十分的焦心着急。最好是不要辞去。因公司有他的特色，且声誉也很高，甚值得发展下去也。

珂罗版的印刷，在北京极为需要。明年要大规模的印些珂罗版的书籍。希望能和胡颂高及戴圣保商量，他们能否搬到北京来？我们可以使他们加入博物院的印刷部门工作。工人多些也不妨。只要有技术的，我们都可以要。（政治上可靠！）我们正在考虑：（一）他们的待遇问题，（二）如何收购他们的印刷机？（三）搬家的费用，如何付法？可先行征求他们的意见。还有一家，在哈同路民厚里的，已经关了门，不知工人尚可找得到否？为政府工作，是很有远大的前途，并且是很有意义的。一切物质的条件，我们都可以想办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只要不过分。我们决定请鹿文波先生来京工作，专门为故宫博物院制版——古画及磁器、铜器等——七个工人都可以同来。所有的制版工具等，我们都可以购买。不过，在价格方面，还要经过仔细的估价与协商。“春宴图”已制好版没有？急于要看看其成绩也。听说上海文管会印出了一批彩色的古画明信片，尚未见到，能设法购若干份来否？

古画收得不少，尚待照相，但不一定即为“续集”搜集材料。《图录》全部照相等等，将来可考虑让给政府出版也。“普及本”出不出？如出，必可有很大的销路。现在需要此书的人很多，均买不到。“普及本”成本不昂，因版子均已制好，只要印刷、纸张、装订三项费用，想来不会很花钱的。为何不早日出版呢？一方面也可以为公司增加些收入也。乞与同人商之，并盼见复为荷！如公司不出版，或当商之人民美术出版社设法印出也。近来各地需要美术复制品甚切，极盼能多印这一类的书也。匆颂

冬祺

弟铎上

十一月二十日

哲民兄：

在会场上写好了一封信，未及发出，又接上月廿四日手书，仍以琐事及开会过忙，未能立复为歉!

（一）《陶俑图录》的说明，郭若愚写的第一册，甚好。（略加修改即可，改后即寄还。）请他即速继续撰写为荷。

（二）鹿文波事，已谈过，明年一定请他来京，全部照相机等，可由我们收买下去（来）。惟比照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技师最高薪，他所提的薪金标准，觉得太高，不易通过。即有一部分可作为“技术津贴”计算，恐怕也只能有六百多“折实单位”也。这是一个问题。尚待研究。至于七人，全无问题，可以全来。将来拟在故宫成立印刷所。不仅鹿文波可全部搬来，即戴圣保和胡颂高两部分，也希望能全部来京做珂罗版工作也。明年珂罗版及彩色版的工作极为烦（繁）重，亟需有他们专做此项工作也。请兄和他们进一步的商谈一下，为荷。圣保、颂高处也请一谈，看看他们有何主张？有何条件？能来否？

（三）关于兄要离开上海出版公司事，自有极困难的苦衷，弟亦深所了解。惟兄如果真的离开，则上海出版公司势将立即解体。此亦必须加以仔细考虑的。请再加考虑一下为荷。

（四）《陶俑图录》及《版画史第六辑》共需二千多万元。但除付预约者外，存书尚多。《陶俑》预约不到二百部，“六辑”不到五十部，如每种平均售三十万，则尚有三四百部书，至少可售九千万左右也。《中国版画史》的再版，是一艰巨的工作，销一百部是否有把握？除六辑只要重印一部分（或可不必重印，因付预约外，尚余一百四十多部书也），又《十竹斋笺谱》可托荣宝

斋再版外，尚需重印十六册，每册以六十页计算，共需重印九百六十多页（近一千页），是否有纸张？是否有印刷力量？尚待仔细研究。如有可能，弟自是十分赞成也。又，必须注意的是，如无书店，如何能够出版？用何名义出版？也必须事前想到。

（五）铜器事，仍请森老做主为是。

兄是一位诚恳而且热心异常的人，未免处处吃亏，请和唐弢、柯灵诸位详细商量辞职问题为要。匆颂

冬祺

弟铎上

十二月一日

哲民兄：

因终日开会，多时未曾函候，歉甚！关于兄的工作，至为关心。请和唐弢、柯灵诸兄详商之，切不可骤然辞职！惟上海出版公司前途，实不可乐观，如不出版美术书，将来出版方向如何呢？计划如何呢？弟意，《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的普及版，最好能够印行一次，（趁圣保、颂高未来京之前印好）否则，将无机会再版了。外间需要的人甚多。能印一千册否？或借款专印此书，如何？乞决定！又《图录》的皮装本（合装一册），能设法印装四五部寄下否？急于要送人也。关于其他各事，分述如下：

（一）鹿文波的薪给事，无多大问题。设备请代为估价为荷。现正拟向国外订购印刷材料。他需要添加什么设备，什么药水或颜料，请即日开列一单，以便去订购。此事甚为重要。又，《春宴图》的彩色版，已制好否？盼能即打样寄下，所有制版费用，当由我局付出也。他的计划，我们很同意。如果能够将珂罗版彩印的工作，研究成功，实是一大贡献。需要什么设备？什么样的

照片底版？也请他即开一单来。照相修版人可以找得到否。他何时可北上？

（二）珂罗版方面，戴、胡共十人，可以全部来京。关于印机，故宫早已不见，此间亦不易购，最好有五部以上（或全部）运京。薪给（下二字无法辨认）戴、胡各一百十万（缺一字）人八九十万元，均无问题，安家费先支两个月，亦无问题。盼望二月底以前能迁京也。《版画史六辑》如他们迁京，则亦恐不能出版了。拟尽数日之内，编好寄上，以便付印出版。《陶俑图录》说明，盼能早日撰好，便中请转恳若愚先生。今年度的印刷计划，甚为庞大。总盼望能够多出版些好书，多出版些迫切需要的书。至少必须出画册若干册也。[①]

哲民先生：

前函所谈鹿文波、戴圣保、胡颂高诸位赴京，组织故宫博物院印刷部事，谅已接洽，兹由我局王冶秋副局长赴沪，便中洽办此事，请予以大力协助为感！详情当由冶秋同志面谈。弟琐事过多，一时实未能南行也。即颂

冬祺

弟振铎上

十二月十二日

① 此信无署名和日期，推算应为十二月。

一 九 五 三 年

哲民兄：

前上一函，谅已收到。一月廿六日来信及“春宴图”的原色版，均看到。曾将“春宴图”的印样，交给许多人看，大家都很满意。蓝色改淡，是对的，照这样的情形，制版的成绩肯定是很好的，且是大有希望的。如果彩色珂罗版再试验成功了，恐怕是更会为大家所赞许的。希望鹿、戴、胡三位能够照预定的时期来京。（二月底）现在重要的事是：（一）准备厂房及住宅：此事故宫已在积极进行了。（二）所有应该预备的制版材料，必须早日向国外定购。最好能在上海先买一年或二年所需要的东西。这一点，请鹿文波先生代为物色，并请即将向国外定货的材料，开列清单，应立刻寄来为荷。鹿、戴、胡三人及其他十四人的安家费和旅费，共需多少钱，乞告知，以便汇上。又，最好过了阴历年关，请鹿先生到北京一趟，以便面商一切。来往旅费，均由我们负责。关于印珂罗版的宣纸问题，甚为重要，不知上海方面有多少存货？定造要多少时候？我们目前即需一二百件。又十六吋的玻璃干片，上海有买处否？我们也急需一百打左右也。许多事多费兄力量，甚为感激！又，近拟急印珂罗版二百页左右，戴、胡二位能在上海先行印出否？季琳兄是否已到京？尚未见到，亦无消息也。这几天就要开会了，至少要忙个四五天。北京连日大雪，一望皆白，景色至佳。且是丰年之兆也。岁暮，行人皆有匆匆之色。积雪中，闻有鸟雀飞鸣觅食。虽是京市，无异深山古庙。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一部珂罗版印的《楚辞》，共计三百〇八页，就要派人去和你接洽了。能够在一个月之内印出否？即颂

年祺

弟振铎上

二月三日

哲民先生：

二月二十三日来信奉悉。去腊的时候，弟曾有一信详复，何以不曾收到？是否中途失落了？

关于印刷所事，承兄大力帮助，万分感谢！鹿文波的一切，当于他来京时，面谈解决。他的生财估价事，当即托华东文化局或上海文管会代为商请有关机关正式估算一下。

戴圣保和胡颂高二人来京事，早已决定。希望他们至迟在四月中旬能来。机器（印珂罗版的）望能一并运京，所需运费、安家费等，共计若干，并请告知，以便汇上。

陶俑图录第二辑说明，已收到，甚好，请代为谢谢郭若愚先生。他的身体现在如何了？乞代问候！应该多休息，不可多劳碌。还要多请教医生。

版画史第六辑，即可设法编就奉上。第五辑因仅有十余部，每部总须售五十万元左右，至少也要四十万元。乞酌定。“春宴图”发票已收到。此款汇给上海出版公司还是汇给开文[①]？乞即告知，以便汇出？上海出版公司是否已经垫付？

入春以来，格外忙碌，琐事之多，苦于应付。开会又极忙碌。时间表排得满满的，几乎无半天工夫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幸夜间尚无什么工作，比较的可以自己做些事。

兄近况如何？至以为念！工作究竟如何安排？有何计划？有

① 开文，指开文制版所。

可以相助之处否？上海出版公司如此不生不死的下去，总不是办法。必须振作起来，大力展开业务才好，去年很出了些书，且得到好评，今年似必须更加努力也。

附上张民晖、雷釜鸣二函，乞代复。

张民晖所缺《参考图谱》十八套，能检齐寄去否？即颂

新祺

弟振铎上

三月二日

哲民先生：

前上一函，谅已收到，鹿文波先生来京，印刷所迁京事，已面谈过。最重要的是开文生财的作价事，兹由局写好两封信，交他带沪，和华东文化局及商业局接洽估价。如有什么困难，请即来信或来电。此事多费兄的心力，甚为感谢！戴、胡二位来京事，已进行妥贴否？他们需要多少安家费、旅费及印刷机件的运费？乞估计一下，以便寄上。《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已装订好了没有？甚念！致

敬礼！

振铎上

三月十日

哲民先生：

三月十二日、三月二十七日及四月四日的信都已收到了。《图录》的英文稿及《陶俑图录》说明第三辑，也都已收到了。月来实在太忙，故未即复，歉甚！兹分别奉复如下：

（一）英文稿正在看，校完即奉上。

（二）《陶俑图录》说明，校改后也即寄上。

（三）春宴图的制版费，已交给鹿文波，兄垫付的二百万元，鹿文波已交还否？

（四）估价单已看过，珂罗版印架，决购三部。鹿的照相器材，即可购下，惟如何付款法，如何估价法，尚有问题。关于这些事，四月半拟派王毅同志来沪，办理一切。请与接洽。关于鹿、戴、胡来京事，也由他负责办理，旅费及安家费一千九百六十万元，可由他带去交付。

（五）珂罗版工作，尚有急待赶印的东西四百多幅，拟由戴、胡在沪先印。不日，也当由文化部派人到沪与兄接洽也。

（六）鹿文波说，拟先来京一行，现印刷所房屋已修理好，俟王毅到沪后，接洽妥当，即可北来。此事在本月之内，必须全部解决。因待印的东西很多，迟则恐赶不及也。

（七）这些琐事，劳兄费时费心费力，不独弟一人感激而已！出版公司近来情况如何？有起色否？有计划否？甚念！

（八）弟的《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最好能出普及本，公司如不肯出，我们可以自己集资再版也。兄以为如何？征求预约，也极为容易，估计：至少可有一千部销路。请兄仔细计算成本一下，如何？趁戴、胡尚未北上，尚可赶印也。

（九）《图录》的皮装本，已装订好了没有？甚念！如已装好，即可托王毅带来。

（十）春暖花开，北京春色正好，兄何时来京一游？

即颂

春祺

弟铎上

四月八日

唐弢，柯灵常见否？

哲民先生：

兹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许觉民同志和你商量影印《楚辞集注》及《画传》[①] 事。这两部书都要用珂罗版影印。《集注》同原书大小，（即一页印一版八开本，对折为十六开本）约共有三百多页。《画传》如何大小，由你和许同志决定，（十六开本似乎太大些）约共有一百多页，两共不到五百页。希望能在一个月之内印出。先把戴、胡二位留在上海，俟印完这两部书后再行赴京！这是一个政治任务，盼你能够予以大力协助，完成此举。关于购纸装订等事，也盼你能够帮许同志张罗一下。匆致
敬礼！

弟振铎上

四月二十二日

哲民先生：

兹介绍我局张鸿杰同志和谢辰生同志到你处接洽下列各事，请大力予以协助为感：

一、请和戴、胡二位谈来京事，谈珂罗版印机运京事；

二、和鹿文波君谈购买“天文”彩印制版器材事；谈来京事；现在印刷处及住宅均已修好，即可来京工作；

三、和黄仲明先生谈敦煌壁画集装订、装匣事；印刷文字

---

① 《画传》，指郑振铎编的《楚辞图》。

事；

四、印刷彩色图四张事。

敦煌壁画集的封页，已请郭沫若先生在写。序由我写，尚未写好，写成，即寄上。每页上的“字”，尚有修改处，另纸奉上。

月来忙极，故《图录》英文稿尚未校好。

《图录》合订本如已装好，请即由谢辰生同志带京。

我暂时因工作甚忙，还不能到南边去。但实在很想去一趟。

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有五百页左右的珂罗版，要交戴、胡二位，赶紧印出，预计一月之内可印成。请暂留他们在沪，俟印毕后再到京。关于此事，已另有信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沈（许）觉民同志面交给你。致

敬礼!

弟振铎上

四月二十三日

哲民先生：

二十一日手书奉悉，王毅同志因病未能南行，已改派张鸿杰、谢辰生二同志赴沪，今天动身，他们到后，一切问题，均可解决。惟戴、胡二位的珂罗版工作，因人民文学出版社需要赶印《楚辞集注》等书，恐尚须留沪一个月左右。该杜已派许觉明（民）同志赴沪，与你接洽一切了。

《历史图谱》问题不少，牵涉的范围极广，稍有不妥之处，就会大受批评，故此时最好不再版，将来，有机会时，或加以补充，扩大，或应行精简，作为中学教学之用，均是后话，此时考虑未成熟，“胸无成竹”，决计谈不到再版也。可能此举将是“集体”的工作，而不是我一人所能担任。总之，必须十分慎重的考

虑，处理，万不能草率再版。如有人略加批评，便很狼狈了。

倒是《艺术图录》可以再版，要的人很多。国际书店如接洽好，则至少可要一千部以上也。私人方面亦可有四五百部销路。不知上海出版公司何以不肯再版？他们的营业方针和计划究竟是如何的？这是肯定的无问题的可以再版的一部书。印五百部普及本，全部成本不超过五千万，如售二十万一部，则除去发行费、版税之外，公司方面尽有余利也。若同时再版精印本，则收入可以更多了。过几天拟向国际书店接洽看，如果他们一口气要一千部，则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几千万到一亿两亿的借款，想是不难借到的。

我很想南归一次，不知何时可以成行？内人将于二十九日赴沪，大约二十多天可回。在沪时，乞多多照料，为感!

北京的花，盛极了！杏花刚过，丁香又盛开。满街是花香。院子里种了两棵，也是满院子的香。此后，便是牡丹季节了。公园和故宫的牡丹，均极好。兄如在五月中旬北来，大可观赏一番。唐弢兄能同来否？深盼你们能够来也!

现在努力校对《图录》英文稿，校毕，即飞快奉上。匆候

近祺

弟振铎上

四月二十五日

哲民先生：

内人在沪，诸承照顾，感甚!《楚辞集注》的样张，已见到，甚好，实是今日极大的一个印刷工程也。谢谢你的帮助！板框四周，可不印入。只好印到版口为止。原来文字模糊处，如有十分必要，可略加修理。但最好少修或不修为妙。宁可模糊，不应失

真。

兹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文怀沙同志赴沪，为影印《楚辞图》事，拟与先生接洽。仍请赐予大力协助。此书亦想早日出版，是否仍先印一二百部，好在页数不多——只有一百多页，可以很好的印成也。

关于《楚辞集注》及《楚辞图》二书，均请与文先生决定一切。匆致

敬礼

弟振铎上

五月二十三日

文怀沙　八六一〇〇　马当路358号

哲民先生：

十一日及十三日的手书，都已收到了。这次《楚辞集注》及《楚辞图》能够得到如期出版的成绩，完全是你的力量！大家都很高兴！应该怎样感谢你才好呢？这二书印刷得（连装订在内）很精美，可说是，政府出版物中最堂皇的二种。惟在装订方面，有二点需要改正。（一）套子的里面，也用蓝绸，似与布套不相称。不如改用白纸为雅素。（二）套子及书面上的签条，用花绫子印，不如用白纸印。但如已经全部印好，则不改也无所谓。（页码不必改）《楚辞图》不妨改装为二册，页码可以相联接下去也，因订作一册，实在太厚了，翻阅不太方便。

在印刷方面，问题也有一些。（一）《楚辞图》应该仔细检查一下。有的说明印在图上了；有的“图”有破损之处。是否可以改正？（二）《楚辞图》的序及解题，错字很多。能否立即打一份清样来，以便由我自己校一遍？（三）《楚辞集注》跋，用珂罗版

印出，不佳，墨色浓淡不匀，最好改用铅印。

但大的毛病是没有的，总之，可以说是很精致漂亮的了，此一任务完成，实你的一大功绩！

鹿文波今晚可到，到后当面谈一切。

《图录》的外文说明，当即抓紧时间，于一星期内改好奉上。

《曲本》已交商务印一百种。但我自藏的尚可印出若干种，如需要，可以十种为一辑，先出一二辑试试。匆候

暑祺

弟振铎上

六月十七日

哲民先生：

来电及给谢辰生信均已收到了。《图录》的英文稿，正在校改。明天下午和洪局长面商后，即可决定寄上，乞勿念！鹿文波住宅事正在设法中。辰生到沪，可面谈。戴、胡二人何时可北上？因印刷所必须即行开始工作了！拟印出的东西太多了。故深盼鹿、戴等能早来。一切由辰生兄面谈。致

敬礼！

弟铎上

七月十三日

哲民先生：

久未通音问，至以为念！戴、胡印刷所迁京，迟迟未曾解决。现在情况有一点变更，希望他们暂时不要来，什么时候让他们来，以后再通知。关于他们的印刷工作，要他们放心！这里要

印的东西不少，当可不发生影响也。见到他们时，乞代达歉意！并告知：所有故宫印珂罗版的事，仍委托他们办，每月决不至落空。不过，不必在北京印刷耳。因此，我想到：《域外所藏古画集》可以精选一下，再版一次如何？

又《伟大的艺术传统》，拟变更计划，分为十二册出版。今年想先出三卷“秦、汉”一册，文字约五、六万字，插图约有一百五六十幅，十六开本。插图仍用珂罗版印，惟较“图录”缩小一半。“图录”所收的，仍可加入，不知公司方面意见如何？明年拟出版三册或四册：第四卷：两晋南北朝。第五卷：隋唐五代。

第六卷：宋代上。第七卷：宋代下。

至第一卷原始社会及殷代，及第二卷周及战国，如赶编得及，亦可出版。现在材料不少。多半是新的，且都是极好的，必能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故可利用戴、胡不来京的机会，趁此印出。乞即示知，以便以全力进行搜集材料的工作。（需用一大批照相费用，在第三卷，秦、汉里，有新发现的汉代壁画及砖刻画像数十幅，都是从未发表过的，必会令人耳目一新。又，第四卷“两晋南北朝”里，有炳灵寺、麦积山的新的石刻造像不少，又顾恺之画亦已收到《列女传》、《洛神赋》（与英国的不同）等，均是第一手的材料，故值得印出。此事与我的今明年编著计划有关，故盼能早日有一个决定！匆致敬礼！

弟振铎上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哲民先生：

十五日托风子[1] 兄带来的信已经收到了。

（一）《艺术图录》第十一、十二辑的英文说明，已向联络局要来，略加改正。兹奉上。仍请看看有无不妥之处。

（二）《图录》再版事，如能成功，是一好事。在国内，则普及版需要的人很多。盼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不知何时能印行？

（三）《历史图谱》定价多少？除国际书店付预定金二成半外，如果联络局能预定一二百部，则问题当可解决。"普及本"仍可出若干部。请即示知预定价，（最好能寄一套样本来）以便向联络局接洽。在印刷方面，盼能用好墨，可以印得更精致些。

（四）宣纸款，据张鸿杰同志云：已汇交华东文化局，如仍未收到，请到文化局一询。

（五）故宫印件，俟玻璃版整理就绪后，即可携一批赴沪印刷。

（六）闻"汉学研究所"仍拟印《汉代画像全集》第三集，请转告戴、胡，不能承印此种书籍。因帝国主义者的印件，我们现在决不可代印！同时，戴、胡二人的印刷力量，我们可以完全包下来。不可能有力量再去承印那些书也。此事至要！

（七）照相已在进行，现在印出汉画砖十张，六朝及唐画九十余张，共需约近千万元。（八吋的八万多一张，十二吋的十五六万一张）款尚未付出。将来照宋画时，费用恐将更多，但一时尚可不急急也。惟汉画尚需照三四十张（六吋和八吋的）。款盼能早日汇下。

（八）你何时可以来京？此时火车极为拥挤，恐不易成行，过了国庆节也许可以空闲些。

---

① 风子，为唐弢别名。

（九）我的二楼书桌上，有抄本戏曲书（红格小字的，本子不大）六七十本，本交谢辰生运京，他忘记了带来，盼能到庙弄取来，即行寄京为感！匆颂
秋祺

弟振铎上

九月二十一日

哲民先生：

人民美术出版社要用珂罗版印行徐悲鸿先生旧藏《八十七神仙卷》[①] 五千本左右。这个画卷至少是宋代的作品，很精致，应该好好的印。兹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派人和你接洽，请即与戴圣保、胡颂高二位联系。以精印为主。每版最多只能印二百份至三百份，以免画面模糊或线条变粗。故必须多做几块版子。（如五千部，每一页就须做二十多块版子。）印刷费当然要按每块版子计算。

此事办好后，以后还陆续有东西付印。所以，珂罗版印刷，必须提高质量，要用好纸好墨印，要印得精，印得细，以不失原画的精神为主。故宫的“画”正在整理中，不久亦可大批交印。《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已在再版否？需要的人很多，盼能早日印出。匆颂
冬祺

振铎

① 八十七神仙卷，卷帙很长，印制时必须分段拍片。但寄来的照片，每片两边神仙衣褶线条不能衔接，技术上无法解决。商借原件重摄又不可能，未能付印。后在北京印出。

十一月四日

哲民先生：

得两信，因忙，未即复，为歉！兹有数事奉恳：

（一）人民美术出版社拟用珂罗版印行宋画“八十七神仙卷”约五千部，由该社径与你接洽。请予协助为荷！此图最好要精印，每版不能多印，似以印二百份为恰当。（多做版）尊见如何？

（二）《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已在再版否？外边需要的人很多，盼能早日印出！以多印若干部出售否？国际[①] 三百部外，至少应多印一二百部，“普及版”尤应考虑早印。应修改的序两篇，已修改好，兹附上。

（三）珂罗版工作如空闲，《西域画》三辑似可再版一下，如印三四百份，似无问题。请研究一下。

此外，古画照片的款，请不必寄来。因已由文化部付出了。将来即可作为故宫名画集中的一部分。

我不久即将赴欧洲一行。大约半个多月即可回来。

《图录》注意的人，一天天的多起来，众口一声，称赞那图片印刷得精美。即此一书，销路恐怕就会不小。序及跋附上。匆致

敬礼！

弟振铎

十一月六日

---

① 国际，指国际书店。

哲民先生：

五日来信奉悉，款七百万元也已收到，谢谢！前日曾寄上一信，内附《图录》的两篇序，想已达览。兹将各事奉复如下：

(一)《历史参考图谱》不外销，倒放了心，因发出去之后，如有问题，再收回就不易了。普通本重印二百部的计划，未尝不可，这是内销的，问题不大。连日因筹备出国，忙极！所附“玻璃破损”的目录，如有时间，当即检齐奉上。但恐怕来不及了！好在十二月初即可回国，不知是否赶得及用。

(二)《艺术图录》再版印数，不到千部，除付国际三百部外，只有六百多部，想可即时售出。惟印刷要精，不妨缓缓的出版，不能草率；此书为人看重，主要是印刷得相当好。不仅要维持原来水准，盼能再进一步。例如，珂罗版万不能五百张印一版。最好是每两百张换一块版，稍有模糊、破损，即作废品剔除。

(三)郭若愚兄的书事①，已由科学院函复！兹再附上一函，请转交给他。

为坐得过久之故，也一定是痔疮，否则，不会那末轻松的就好也。

这几年以来，虽然也做了事，也写了些文章，编了些书，但总觉得匆匆忙忙的，没有好好的看书，查书，更没有好好的研究些问题，这是大病，将来如何能“改变”一下呢？堆积的材料多极了！将来会更多，过几年之后，如修订《历史参考图谱》，一定会“面貌”完全不同的。因为有机会接触更多，更新的历史文物的发现，所以，时时觉得兴奋；虽忙、虽累，而甚乐之！

故宫“绘图馆”的开幕，甚得好评。过一个月之后，拟暂时

---

① 郭若愚编：《殷墟文字缀合》经中国科学院审定出版。

闭馆；过了冬天，三四月之间，当再开馆。盼你能来京参观也。

匆颂

冬祺

弟铎上

十一月八日

一 九 五 四 年

哲民先生：

我的一九五四年的写作计划，拟以写成《汉代的艺术》为主要工作，这部书或将分册出版，如《汉代的绘画》即可出一册，《汉代的雕塑》即可出二册或三册。在旅途中，曾拟好了目录和大纲，但不知有无时间来写？有些材料还要到各地去搜罗。其次，是把那一千五六百页，二十四册的《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选出三百页来，编成一册或二册，拟名为《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选》，内容精而好，不真者当然不选；真而不精者也不选。另编一“叙录”，并加一序。这是必定能够成功的。且玻璃版也是现成的。上海出版公司能够印否？这部书将是一部重要的“材料书”，论中国艺术的人必须参考的。

回国后，首先将《历史参考图谱》的阙“底版”的原稿找出。想不大困难。找出后，即设法寄上。

在国外已经将一个月了。从北京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赶到华沙，从华沙赶到维也纳。在维也纳开了六天的会，相当的累，会后，游玩了几天，又坐火车回到莫斯科，在这里要住四天，到各处参观一下，预定九日午夜动身回国。十一日下午即可回到北京了。

昨天下午，刚由火车上下来，（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住到“苏维埃旅馆”里。喘息才定，即去午餐。餐后，休息了一会，即去看马戏，十一时半才回旅馆，以后几天，每天的生活都是很紧张的。因为“日程”一定要排得相当的满。好像我们的宴客似的，酒肴一定是十分的丰盛，就有大肚皮的客人也吃不完。

连日的起居，和在国内大不相同。上午十时早餐，十一时出去参观，约三时或四时许回，午餐。晚上六时许，再出去看戏，约十一时或十二时回，晚餐。每天入睡之时，总在十二时以后。幸亏还能睡，早上总是九时左右才起床。

想把路上的见闻，写成几篇游记，已拟好十多篇题目，不知有无时间写？能否写得好？

莫斯科的参观节目，差不多告结束了，昨天一天特别的紧张，去拜访了高尔基文学研究所，又和演屈原剧的导演及演员们谈话。回家午餐时，已经过下午四时了。晚上有一批人坐飞机先回国，我们一批，今天回国，较预定的日期晚了一天。昨夜是唯一没有出去看戏的一夜。但也弄得十二点钟才睡。

今天上午，也许还要到一二处参观，下午就要动身回国了。(以上是在莫斯科写的。十二月十日。)

昨天下午四时许，到了北京。(十二月十二日）……

真有点荒唐，这封信竟写了近一个月。回国已经二十多天了，天天忙碌异常，竟无法提笔!

我这几年所写的文章，还有不少。拟分类补入，再行出版。现在，很想出版两部书：

（一）诗集，可收集《雪朝》，五卅运动前后《小说月报》所载 的诗，《诗》里所载的诗，及抗日战争时出版的《战鼓》等，编成一册出版。(许多书，我都没有了，唐弢兄处均有）此书可请唐弢兄代为编辑一下，如何？有的，是应该删去的。均请他作

主。

（二）小说集，可收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三书，删去几篇，并加入散见各杂志中的几篇，原书我也都没有了，是否可出版？也请和唐弢兄一商。

正在写《古本戏曲丛刊》的序。

《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已出版了没有[①]？盼能寄几部合订本来。

《图录》广告登出后，来预订的人多不多？

“普及”本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匆匆即颂

新禧！

弟振铎上

正月四日

哲民先生：

前寄上一信，想已收到。久未得复，为念！《图录》已如期出版否？为念！北京各古书肆均有《图录》出售，不知是再版本，还是初版本？看样子，似是初版。何以初版本又出现若干部呢？装订本请速寄几部来！

出版公司的情况如何？近得寄来的几部书，像《外交家》等，想销路一定是很好的。

我的集子[②]，想重行编过。关于小说的和戏曲的论文，拟各编一个“集子”出版，又所写的“小说”、“诗歌”、“散文”等，

---

① 指再版本。

② 我的集子，指《郑振铎文集》。

亦拟重行编过，各出一集。前函已说过，不知唐弢兄能否于百忙中代为整理或看过一遍？乞代为恳求一下，许多原书，我这里都没有了，且市上也买不到，他那里一定是有的。

近来整理小说和戏曲，又编印了《古本戏曲丛刊》，对之，兴趣很高，故又想写些文章，陆续发表，上海出版了不少这一类的书，（像孙楷弟，阿英之作）似都太零碎。

出版事业一定是首先走上国营（社会主义的）的道路。兄有什么打算？我想，上海出版公司应该是向这条路走。或作为“国营”某社的分支，或径行结束，而将人力和出版物交给国营的出版社。这是必须事前有个精神准备的。兄以为如何？个人在生活方面，也必须有个打算；上海的生活标准是不能适合于北京的，北京的工作人员都是相当的吃苦耐劳的。必须量入为出也。盼复！匆候
春祺

振铎上

一月十六日

哲民先生：

一月廿一日手书及二十九日寄的版税款（佚四字）收到。收据二张，兹附上。《图录》一部，迄未收到，（佚四字）

甚念！如已装订好，请即寄“装订本”五部来，（佚三字）

现在《图录》想均已交货了。为念！我们不日即将搬到文化部合署办公。以后来信请径寄：“北京、东四头条中央文化部”，或“黄化门十七号”宿舍。

《图录》的普及本，纸张很好，唯第二辑的目录上，“图版第一，第三图石牛”牛字应改作虎字。（英文目录是对的）近来此

石刻已做了石膏模型运京，仔细看看，确是虎而非牛也。似应改正一下。

我的集子，由你负责编辑，至为感谢！我想："诗"可编成一集，"小说"亦可编成一集，"散文"恐须分成三四集。一集二集是论中国文学的，三集是论艺术及历史的，四集是游记、散文等。可能附一集"读书札记"之类。这样编法是否妥当？乞与唐弢兄一商。有许多文章都已散佚不全了。方行那里听说曾搜集过一下，也可和他商量酌定。最好是痛加删改，并不是每篇都可重印也。《文物参考资料》上不署名的，大抵都不是我所写的。

"上出"能改为国营，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并是一大喜事！①想来股东方面是不会有意见的。问题只在股本的计算问题。如何作价？决不能算得太多，其实全部捐献，也是好的，只怕不合"政策"，政府不予接受耳。

《汉代的艺术》，想积极的写下去，且材料已累积了不少，只是时间太少，不能每天写。何时完成，毫无把握。但这个工作颇重要，总是"非写不可"的。"普及本"图录，彩色版仍作单张，且应单面印，搁在每辑的头一页，有许多书都是如此的，不必拘泥于"次序"也。如此，则单页双页就不成问题。只有最后一页可能是一面空白。彩色版的后面，绝对不宜再印珂罗版。

《历史图谱》第二辑"殷代"，第二十三辑"清代"的，必须加以修改，请将第二辑的第十九页及二十一页，又第二十三辑的第十七页暂缓印出。其余均无问题也。

《域外古画集》已在仔细的再选择一下，大约不出三百页，凡最精的真品均已在内了。这是很有用的东西，大可推广一下。（至少印一千部）至于《西域画》要不要单独印，仍在考虑中，

①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有吸收上海出版公司之说，后未成事实。

待以后再奉告。

我即将出差一次，大约一个多月可以回京。即颂

新祺

弟振铎拜启

二月十一日

哲民先生：

经过上海时，正在午夜，没有下车，在福州已经好几天了，就要下乡去。大约三月底左右，可以北归。正在设法，不知能否在上海停留一二日？如能停几天，当即和你通电话，以便约好唐弢兄等见面也。福州市面很繁荣，土特产不少，因为交通不大便，有的东西便无法运到外面推销。像漆的筷子，最为精良，但运到外边的却不是上等货。纸张也很好，水果极多，将来当能大大交流也。工作很忙，不能有时间写文；但有些故事是应该写出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写？回到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动笔了。此候

春祺

弟振铎上

三月四日

哲民先生：

在福建周游各地，已一月有余。不日即将回京。可能在上海停留一二日。但尚未完全决定。如果停留的话，盼能和兄及唐弢、柯灵诸兄一晤。抵沪之期，大约在四月九、十号的二日之内。确定的日期，可由唐弢兄一询：慰问团的福建一路回沪之期

便知。我一到，即往庙弄一行。请打电话给庙弄亦可。有许多事情，要面谈也。这一月多的慰问，收获甚大，或将写几篇文章出来，正在仔细打腹稿，不知能否写得好。祝

春祺!

弟振铎上

四月一日

哲民先生：

回京已有一个半月，迄未给你写信，歉甚! 所寄书三包，《图录》一部，眼镜三副，均已先后收到，谢谢!

（一）关于珂罗版印刷事，最近即可有“决定”。也许，先叫他们印一二部书，暂时维持一下。

（二）《历史图谱》拟修正的两页，最近即可寄上，乞勿念!

（三）公司事，一时尚无法进行，但想来是不难解决的。

（四）《新锲孔圣宗师出身全传》是必定要购之书，最多不能超过三百万元。如韩君[①] 同意，即日将书寄来给我。

《艺术图录》普及本，盼能早日见到。如未寄，请即设法先寄一二部来；又有一事奉恳：请便中送六十万元到庙弄，交舍妹收为荷。致

敬礼!

弟郑振铎启

六月三日

不日即可派人到上海，持要印之书和你接洽。

---

① 韩君，即韩世保，经营旧书业。

哲民先生：

久未通音问，至念！前日得来信，甚为高兴！我患痔甚苦，医治近一月，已将痊愈矣。乞勿念！《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简装本，以棉料纸者为佳。大家都喜欢那个装订的方法。不知已售罄否？再版的原装本已出版否？兹托谢辰生同志带上《历史参考图谱》应改正之三页。（一）第二辑第十九页，（二）第二辑第二十一页，均联同原稿及旧样，即可付印。惟目录中“图版第二十一：殷代青铜制兵器及农具”，“及农具”三字须删去。（三）第二十三辑第十七页，也将原稿联同旧样一同奉上。惟第七十四图华尔纪念碑及第七十六图华尔墓地二幅均应删去，（目录亦应改过）但不知补用什么图好。出版公司印过太平天国图录二册，请代为选二图补入。即补太平天国钱亦可。费神，甚感！

又带上《十竹斋笺谱》一部，请便中转交方行同志为荷，他需要这部书也。

韩世保处《孔子列传》书款三百二十万元，请于版税中支取出交给他为荷。

文化部要赶印一批珂罗版的东西①，即先印二百部亦可。由辰生和你面洽。请大力支持，协助，俾能完成，感甚！致
敬礼！

振铎上

八月十一日

① 文化部托印的是《黄易访碑记》。

哲民先生：

好些时候没有通信了。最近，忽然想起，我从前编印的《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在今天还有些用处。但从前所编的，共有二十四册，一千二三百页，“泥沙杂下”，贪多不精。应该趁此机会，把它精选一下，重行出版。不知上海出版公司愿不愿出版？珂罗版的印刷条件行不行？最重要的是，我旧存的玻璃底片还能用否？有无破碎的片子？我的计划是：

（一）西域画，原有三册，现订成一册出版，原有序，预备再加新序。原来共有一百八十四（？）面，也许可以删减去画面不大明晰（的）三四十面，至少可有一百二十面到一百六十面，用普及本的形式出版。（只有少数是单面印的精装本）定价尽量便宜。

（二）海外所藏中国古画选，包括《西域画》三册以外的二十一册的选本。已选好了不少。大约可选到二百面到二百四十面。选得比较精。凡有疑问的和靠不住的，都已删去。拟加新序及“说明”，也印普及本，定价也要甚廉。

请你考虑一下，是否可印？如印，何时可以动手？何时可以出版？请即复为荷！我过几天就要离京到南方来，当再行通信。

致

敬礼！

振铎启

十一月十一日

一九五五年

哲民先生：

在北京时曾寄上一信，想已收到。兹有恳者，请即在我的版税中，支取五十元交给舍妹文英为荷！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昆明出国了。这一次，也许会回来得快些。回来后，可能会到上海一行，但如果事情太忙，则恐怕又难实现这个愿望了。唐弢已经回国了没有？他到京时，我还未动身，但竟未见面也。致

敬礼!

弟振铎启

六月十八日

一九五六年

哲民同志：

二十二日来信收到。《劫中得书记》[①] 的清样，请即寄下一阅，可能有少数修改处。又有一篇《跋也是园古今杂剧》一文，约二万八千多字，也预备收入。当随校样及新序一同寄上也。致

敬礼!

弟郑振铎

---

① 《劫中得书记》原纸型原交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后转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印行。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哲民先生：

屡次要写信给你，总因为要说的话很多，没有那末多执笔的时间，便搁下来了，歉甚！你这次来京开会，恰巧我又到青岛来了，彼此相左，未得晤谈，甚为怅怅！这许多年来，你对于我们的帮助，心感无已。《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人民美术出版社，并未送来，如送来，当即寄奉一部。但如果需要旧版的，则尚有存书，即可奉上也。《历史图谱》的普及本，闻已出书，迄未见到，所寄两部，亦未收到也。如已寄出，乞一查。又《劫中得书记》的新序及封面均已好，由青岛寄沪，想均已收到了。弟上海尚有些书帐未还。《得书记》的稿费，暂不必寄京。俟我回京后，查出各店的帐，当开单奉上，请代为支出稿费，付给他们。惟又要麻烦一番，甚为不安。沈鹏年来信说，订有《域外画集》补遗四册，未领去。他说，和你认识。不知是否即你那次取去的“四册”？如有便，请即着人将该书送去给他为感！沈君原信附上。

青岛风景甚好，我所住的地方，窗外即是大海，终日夜可听到涛声，小园里满是松树，清幽之至。故在这里倒能够写出不少东西来。《版画史》的“史”① 居然也在此二十天之内写成了。

① 《版画史》的“史”，过去不详其篇名。1957年郑振铎编就《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交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曾谈及拟将“版画史”的“史”编入丛刊。由于丛刊不久即因故中止刊行，原稿便转给人民美术出版社。全稿共十二章，约十余万字。十年浩劫中不知散失何处。经郑小箴、郑尔康同志多方搜求，于1980年发现下半部第七章至第十二章，1983年又发现上半部第一章至第六章，至此合浦珠还，已成完璧。所谓“《版画史》的‘史’”，已定名为《木刻史略》，连同原附图录，由郑尔康同志重交人民美术出版社。《木刻史略》已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编的《版画世界》上，从第二期起选录连载。

近二十年未能完成之作，居然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之！其为愉快，更何如也！想你也会为我高兴的！致
敬礼

振铎上

八月二十五日

哲民先生：

听说是上礼拜六南归的。我在星期一（二十七日）上午就到京了，只差一天多，不能晤谈，甚怅！在青岛写的信，想已收到。请代支《劫中得书记》稿费，付：

（一）忠厚书庄　七十八元

（二）文海书店　九百一十元四角贰分

（三）王廷栋　二十元（他的地址，在汉口路，问世保即知，托他转交亦可。）

（四）古籍收店　一百十二元一角二分

（五）又　（诸暨诗存）四元

以上五笔，共计一千一百二十四元三角四分。如不足，请即告知，以便补奉。如有余，请即汇京，或暂存尊处亦可。来青阁有明版《三国志演义》及清初版《四大奇书第一种》，又《虎丘山志》，三种欲一同售出。款如够用，请到来青阁和他们商量，即把这三部书购下寄来，说明是替我留下的。共价九百元。（也可能增加一些。）我想买《四部丛刊》续编及三编，不知有书否？又，想买些明、清人文集，作“资料”用，请孙实君、袁西江、韩世保三位，代我留意，多搜罗些。或先开一书单来亦可。普及本《历史参考图谱》二部，已经收到了，谢谢！《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是要旧板（版）的还是新板（版）的？请告知，以便照

寄。但不知新板（版）的已经出来了没有？闻有赴京任职意，要慎重考虑为要，“新文艺出版社”很有生气，颇可爱也。致
敬礼！

弟铎上

八月二十九日

又世保处有残本《盛明百家诗》若干册，请叫他寄来为荷。

哲民先生：

两次来信，均已收到了。书款承代为付出，甚为感谢。共收了多少钱，付出多少钱，便中请告知为荷！

钱家圭先生的一百元及家妹文英处的一百元，请也均在此款内支付可也。

《古本散曲丛刊》，因纸张关系，尚未能决定何时付印。但在明年之内，总可出版，征求“合印”时，新文艺自然会得到通知的。

上海出版公司的特点，应该维持。如多出古典文学，问题不少。例如，新文艺出的几部小说书，乱改一通，都不好。不能在新社重印也。（像《说唐传》之类）多出些珂罗版的书，《图录》的书，资料的书，似是特点之一。要和方行同志详谈。他有樊其睢集，已编好，可出。（还有别的书。如能把清末以来的书，陆续整理印出，大有意义！）

孙实君款八十元，可付给他。

古籍书店款约一百多元，暂缓付，因有的书要退。可存一百五十元在尊处，待付给他们。

《版画史》已交给人民美术出版社印了。琐事多有奉渎，谢甚，感甚！致

敬礼!

振铎上

十月二十九日

哲民先生:

古典文学出版社[①] 的合同已收到了。兹将签好的一份附奉。《汤祷篇》中,尚有《伐檀篇》一文未收入,兹另邮附上。乞加入为荷!关于《访书日记》等二书,俟编好校读一遍后,即寄上。稿费请你社先预支一千五百元,代付下列各款:

①古籍书店　640 元　又数百元(其数未详)

②来青阁　　160 元　又二百元

③潘景郑先生(历史文献图书馆)　60 元

费神,至为感谢!致

敬礼

郑振铎拜启

十二月二十二日

(如有四部丛刊续编、三编,乞代为留意购下,稿费请再多预支些)

哲民先生:

昨寄上一信并附"合同"及收据,想均已收到。

兹将《汤祷篇》中所缺的一篇《伐檀篇》寄上。如此,有了五篇,想可成为一册了。不要像《取火者的逮捕》那样,实在排

---

①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是从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古籍编辑组分出而成立的。

得太挤，太难看了。匆候

冬祺

弟振铎上

十二月二十四日

刚写好信，回家后，又接到古典文学社寄来八百元。那末，最多再向你社再支一千元就可以了。这一千元分配如下：

①来青阁　　160 元

②潘景郑　　60 元

③古籍书店　　640 元

　　　　　　860 元

尚有一百四十元暂存你处。

《汤祷篇》里，共收五篇文章，①汤祷，②玄鸟，③释讳，④黄鸟，⑤伐檀。不知除《伐檀》外，其余四篇是否均已交上？可否请周予同同志写一篇序？

振铎又启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九五七年

哲民先生：

前天寄上一信，系寄永加路，不知收到否？甚念！顷得二日信，知《汤祷篇》已排好，甚慰！俟校样收到后，当即设法搞插图也。《续皇清经解》，我已有，可不要。我所要者乃《皇清经解》（正编）也。不知有书否？《四部丛刊》已购妥否？古籍书店有汲古阁刻的《十三经》和《十七史》，价甚廉。潘景郑先生已

代为联系。有便时，请告诉孙实君，也替我购下，装入我的书箱内。

《版画丛刊》的广告，当即一写。最好请先将样张寄若干页来一看。(珂罗版印的，胶版印的，石印的，均要!) 这种书的能否出色，全在印刷的好坏。(原本的清晰与否，当然也有很大的关系) 出版次序，当完全照你们的主张! 惟每种必须标出“第一集第〇种”来，并须将全书总目印在面后，以便读者查考。每种的编辑费，包括序、跋等在内，按篇幅的多寡，拟定为三百元至五百元。不知你们的意见如何? 此书的定价，想来不至很便宜; 精装本尤不妨定得高些。尚有未交上的若干种，如方便，当托季琳们带上也。又，编辑费用能否先汇下二三千元? 以有急需也。

《三礼图》里，请先将比较好（有人物的）的三五张，洗出一份寄下，以有他用也。费神，至感!

《取火者的逮捕》的封面图，如能找出，当即托唐、柯带上。

匆候

春祺

弟振铎启

三月六日

哲民先生：

来信收到了。柯灵定于二十二日南归，一切应该带到上海去的东西，当托他带回也。惟希腊神话一册，放在书箱里，至今未得打开，一时检拿不到，奈何!? 因为房子没有，故一切书箱都只能推（堆）放起来。无法取用。《古城古墓》的插图，也是如此。当另行选用别的书上的插图。《版画丛刊》除已交上者外，拟有稍稍的变更，当早日交上。有一部分当托柯灵带上。最好能

早印——因为比较容易印出，且印出容易销行也。在国际市场上是十分需要的。请积极进行为感！每月能出版三种以上否？稿费请早日见汇，因待用甚急也。稼轩长短句等精装本，我自己只要两部就够了。请代留为荷。

戏曲丛刊三集，当可设法代实君留下一部，请告诉他。当由编委会直接写信给他也。

《三礼图》不知柯灵已取到否？如已取到，当就近选洗一部分也。

《古今杂剧》是作为《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的一部分的，当可即行付印。需款若干，当由我们或商务奉上也。或将另印三五百份作为国际版或图书馆版。你们要不要出版？《劫中得书记》已再版了没有？有些错字要改正一下。

《漫步书林》只写了不到二十篇，不成一书。当努力再写三四十篇，便可凑成不太小的书了。当然要多附些“插图”，否则，读者兴趣不大。

古籍书店的《四部丛刊》已购妥否？共价若干？仅要二、三编，则共价若干？均乞便中往查一下见告为荷。

《版画丛刊》的总说明及目录，当即行奉上。哪些只作为“内部资料”，哪些可以大量发行，当在目录上注出。匆致
敬礼！

振铎启

三月十九日

哲民先生：

叠接来信，因忙，未及复，为歉！《版画丛刊》预支款二千元的收据，现在附奉。这部书不知已将“印样”打好否？所余各

书，当陆续奉上。增加二百元一级，完全同意。庙弄房租，请代付一百元给舍妹为感！《汤祷篇》清样，一直没有工夫看，当于月内阅毕奉上。

《古本曲丛三集》可以留一部给孙实君，可勿念。《三礼图》请代选三四页比较复杂些代印一份交来。

《桂公塘》已出版否？《劫中得书记》能否再版？

我近来工作甚为紧张，以致没时间把旧稿整理出来。否则，根据计划，尚可有几部东西交给你们也。

家晋[1] 兄的信已经收到了。《金枝》他愿续译下去，最好。惟英文本尚未找到，俟找到，即寄去。请见时告诉他一下。

我明天到西安去，也许要转到上海一趟，为时当在五月初，但不能确定也。匆致

敬礼！

弟振铎上

四月十六日

哲民先生：

到西安已经七八天了，仍是天天奔走，并无整段的时间来写什么。《版画丛刊》的广告，盼能将写好的寄到北京来，以供参考，如何？每书的卷首，或卷尾，都会有一篇序或跋的。但原书不在手边，写起来很困难，盼能将印出的书，陆续寄下，以便陆续写序跋。这个出版工作，由你来做，一定会出色当行的。

带了《汤祷篇》的校样来，也没有工夫校读。今晚就要赴兰州，希望在火车上能够阅毕，在兰州用航信寄上。但也未必能肯

---

① 家晋　孙家晋，即吴岩。

定，可能又因没有时间而告吹。

庙弄的水渍的纸，可以染青做封面用。但没有水渍的，请保留，因或将印些木板书，纸张实在不易得也。很想写些轻松的读书记，刻木板印出，你们社里有此“雅兴”否？我自己也可以私印出版也。北京有一批工人，现正恢复雕刻木板的工作。《劫中得书记》只有一个地方要改，即“跋脉望馆杂剧[①]”的一个“注”，要把旧山楼的赵烈文[②]，改成赵君建。至要，至要！此书请代留二十册，以便送人。

西安之游甚畅，所见古物、古迹均漂亮极了！匆颂

春祺！

振铎启

四月二十六日

方行、唐弢 、柯灵诸位均此不另。

哲民先生：

在西安寄上一信，想已收到。在赴兰州的火车上，及在今天的空闲时间里，已将《汤祷篇》校毕，现在寄上。校得很潦草，尚望再仔细地看一遍。有二处，要请一查：

（一）65页第一行，有墨钉一字，请查。

（二）84页第十一行，诗经的几个字，有错，也请一查。

请将清样送给周予同先生，请他写一篇序。我也将有一篇

---

① 脉望馆为明代藏书家赵用贤及其子赵琦美藏书室名。原藏有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都为海内孤本，总称脉望杂剧。抗战初期散入画贾手中，郑振铎大力搜购，入藏国家图书馆。

② 赵烈文，清代常熟藏书家。旧山楼为赵宗建藏书室名。君建为宗建之误。

"新序"，也盼能在途中写出寄上。《桂公塘》不知已出版否？

我于五月一日乘汽车赴敦煌，沿途要停留四五天。《版画丛刊》的总说明，不知能在那里写出寄上否？

匆致

敬礼!

振铎

四月二十八日于兰州

哲民兄：

在西安寄上一信，想已收到。又附《汤祷篇》清样的一信，系在兰州寄出的（挂号），不知收到否？我明天一早就要到敦煌去。坐汽车，沿着"河西走廊"走，一共要走四五天才能到。但沿途经过武威、张掖、酒泉、玉门，均要各停一夜，想来是很从容不迫的，决不会辛苦，而且会看得不少。拟用力写《考古游记》，附以丰富的插图，当会对读者们有用。如能有二十天到一个月的写作时间，就一定会写成功的。这次所见多极了，而且也精采极了，如写了出来，会使人大为惊羡的。要看我照的相片能不能用，如能用，则必定更为有趣味。《版画丛刊》的印样，已经打出来了没有？如已印出，请即寄京，因为我要写序跋也。"总说明"现在拟就，附上。不知可用否？这里的天气很好，不暖不冷，早晚还可穿冬衣。但在中午有太阳的时节却热得像暑天，须穿单衣了。匆致

敬礼

振铎启

四月三十日

方行诸兄均此不另。

哲民先生：

五日傍晚到了敦煌千佛洞，即到邻近各洞参观。壁画和塑像均精采之极！“百闻不如一见”，见到了才知道其弘伟，美丽。住三天，只是匆匆一览，走马看花而已。要细看，得住三年！约十五日可回京。上海不能来了。

谛　启

五月六日

哲民兄：

在敦煌千佛洞寄上一信，想已收到。在千佛洞住了四天，看了不到二百个洞窟，但已叹观止矣！搞美术史的人，如果不到敦煌来，那末，一定不会搞得好的。前天一早离开千佛洞，在酒泉住一夜，在武威住一夜，今天下午二时许，回到了兰州。虽然来回走了八天，却只看了四天，却是十分值得的！世界上哪有那末丰富的北魏到元代的壁画和塑像呢！壁画几乎洞洞有之，共凡四百八十窟，如展开这个画卷，这画卷就有二十五公里长。塑像保存得完好的，只有几十个洞，但实在了不起！现在如得一宋塑，已经是千万之喜。这里却有北魏塑像一百多尊，唐塑像一百多尊呢！那不是一个大宝窟么？十四日上午动身回北京。十六日下午可到京。上海不能来了，因为一个月的视察时间，恰恰到期，人代会也将开会了。兹有几件事奉商或奉询：

（一）《汤祷篇》已经出版了没有？如已出版，请即寄京二十

册为荷。

(二)《劫中得书记》再版已出书否？能否寄十册或二十册给我？所需费用，由稿费中扣除。

(三)《桂公塘》已出来否？

(四)《艺林杂话》和《到处是花，是春天》的两个集子，回京后，编就即寄上。

(五)《金枝》的译文，我所已译的部分，归后，也即当寄上。请转告孙家晋兄一声。原书如找到，也即当寄上。此书可分册出版，因原书篇幅甚大。

(六)还想把《访书日记》整理出来，甚至想用木刻，你们赞成否？或木刻后，再用石印大量印行亦可。

(七)《元刊杂剧三十种》已决定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里。请即代为接洽珂罗版印刷。一共印一千部，只有二百多页，每两页印一版，共只有一百多版也。所需费用，当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奉上。请即估价。

(八)《版画丛刊》已印出多少种？一定会引起很大注意的。请即将已印好打样的，立即寄京，以便即日开始写序跋。(有一篇“总序”，较长，可冠于《三礼图》之前。)并请再汇三千元来为荷。

要做的事太多了，例如，《西域画》三辑，和《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选》均可再版。你们愿意出版否？或交给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亦可。我的玻璃板底片，想尚完全。

许多事麻烦你，十分不安，容面谢！

方行、唐弢、柯灵诸兄均此不另。致

敬礼！

振铎拜启

五月十二日于兰州

哲民先生：

十六日航信，已收到。《桂公塘》已寄来赠书十册，但不敷用，请代购十册寄下，如何？知《劫中得书记》将再版，飞鸟集也将再版，甚高兴。《汤祷篇》的周序[①]，已看过，只改了几个字。兹附奉。我的序，不知怎样写法才好。如写就，当即寄奉。《汤祷篇》似未预支过稿费（?），如未支，请代支一批，连同《得书记》等款一同汇下。《艺林杂话》等，可不必预支也。关于《汤祷篇》的插图，请将“样本”再行寄下，以便即行搜集。《金枝》节本的原书，找了几天，还没有找到。一找到，当即行寄上。我只译了五万多字。《版画丛刊》的印样，何时可以寄下呢？机关大，牵制多，当然办事会不大称手的。《访书记》如付木刻，颇为有趣。因可随写随刻，不拘时日也。不知每天或每月可刻多少字？请告知，以便作“写作”的估计。

《考古游记》想多写些，不知有时间否？兹有恳者，前信所说，《三礼图》的照片，请选洗几张寄下事，务请即办一下，早日将照片寄下为荷，因待用甚急也！《艺林杂话》附有插图极多。如出版，一定会有相当大的销路。又，你社四月十六日来信云，汤祷篇每千字十五元（定额一万册），请告诉一声，我同意，不另作复了。又《歧路灯》我似有石印全本，找到，即寄上。致敬礼！

振铎启

---

① 周序，指周予同为《汤祷篇》写的序。

五月二十日

哲民先生：

因忙，久未通音问，为念！所有各事，当于数日内奉复。兹有恳者：前托携沪印珂罗版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一书，现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内。兹由丁英桂先生前来联系，务请大力予以协助为感！致

敬礼!

郑振铎

六月二十五日

哲民先生：

前上一信，想已收到。人代会后，稍见闲暇。本想到莫干山去，因事，恐不能动身。现正整理稿件，可能有二三本书交给你们出版。《艺林丛话》的稿子，已有不少了，只等插图凑齐，即可寄上。《古城古墓发掘史》，须加以修改，某君的签注，很好，拟录出，附在后边。（书名拟改为《十九世纪间古城古墓发掘史》）现在，专心撰写的，有《考古游记》及《书林漫步》，（或将《访书录》或《所见古书录》先整理好）但因为反右派斗争，须常常开会，很难有整段时间来写什么。又因为天气热，更难写得出。故迟迟未能动笔续写。在最近期内，总会有二三本稿子交上的。乞勿念!

寄来的稿费收到了。兹将收据附奉。(以后寄出)《古版画从(丛)刊》的原书都已经找出来了。只有二三种尚待寻觅“善本”。“总序”已在写。各书序跋写成后，当陆续寄上。但“原书”如

何送上呢？是否交邮寄出？托便人携上最好，但恐无此便人。最盼望的是，能将印刷打样的样张，寄下若干，以便商定究竟制什么版好。不知能否在最近期内交下一部分？

小儿尔康已到上海，月底可回京，可能旅费或火车费尚缺五十元左右，能支些给他否？他住在庙弄44号，费神，至感！……这封信写到这里，已经半个多月了，却未发出，至以为歉！尔康早已到家了，而且在上海时，承你借给他的五十元，也早已花光了。这里反右派斗争热烈极了！因之，很忙。上海方面，想也一样。必须坚决地跟随着党走！右派分子就因为有了两条心，故处处点火、闹事。《古版画从（丛）刊》的总序，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写出？我九月初就要出国了。原书交给谁呢？有可靠的人到北京来的没有？这次出去，总要十二月初才能回来。各个“序跋”又不能在路上写，奈何！最可能是，在动身前，先写些简单的说明，正式的序跋，等回国后再写，如何？能否将原书先行付印呢？为何样张至今未见寄下呢？请立即来信为荷！所有收据等，待明天再寄上。致
敬礼！

弟郑振铎上

八月二十六日

一九五八年

哲民先生：

来信收到，因离开一时，未即复，为歉！我所欠尊款，《历史图谱》不知有多少钱？又尔康所借是50或100元，均请告知。

兹先行汇上二百元，请查收，务请将各款开来，以便陆续还清也。你已调编辑部工作，当更可努力为人民服务。经过这次的运动，当必能认清是非，划清路线，换骨脱胎，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请努力学习，改造自己，早日更好地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通劳动者。致

敬礼!

郑振铎启

五月十日①

① 1957年反右运动中，刘哲民也被罗织进去。郑振铎在这封信中给以劝勉和鼓励。1958年10月，郑振铎于出访阿富汗途中，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这就成了给刘哲民的最后一封信。

致刘哲民 唐弢

哲民 唐弢兄：

来电奉悉，知道上海方面大家都平安，十分的高兴！出版公司事，应该积极进行。《周报》[1] 是否立刻出版，必须和夏衍、徐伯昕几位接头一下。好在以后销路可无问题，无抢先之必要也。关于稿件方面，我们在平一定会代为拉稿的。——如果决定出版的话。我们因为文代大会开会在即，所以此刻尚不能南回。盼望唐弢、佐临、靳以、健吾诸位能够北上参加大会。我们可以当面接洽许多事也。此刻出版公司应做的事是出书。每册十万字左右的书，最为需要，销路也最好。如决定，我们也可代为拉稿也。不知哲民兄在集款一方面有无办法，想来为文化事业集股，许多人一定会乐意加入的。有许多许多话要讲，不知从何说起好！此祝

近好！

弟铎拜上

---

① 解放后《周报》已内定复刊，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另出版刊物，因而中止。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

见到靳以、健吾诸兄时乞代候，巴金仍在沪否？甚盼能知其行踪也。

哲民　端毅兄：

内人因事回沪一行，约住二十多天。请便中照料她为感！回京时，如购车票不易，请端毅兄转托周而复同志或管翼文同志代购。北京的春色好极了！柳絮已满空飘扬如雪！牡丹已经开始开了。你们何时能来一游呢？最好你们能够一同来。致
敬礼！

弟铎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致徐文堉

徐文堉，字伯郊。浙江吴兴人。为徐森玉先生哲嗣，曾就读北京辅仁大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及庆应大学。解放前从事银行工作，曾任上海市银行经理，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建国后，在香港为国家收回流出的国宝：王献之、王珣的二希法帖。潘世兹捐赠国家的宋、元刊本一百零六种，也由他从香港设法运回，入藏北京图书馆。此外并在港为国家收购重要版本古籍，及大批唐、宋、元古画，多著劳绩。

伯郊先生：

叠接数函，因月来极忙，未即复为歉！预算尚未批下，但不是“钱”的问题，乃是办法和手续的问题。例如：如何在港组织一个小组，来主持收购，如何把已购之物带穗等等。这些问题，正在与有关方面商谈中。我们的收购重点，还是古画（明以前）与善本书，因其易于流散也。至于古器物，像铜、瓷、玉器等，除非十分重要的，均可暂时不收。一年半载，也不能收得尽。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陈仁涛的一批古货币。这一批东西是重要的，但其中颇有波折。这一批古钱的所有权，是陈仁涛与张炯伯

共有的。(张占十分之一) 曾把陈的目录和张研究了一下，张深知其收购的经过 (大半是他代经手的)，且也曾代为进行出售过。有几个问题，必须先行解决，才能决定收购与否？(一) 陈托张代为出售时，只索价港币七十万元 (有函为证)，如今我们出了九十万元，可见陈之狡猾异常。你赴港时，只好推翻前议，以他从前所索之价为准。如不肯卖，只好暂搁一下。否则我们凭空多出了二十万，实在交带 (代) 不过去。我们必须对人民负责。(二) 目录中物，重要者均在。但以陈之狡猾，能不能担保不以伪换真呢？如被换了重要的几件，则全部的东西便顿然减色了！故必须查对目录，更必须审定是否原物！如何审定法子呢？最好是在穗。即先将古钱运穗，验明无误后，才能付款。万不得已，只好在澳门。或先将款提存某银行，双方 (我陈) 签字为凭。俟验明后，才由双方签字提款。这个办法，他是否同意呢？(三) 如果陈对以上二点均同意了，如何把这批古钱，安全的运到穗呢？(必须不让它出半点差池) 以上三点，请先行研究后，即函告我为荷。弟意，如有困难，即暂时不理他亦可。宁可以全力进行购买古书、古画，因兄对书画是有把握的。对古钱，可能是把握少些，更不能不万分慎重小心也。

至关于书画方面，如此时不购古钱，则尽可在四五月内，把必须购的一起购下也。最重要的是陈澄中的书，务请能设法购到国内收藏，重要者已仅此一家矣。兄的善本，也请能一并见让——如果愿意的话。

王南屏的信已见到了，可以照他的意见办，但明画能多争取为上策。

李唐、马远必须购下。王季迁的东西，有办法购致否？庐芹斋处的张萱：《唐后行从图》有办法得到否？一切均请兄努力！兄为人民争取了不少极重要的东西，功在国家，不仅我们感激你

而已。这个工作，虽是麻烦，但成绩是很大的，效果是很大的。务望继续努力，不怕麻烦，为人民服务必应全心全意地；革命工作就是麻烦的事。不遇到困难，而能立即成功的事是很少的，越有困难，越能增加考验的机会，越可加强信心也。

弟所以要兄在穗多留几天，即考虑把计划全部搞妥缓，俾兄到港后，不至再有等款不到的麻烦。请兄对以上问题仔细研究一下，见复。再二三天，我当再将购画的具体计划告诉兄。

明天有一个小展览会陈列宋徽宗及马麟等画，一定可以大博好评也。匆致

敬礼!

弟振铎上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请候下次信再行决定行止。

伯郊兄：

四月三日来信及附来的王南屏信，均已收到了。关于收购文物事，我们已有通盘计划，正在呈请批准中，大约不日即可批准。兄的行程，最好等待决定后再动身如何？大约不会出十天半月也。

（一）关于陈仁涛古钱币事，因今年第二季度经费已罄，拟专案办理，另请专款。想可以办得到。张炯伯已有书面的详细说明送来，拟于第三季度办理。但价值方面，最好能够减少，以免有人说话。

（二）胡棣殊的收藏，请代运回。他的嫂嫂处，我们也当设法，由她出函取件，以便一并运回。

（三）收购事，拟成立小组，由兄负责接洽、鉴定并议价事，

由中国银行沈经理及温康兰二位负责付款等事；由你们三人成立一个小组，如此可省责任过重也。温康兰同志处，已由廖承志同志通知他。沈经理处，最好由朱副市长通知一下。温康兰同志如何和你接洽，可先和广州的华南统战部长饶彰枫同志联系。

（四）第二季度必须收购之物为：

一、马远《踏歌图》，二、朱泽民《秀野轩》，三、宋徽宗《翎毛四段》（有疑问），四、赵孟頫《双松平远》（已售与英国），周砥《铜官山色》（不在周处，下落待查），以上为周游所藏，六、宋人《湖山清晓图轴》（陈仁涛所藏），七、李唐《采薇图》※八、毛益《牧牛图》※九、宋人（李嵩）《观潮图》※十、商琦《伍山图》※十一、方从义《武夷放棹图》，十二、董源《溪山行旅图》，十三、米友仁《云山图》、《潇湘奇观》，十四、赵孟坚《墨兰卷》等（以上二件为王南屏所藏），十五、司马光《通鉴》稿，十六、吴允文自书诗卷，十七、张逊《双钩竹卷》（以上三件为谭敬押出的），估计约共八十至九十万元。以上是第二季度必须收购的。款一领到，即可汇出。

（五）陈澄中的善本，请与他接洽，拟放在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之内，专案办理。

（六）王季迁、庐芹斋二家物，请加紧接洽。有眉目时，即可请款。

（七）盛蘋臣处，有宋元集绘三本，内容甚好。必须设法争取！

（八）余协中、王文伯之物可设法否？

（九）张大千的《修竹远山》何时可取回？他已否回港？盼他能够回国来。

（十）日本的东西，尚应设法争取。

总之，第二季度必须先办好所列的十七件。余可徐图之。如

有其他消息，盼时时告知。出去后，盼常来信。信以托沈经理交人带穗寄来，为妥。匆颂

春祺

振铎

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

有※的四种，价格似较昂请斟办

伯郊先生：

十八日和二十日的信都收到了。朱光同志明后天就回穗。一切当由他面谈。港汇已汇穗。收购小组，你到港后，请即着手组织起来，画收到后，请即随时托人带穗。第一年要的是：先购董源的《溪山竹旅图轴》。凡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也必须先收。像李唐：《伯夷叔齐卷》等应先收。又王南屏款二十三万，也请先付。小米（米友仁）赵子固等即托他或托沈经理带穗均可。其他，可根据上次寄上的目录，分别收购。至宋徽宗《翎毛四段》葱玉说是可靠的，能设法寄一张照片来，最好。

胡棣珠嫂嫂的信今附上。胡氏的欠款可代付。（将来扣还）这一批尺牍取来后，盼即运穗转京。

陈清华的善本书，盼能便中进行。拟于讲好价格后，连同陈仁涛的古货币，一同请“专款”。古货币始能在七十万上下收下最好。最多不能超过八十万。因陈君向张炯伯说过，是半捐半卖也。汇上九十万，除购已定各物外，尚有余款，请谨慎的购些非购不可之物，特别是从东洋运来之物。

王季迁、庐芹斋之物，请进行，但也须要专款来办。

你自己的《陆放翁诗集》等，也请不客气地开个价格，以便

付款。如需港币，当以港汇照付。我们知道你的困难，不必要说“捐献”之类的事。又，你在港所需款；请开帐，以便照付。又，以前的收据等，并请便中寄穗转京。

谭敬的三件，忽增为六万元，只好暂时不谈了。

王庭筠的《幽竹松槎图》，极好，应购。盛蘋臣的唐宋名画册二本，虽中有伪品，亦可购。又他的同宗某人，亦有一本，请打听一下。匆颂

近祺

振铎上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请常常来信（最好交沈君寄出）

伯郊先生：

叠接手书，一一奉悉。先生在港，所得丰富，备著贤劳，甚以为慰！朱公转寄各件，均已收到，甚佳，甚佳！王南屏处《画中九友》，见到时，请他即函沪交森老收下。大千先生已回港否？甚念！《溪山竹旅》有无消息。深盼能早日有音问也。尺牍一批，已整理完毕否？可否早日设法见到。

所有的信，务请送一份给朱公为要。

现将《采薇》、《饭牛》、《观潮》三图已否成交？

宋人的《湖山清晓》，方从义的《武夷放棹》及周砥的《铜官山色》，希望先生能够收得。闻周游处有盛懋《秋江待渡》一件，先生能得之否？赵佶的《四禽图卷》务盼能够为先生所有，并能早日得到。陈江涛的古钱币，可照已定的办法做。款一到，即日汇出。惟这件工作，不容易做，当请张炯伯先生亲自到穗一行。他的一成款子，如何扣除，等和他接洽后再告。此事迁延甚

久，甚以为歉！此刻已成定局，只要款到，即可进行了。

来信所提王诜、钱选、王蒙、方从义、张孔孙、郭天锡、王冕、宋艳艳所画，均不可靠，万不可收入尊藏。周游的字四件，均不坏，均可收，但价钱必须便宜。否则，宁可稍缓几时再说。总之，以画为主，名人法书则不妨作第二步想也。未知尊见以为如何？李氏所藏集册，价昂无比，敝意可不必收。

余协中、吴普心所藏甚富，曾去看过他们之所藏否？

陈澄中氏的善本书，先生如得之，即可成一大藏家，似必须以全力进行，并盼能早日有结果。

目录能设法寄下一阅否？匆颂

暑祺

弟玄览[1] 拜上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伯郊兄：

香港来信及托陈君葆先生带来的信都已收到了，以前寄的两封信均未收到，想均已失落了。以后来信，最好能复写几份，分几次寄出，同时交一份托新华社或中国银行带到广州寄出，比较的妥当些。有数事分别答复如下：

（一）所有在港要收购的文物，请统计一下；共有若干件，共需多少款，并请分别“最要的”“次要的”，以便一次请求外汇。（在年内可成交的有多少件？需多少钱？）因外汇手续甚烦，数目多少倒无关系也。

陈仁涛的古钱，如能在九十万港元左右成交，决当购下。惟

---

① 郑振铎书斋名为“玄览堂”，故以“玄览”具名。

本年度预算不多，需在明春才可付出。

（三）寄来的照片中，以任月山的《张果见明皇》为最佳，请即购下，巨然及刘道士的也好。《盘龙石》及《三马图》、王蒙的《修竹远山》等可购。估计共需多少钱？《盘古图》要仔细研究。怕是出于张大千之手，千万要小心。如实是宋画，则太奇了！且也太好了！中国似从无此种作风也。

（四）《采薇图》能购下否？究竟是要合多少港币？

（五）回港后，请和张大千多联系！凡在英国的名画，还有存日本的，最好通过他的关系能够弄回来。这是一件大事。盼他能够努力一下也。《晋文公复国图》乃庐芹斋之所藏，均盼能弄回国来。此事甚为重要，且须机密。请和朱市长谈谈。能直捷（接）和大千公开的谈，并托他（鼓励他）努力于此事否？

（六）去年的及今年的帐目，盼能将“收据”及清单寄下，以便结清。又，季羡林的款子，盼即能汇给他，他已催过多次也。即致

敬礼！

振铎上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伯郊先生：

十二日来信收到。日前曾奉上一函，不知已收到否？古币款，已汇上。请即与沈君办理手续。明札一批，已办好，慰甚！李唐、李万二卷，盼能即办成交。王蒙的《修竹远山》和董源的《溪山竹旅》二轴，亦盼能早日见到。赵佶的《四禽图卷》，是重要的非购不可之物，盼能即办。陈君的宋元善本事，已进行否？究竟需要多少钱？恳即办为荷。周砥的《铜官山色》，宋人的

《湖山清晓》，方从义的《武夷放棹》等，均请一办。梅花道人山水卷及巨然大幅的照片尚未收到。收到后，当即复。匆候
近祺

玄览拜上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潘世兹。（二）丁惠康、李唐、仇英。（三）谭敬（?）。（四）张家周礼事（来青阁）。（五）王南屏。（六）董源：《夏山图卷》。（七）刘海粟。

（一）宋版书。（二）画。（三）嵌金银铜器。

袁体明。周游。陈仁涛。余协中。吴衡孙　张珍侯　赵仲英　吴子琛。王文伯。胡惠春黑瓷

一．唐，韩滉：《五牛图》（吴孙衡）

二．宋，梁师闵：《卢门密雪》（余协中）

三．宋，李公麟：《西园雅集》（周游）

四．宋，马远：《踏歌图》（周游）

五．宋，李唐：《采薇图》（何冠五）

六．宋，李唐：《晋文公复国图》（丁惠康）

七．宋，王晋卿：《西塞渔社图》（张大千）

八．宋，赵昌花卉（张大千）

九．宋人，《盘古图》

十．元，赵孟頫：《三马图》（周游）

十一．元，赵孟頫：《三竹图》（周游）

十二．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图》（周游）

十三．元，颜辉：《钟馗》（周游）

十四．元，朱德润：《秀野轩》（周游）

十五．元，王蒙：《惠麓小隐》（陈仁涛）

十六．元，王蒙：《修竹远山》（张大千）

十七．元，王蒙：《园林（林泉）清集》（张大千）

十八．元，方从义：《武夷放棹》（张大千）

十九．明，仇英：《雅集图》（周游）

二十．明，仇英：《职贡图》（丁惠康）

二十一．元，张逊：《双钩竹卷》（谭敬）

二十二．宋，巨然：《溪山兰若》（袁体明）

（一）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

（二）碑帖，法书（字），暂时不收购。

（三）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

振铎

一九五一年九月六日

伯郊先生：

接电话，知已回穗，甚以为慰，港汇四万元，已于前日汇交朱市长。请你和朱市长商定：是否可即汇给胡惠春兄，以清此帐，同时并托他将存港各画，托妥人带穗否？你可以暂时留穗，似不必亲自赴港办理此事也。你所需人民币五百万元，已由我局汇穗，托朱市长转交给你了。会计方面催结帐甚急，盼能将单据各件，早日寄京，以便报销。此事甚为重要，盼能即办一下。许多时候以来，你替国家办事，迄未支付分文，我们甚为不安。拟按月补送薪金，万乞勿却为荷。请便中即速来信，详细说明港中新发现的古画的件名，约价等等，又陈澄中的善本是否可购，陈仁涛的古钱究需若干？并乞告知，以便来前筹款。匆颂

冬祺

振铎上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伯郊先生：

由广州寄的四函，均已先后收到。（一）张大千的王蒙：《林泉清集》，靠不住，万不可要！最好仍要他的《修竹远山》。千万、千万！或换一件别的画亦可。此全由收购时未曾来函联系好之故。此后工作，必须更加小心慎重。（二）你这次购画，大费心机，甚是感谢！希望能在穗稍住几时，因有许多事正在决定阶段也。如赴港，又要接头不上了。宋徽宗等画，能托人带穗否？欠款能托人代付否？甚盼能设法托可靠之人办理此事也（托胡惠春或陈君葆为妥）。（三）《金匮论古》一册，已收到。（四）陈仁涛的古币事，正在向中央请款中，一俟决定，即可汇交朱市长。大约明年春初，当可有办法。（五）陈澄中的善本，亦可进行洽商，此是极重要的东西，必须收得。（六）周游的马远《踏歌图》及朱泽民《秀野轩卷》均可收。赵氏三代《人马卷》，有问题，以不收为宜。（七）李唐《采薇图卷》，应收。（八）王南屏的《小米卷》及赵子固的《墨兰卷》，吴历《墨井草堂卷》必须收得。要托人同他说明，必须让给我们。曹知白的册页及仇英的《竹院逢僧》亦佳。能一同和他议价否？（九）毛益《牧牛图卷》及孙知微《江山行旅卷》，均可收。（十）王振鹏的《丹台春晓图卷》及黄荃《梨花山鹊轴》，均为劣下之伪品，万不可购。（十一）商琦的《秋山图卷》，可要。（十二）《行穰帖》可不收。（十三）楼观《观瀑图》及方方壶《武夷放棹轴》均可收。（十四）梅花道人的《峦光送爽图》系伪品，不可要。（十五），李嵩《观

潮图卷》可要。（十六）王诜、石恪及某军人之物，似均不可靠，要十分慎重考虑，并仔细研究。（十七）董源《溪山行旅图》绝佳，在必收之列。只要日本能够出口，即可付款。（十八）王文伯、王季迁之物，均绝佳，可收，且必要收。能谈价否？（十九）庐芹斋的《李息斋竹卷》，可收。他的钱选《杨妃上马图》，不可收。但另有张萱的《唐后行从图》，闻尚未售出，则为非要不可之物。（二十）北京图书馆的杂志，已托陈君葆先生设法运回。（二十一）康熙“墨地五彩”，最好叫惠春（胡惠春）出让。（二十二）宋瓷二件，价太昂，且均窑观音尊，恐非宋均，以慎重不收为宜。（二十三）《晋会要》稿尚未收到。当可考虑给奖状也。（二十四）溥仪赏溥杰书画目录，并未印入“文参”。近印《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一册，颇佳。兹托朱市长转上一份。请加批评。

你在港的工作，是肯定有很大的成绩的，我们都很感激你！为国家、人民争取已流出国外的“重宝”，这是一件大工作。尚恳能多多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功！匆匆，容后再详言。

致

敬礼！

郑振铎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伯郊先生：

前日由朱市长转上一信，想已收到。因为有许多事正在商议、决定阶段，所以希望你能够在穗稍留，等候决定。如果那四件画非你回港不能取回，则请你和朱市长面商，否则，最好由你打电话或致函经手人，将那四件画送交朱市长指定之中国银行某

人，交件取款。不知你的意见如何？第五号信已经收到了。容庚先生藏的错金缶，确是绝品，当和他直接洽商收购。

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系在孙煜峰手中，可不必和陈仁涛谈。此一件不能作为国外收购之物，也不能付港汇，请不必和陈仁涛接洽。张大千的王蒙《林泉清集》，不能要，原来说好是《修竹远山》的。我们不能收下伪品。必须弄到《修竹远山》。请千万协力交涉为荷。余续谈。即颂
冬祺

振铎上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伯郊先生：

前日托朱市长转上一函，并“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一本，想已收到。这个展览，大有可观。宋本洋洋大观，几于无所不有。可惜你没有来京参观。但看了“目录”，也足以算是“过屠门而大嚼”了。张大千的画四件，其中王蒙的《林泉清集》一轴，万不可要，更不可带回穗来。因一带回，便难再行出口，将来纠纷更多。必须换王蒙的《修竹远山》，否则，换别的亦可，如一时来不及换，则只带三件回穗亦可。万不可把《林泉清集》也带回来。千万，千万！明年收购的意见，正在交换中。香港的市面不好，正是收购的大好机会。惟仍必须十分的机密，十分的小心慎重，以免有坏人钻空子。在国外，办理此种事，不像在国内，处处要防备，处处要妥慎，绝对不能有一点疏忽。一不小心，就容易出乱子，实在不大好办。一切务请请示朱市长后再办为要！庞虚斋的藏画，已全部收购，剔除伪品之外，尚有三百多件，诚为大观。得此，明清画家们之精品，已略具规模矣。故宫

的绘画，明年国庆节必可开幕。当为国内最完备之一美术馆也。请在穗稍住若干时，待我们有所决定后，再定行止为荷。季羡林君的款，已催索数次，盼能设法归还他。为要！我局拟每月致送薪金若干给你，乞勿却。并拟自五一年起补送。当从薪金中提取若干归还他，以了此事。你以为如何？乞复即颂
冬祺

振铎上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伯郊先生：

因忙，数函稽复，至以为歉！知张大千三画已运回，甚为高兴！尚有一画，亦盼能早日送回。请仔细估计一下，今年之内，或春季之内，必须购买的件名，价格，开列一单交来为荷。所有单据，务恳早日寄来。又您存港的善本，能运回否？我们很希望能收购也。我局王毅同志赴穗公干，一切当面谈也。致
敬礼

振铎上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九日

孙知微画的照片已经接到了，谢谢

伯郊先生：

连接数函，未即复，为歉！宋徽宗的画等五件，已收到。均是真迹，且均甚精，甚为感谢！特别是任目山的《张果》，精神奕奕，《三竹卷》也绝美，我们都很兴奋。

你所提的预算已经看到。第一部分的价钱，是否可以确定？

因请款必须有确切的数目也。乞即函知！惟请款手续甚烦，时间不能一定。我和冶秋同志商量了一下，拟仍请你再赴港一行，以便接洽陈澄中的善本书事等。行前，乞再来一详函。有数事请注意：

（一）到港后，请先知确切地址，以便派人联系。

（二）行动务请特别小心慎重，不宜泄露秘密。

（三）时时写信来，并在决定收购何物之前，先行告知我们。通信的方法，（一）可复写数函，前后寄出。（二）但最好还是托中国银行沈经理等可靠之人，带穗付邮，或托朱市长寄来。千万要常通信。

（四）收得书画等件后，即行带穗。

（五）闻庐芹斋在巴黎病危，他的东西有办法托人收购否？

（六）陈澄中的善本书，要早日接洽好。

（七）你自己的《陆放翁集》及几十种明版方志，盼能售让给公家。当然，你如果要留下，我们决不勉强。不过，甚盼能带回国，不可任其流落在国外也。

（八）所有帐目单据等，盼能于回港后，整理清楚，交中国银行或他人带穗寄京，以便报销。此事，会计方面已催了好久也。

（九）王南屏二画，价极昂，如加上明清画，并加上文彦博、王晋卿等字卷，则可以二十五万购之。

（十）李绳毅的奖状，当即行寄上。

（十一）人民币七百万元，已汇上，想已收到。一切请特别小心珍重。并请常常通信为荷。即颂

新祺

振铎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九日

致梁思永

梁思永（1904—1954），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次子。考古学家，一九二三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获硕士学位。一九二〇年归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曾主持山东章丘龙山镇和河南安阳殷墟等项重要发掘工作。首先确定仰韶、龙山和商代文化之间的相对年代，对中国田野考古走上科学轨道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著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思永先生：

四月十九日手书奉悉。因到宁波、绍兴一带走了好几天，回沪后方看到这信，故稽复，歉甚，在宁波，无意中知道李氏藏有明刊原本《天工开物》。这是很大的消息！可惜找到了关系，且找到了李宅，而重门深锁，主人离去已久，未能亲见此书。闻主人现在上海，正积极的在找关系，想和他谈谈。如能得到此书，则大可为研究“科学史”的人增加了一部重要的史料也。（流行本《天工开物》非原书也）在沪尚有二十天左右停留，所中诸

事，偏劳先生主持，极为不安！寿县又出土大批古物，曾奉上一电，想已收到。俟徐森老有详细报告来后，再决定是否需要作铭兄去主持发掘。（森老已赴寿县）作铭的信，已转给文物局。他们当可同意照办也。上海方面，职工薪水均甚高。（较京约高一倍）恐不易物色到合格的摄影工作人员也。且托人试找看。五六百斤只合到上海一百多单位。在上海，比较高级的技术人员，至少总要在二百单位左右也。关于促使科学研究工作联系实际一节，敝见如下：

“我所以考古发掘工作与中国经济社会史及国内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为中心任务。过去曾发掘过安阳殷代大墓及辉县的殷、周、汉各代古墓。出土的古物，有足证明殷、周各代的社会生活现象者，也有足以考证周、汉生产工具的发展演变者。正和文化部文物局所属历史博物馆等机构联系，于整理后，即公开展览，并设计作永久性的陈列，以供研究古代史者的参考。同时，在历史研究方面，则经常的与中国历史学会及各大学的历史学系，以及北京大学东方语学系，北京图书馆等机构发生联系。最近并拟初步与民族事务委员会在研究古代民族史方面作密切的联系与配合。”

是否妥当，请与所中同事仔细考虑、研究一下，再呈院。正写到这里，徐森玉先生有电话来，说：已由寿县回来。据他调查结果，并无大批铜器出土，更无地下库的发现，殊为失望。不过，在治淮工程中，零星古物发现不少，多有流落市面者。甚难集中在一处。似此情形，则作铭殊可不必到安徽一带去了。南方正在土改，文物、图书出现不少，特别是图书，从绍兴一带，一船一船的载到上海来，作为废纸，论担作价，送到废纸厂中去。目系心伤，函拟积极的作抢救之举，未知有成效否？在此工作尚未完毕，大约月底可以返京。即颂

近祺

弟振铎拜启

（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

通信处：上海愚园路六十七弄四十四号郑宅。

思永兄：

来信早已收到了，因忙，稽复为歉！弟迟迟未能北返，一切事偏劳我兄独力支持，至为不安！我所与所外机关工作联系计划，即照兄等意见可也。为了导淮，发现了不少东西，寿县并有盗墓事，但所见、所得者均甚零星，不怎么重要。华东派有专人在蚌埠寿县一带工作，河南也有工作人员随同工程队工作，则如无十分重要的发见，我们可以不过问也。关于考古所所拟处理标本办法，院方已通过否？甚念！《天工开物》尚未取来。闻前《东方文化》有明刊本《天工开物》一部，系陈时文书，不知已否运台。请托人一查。无论如何，此书总是不多见的。日本尊经阁亦有明刊本一部。此间古书不多。宋刊本《金石录》（三十卷完全不缺）是海内孤本，宋刊本《尚书正义》亦是最精之本，均已得到。又有宋本苏过斜川集，不日亦可见到。其他，明刊本等，均不足观。惟得澹生堂抄本《百夷传》，绝佳。又有乾隆六十一年至六十四年的历本（刻本），为纪昀旧藏，似极罕见。近代史料得到不少，大可增补“近代史料丛刊”也。上海人海派气息太重，历史博物馆办得糟极，却不想改革，只是表面上依照社会发展史的程序，布置一下，敷衍了事。李亚农想办一规模较大之博物馆，已有了四千多件东西，却颇自足，以为天下之“美”画在于斯，其实，差得太远了！浑源铜器有六件，绝佳。磁器也不坏，但数量太少。古画有五十多件，均徐森老收下之精品，但

办一博物馆是不够的。完全依靠收买，实在不是办法。他要叫胡厚宣主持发掘，已加以制止，怕乱掘乱说也。为了此事，我正和上海方面负责人仔细研究，商谈，要他们先拟计划，大家讨论，不可“闭门造车”，不知“天下之大”。不过，能否说得通，还是问题。大约六月十日以前，一定要北返。事情总是办不完的，多在此一天、两天，也是没有用处的。一切待面详。即颂

俪安

弟振铎拜启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致梁思永 夏鼐（作铭）

思永
作铭 兄：

别后，经京汉，粤汉，到了广州。尚途风景至佳。入广东境时，山水尤为秀丽。在广州已住六天，游了好几个地方，再过一天，即赴香港。考古所事，完全由二兄负责，弟心中至为惶恐不安，明年度的预算已经编好了没有？宁可定得宽些，现在请领临时费极为不易。社会四所建筑事，已经办好交涉没有？至以为念！此事全因院办公厅因循坐误，否则，早已盖好了。田野工作队何时出发？是否须过了“国庆节”再动身？《史学集刊》七期已经出版了没有？《考古学报》五期何时可以出版？弟身体甚好，旅途中更自知小心，乞勿念。兹附奉国外通信处[1] 一纸，如有要事，请用航空快信寄所开地址为荷。出国后，通信更为困难。北方早寒，千万珍摄为要！此颂

近祺

弟振铎上

---

① 附国外英文通信地址略。

（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

思永
作铭兄：

在港曾寄上一信，想已收到。七日由香港上船，十一日到新加坡。在新停了五天。十六日又开船，十七日到槟榔屿，在那里又停了四天，二十二日到仰光。现在仰光已停了三天，听说还要有两天才能开船呢。好在天天下船到岸上去玩，吃中国菜，看电影，等等，已不觉得停泊之久。到印度之期，当在本月底。周游了“五印度”之后，可于十二月中旬到仰光。一月中，当可就归途。一路上风平浪静，眠食均好，乞释念！作铭兄已赴长沙否？子衡、秉琦二兄均已分别出发。西郊的古墓有重要的发现否？均以为念！印度的考古工作，相当的有成绩，总要想法子购到其重要的报告集。思永兄近来的身体如何？天气渐凉，千万珍摄为要！仰光的佛教势力很大，到处都是僧侣，披着一袭黄色袈裟，便可衣食无忧，人人竞以“布施”求福，故僧侣越来越多。这是我们所难了解的。静如、家昇二兄已经回京否？乐焕兄想也已回来。崇武兄近来工作如何？均以为念！见时，均乞代为问候，为感！在旅途中，本想写些东西，可是执笔起来，又无可写，只能看看书而已。此外则常于清晨朝阳初升和黄昏夕阳西下时，倚栏望海，观云彩的无穷变化，亦一乐也，即颂
近好！

弟铎上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致郭若愚

郭若愚，字智龛，上海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文物鉴定家。光华大学文学士。解放前在光华大学任教。一九五〇年曾任职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及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部及保管部。著作有《殷契拾缀》、《殷契文字缀合》、《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红楼梦人物考》等。其专业论文，多见于《上海博物馆集刊》、《文物》等。

若愚先生：

你的《小屯殷墟文字缀合编》，早已由哲民先生交下，未及复，歉甚！此书很重要，科学院拟为出版。（已列入明年出版计划中）惟书名拟定为："殷墟文字缀合编"，如何？你给郭沫若院长的信，已经看到了，想已另函奉复。关于甲骨文字，如无大量的新的发现，就应该作一个总结。其实，材料已经不少，也到了可做"总结"的时候了。《缀合编》的编成，耗费了先生不少精力，且非十分耐心，细心的人是不会缀合了近三百片之多的。故出版是不成问题的，且能使先生的功力与世人共见，不仅对于研究古代文化的人有用而已。关于序及索引，何时可成？有没有可

能加上“释文”或“考释”之类的文字，或先出《缀合编》，《考释》待以后再出亦可。先生以为如何？匆致

敬礼！

郑振铎启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八日

致周叔弢

周叔弢（1891—1984）安徽东至人，企业家，著名藏书家，历任天津企新洋灰公司董事长，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叔弢先生：

葱玉、斐云回京，将来先生捐献之善本图书，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北京图书馆增加了这么重要的一批“宝藏”，不仅现在的“中国印刷发展史展览”大为生色，即将来刊印《善本书目续编》时，亦足令内容充实、丰富，大为动人也。敬代人民向先生致极恳挚的谢意！至于将来学者们如何在这个“宝藏”里汲取资料，则尤在意中，化私为公，造福后人，先生之嘉惠，尤为重要也。北京图书馆的“展览”，将于本月二十日上午九时举行预展。敬请

先生能够亲临参加。（最好在十九日来。森玉先生亦北上参加）无任盼祷！即颂

秋祺

郑振铎拜上九月十五日（1952 年）

致夏景凡

夏景凡（1921—1995）河南人，记者，《人民日报》编辑。五七、五八年编《人民日报》副刊时，因向作者为“风土志”专栏约稿，与作者多有书信往来。现仅存郑振铎函二封。

景凡同志：

昨夜写好“风土志”一篇《苏州赞歌》，不知能用否？这样写法对不对？有没有意义？能不能把苏州的特点表现出来？请不客气地加以批评，如能用，并请加以删改。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为感！致

敬礼！

郑振铎

一九五七．十二．二十四

景凡同志：

“风土小记”又写成一篇，是讲厦门的。不知可用否？其中，

关于五峰山和南普陀等的名称不知正确否？（可能我记忆有误）请问问厦门人为感！ 致
敬礼！

郑振铎

一月二十日清晨（1958年）

致程俊英、张耀翔夫妇

程俊英：福建人，一九〇一年生，卒于一九九三年，古典文学学者，“五四”时期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因参加学运与郑振铎相识，并成为好友。生前为华东师大教授。

张耀翔：河北人，程俊英之夫，一八九三年生，一九六三年逝世，著名心理学家，中华心理学会创始人，《心理》杂志主要创办人，曾任暨南大学教务长，与郑振铎同事多年。

耀翔、俊英先生：

在保加利亚时曾奉上一信，想已收到。如今在捷克的工作又将告结束了，不日即将赴莫斯科。在国外的生活颇为紧张，但也很有规律。一切自己料理，可养成劳动的习惯。饮食均能合胃口，这就很不容易了。许多出国的人，对于饮食往往是不惯的。他们常常步行，否则就坐飞机，很少有私人汽车。出汽车的国家而自己不大坐汽车，大多数运输出国，这勤俭建国的精神是很可佩服的。这里的生活程度很高，工农的生活很好。正在开“生活用品”展览会。从日用的衣料、皮鞋、毛巾、磁器、玻璃以至小

型的房屋，房内的家具等等，都很考究。一共有三万多品种，陈列出来的只有三千多种，却已五色缤纷，令人目眩了。许多一九五八式的颜色和图案，均已陈列在那里，要大家批评。这种展览会完全可以驳倒资本主义的“学者”们或恶意的宣传者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顾人民生活的谰言。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的生活才会一天天的提高呢！这里的风景好极了；对于古迹名胜都费了很大的力量在保护，在修整。有许多十二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房子（北宋到明中叶）还在住着人，但保护得很好。你们身体谅均安好，为念！祝

俪安!

振铎拜启

(1957 年) 十月二十六日，在布拉底斯拉发

耀翔、俊英先生：

由予同兄处转上数信，想均已收到，缘不知确切的地址，故不得不由他转交。我于上月底到了莫斯科，月初即开始讲演。现已讲了三次，到十六日可全部讲毕。中间遇到十月革命的四十周年纪念典礼，放假三天，故也休息了几天。其实，并没有休息，在这几天里，也十分地紧张。昨天列席了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听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和毛主席的讲话，今天又参加了红场的阅兵典礼，站了四个多钟头。因为十分兴奋，并不觉得很累。晚上，只在房间里看“电视”，街头热烈的情形，历历在目，在窗口，也可望见五彩的烟火。照亮了莫斯科全城。直到深夜，才开始写信。我在这里和捷克，了解一下，苏联和捷克的，还有其他各国的“汉学家”们的情况和研究的方向。苏联的最好，最能和我国的研究相结合，并有自己的见解。其他各国则较差，或因

人少，或因资料的不足和不及时，均影响了研究工作的进行。似应该设法帮助他们。此候

俪安

振铎拜启

(1957年）十一月七日灯下，于莫斯科

俊英、耀翔先生：

在旅途上写的几封信，想均已收到了。我在莫斯科讲演完毕后，就到列宁格勒去，在那里也讲了一次。后来，又到高加索去参观，在格鲁其亚和阿美尼亚两个加盟共和国里，各住了三天左右。他们热情极了！招待得无微不至。高加索几国的历史、文化均极古老，在一个纪元前十世纪的古国遗址（约当殷周之际），已发掘了十年，尚未完毕。这个古城当时甚为富庶，后为敌人所毁，全城一时俱烬。所藏粮食极多，均已成为煤质；还有几个酒库，每库藏酒八十多个大酒缸。大大小小的酒瓶，不计其数。难道是“以嗜酒亡国”的？又看了巴莱舞“Otello”的彩排，极见精彩，可获得很大的成功，过两天就要回国了。十二月二日可到达北京。此行三月，收获甚大，最大的是，我已经戒了酒。到了“酒乡”的高加索而不喝酒，那末，想来是会“戒”得成功了。你们身体都安好么？为念！祝

俪安

振铎拜启

(1957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莫斯科

耀翔、俊英同志：

十二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我于二日回京；一回来，即忙乱不堪，但有一大好事，即可以不再吃西餐了，而且，也可以不必为了吃一顿饭而要耗个一、二小时了。我在高加索，天天吃烤羊肉或牛肉，吃得嘴里生烟。回到莫斯科就像已经回到家，因为可以到北京饭店吃几顿。不出国的人是想象不到中国菜肴如何的合味适口的。除此之外，在国外参观、访问，是万分地兴奋，且也得益不浅！社会主义的先进国苏联，是会给予我们种种的学习的机会的。汤显祖的著作，我还有不少，但无什么特别好的版本。君箴仍在文化部工作。听说君珊要退休，最好劝她等待“退休”办法公布之后再决定，否则，颇令负责者为难。我最担心的是予同的病，最好是多加休养（以转地疗养为上策），俊英先生的心脏病已痊愈了没有？为念！前见到一位冰岛作家，不禁想起了孙公贵定来，他的儿女现在如何了？很想于明春到江南来一趟，不知有可能否？敬祝

俪安

另邮寄上新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一部，请指教。

振铎拜启

（195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耀翔、俊英同志：

久未通信了，甚以为念！这几个月来，简直是一日千里地在进行“革命”。这个革命的确是最后的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向共产主义飞跃前进的一个大革命。没有一个人会不加入这个运动里的。曾说“一天等于过去二十年”。照现在的飞跃情况看来，简直是“一天走着一百年的道路”。谁还会比我们先走

到“共产主义社会”里去呢？人民公社运动，正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也就是这个人民公社会灿烂地盛开着共产主义之花。我们能够及身地看到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末兴奋的事啊！我十七日将经过苏联，到阿富汗和阿联访问，大约年底可回。一路上的景色，对我说来，都是很新鲜的。祝

俪安

附给予同信，乞转交，不知他现在办公的地址。

振铎拜上

（1958 年）十月十五日

家　书



给高君箴（作者之妻）

箴：

本来定于二十一日南下的，现因工作团一时未能成行，故也把行期延迟了。大约总在下月初才能够动身呢。我们在这里都很好。宝宝贝贝的皮手套和毛里皮鞋都已买了，一共花了十二万元以上呢。贝贝的皮鞋四万多，宝宝的六万多，手套是一万一副。亏得前几天去买，这几天还要贵呢。北京饭店近来很严格，后来搬进的人很少，且不能住家眷。我们因为是早已住进的，所以还没有问题。不过，你如果来了，能否住进，大是问题。房子已在积极的找。他们也很着急！陈叔通先生已到京。也住在北京饭店。他的家眷也还没有来。恐怕也要等到春天才能来。你在上海住食方面好不好？钱够用否？甚念！甚念!！祖母葬事已办理好了没有？用了多少钱？在这里，天天办公，有时却相当的空闲。同事们都很好。不过，不大有写稿的时间。八哥是否仍在电影公司？珊姊忙不忙？你常到雷上达路去否？五姊夫妇的情形如何？有北上之意否？现在，许多人走的走了，各就本位的，也都各就

本位了。饭店里寂寞得多了。惟郭沈[1] 几家，仍同住。沈太太血压高，天天躺在床上，不能动，很可怜！你的二十一日的信收到了，给贝贝的信，他也收到了。他还是不大在房间里，天天一下课就往外跑。不过，有的时候也在家里用功。他已经加入“少年先锋队”了。还担任了中队长。必须要“为人模范”好好的用功，他很听话，乞勿念！宝宝天天念俄文，天天到北大去，也还用功。你托谢先生之侄带来的玩具及绒线袜三双，以及潘丽的东西都已收到了。我至今未能动身。天天忙得不堪。昨夜就开会到深夜二时才睡。大约在十号左右，必定要南下的。叔通先生已北来。过几天仍要南归。也许会同车呢。母亲方面，请劝她北上玩玩。将来仍可以回上海的。你们什么时候来，等我回后再说吧。也不必着急。孩子们都会照顾自己的。贝贝对于冷暖也会当心。他身体很好，乞千万不要不放心。祖母谅已下葬了。甚念！甚念！三妹何时北上呢？唐妈[2] 能来，大家都高兴。薪月应该就付给她。北京近来很暖和。天气不大正常。见大家时，均乞代为问好。

你的铎

十二月三日（1950 年）

箴：

坐了这电缆车，上了塔特里山的伦尼士奇峰。这是很少有人上去的，因为一般的旅客们只能上到山中腰。这峰有二六三四公尺高，终年有雪。下面是密密的白云的海。山上却日光甚好。有

---

① 郭沫若、沈雁冰。

② 郑家老保姆。

野鹿成群，奔驰如飞。

铎一九五七．十．二十八
灯下，于伦尼沙旅馆

给郑尔康（作者之子）

尔康：

在莫斯科游了两天，感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处处在建设，在大兴土木，正和我们的首都一样。新的住宅正在发展着。许多大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一个证明。

谛九月五日莫斯科

（1957年）

尔康：

现在到了捷克首都近郊的查尔士故宫游览，风景极佳。满山黄叶，杂以青松翠柏，色彩丰富之极！妈妈的病已经好了没有？为念！

振铎十月十三日

（1957年）

尔康：

我于十月十九日清早从布拉格向南走，沿途参观了好几个古堡，风景绝佳。今夜住在塔卜尔城。这个城市的历史很光荣。宗教改革者胡斯曾在这里讲道著书，胡斯运动的大将耶西卡据守这里好几年，抵抗敌人。明天便到别的地方去。妈妈好了没有？甚念！

铎十九日于塔卜尔

（1957 年）

尔康：

得妈信，知已病愈出院，甚为高兴！我现在到了查利温泉，这是一个疗养地，山林深邃，山谷里喷出温泉来，处处有浴室，有喝水的泉源，（原文如此）可疗治各种的病。虽是深山，现已成为一个大城市了，每年的国际电影节都在这里举行。当天就回布拉格。

谛十月二十二日

（1957 年）

尔康：

沿途寄上的信，想都已收到，昨天在查利温泉寄上明信片，当可与此片同时到。布拉格的风景很美，秋色十分的斑斓可爱。刚刚住得熟悉些，又要离开了。故寄此片，以留纪念。

铎十月二十四日于布拉格

（1957 年）

尔康：

我上午乘了电缆车上了塔特里山。又换乘了一辆车，上了伦尼士奇峰。这峰有二六三四公尺高，平常很少有人上去。白云如海，平铺在足下，山上却日光明亮。峰色如铁，尖峭无比。但有铁栏甚固，凭栏四望，意兴甚豪。

铎十月二十八于伦尼沙

（1957 年）

尔康：

二十九早晨到了狄米诺瓦洞，那是格拉尔在一九二一年大旱时发现的。在洞里走了二小时，见到了各式各样的石笋、石柱、石塔、石莲、石芝乃至石珠子。下午三时回布拉格，傍晚可到。

铎一九五七．十．二十九
于狄米诺瓦洞前

编辑通讯——答读者

答许澄远

澄远先生：

关于诗的问题，现在因为时间太少的缘故，不能在此详谈。以后也许可以做一篇长一点的东西专论这个问题，但有必须说的，就是：诗是可唱的东西，惟不必限韵；句尾和韵是无关紧要的。不过一句中的天然音节却是非常重要！不然便不能读了。新诗和短文是很有区别的，不在有韵无韵的关系，而在于诗有诗的情绪，散文有散文的情绪；一见便可知道。以用韵不用韵来区别诗和散文是很不完全的区别法，关于胡君，有许多人不免要与先生□□□感，但我却以为既然自悟，便可以不必加攻击，且对个人下攻击亦殊无谓而近于辞费。受之者不惟不能因此改过，且每每更铤而走险。很不是爱人之道。

先生以为如何？

西　谛

（原载1921年10月9日《文学旬刊》第14期）

附 许澄远函[①]

（一）诗和歌在现在有何区别？

（二）诗是否可以唱的东西？

（三）新诗和短篇篇文有何别？

（四）诗是否要限韵的？

再昨在第十一号通讯栏内，看见孙祖基君的信，我也深表同情。很希望你们对于那些新近出版的文学书，加一点批评才好。而且胡先生这个人，我很对于他有些莫明其妙，你们知道他就是胡寄尘吗？《礼拜六》中也常有他的大著吗？但是这种蝙蝠的行为，我总有些莫明其妙啊！

许澄远

（原载1921年10月9日《文学旬刊》第14期）

---

① 本函开始两行，因原载刊物上模糊不清故从略。

答孙祖基

祖基先生：

前接先生来信，即购《新文学浅说》来略看了一下。胡君似乎把文学的定义定得过于宽泛离奇了。所以竟把火车的行车时刻表和学校里的课程表都举以为例！当时也很想把他批评一下，因为没有时间，且以此为不大重要之故，至今未能下笔。今又得你的来信，想乘此即把他批评批评。但是仔细想了一下，又犯不着费许多工夫去批评这本小册子。因为胡君的书虽是有许多错误之处，而根本上尚无与我们绝端背驰，如“礼拜六”等贻毒青年的地方，所以无必需指摘的理由。且现在大家的毛病，在于毫无文学常识。所有文学的定义和原理，大家都还未能弄得清楚。所以对于胡君之言，信者尚多。如果正确的文学原理能够普通的灌输于大家脑中，这种学说就会自然而然的消灭无存了。我们现在的责任，不在于作这种劳而无大效的空批评，乃在极力介绍这样正确的文学原理。以前文学研究会出丛书时，我们即已顾虑到这一层了。所以把□□□□□的《文学批评原理》，Moulton[①] 的

① 莫尔顿（1835—1908）美国女诗人，.作家。

《文学的近代研究》等书都列了进去。但这种书的篇幅似乎稍嫌繁重，且出版需时日。现在我们还想暂时先出一种“文学小丛书”，把文学的根本常识，简简单单的介绍给大家。因人力的关系，未知能否出得成？望先生对此能有所赐教！

西谛十月二十日

（原载1921年11月2日《文学旬刊》第19期）

附　孙祖基函

西谛先生：

胡怀琛君《新文学浅说》先生曾经看过么？我很想就自己所见到的畅畅快快的做一篇评论；无奈事情太忙，几天晚上在十一点钟以后预备伸纸磨墨，但是终不成文。我们自己虽在文学上没有天才和研究，但是有些地方实在看不过，也想说几句话（你不知道厦门一带当他是现代文学家：此间有许多学生也是这样随声附和），然又被时间所压迫，真好使我们苦恼到极顶呀！

孙祖基十月四日

（原载1921年11月2日《文学旬刊》第19期）

答薛鸿猷

薛君大稿，题为《一条疯狗》。全篇皆意气用事之辞。本不便登刊，因花费本刊宝贵的篇幅。来登载这种全失批评态度的东西，未免太不值得。但新旧诗的问题，现在还在争论之中，迷恋骸骨的人也还不少，我们很想趁此机会很详细的讨论一番。所以决定下期把薛君的大稿登出，附以我们的批评。这并不是与薛君争什么意气，不过是要使大家更明白“诗是什么”和新诗之价值而已。

又，斯提君并不是《时事新报》的编辑人。薛君以为他是编辑先生之一实是错了。《文学旬刊》的编辑权是在《文学旬刊》社。不过附在《时事新报》里出版罢了。十九期杂谭，作者是“佤”君，误被排字工人漏排上去。《骸骨之迷恋》与其他一文，本都是杂谭。也误被他们把题目排了大字。这种印刷的差误，真是无法可以免除。

编者附记

（原载1921年11月21日《文学旬刊》第20期）

附　薛鸿猷函

西谛先生：

贵报《文学旬刊》上《骸骨之迷恋》一篇全失批评态度又无学理根据，殊难令人满意。并闻作者斯提即贵部编辑先生之一，尤不当意气用事。兹来拙稿一件，一则申明编辑“诗学研究号”之宗旨，一则纠正斯提之谬误。姑不论内容有所值与否，可由读者批评。望将拙稿分载《文学旬刊》第二十、第二十一二期，是所至盼。又，第十九期中之杂谭何以无作者姓名？无论何时，作者当负责任，望于下期一并宣布为荷 。

薛鸿猷拜启

十一月十三日

（原载1921年11月21日《文学旬刊》第20期）

答郑重民

重民先生：

我很感谢你的提议。但《文学旬刊》的排列，因排字工人不熟练的关系，暂时实不能改。以后总想法子把他改成横行。

关于诗是否必须上口吟诵的问题，我想很应该讨论。现在抱这种思想——新诗不能吟诵——的人太多了。不可不把他们的疑惑打破。新诗的不好，我很承认；自有新诗以来，实没有几首好诗出现。但这决不是有韵无韵的关系。大部分的新诗，都是有脚韵的，但是不配称作诗；周作人君有一首《小河》，是散文诗，不用韵的，但确是一首很好的诗。诗不一定要韵，更不一定要上口吟诵。本期我的一篇《论散文诗》，讲到这个问题很详细。请为参看。总之以新诗的好坏，而归罪于韵之有无，实在是太冤枉了。

西　谛

（原载 1922 年 1 月 1 日《文学旬刊》第 24 期）

附　郑重民函

西谛先生：

兹奉上《我的诗说》一篇，乞补《文学旬刊》之白，我很爱这个旬刊；但是关于他的形式，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请你把他改为横行排字。

有许多稍有旧式文学的根底（?）的青年，都不十分反对新诗，但他们有个共通的不满意于新诗的地方，就是说旧诗可以上口吟诵而新诗则不能。我以为真的新诗，少不了音节；有了音节，岂有不可吟诵之理？他们——上述的青年们——见到的新诗，都不是真的，无怪不能上口啊，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作一篇文章？顺颂康健。

郑重民

（原载1922年1月1日《文学旬刊》第24期）

答敷德

敷德先生：

你的意见，我未能完全赞同；“诗”可以不必有“上口吟诵”的必要。我们只管他能否由人的口中说出，不必管他能否“唱”出，或“上口吟诵”。有许多散文诗，如王尔德及屠格涅夫的，都是同散文一模一样的。讲到自然的音节，不惟“诗”中有之，就是“散文”又何尝没有。这一层决不能即认为“诗”的特质。

西　谛

（原载1922年1月11日《文学旬刊》第25期）

附　敷德函

西谛先生：

《文学旬刊》近日致力于“诗”的研究，甚慰！大作《论散文诗》已拜读，我的意见，与尊旨略有不同者，特略陈之。

我也承认“诗”不须有韵。但我却以为“诗”必须能够上口吟诵。“诗”与“散文”的区别，这也可算是一点。但是“诗”既然没有韵，又怎样能够上口吟诵呢？我以为“诗”虽然没有那

种死的——呆板的——韵，却另有一种自然的音节。这种自然的音节，是不能够强求的。也就是郢先生所谓必须张开了眼——有形的眼，与心灵的眼——才能得到的。诗有了这种自然的音节，自然能够上口吟诵。如我国古诗《击壤歌》何尝有韵？又如《江南》“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北。”韵在哪里？然而他却自然能够上口吟诵，这就是有自然音节的缘故。

我想：我所谓自然的音节，或者就藏在一个所谓最能传达，最美丽的形式里面。不晓得先生以为怎样？

我现在敢大胆的武断一句：诗不必有韵，但却不能缺少自然的音节，没有自然的音节的“诗”，是不成其为“诗”的。

敷　德

一九二二．二．五

（原载1922年1月11日《文学旬刊》第25期）

答汝卓

汝卓先生：

（上略）来示以为小说是应该“做”出来的，不应该“写”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以前已同几位朋友在口头上讨论过好几回。大多数的人，都主张小说是要加以“做”的工夫的——正同你的主张一样。因为小说的结构比较复杂，情节又比较得要贯串，人物（Character）又多，又多客观的描写的地方，所以作者不得不费些工夫去注意于形式与结构一方面。我当时却以为不然。我同圣陶一样，也主张小说是写下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因为极端的无所为的客观描写的小说，决不是好小说，而且也没有做的必要。凡是做小说，至少也要人极深刻的观察，极真挚的欲诉的情绪，或欲表现自己的冲动，才能去写。虽不是全为教训主义，传道主义，至少要有一个欲吐的真情郁塞在心中，做写这小说的无形的墨水，做写下的文字的灵魂，做这篇小说的河水的泉源，然后才能真，才能写得动人。——虚伪的做作的描写是决不能动人——而这种真情，即不能加以雕饰，却不能句斟字酌的支支节节的做出来，如倾墨水；如果是满盈盈的水，必定是一倾而不能中止的，哪里还有什么工夫去做文字上的修饰工夫呢？

现在这种主张，虽还未变，却已承认在写小说以前应该注意Plot[①]，在写了以后应该注意他的文字上的修饰。不过在写的时候，却决不能十分注意于文字方面。要是支支节节的“做”去，决不会有好小说的。而且艺术手段高的人，他们做小说的时候，只要有了感触，洒洒的写了下来，便有极美的文句，极精密的结构的。决不会费许多力气，在“做”的工夫上的。如圣陶的小说，大多数都是极好的短篇小说，——并不是散文诗——却是毫不费力的写下来的，并不是做出来的。所以讲究“做”小说的人，其小说必不会好，决不会有感人的分子在内。——但像《战争与和平》那一类的长篇历史小说，却要费些工夫在结构上注意。托尔斯泰做这部小说，原稿钞过九次，就是一个例。不过大多数的小说，却都是“写”出来的。决不会像做《三都赋》要那般费力气去“做”的。

总之一句话：小说的灵魂，是思想与情绪。如果没有要说的话，没有欲吐的真情，就是极力去“做”小说，也是做不出来的。在艺术方面讲，小说的描述的好坏，也不一定靠“做”，艺术手段高，涵养有素的人“写”出来就是很好，没有手段的人虽是努力的“做”也是不会好的。

所以我虽承认小说要注意于Plot上与文字上的修饰，却始终以为小说是应该“写”出来的。你认为如何？

不觉地话便说得多了。再次再谈吧。

振铎　五．十八

（原载1922年5月21日《文学旬刊》第38期）

① 英文“情节”。

附 汝卓函

振铎先生：

前几天寄上一篇《微笑》，收到了么？

那篇小说，可说是“做”出来的。因为我现在觉得做小说的动机固由于“感情之挑拨”，但落笔以后仍须“做”的。近来有许多人主张以做诗的态度做小说——这就是说：小说也须“写”出来的——不过是一种旧文人以“做小说为游戏”的一种反响，并不是做小说的“经常大道”。叶圣陶为主张以做诗的态度做小说的最力的一人。（看他的《文艺谈》）但他所有的作品，我们与其称之曰小说，无宁称之为散文诗呢。先生以为然么？

我根据“小说落笔以后还须做的”这个见解，做那篇《微笑》。做好以后，曾给几位朋友看。他们都以为不如破袜。但我并不因此灰心，我觉得我这篇并没有完全失败。我以为我第一次尝试有这些成绩，实不能证明我那个“做”的见解谬误到怎样地步。

我人做成了一篇文章，好如慈母产生了一个赤子，又好如无意中得着了一个情人。自己总未免了些夸大。我上面的辩护，或者也是我的夸大。因此，很希望先生肯给我一个严格的批评。

希望你能在这最短的时间内给我一个回音，并祝康健

汝卓五月八日

（原载1922年5月21日《文学旬刊》第38期）

答王任叔（巴人）

任叔先生：

信和《恶魔》都拜读过了。因为不知你的通信地址，所以到了现在，才在本刊上答复，很对不起！

任叔先生！我们虽不曾见面，但我却在《恶魔》中看见一个较见面过的更袒露更真切的一个你了。《恶魔》在艺术上的成就如何且不必说，即在这一端，——个性的真实表现——已非现在的一班作家所能及了。你的思想与玉诺——你前次所介绍的——甚相近。虽然是悲哀的呀，却是一个热烘烘的具有未冷却之心的人。

此集我必尽力为谋出版。现在且先在《旬刊》上陆续选登出来。

□□□□□□□□□之诗有言：（以上原载刊物字迹不清）

“手空空的，握不到黎明的安乐！

夜接着夜，眼所能见到的却都是黑的夜。

我的少年的年华呀，逝了逝了，不留辙迹的，

似冬天空里的流星一般的逝了。”

唉！只在玉诺与你的诗中，我找得出□□□□□□□这诗同

样的悲感呀!

俄国急进派的批评家(Dolnolioulov[①] 说，“现代俄国著名的诗人，没有一个人不唱颂他自己的挽歌的。”只有真性情的人才能唱这挽歌。

我诚意的祝你和玉诺——最初在中国唱这挽歌的人的康健!

为了通信的便利起见，我希望你，能将你的住址告诉我们。

西谛敬复五. 三十

(原载1922年6月11日《文学旬刊》第40期)

附 王任叔函

我几回要烧去我这些《恶魔》中说的话；我又几回要将这《恶魔》寄给先生见面见面，评判评判。但是这两种相反的愿望，多不能做到。只有搁在书堆中随他吧！“只要冬夜出世，不引着人们向老衰的途路，就可慰安我底心。”吓！有害人的恶魔，我要焚去了！但是一转念间“好藏着吧！以占我思想的变迁，亦未尝不可。”

“国内现在的创作坛太少活气，使人垂泪的东西太少了呵!”真使我鼓着勇气来寄给先生了！然而死的，只能引起我自己的泪的。

这点我是要对先生说的，内中的思想很不彻底。一个要死的青年，遽又未死。而且《蛇精》一诗后又是多少的诅咒声呵!“已死的人有什么卸不却呢?”真是怪怪的。

先生看了些诗如谓艺术林中可占一位的，那就不妨为我出一专集。如谓艺术手段还差，内中或有好的，那么不妨择好发表。

---

① 杜布罗留波夫(1836—1861)俄国哲学家、文艺批评家。

如谓都是不好的，那末还是寄给我还再来堆在书堆中吧！

我也不欲仔细去读他。内中的别字错误又是很多。先生只顾尽量底可以改正。此致吾亲爱底

西谛先生　　　　　　王任叔上

（原载1922年6月1日《文学旬刊》第39期）

答张厌如

厌如先生：

你所说的可以说是一件例外的事。就普通各书的价目看来，中国的书价实在不算贵。譬如罗素的《政治理想》，买英文本的要花三元钱，买中国的译本却只要三角钱左右便够了。日本的杂志，最普通的都是半元以上的价目。中国的杂志如《东方》《小说月报》之类则定价不过二角。近来听朋友们说，德国的书价还便宜。其余如日本，如美国，书价是一天一天的昂贵了。除了旧书以外——有的旧书也常常涨价——美国出版的新书，一百多Pages[①] 的都定价在美金一元以上。中国的书价确可以算是世界最便宜的。不过这多半是因为中国生活程度较低的原故。如果中国的书价要像美国那样高，恐怕有书读的人真只能限于一部分的贵族了。

至于说："有能力打麻雀吸鸦片的，你就是送他们看，他们也许不受。"则这种现象，不独是一二个所感的到悲哀了。

西谛

---

① 英文"页"。

（原载1922年6月21日《文学旬刊》第41期）

附　张厌如函

西谛先生：

六月十号进城向一个朋友借钱用带上西湖去逛一逛，走中华书局门口经过，多远就看见“人心”两个字在一块儿小的黑板上写着，当时就把他当成骗钱的小说了，过去并没有注意，回头同他见第二次面看着旁边小字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等字样，不期而然的引动了我的好奇心，进去拿书一看，洋装的有一百几十Pages，我并不先看内容，一翻价目。一元二角。我失望了！卖书的人儿也失望了！我心一凉就把书放下说：走吧！朋友问我：你总不买呀？我说：太贵，让他们有钱的人看去！到校后总有一丝儿挂情，因为我想他必定是一本有价值的书，——然十二号就看《文学旬刊》上有先生的大作说：“这未必是读者的购买力的不足之故吧？中国的书价可以说是世界最便宜的。”我也不知道当时精神受了一种什么似的大打击！先生说话不免太贵族了！也不免有点儿模糊：上次在上海托朋友买一本□□□□□□□□□洋装硬面190Pages才1.28，而《人心》也只有一百几十Pages也就要一元二角。先生尚说中国的书价可以说是世界最便宜的。先生以为中国卖书的都不会要钱么？

现在出的几本新书，可以说都是几位报馆先生们，和各大学教授能够买得起吧。——有能力打麻雀吸鸦片的，你就是送他们看，他们也许不受呢。——我们穷学生只有看看不出钱的，若是本校图书馆没有，或是朋友也借不来，我们会永远立于绝望中。没有可以抵消许多幸福，先生不知道吗？

先生若说我说的不对。尽可以指教。

张厌如上于之大一九二二，六，一三

(原载 1922 年 6 月 21 日《文学旬刊》第 41 期)

致郭沫若

沫若兄：

你在《创造》中批评《意门湖》，很感谢。唐君的这个译本的译成，远在你们《茵梦湖》出版之前。我的手头既没有英译本，又未见注释完备的德日对照本，所以有无错误无从知道。但批评自批评，于批评中而夹以辱及人格的谩骂，似乎非正当的批评态度，想亦非向不主张谩骂的沫若兄所忍出诸口的。然而“胆大妄为，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虽然是某一位丁君口说的，却是兄写在纸上的，兄至少也应该负些责任。

又同篇文中，你关于沈君的一些话，也太觉谩骂了些。我很悲哀，到了现在，从事新文艺的人还如此隔膜，如此的不相了解！你往往误会我们“伐异”以及其他一切，其实我们决没有这种心思。

我希望以后大家各自努力，不要作无谓的捣乱。批评，是应该做的工作，但应出以诚恳的态度，不谩骂，不作轻蔑的口气。

愿共勉之！文丐的阴霾还密密的弥漫在一切少年心上呢！

（西谛）

（原载1992年9月1日《文学旬刊》第48期）

答刘政同

政同先生：

我们很感谢你的建议！关于你所说的第一层，我们也非常痛心。你要知道《文学》是由《时事新报》馆出版的，——我们因为种种关系，在最近的将来，只能仍附在时事新报发行——所有的广告，都是由他们刊登的，我们毫不过问。当他们把那些广告登出时，我们也曾跑去交涉了好几次。但他们因为营业的关系，终于不能完全听我们的话。现在又已与他们严重交涉过，大约以后必可不至于再登这一类的广告了。我们推测这一类广告的人的心意，似乎都很想伸长他们的势力到青年界里去。这是非常危险的！近来连《觉悟》的广告栏里，也常有他们的广告了。一二年前的扑灭"礼拜六派"的毒物的勇气，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我很希望大家都能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

关于第二层，现在也因《文学》是附在《时事新报》里之故，暂时不能办到。

关于第三层，我们现在已在筹备，大约将搜集第八十一期起至一百〇六期止的《文学》，订为第一辑的汇订本。

其余的话，容直接写信时再谈。

振铎十一，二十四。

（原载1923年11月26日《文学》第98期）

附　刘政同函

振铎先生：

（上略）我对于《文学》有点小建议！

(A)：请《文学》以后千万别登一些乱七八糟骗人之广告——什么星期文学会的光？什么东方小说？又什么良友小说集？这些包酱肉都嫌臭狗屁的东西，要被不知的青年买到，糟钱倒是小事，关于《文学》的进步，害是很大呵！我想《文学》就是卖广告得上他们十元八元又能怎的？——钱的事小！只为《文学》上得十元八元不知把青年人坑了多少啊！——虽然你们卖广告不管是什么都可以，然而有些人正按着你们上的广告去做呢，知道不？就我晓得的就很多，请你们仔细点才好！

(B)：《文学》的印刷格式，我认为应当采用响导的格式最好。一则美观，二则也方便。

(C)：我还希望你们到相当期也把《文学》汇订成册，以便保存。

以上是我一点小的意思，不知所言是否？不过我是爱护《文学》的人，所以无讳的一直说出，请要原谅！

祝你近安！

刘政同十二，十一，十二。

（原载1923年11月26日《文学》第98期）

答郭沫若

郭沫若君这封信是七月二日自日本福冈挂号寄出，我们收到快有十天了，未能赶先在上期本报中刊出！实为抱歉。

对于这封信，我们应声明的是：

第一：上海出版的《文学》，由文学研究会上海社员十二人轮流编辑，言论共同负责；郭君要问百念五号《文学》所刊署名“编者”的按语，是“哪一位负责任写的”，我们敬答郭君，就是文学编者全体十二人负责写的。

第二：《文学》百念五号里的按语，只不过是一个按语，并不是什么“宣言”；那按语里的意思也是本以前屡次说过，有三年以来的“文学”可以复按，我们历来的言行，是否一致，有社会的公论在，有我们三年来《文学》上的文章在，凡不带颜色眼镜的人们自有评论，我们不愿多所申辩，尤不愿对郭君作无谓之争辩。但郭君来信中一则曰“往者不谏”，再则曰“深望……今后须以行为来做宣言的保证”，倒好像百念五期《文学》所刊按语里的意思是我们第一回说起，这是颠倒事实，我们不能不声明一句。我们要回郭君几句：言行一致是很难能的。郭君既然赞许“爱一切同路走的人，容忍一切同路走的人”是救世的福音，我

们深望他也能把他们自己的《创造周报》《创造季刊》的旧文章翻出来“平心静气”的读几遍，反省一下。

第三：郭君“揭发”杂志编者罪状，意何所指，明眼人一见而知；郭君素来痛恨模糊影响之谭，素来主张要举事实证明，何以此次适得其反？我们深为郭君的“言行一致”可惜！“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认郭君这些话是隐射我们而发的，我们认为诬蔑我们的人格，我们要求郭君举事实来证明；在郭君举不出事实的证明之前，我们认郭君是发言不负责任，是故意淆乱社会的听闻！

第四：在梁俊青君批评郭君译文之后而郭君有“借刀杀人”之谭，这就是郭君所言为隐指我们的明证。如果梁俊青君不是郭君的朋友，不是成仿吾君的朋友，我们的“借刀杀人”的嫌疑，真会成了“百口莫辩”；然而可惜事实上证明出来，梁君和郭君成君认识的程度，实在十倍于和我们中间任何人认识的程度。事实上证明梁君决不是我们可以利用来“杀人”的“刀”；不承认这个事实的，恐怕只有主观的郭君吧？

我们的声明，止于此了。但是我们还想乘此机会把我们所见近年来学艺的一种现象说一说，或者也是郭君所愿闻的？

我们记得有一段寓言说：有一个人遇见一位仙人；仙人给他两口袋，一个是装自己的过失的，别一个装别人的过失的，那人受了这两个袋，挂在身上，却把别人过失的袋儿挂在面前，把装自己过失的袋儿挂在背后；因此，这个人便只看见别人的过失，不见自己的过失了。

“只寻别人错头，忘记自己过失”；这是我们所见近年来学术界的一种现象。凡把装自己过失的袋儿挂在脑后的人们，每每对于同一事件，作两样的看法；譬如说杂志上收用稿件，他们自己报上刊登青年作家的作品是“提携青年作家”，然而别人报上刊

载青年作品却便是“以青年伟进之心为钩钓读者之饵”了；又如互相批评，在他们自己骂人的时候，骂人便是“防御战”，是极正当的行为，然而别人若一回骂，可就成了“大逆不道”了。我们老老实实说吧，当我们想起这种现象时，每不禁连想到近二年来《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的言论。我们如果把《创造周报》《创造季刊》里的议论照年月日次序，排一张“年表”，就会看见一连串的“正”，“负”，“正”，“负”。我们知道郭君，还有成仿吾君，是感情热烈的人；感情热烈者每每昨日自己说的话，今天就会忘记，所以我们十分原谅他们。但是我们总以为“对同一件事情而有两样说法：自己做的便是正当，别人做的便是罪恶”这种样的议论，实在是腐毒青年们的道德心，断乎要不得的，故敢于此对成君郭君略进忠告。

本刊同人与笔墨周旋，素限于学理范围以内；凡涉于事实方面的，同人皆不愿置辩，待第三者自取证于事实，所以成仿吾屡次因辩论学理而大骂文学研究会排斥异己，广招党羽，我们都置而不辩，因为我们知道与成君辩论是极没有意味的事。但是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虚心考查事实这等的事，在现在是少有的；现在只是谁说得话多，谁喊得响，谁说得热情喷溢，谁就得了大多数的听者。我们不知道这位朋友的观察竟对不对，但我们今次聊且因郭君之质问而从事实上声明如下。可是这是第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的从事实上声明。郭君及成君等如以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羌无左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

（编者）

（原载1924年7月21日《文学》第131期）

附 郭沫若函

编辑诸君：

诸君之中有许多人我认识的，如像郑振铎、沈雁冰、谢六逸诸君便是；但是也很有许多人我闻名而不认识的，得友人寄来一百二十五号的《文学》，我答梁俊青君一函，和成仿吾君致郑振铎君一函均蒙你们在贵刊上登出了，这是我很感谢的。你们在末尾还附了几节评语，署名是“编者”，我不知道是你们“编者”中哪一位负责任写的，我因为有几句想说的话，所以只能笼统地向你们作一个公函。

你们表示和我们是“同路”，并且还劝我们要“平心静气的与在同路者相见”，你们果然是出自诚心，这是我们非常欣幸，而且是我们非常感激的。你们还宣言能“爱一切同路走的人”，能“容忍一切同路走的人”，这更是救世的福音；中国人能办到这两步，中国怕会成为“地上的天国”了。不过言行一致是很难能的，贵刊的编者诸君想来也会同意吧。贵刊以前的态度，据我平心静气地说来，实在有些地方还未能实行到宣言的地步。不过往者不谏，我们深望贵编者同人诸君今后须以行为来做宣言的保证罢了。

关于编辑的责任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大的问题。中国人虽把杂志的编辑看得很轻，但这是时代错误的观念——或许也是编辑者多不负责任以致被社会轻视了，杂志编辑是一国的文化之活动态的表现，编辑杂志的人是把文化建设的责任加在双肩的。文化的建设在个人不外是有总体的统一中心之自觉，而唤醒这种自觉的人，构成这种统一中心的人，编辑杂志者要占一大部分，我们编辑杂志的人，应该觉悟到这种责任而尊重自己的事业，一国的杂志是一国的文化之各种体系之最新的水准。这种水准我们一

方面对于国内要呈示出严正的楷模，一方面对于国外至少要求与同体系的最新水准得保其平衡。这种苦心凡是有责任的编辑者应当饱尝过的，我想贵编者同人恐怕也是饱尝过的了。

我们现在且说到实际上来。我们中国的杂志无论关于何项体系都难令人满足。人材有限，门面过多，于是乎供不应求，常有稿荒之苦。这种现象是各种杂志报章等所共通的，而于文艺界我尤感觉得亲切。因为有上面的原因，更不得不生出下面的结果。其结果是

（1）不负责任的翻译的横流，

（2）作家的粗制滥造的倾向，

（3）青年的幸进投机的心理。

有这种结果生出，我们中国的杂志界，尤其是文艺界，有的简直闹得不成器皿了。而于这些结果的诱发上，除上面所列的共通原因之外，有一部分不自觉的编者常在无明无暗地推波助澜，他们的罪状，我在此揭露几条吧：

第一　滥招党羽

“人多为王，势多为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处世金言，军阀们正因为他们的人多势众呢。不幸这种教训早为我们学艺界中人所实行，不管程度如何，能力如何，只图人多势众，大广招徕，于是乎初识猫狗爹妈，也就成为翻译名手；粗识阿呀哦吧，也就成为文学天才。更从而濡湿颀沫，吐雾兴云，瞎说妄评而目空一切了。有这济济多士逐臭而来，而编辑先生至少也就博得了一个“先生”的称号。

第二　徒广销路

“吃人钱财，与人消灾”——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处世金言。当兵的人，做政客奔走的人要四处捣乱，正是吃了人的钱财呢。在资本制下替人编辑杂志的人，对于主东的营利上，对于自己的

名誉上，两都不能不求销路的推广。于是乎秘术横生，以青年幸进之心为钩钓读者之饵。多方百计想出些读者论坛；想出些读者杂感，极力贪求读者的欢心，有编辑者某君关于读者论坛栏一类之必要，曾经亲自对我说过，而他所说的必要的原因便是于销路上大有影响，这可见我国编辑者之堕落心理了。

第三 敷衍方面

“与人方便，大家方便”——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处世金言。青年人士，血气方刚，有求不遂，动辄反噬。善介此中奥妙的人，于是大开方便之门以事敷衍，于是乎“有求必应”，“灵感通顺”的牌匾布满了编辑家的生祠，而编辑家也就成为了一尊泥像了。

第四 借刀杀人

最可伤心，最可痛恨的，莫过于这“借刀杀人”的罪恶。袁世凯杀了宋教仁又来杀赵秉钧，便是这一种秘策。不幸在上海方面有一部分最卑劣的编辑者，怀恨私仇而又不敢正正堂堂以直报怨，时常假名匿姓，暗刀伤人，于是犹未快时更怂恿少年徒党妄事攻击。白无意义的谗言蜚语，也堂堂皇皇地揭载于报端。易受暗示而道德观念薄弱的青年，便乘机思启以图幸进。于是两相利用，在编辑者得报私仇，在投稿者得逐一时的名欲，公道在所不论，是非在所不论，编辑者既非自己动刀，投稿者又是青年无知的学子，于是乎两不负责而两得快意了。青年不足责，一些诡诈的编辑者徒快私心，使编辑道德沦亡，使文化水准堕落，使青年学子日趋浮薄，他们的罪过，真是万死不能尽赎呢！

以上种种罪过是我历年来在上海饱尝的经验，我们在谈“社会改造！社会改造！”我觉得社会改造事业须从我们自己做起呢！我说的这些话，在诸君之中或者有些会以为是“逆耳之言”，但诸君既以博爱宽容自居，想来当能“平心静气的与同路者相见”

而不至“幸幸然欲与言者拼命”吧!

诸君说:“编者的责任,只在于从许多稿件选择文艺的技术不太差的,评论不太没有理由的,把他们发表出来。”在中国的目前,诸君只能取这样安逸的责任观,我们也能原谅。但是即此也就要费一番审慎的工夫了。譬如要晓得“评论不太没有理由”,也不是凭空便可以晓得的吧?不用征求旧例,即如梁俊青君此次对我的批评,诸君至今还在说“关于译文的究竟错不错,且让深通德文的先生们去下批评”,可见诸君对于德文是并不深通,对于梁君评论之有没有理由也还无从判别呢。一人的能力有限,要望一人通晓万国语言本是难事。然而集思广益的事情,这在一般的责任上与道德上总是应该做到的吧。据我所知道的,贵编者诸君大抵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诸君即使不深通德文,商务印书馆编辑者中深通德文者殊不乏人,如讱生君,如我的旧同学郑心南、周颂久、何公敢、范允臧诸君都是深通德文的人,诸君何不先求他们审择一下呢?诸君对于“错不错”的批评都还办不到。诸君即在说“梁君的批评,较之近来流行的刻毒谩骂的批评(这样的批评我觉得贵刊物中有一位‘小民’君批评过我的《卷耳集》的,便是一个适例)已高出百倍”;在事实上或许是这样,但是我们平心静气地看来,诸君要说出这句话的手续可惜还未办到,诸君恭维人恐怕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一切事业学问都要互相观摩方能进益的,梁君此次评我,我也并未“幸幸然欲与言者拼命”。人之欲善,谁不如容?我之想“爱一切同路走的人”,想“我容忍一切同路走的人”也不输于贵编者诸位呢!梁君此次评我的译文,我觉得他倒提出了一个可以值得考据的问题,这个问题便是 Stimme(声音)一字。这个字据梁君说在 Reclam 版上是 Stirne(额部),我前函断定为 Reclam 的误排,但我很怀疑起来了。我前几天在书店里去翻阅了一本别

家出版的《少年维特》的单行本，也是作的Stirne，我转怕这个字是我所据的德文的《歌德全集》的误排了。《歌德全集》的德文本种类很多，但可惜在这儿的书店和图书馆里寻不出来。据《文学》一百念六号梁君的答函，知道他“已经查过”《歌德全集》，他也说Reclam本是误排，但不知道他所查过的《歌德全集》究竟和我所有的出版处是否同样。这种亥豕遗讹的地方，五洲万国大都相同，同时对于考据家也提出许多有趣味的题目。譬如《浮士德》的敌诗第二十一行

Mein Lied ertoent der unbekannten menge

（我的歌词唱给那未知的人群听）头两字别一种刊本是作Mein Leid（我的哀情，到现在也还未能划一）有的主张前者，有的主张后者。又如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共式中之一句

mit der Veraenderung der ockonomischen

Grundsaetze Waelzt Sich der ganze ungeheure

Ueberb au laugsamer oder rascher um—

——经济的原则变更，没大的上层建筑之全部或急或徐便随之而倒坏。这第六字的Grundsaetze（原则）据考次克的校正本却为Grundlage（基础）。

诸如此类的亥豕鲁鱼，便在外国也还举不胜举呢。梁君无心之中所揭出的一个差异，我觉得正是一种有趣的发见。到底应该是Stimme，还是应该是Stirne，我现在不能十分决定了。要决定这个字究竟孰是误排，孰不是误排，有一个最后的方法，便是把我相Ossian的英文原诗查出来参核。但可惜我现在没有这本书，所以我在此补提出这个疑案，将来待我自己来解决，或者有有识者先替我解决，我都是很希望的呢。

以上是我对于诸君所想说的话，其中自不免有几句“逆耳之言”，但我自信还能“平心静气的与在同路者相见”。我望你们把

我这封信札登在你们的贵刊物上，你们能平心静气的再教训我，我是非常愿听的。但我有两个无理的要求：

（1）你们教训我时，请把负责的编者姓名标示出来，使我知道感谢。

（2）你们教训我时，请把你这的教训文惠寄一份给我，使我早得拜领嘉惠——我觉得这是对于“同路者”应有的礼节。

末了祝你们努力。

郭沫若

七月二日

（原载1924年7月11日《文学》第131期）

附　成仿吾函

振铎：

前回梁俊青君的那篇批评《少年维特》的文字，我因为沫若的心境不佳，没有给他寄去，今天接到他的一封信，知道有一个朋友给他寄去了，并且已经写就一篇答信寄给了你，我这封信递到你那边时，想来他的信也已经递到。

梁君这次的批评真是荒谬已极，即使他这几条的指摘完全无误，而他在篇首所列的浮词与在篇末断定这部译本不是水平线以上的翻译，实在不能说是有艺术的良心之人的说话，不幸他的指摘又错得太厉害，沫若的译文并没有错的地方，他偏偏要说是错了，还要夹杂些轻薄的口吻！

我因为觉得这件事情是艺术的良心死灭的一种表现，曾当面指摘梁君的错误，要求他自己更正，不料他的更正的信上不仅没有照我所指正的错误取消，反而故弄诡辩，一味想掩饰自己之

短，做错了事情只有认错才能补救，梁君的这种行为活活画出了中国青年的卑怯的心理。

统观梁君这次的行事，只是证明了他的德文不高明，他的轻薄，他的卑怯，最后，艺术的良心的死灭！

多少可以为梁君原谅，是他尚属年轻，他的坏处显然不是一个人的坏处，是现在一部分青年的共通坏处，是现在这种不良的教育的结果。对于这次的事情，我以为编辑《文学》的诸君倒不能不多负一点责任，投稿总不免好丑不齐的，编辑的人当然要先检查一番，对于批评一类的文章尤当注意，这是对于维持文艺上的正义与信用上必要的事情。这回梁君的批评错得那样厉害，难道诸君竟没有看出吗？去年有一个梁宗岱君曾在贵刊上为两句英文把我痛骂过，也是他自己弄错了，我为中国的评论界痛哭过一次。这回又有了这位梁君的错评，我以为诸君还当慎重一点。

《少年维特》译本排错的地方颇多，沫若曾改过一次，不幸遗失了，去年重改一次，又不幸没有改完就因别事中止了，今夏有暇，我当代他取原本校读一次。

我曾向梁君说过不再追究此事，现在我却觉得非说几句话不可，我要在这里请梁君原谅，因为我爱梁君，我尤爱真理。

末了，我请你，振铎，把这封信排在沫若的信后。

成仿吾，六月三日

（原载1924年6月9日《文学》第125期）

附　梁俊青函

振铎先生：

顷读《文学》第一百念五期知沫若与仿吾皆有讨论我那篇评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文字。我觉得沫若的答复有点牵强，

而仿吾的通信又近于感情用事，所以我分别答复他们两封信，请你把这两封信登出来，以明事实之真相。专此，即颂　　撰安

梁俊青上

六月十三日

（原载1924年6月16日《文学》第126期）

答曹谦

曹谦先生：

《马哈巴拉泰》系述印度二族的大战争，《拉马耶那》系述拉马个人的历险。这在我的《文学大纲》（《小说月报》十五卷五号）上，及吴宓君译的《世界文学史》第二章（见十三年五月出版的《学衡》杂志第二十九期）上，都叙得很详细，没有什么可疑的。顾钟序君在《欧洲文学入门》上所说的话确是错误。你所引的他的一段话，应改作："拉马耶那之题至简，实太子拉摩之历史……王位已复，偕归故土。拉马耶那之特点见于外者……"顾君此书原系译自法国○○○○[①] 的○○○，○○○○○○○○[②]为法国近代很著名的一位批评家，想他动手作此"入门"之书，决不会错得如此厉害，大约是顾君译时偶然疏忽而把原文弄错了吧。然我无原书在手边，不敢绝对的断言这是顾君的错误。然无论是原文如此或是译文失了原意，这个错误却是十二分的真确的。"事关学术，理应订正。"故不得不略辩之如此。

---

① 此处原刊物英文字母不清。

② 此处原刊物英文字母不清。

顾君译文不可解处及错颇多。将来得到原书，或将另为一文以批评之。然这个“预约”几时可实践，则我自己也不知道。

郑振铎正月二日

（原载1925年1月5日《文学》第155期）

附 曹谦函

振铎先生：

前阅《文学大纲》印度史诗篇，于《马哈把拉泰》（Mahabharata）与《拉马耶那》（Ramayana）之内容，叙述至为详尽，无可议者。兹读顾钟序君所译之《欧洲文学入门》（商务出版），叙述些史诗之内容，与尊著颇有出入。其言曰：“……然摩哈勃哈拉他（Mahabharata）之题至简，实太子拉摩（Rama）之历史。黜离王位，目击爱妻薛他（Srta）受巨魁拉文那（Ravana）污辱，与群猴建桥渡海。至一岛，薛他羁禁地也，后败拉文那杀之，复面其妻。是时，王位已复，偕归故土。摩哈勃拉他之特点见于外者，乃在参杂人兽，边与轮回之说合猿羊鹰鸷皆引入诗中，而鸟兽能言。……”是其所言，适与尊著相反。二者必有一失。事关学术，理应订正。甚望
先生有以正之。

曹谦谨启

十二月念日于金华第七中学

（原载1925年1月5日《文学》第155期）

郑振铎全集

第十六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 15 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 18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382.375 印张　9508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 元

ISBN7—80611—680—X/I·626

(全二十卷)